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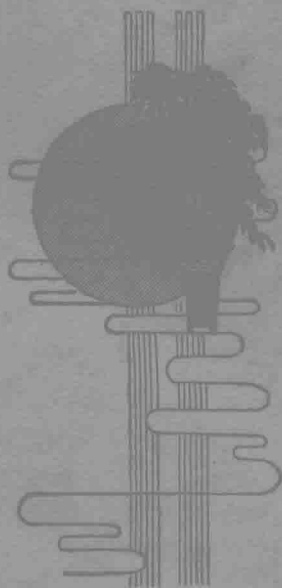
徐霞客遊記

下

遊記叢
書之一

徐霞客遊記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續編目次

書牘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崑崙)	一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石齋)	一
道奠霞客寓長君書(壬午四月)	黃道周	二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二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三
徐霞客墓誌銘	陳函輝(木叔)	三
徐霞客傳	錢齋牧	八
李介立先生小傳(附)		一
諸本異同考略	陳泓(龍靜)	一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一一
游桃花澗(有序)		一三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一三

哭靜開禪侶（六首有引）

二一四

靜開事略附

鷄山十景（十七首）

二一五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黃道周（石齋）

二一八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二二〇

分闢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二二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二二一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黃道周

二二三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二二五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唐 秦（大來）

二二五

留先生小坐

唐 秦

二二六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 秦

二二六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 秦

二二六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 秦

二二六

汗漫歌

唐 秦

二二六

送先生游滇外山川

唐 秦

二二七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三七
天游曲	唐 泰	三七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三七
贈先生		三八
送先生別雞山		三八
自述呈先生		三八
贈先生		三八
答先生	唐 泰	三八
賦贈徐霞客	唐 泰	三九
懷徐霞客先生	唐 泰	三九
聶先生(五絕五首)	唐 泰	三九
東先生	唐 泰	三九
別先生	唐 泰	四〇
秋圃晨機賦(并序)	夏樹芳(茂卿)	四〇
秋圃晨機圖記	張大復(元春)	四一
徐氏三可傳	王思任(季重)	四二
辨志銘	吳國華	四三

舊序

徐霞客遊記 續編 目次

四

史序	史夏隆	五五
奚序	溥奚又	五六
跋		五八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卷下

滇遊日記 (一)

季會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楊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顧余於館，見霞客遊記，攜「滇遊」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是書遭其殘缺，亦劫數也。今全集惟義興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遊，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甚易也。又詩稿一冊，仲昭付梓人陳仲鄰，仲鄰遇難，稿亦散失。然其詩另爲一冊，與記不相屬，缺之猶可，記缺其一，便非完璧，當急求之。

陳體靜曰：余嘗考介翁於宜興史氏，購得曹氏底本。而此冊中，亦僅載游太華顏洞數小記而已；其間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記，仍不可得。豈駿甫所錄，先已非全文耶？文章缺陷，信乎有數存焉，爲之浩歎。

徐鎮按：「滇」一日記，已爲盛簡介翁裒殘補治，定知非輯綴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將太華數節，別作記外贅筆，而「滇」一則仍闕如，豈復成令丙耶？茲從陳本編正。

遊太華山記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兩岸平疇夾水，十里，田盡，萑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爲滇池巨流，是爲草海。草間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曉，乃捨舟登陸。高曉者，西山中遜處也。

南北山皆環而東出，中獨西遜，水亦西逼之，有數百家倚山臨水，爲迤西大道。北上有傳園，園西上五里，爲碧雞關，卽大道達安寧州者。由高曉南上爲楊太史祠，祠南至華亭太華，盡於羅漢，卽碧雞山南突爲重崖者。蓋碧雞山自西北亘東南，進耳諸峯由西南亘東北，兩山相接，卽西山中遜處，故大道從之。上置關，高曉實當水埠焉。余南一里，飯太史祠，又南過一邨，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華亭寺，寺東向，後倚危峯，草海臨其前。由寺南側門出，循寺南西上，南隴支隴入腋，共二里，東南升嶺。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南隴嶺，西折入腋，湊間上爲危峯，下盤深谷，太華則高峙谷東，與行處平對，然路必窮極西腋，後乃東轉出，腋中懸流兩派，墜石窟，幽峭險仄，不行此徑不見也。轉峽，又東盤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華寺，寺亦東向，殿前夾壩皆山茶，南一株尤巨異。前廊南穿廡入閣，東向瞰海，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若灤灤浩蕩，觀當更在羅漢寺南也。遂出南側門稍南下，循塢西入，又東轉一里半，南隴嶺。嶺自西峯最高處東垂下，有大道直上，爲登頂道。截之東南下，復南轉，遇石峯嶙峋南擁，輒從其北，東向墜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叢中，一里，復上躡崖端，盤崖而南，見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窩，纍纍欲墮者，皆羅漢寺南北菴也。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菴，已出文殊巖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爲羅漢寺正殿，由此南上，爲朝天橋，橋架斷崖間，上下皆嵌崖，此復壑崖中墜。橋度而南，卽爲靈官殿，殿門北向臨橋。由殿東側門下，攀崖躡峻，愈上愈奇，而樓（供純陽）而殿（供元帝）而閣（供玉皇）而宮（名抱一）皆東向臨海，嵌懸崖間，每上數十丈，得斗大平臺，輒杙空架隙成之，故諸殿俱不巨，而點雲綴石，互爲披映，至此始擴然全收水海之勝。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橫倚樓，樓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並樓而坐，如倚危檣上，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宮南削崖上，杙木棧，穿石穴，棧懸崖樹，穴透崖隙，皆極險峭。度隙，有小樓粘石端，寢龕炊灶皆具。北菴景至此而極。返下朝天橋，謁羅漢正殿。殿後崖高百仞，崖南轉折間，泉一方，淳崖麓，乃朝天橋，迸縫而下者，曰勺冷泉。南隴泉，卽東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灤坪，一縷若腰帶，下悉墮，阪崩崖直。

插海底。坪間梵宇仙宮。雷神廟。三佛殿。壽佛殿。闔帝殿。張仙祠。真武宮。次第連綴。真武宮之上。崖愈傑。竦昔梁王避暑於此。又名避暑臺。爲南菴盡處。上卽穴石小樓也。更南則菴盡而崖不盡。穹壁覆雲。重崖拓而更合。南絕壁下。有猗蘭閣址。還至正殿。東向出山門。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邨氓數十家。俱網罟爲業。邨南卽龍王堂。前臨海水。由其後南循南崖麓。邨盡波連。崖勢愈出。上已過猗蘭舊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黃石痕掛壁下。土人名爲掛榜山。再南則崖迴嘴突。巨石壘空。嵌水折成壘。南復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離奇。又開異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沒石隙中。有結茅南涯側者。亟懸仄徑下。得金線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門。大僅如盎。中崆峒。悉巨石欹側。不可入。水由盎門出。分注海。海中細魚溯流入洞。是名「金線魚」。魚大不踰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縷如線。爲滇池珍珠。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門東瞰大海。卽在大道下。崖傾莫可墜。必迂其南。始得透迤入。卽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沒處也。門內石質玲透。裂隙森柱。俱當明處。南入數丈。輒暗。覓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轉而分東西向。東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極。懼火炬不給。乃出。上山返抱一宮。問山頂黑龍池道。須北向太華。中乃南轉。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輒從危崖歷隙上。壁雖峭。石縫多稜。懸躍無不如意。壁紋瓊葩瑤瑤。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素習耆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爲此地絕造。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地所未見。士人以高遠莫知探鑿。第曰山間野藥。不辨何物也。攀躋里餘。遂躡巔。則石萼鱗。若出水青蓮。平散竟地。峯端踐側。鏗而南。惟西南一峯最高。行峯頂四里。凌其上。爲碧雞絕頂。頂南石萼駢叢。南墜又起一突。兀峯高。少遜之。乃南盡海口山也。絕頂東下二里。已臨金線泉之上。乃於聳崖間觀黑龍池而下。

滇山花水記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鵲爲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球，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爲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大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株盤垂幾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爲分心大紅，遂爲滇城冠。山鵲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盛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花紅之實，紅豔果不減花也。

遊顏洞記

臨安府顏洞凡三，爲典史顏姓者所開，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飯未嘗忘鉅鹿也。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遊縣南之秀山。上一里半，爲瀾穹宮。宮前巨山茶二株，曰紅雲殿。宮建自萬歷初，距今纔六十年，山茶樹遂冠南土。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瀘江。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東北穿出顏洞，而合郡衆水，亦以此洞爲洩水穴也。於是覓一導遊者於城東接待寺。顏洞大道，當循城而南，渡瀘江橋，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遂不得渡瀘江。東觀三溪會合處。由寺北循塘岸東行，塘東皆紅蓮覆池，密不見水。東北十五里，渡賽公橋，水自西北來，東南入瀘。又五里，上山爲金雞哨。喻南瀘江會諸水，由此東入峽，峽甚逼，水傾其中，東抵洞口，尙里餘。望洞頂石崖雙劈，如門對峙，洞正透其下，重岡夾之，不可得見。求土人導入，皆曰：「水漲流急，此非遊時。若兩月前水涸，可不橋而入。今卽有橋，亦不能進，况無橋耶？」橋非一處，每中洞水深處，懸架木以渡。往例按君來遊，架橋費且百金。他費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會兵變，託言洞東卽阿迷境，叛人嘗出沒此，遂絕官長遊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門，土人曰：「須渡江南岸，隨峽入，所謂瀘江橋大道也。」始悔爲導者誤。乃捨水洞，覓南明萬象二陸洞。從哨東下坡，復上山。忞頂，東瞰峽江環峽東入，洞門卽在東峽下。余所登山處，正與其上雙崖平對，門猶爲曲掩，但見峭崖西向，湧水東傾，搗穴吞流之勢，已無隱形矣。東北三里，踰嶺脊下山。二里，則極東石壁迴聳，如環半城，下開洞門北向，余望

之有異，從之直下一里，抵峽中。又一里半，抵東壁下，稍南下，洞門廓然，上大書「雲津洞」，蓋水洞中門也。遊顏洞以雲津爲奇，從前門架橋入，出後門約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關門延景，其上又絕壁迴環，故自奇絕。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嶸絕巘間，且但知萬象南明，不復知有雲津也。誠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盤門內而東，復入東南穴去。余下臨水澗，徑之水闊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橋莫能行。出水西穴，漸暗不可遠窺。東爲水入穴處，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繽紛窈窕。復上出洞外，上眺東南北三面，俱環壁無可上。仍西出舊道，北上山，東一里，踰嶺已陟東壁迴環上。嶺塢中東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層峯，石崖時突，萬象洞卽在北崖上，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東向，高四丈，水從中湧出，兩崖角起，前對爲峽，水出洞破峽，勢極雄壯，蓋水洞後門也。又東二里，抵老鼠峯，執途人問之，萬象洞在西北嶺上，卽前所從下山處。洞甚深，歷降而下，底與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門，晚色已合，去宿館尙十里。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履，斯爲最陋矣！

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啓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啓，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羞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愬於直指金公。公諱臧，將逮諸奴，奴聳啓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啓元益憤，徵兵祭纛，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勘。張奏以實。時魏檔專政，下調停旨，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啓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賜襲。會今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實授，卽今嗣公。

沐天波時僅歲一周支也。

普名勝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名勝走阿迷，寧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甯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名勝。初猶屯阿迷境，後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毡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剿，上命川貴四省合剿之。石屏龍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名勝壽，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士司夜劫之，遂斬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賊恃爲奧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覺微功，百姓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卽叛，可傳檄定，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衰，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疽莫發，致成難圖，蔓草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閔洪學已擢冢宰，懼勿能自解，卽以飛語慫恿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縣官餉。疏上，嚴旨逮伉，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臨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許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天衢襲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勝十三頭目之一，見名勝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天衢因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解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於寧州。方攻寧時，洪已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之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謀知乘之入，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卽大舉。魯白城在廣

南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交趾界，城天險，爲白蠡所踞。名勝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了局，釀禍至今。自臨安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揜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予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者，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惟三鄉，何天衢，西惟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鬥，餘皆聞風懼伏。有司爲之籠絡，仕紳受其羈勒者，十八九。王伉以啓覺被逮，後人苟且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誤用周世昌，不諳兵機，彌連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遲留，策其後效，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彝也。

戊寅八月初七日，余作書投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府志。是日，其誕辰，不出堂，書不得達。入堂，閱其四境圖，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無從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 何收書欲相見，以雨不往。

初九日 余令顧僕辭，何不見，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終不來。是日，復大雨不止。

初十日 何言覓志無印就者，已復命殺青矣。是日，午霽，始見黃菊大開。（菊惟黃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廣西府 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互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嶺，從大龜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疊，北有一石山，森羅於中，連絡兩界，曰發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者，有水從穴湧出，甚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從穴湧出，此海亦從穴湧出，然此海南山復橫截，仍入大守塘山穴中，尤爲異也。廣福僧言此水入穴，即從竹園邨北龍潭出，未知果否。恐龍潭自是錫岡北塢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甸。——此瀘江，非廣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水亦竊其名，

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復有遠山東西橫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遠者也。

發果山 圓若貫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托；西下一支，曰鐵龍峯，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後可攬翠。城南瀨湖，復突三峯，東即廣福，曰靈龜山，中峯最小，曰文筆峯，建塔於上；而西峯橫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後殿爲伏波像，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張扶風人，以甲科守此。王申爲普會困，城岌岌矣，張奮不顧身，固保城陞，普莫能破，城得僅存。先是，張夢馬伏波，示以方略，後遂退賊。二月終，親蒞息宰河，招撫焉。州人服其膽略，賊稱爲捨命王云。）

新寺（即萬壽寺） 當發果西垂之南。其後山石嶙峋，爲滇中所無。其寺南向，後倚峭峯，前臨遙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閣，東爲城隍廟，俱在城外。

瀘源洞 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後山西盡，環塢而北，其中亂峯雜沓，綴以小石岫，皆削瓣駢枝，標青點翠，北環西轉，而瀘源之水，湧於下穴。瀘源之洞，關於層崖，有三洞焉。上洞東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後洞在山之北岡，其上如智井，從井北墜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東北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廊，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屢起屢伏，乳柱紛錯，不可窮詰焉。

十一日 大霧。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轉新寺，西峯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見西壑，漲水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歧路一里，抵山下，歷級遊上洞，望洞西有寺殿兩重，入憩而淪水爲餐。余因由寺西觀水洞，還寺中索炬，始知爲洞有三，洞皆須火深入。下午，強索得炬，而火爲顧僕所滅，遍覓不可得。遙望一邨，在隔水之南，漲莫能達，遂不得爲深入計。聊一趨後洞之內，披其外局，還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門而已。仍從舊路歸，北入

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早促何君志，猶曰卽送至，坐寓待之，擬一至卽行，已而竟日復不可得。晚謂顧僕曰：「志現裝釘，俟釘成帙，卽來候也。」

余初以爲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遍徵之，終無諳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彌勒，旣屬顛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羅平，經黃草壩下，卽莫解所從矣。間有謂東南下廣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程，余欲從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爲歸途之便。

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然止翠毛丹喙，無五色之異。

三鄉縣，乃甲寅蕭守所城。

維摩州，州有流官，祇居郡城，不往州治，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以與普拒。

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鄉爲彌勒屬，何耶？豈當時郡無附郭，三州各抵其前爲界，故以屬之彌勒耶？然今大麻子噴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中夜聞雷聲，達旦而雨。初余欲行屢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日，再令顧僕往促志，余束裝寓中以待。乍雨乍霽，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攜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頗宏麗，中乃銅像，而兩廡塑羣仙像，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過萬壽寺，停行李於其右廡，俛後登寺左鐵龍峯之脊，石骨稜稜，皆龍鱗象角也。（志又稱爲天馬峯，以其形似也。）旣下，還寺中，見右廡之北，

有停柩焉。詢之，乃吾鄉徽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普時，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衝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爲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楊善居諸君，作醮寺中，屢承齋餉。借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頗朗。

十五日，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顧僕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門，遊城隍廟。既返寺，寺中男婦進香者接踵。有吳錫爾者，亦以進香至，同楊善居索余文，各攜之去。約抵暮馳還。抵午，顧僕回言，何君以吏釘志久遲，撲數板，限下午卽備，料不過期矣。下午，何命堂書送志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爲中秋，而晚雲密布，既暮而大風忽吼。僧設茶於正殿，遂備飯而臥。

十六日，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顧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攜酒一樽，侑以油餅熏臍，乃酌酒而攜臍餅以行。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卽發果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峯之南下者爲奇鶴，爲學宮所倚；西峯之南下者爲鐵龍，爲萬壽寺之脈；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爲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瀘源洞在西，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爲郡城後倚。然瀘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爲過脈也。從嶺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噲在塢之南岡，曰平沙，噲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卽紫微之後脈，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峯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爲阿盧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透瀘源者也。由噲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爲矣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穴，出於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邨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躡嶺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於是瞰西塢行。塢中水浸成壑，有邨在其下，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峽中，一里，抵復麓，循東麓北行十五里，復有連岡屬兩界之間，有數家倚其上，是爲中火鋪，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額勒噲，常卽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內石峯四

五、離立崢嶸。峽西似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兩界山復相持而北，塢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無片椽矣。聞昔亦有郟落，自普與諸彝出沒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爲余言：師宗南四十里，寂無一人，皆因普亂，民不安居。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龜山爲秦土官寨，其山最高，爲彌勒東西山分脈處。其西卽北屬陸涼，西屬路南爲兩州間道，向設督捕城，今漸廢弛。秦土官爲昂土官所殺，昂復爲普所擄。今普兵不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澂江者，反南迂彌勒，從北而向革泥關焉。蓋自廣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懾服，卽城北諸郟，小民稍溫飽，輒坐派其貲以供，如違，卽全家擄掠而去，故小民寧流離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殺生立見也。）北行二十里，經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陸僕後，余從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躑躅昏黑中，余高聲呼顧僕，老人輒搖手禁止，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循坡陟嶠十里，有一尖峯當嶠中，穿其腋，復西北行。其處路甚濘，溪水交流，路幾不辨。後不知顧僕趨何所，前不知師宗在何處，莽然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隨路有郟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郟，并不得師宗，余還叩之，老人曰：『余昔過此，已經十四年，前此隨處有郟，不意竟滄桑莫辨！』）久之，漸聞犬吠聲隱隱，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遠。過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師宗城焉。抵東門，門已閉，而外無人家。循城東北隅，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莫啓戶者。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後喜可知也！既而見前一家有火，趨叩其門，始固辭，余候久之，乃啓戶入。淪湯煮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復聞雨聲。（主人爲余言：『今早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截道，君何以行？』余曰：『無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土人與之相識，猶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豈偶然哉？卽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晚卽不敢行，何幸昏夜過之！』）

師宗在兩山峽間，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其塢縱橫而開洋，不整亦不大。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雖磚甃而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廬而不見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轄。

城西有通元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靈泉，俱不及遊。

十七日晨起，雨色霏霏，飯而行，泥深及膝，出門即仆。北行一里，有水自東南塢來，西向注峽而去，石橋跨之，爲綠生橋。過橋，行塢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東山始斷城峽，水自峽中西出，有寨當峽而峙，不知何名。余從西坡北下，則峽水西流所經也。坡下亦有茅數家，爲往來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兩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與綠生同，其水勢亦與綠生相仿。過橋北行，度塢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互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東向行。三里，越坡東下。塢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錢於此，因架木爲小橋以渡。見余不索哨而乞造橋之轎，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稱謝。既渡，半里，余隨車路東行，諸人哄然大呼，余還顧，則以羅平大道，宜向東北，余東行爲誤故也。亟還從東北，半里，復上東坡行，於是皆荒坡遙隴，夙霧遠迷，重茅四塞。十五里，東逾岡，始望見東北岡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環山成窪，中有盤壑，水遠其底，而成田迴塍，四顧皆高，不知水所從出。從岡東下一里，越塢中細流，其塢與流，皆自南而北，即東通盤壑者。又東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與所望北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又逾東岡稍下一里，則盤壑之東，有峽穿隴中而至，其峽自東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峽兩崖皆互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峽，或上覆而成梁，一塢之中，條斷條續，水亦自東南流穿盤壑，但壑中不知何洩。時余從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爲梁也。望南北峽中水，一從梁洞出，一從梁洞入。乃從梁東，選石踞勝，瞰峽而坐，睇其下，如連環夾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峽峭壁削，無從下穿其穴耳。於是又東，愈岡塢相錯，再上再下，八里，盤嶺再上，至是夙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嶺遙穹。取道其間，橫陟嶺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嶺。二里，復逾高脊，北轉東下。二里，有茅當兩峯峽間，前植哨竿，空而無人，是曰張飛哨。山中之最幽險處也。又東下三里，懸壑

深闌草木蒙密，泥濘及膝，是名偏頭哨。哨不見居廬，路口止有一人，懸刀植槍而索錢，余不之與而過。此哨之南，卽南穹崇嶺，羅平賊首阿吉所窟處，爲中道最險，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師宗界止此矣。過哨，又東上嶺，頂更峻，石骨稜厲。二里，躋其嶺，是爲羅平師宗之分界，亦東西二山之分界也。（嶺重山複，上下六十里，險峻爲迥象之冠。）其山蓋南自彌勒度脈，分支北下，結成崇嶺，北度此脊，而爲白蠟、東龍，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處者也。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墜壑成窾，小者爲智井，大者爲盤窪，皆叢木其中，密不可窺，而峯頭亦多樹多石，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嶺上，五里，路左有場，宿火樹間，是爲中火鋪，乃羅平師宗適中之地。當午，有土人擔具攜炊，賣飯於此，而旣過時輒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攜飯。又東一里，漸下，又一里，南向，下叢中，其路在箬石間，泥濘彌甚。一里，遂架木爲棧，嵌石隙中，非懸崖沿壁，而或斷或續，每每平鋪當道，想其下皆石孔智井，故用木補填之也。又東下一里，始出峽口，迴顧西壑，崇嶺高懸，皆叢箬密翳，中有人聲，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見。東眺則南界山崗平互，北界則崇峯屏立，相持而東，於是循北坡東行，三里，復北上坡，直抵北界峯腰，緣之，三里，峯盡東下，有塢縱橫，一塢從北峽來，一塢從東峽來，一塢從西峽來，一塢向東南去。時雨色復來，路復泥濘，計至羅平尙四十里，行不能及，聞此中有營房一所，可借，欲投之。四顧茫無所見，祇從大道北轉入峽，遂緣峽東小嶺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挾刃而至，顧余曰：「行不及州矣。」予問營房何在，曰：「已過。」「可宿乎？」曰：「可。」遂挾余還。蓋此輩卽營兵，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塢中，乃向東塢入，半里，抵小峯之下，南向攀峯而上，峻滑不可著足。半里，登其嶺，則營房在焉。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溼，人畜雜處，其人猶沾沾謂予「公貴人，使不遇余輩，而前無可託宿，奈何？雖營房卑隘，猶勝彝居十倍也！」（「彝」謂「黑白彝」與「獺獺」。）余頷之。索水炊粥，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 平明，雨色霏霏，余謂自初一漾田晴後，半月無雨，恰中秋之夕，在萬壽寺，狂風驟雨，當復有半月之

陰營兵曰：『不然。予羅平自月初卽雨，並無一日之晴。蓋與師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東雨已久雨，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飯後下山（飯以筍爲菜。筍出山箐深處，八月正其時也。）潭滑更甚於昨，而濃霧充塞，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塢中，東北上一里，過昨所返轍處。又一里，逾山之岡，於是或東或北，盤旋嶺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縷，出路左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頭，下層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從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壁，喉孔員而平，僅容一拳，盡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時右足爲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行未幾，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靈泉而以濯足，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爲，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忽痛止。余行山中，不喜語怪，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不敢自諱，以沒山靈也。從此漸東下，五里，抵一盤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圍山如環堵，此中窪之底也，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東岡，二里，逾岡，又東下一里，行塢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澗，有小橋跨之。旣度，澗從東南去，路復東上岡。三里，逾岡之東，始見東塢大關，自南而北，東界則遙峯森峭（志稱羅莊山）一駢立東南，西界則崇巘巍峨（志稱白蠟山）屏峙西北，東北又有一山（土人稱爲東龍山）橫排於兩界缺處，而猶遠不睹羅平城，近莫見與哆囉也。（與哆囉卽在山下，以嶺峻不能下瞰耳。）又東，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塢中，則與哆囉茅舍數間，倚西山東麓焉。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枝而東環處也。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又有石峯，自東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遙望東界遙峯下，峭峯離立，分行競穎，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立之峯，西南始於此，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過與哆囉北，一重土岡東走，卽有一重小水隨之，想土岡之東，有溪北注，以受此諸水，數涉水逾岡，北五里，望西山高處有寨，聚居頗衆，此囉囉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東岡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岡之下，皆岡塢環轉，中窪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東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爲魯嶺橋。

下水東南數里入穴中。越橋北，始有夾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東注，其水不及魯彝之半，即從上流分來，亦東里餘而滅。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於西門外。白蠟山麓龍潭中，分流城東南而各墜地穴，亦一奇也。橋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羅平南門。半里，轉東一里，出東門，停憩於楊店。是日爲東門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猶未散，因飯於肆。觀於市，市新榛子、薰雞、羹、遺楊店，而雨濛濛復至。時有楊堵姜渭濱者，荊州人，贅此三載矣，頗讀書，知青烏術，詢以盤江曲折，能隨口而對，似有可據者。先是，余過南門橋，有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予知其爲土人，因訊以盤江，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激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濱言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師宗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八達彝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龍、那貢，至壩樓，爲壩樓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壩樓諸處，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耳。

羅平在曲靖府東南二百餘里，舊名羅雄，亦土州也。萬曆十三年，土酋者繼榮作亂，都御史劉世曾奉命征討，臨元道文作，率萬人由師宗進，夾攻平之，改爲羅平。明年，繼榮目把董仲交等復叛，羈知州何倏，文作以計出之，復率兵由師宗進，平之。今爲迤東要地。羅平州城西倚白蠟山下，東南六十里爲羅莊山，東北四十里爲東龍山，有水自白蠟麓龍潭出，名魯彝河，東環城南，出魯彝橋而東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內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場河，自州西南環州東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蠟東龍二山外。其東南有盤江，自師宗東北入境，東南抵八達，俱在羅莊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州城磚甃頗整。州治在東門內，俱民，惟東門外頗成闌閭。西南二門，爲賊首官壩（仲家巢，在正南八十里，烏魯河師宗界）阿吉（獼獼巢，在州西南七十里，偏頭南大山下）二寇，時劫掠，民不能居。

白蠟山在城西南十餘里，頂高十餘里，其麓卽在西門外二里，上有尖峯，南自偏頭寨，北抵州西北，爲磨

盤山過脈，而東又起爲東龍山者也。此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互其腰，如帶圍，爲州中一景。

東龍山在城東北四十里。者繼榮叛此，結營其上，爲巢窟，官兵攻圍久之，內潰而破。今其上尙有二隘門。羅莊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其山參差森列，下多卓錫拔筍之岫，粵西石山之發軔也。

羅平州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十里，南至師宗州烏魯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陸涼蛇場河界一百里，西北至舊越州界發郎九十里，北至亦佐縣桃源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亦佐縣黃草壩二百里。

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正東與廣西思恩府對，正北與平彝衛對，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

十九日 坐雨逆旅，閱廣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來拜。

二十日 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 早猶雨霏霏，將午乃霽，澣濯汚衣，且補紉之。下午，入東門，仍出南門，登門外二橋，觀魯彝河。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蠟山麓龍潭，仍東入地穴者也。還入南門，上城行，抵西門。望白蠟山麓，相去僅三里，外有土岡一層迴之，魯彝發源，卽從其麓透穴而出者也。稍北，卽東轉，經北門，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爲州城來脈。城東北隅匯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卽東門接壤矣。其城乃東西長而南北狹者也。

二十三日 晨起，陰雲四布，飯而後行。其街從北去，居民頗盛。一里，出北隘門，有歧直北過嶺者，爲發郎道；其嶺卽自西界磨盤山轉而東行者，板橋大道。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十里，有邨在北山之下，曰發近德。其處南開大塢，西南卽白蠟，東南卽大堡營山。大堡營之南，一支西轉，卓起一峯，特立於是邨之南，爲正案。其南則石峯參差遙列，卽昨與哆囉所望東南界山也。又東，屢有小水南去。渡之東，五里有石峯突兀當關，北界卽磨盤東轉之

山南界即大堡山諸石峯相湊成峽，而石峯當其中，若蹲虎然。由其東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隊南去，而路漸東北上。五里，出當關峯之東，其東垂有石特立，上有斜竊之勢，是曰金雞山，所謂「金雞獨立」也。又東一里，一洞在南小峯下，時雨陣復來，避入其中，飯。又東三里，東上峽脊，其脊即磨盤山，東走脈至此，又度而南，爲大堡營，東山者也。一里，逾脊之東，其上有歧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東環窪成塢，有小水北下，注東南塢中，稻禾盈塍。有數家倚北峯下，曰沒奈德。東峯下有古殿二重，時雨勢大至，趨避久之。乃隨水下東南峽，峽逼路下，兩旁山勢，仍覺當人面而起。東行峽中二里，有水自峽南洞穴出，與峽水同東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從溪南東行。一里，溪北注峽，路東逾岡。一里餘，有塢自西北來，環而南，其中田禾瓦或邨落高下。東二里，有數十家夾路，曰山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於是又東北一里，石峯高互，逾其南坡，抵峯下，又東南一里，有塘在山塢，五六家傍塢而棲，曰挨澤邨。又東北二里，爲三板橋，數家踞山之岡，其橋尚在岡下。時雷雨大至，遂止於岡頭上寨。

二十四日 主人炊飯甚早，平明卽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卽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東注，乃出於西北石穴，而復入東北穴中者，其橋非板而石，而猶仍其舊名。橋南復過一寨，乃東向行坡間，二里有歧當峽，從東北者，乃入寨道，從直東者，爲大道，從之。直東一里，登岡上，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卽寨聚所託，中有禾瓦丸焉。岡南小石峯排立岡頭，自東而西，遂與北山環峙爲峽。入峽，東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坳。其北四峯環合，中有平塢，經之而北，西峯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岫半里，復由峽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峯下，其峯聳互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塢下墜北去，其中箐密霧黑，望之杳然。路從峯南東轉，遂與南峯湊峽甚逼，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沓，峯高峽逼，叢木蒙密，亦幽險之境也。遂循南峯之東，南向入塢，半里，乃東南上。半里，逾岡脊而東，其東有塢東下，路從岡頭南向行，一里，復出南岫，其岫東西兩峯，從岡脊起，路出其側，復東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復上。於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嶺行，與南山相持成塢。六里，路從塢而東。又五里，稍上逾岫，南北峽始開。再東盤北嶺之

南三里，始見路旁餘薪爨灰，知爲中火之地。從其東一里，下峽，始得石路。迤邐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見南塢甚杳。循北嶺東向行，一里，忽聞溪聲沸然，又南下抵塢中，一溪自東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頗大而甚急，四顧山迴谷密，毫無片隙，不知東北之從何來，不知西南之從何洩，當亦是出入於竅穴中者。欲候行人問之，因坐飯橋上。久之，不得過者。乃南越橋行，仰見橋南有歧躡峯直下，有大道，則溯溪而東。時溪漲路滄，攀南峯之麓行。念自金雞山東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無幾，此溪雖流塢中，猶是山巔之水也。東一里，循南峯東麓，轉而南，隔塢東望，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其內甚逼。路捨之南，半里，復循南峯南麓，轉而西，向入塢，一里，塢窮，遂西上嶺。一里，逾嶺頭，始見有路自北來，合并由嶺上南去。此卽橋南直上之歧，逾高嶺而下者，較此爲逕直云。由嶺南行，西瞰塢甚深，而簞密泉沸，亦不辨其從何流也。又南二里，轉而東，循北嶺南崖東向行，亦與南山下夾成塢，下瞰深密，與西塢同。東五里，其塢漸與西塢並，始知山從東環塢，乃西下者。又東向逾嶺，東北一里，度一脊，其脊東西度。從其東復上嶺，一里，則嶺東有塢，南北關。乃北轉循西山行塢上，一里，塢窮。從塢北平轉，逾東嶺之東，其二里，有數家在路北坡間，是曰界頭寨，以羅平邨落東止於此也。又東行岡上二里，再上嶺一里，逾而東，則有深峽下嵌，惟聞水聲洶湧，而不見水。從嶺上轉而南行，東瞰東界山麓，石崖懸削，時突於松梢簞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聳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見路西之峯，亦變而爲穹崖峭壁，極危峻之勢焉。從此瞰東崖之下，江流轉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二三點，倚崖而居。乃東向拾級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猶未至也。轉而北，始見西崖矗立，插天與東崖隔江對峙，其崖乃上下二層，向行其上，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亦不得下達，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級云。北經羸崖下半里，下瀕江流，則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奔馳，蓋當暴漲時也。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擴北，合陸涼諸水爲蛇場河，由龍甸及羅平舊州，乃東北至伊澤，過東龍山後，轉東南抵此，卽西南入峽。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羅平、普安，以此江爲界，亦遂爲滇東黔西分界焉。有舟在江東，頻呼之，莫爲出渡者。薄

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漲難渡，須多人操舟乃可。」不過乘急爲索錢計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來，復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錢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復淋漓，截流東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惡，見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錢而後授餐，餐又惡而臭，且媢褻余，蓋與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婦奸腸毒手，必是馮文所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爲所中耳。

江底寨乃獾獾，止此一家歇客爲漢人，其人皆不良，如獾獾之惡渡，漢婦之索客，俱南中諸彝境所無者。其地爲步雄屬，乃普安十二營長官所轄也。土酋龍姓，據土人曰：「今爲儂姓者所奪。」步雄之界東抵黃草壩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爲廣南界一百餘里，北至本司十二營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乃平原中一小邑也。

二十五日 其婦平明始覓炊，遲遲得餐。雨時作時止。出門，卽東上嶺。蓋其江自北而南，兩崖夾壁，惟此西崖有一線可下，東崖有片隙可處，其南有山橫列，江折而西向入峽，有小水自東峽來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無餘地，東崖之南，曲轉而存小陸。乃知步雄之地，西南隨此江，其界更遠，南抵廣南，其界卽盤江，此統志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屬貴州普安州）盤旋東北，共三里，逾嶺頭，遂與南山成南北兩界，峽中深逼，自東而西，路循北山嶺南行，自西而東。又五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細流，沿石底自北而瀉於南峽。路乃轉北而下，歷懸石，披仄嶠，下抵石底，踐流稍南，復攀石隙，上躋東崖。由石底北望，斷崖中剖，對夾如一綫，並起各千仞，叢翠披雲，飛流濺沫，真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旣上，復循北嶺東行，五里，稍降，行塢中。二里，於是路南復有峯突起，不沿南塢，忽穿北嶺矣。時零雨間作，路無行人。旣而風馳雨驟，山深路僻，兩人者勃宰其間，覺樹影溪聲，俱有靈幻之氣。又二里，度東脊，稍轉而南，復逾岡而上，二里，一歧東南，一歧直北。顧又前馳從東南者，突山腋間二里，忽見數十家倚北塢間，余覺有異，趨問之，則大路尙在北大山後，此乃山中別聚，皆獾獾也。見人悵偃，間

有解語者，問其名，曰坡頭甸。問去黃草壩，曰尙五十里。問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蓋其後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絕人境者。隨其指，逾嶺之西北腋，過一里而得大道，遂從之。緣大山之北而上，直躋者一里，望北塢甚深而闢，羶開樹杪，每疇視之，惟見其中叢茅盤谷，闕無片墜半椽也。盤大山之東，又上半里，忽見有峽東墜，稍東南降半里，平行大山東西支。又見其西，復有峽西墜，已與大山東西隔隴矣。於是降陟嶺塢，十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是曰柳樹。止而炊湯以飯，而雨勢不止。訊去黃草壩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漢語，非獮獯。居停之老陳姓，甚貧而能重客，一見輒煨糲，以燎溼衣。余澆污而炙之，雖食無鹽，臥無草，甚樂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炊飯，風霾飄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塢——其塢猶西下者——東三里，塢窮，有小水自北塢來，橫渡之。復東上坡，宛轉嶺塢，五里有場在北坡下，由其東又五里，逾岡而下，塢忽東西大開。其西南岡脊甚平，而東北若深墜。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勢尤崇，黑霧間時露巖巖氣色。塢中無巨流，亦無田墜，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東去，有歧南向崇山之腋，顧奴前馳，從之一里，南竟塢，將陟山坡上，余覺其誤，復返轍而北，從大路東行。披茅履溼，三里，東竟塢，有峯中峙塢東，塢從東北墜而下，路從東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東半里，逾其東塢，俯見東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爲南流者。從嶺上轉南半里，逾其南塢，又俯見西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亦南流者。蓋其東北皆有層巒夾谷，而是山中懸其間。遂從其西沿嶺南下，二里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飯。既飯，從塢上南行，隔塢見西峯高柯叢蔓，蒙密無纖隙。南二里，塢將盡，聞伐木聲，則掄材取薪者，從其南漸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塢中，則塢中度脊，雖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峽，南下甚逼，中滿田禾，透峽而出，遂盤一壑，豐禾成塍，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南有尖峯中突，水從其西南下墜，路從其東北逾嶺。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嶺，又東俯，有峽南下，其中水聲甚急。拾級直下，一里，抵塢底，東峽水西南注，遂橫涉之。稍南，又東峽一水，自東而西注，復橫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隨澗東而南，二里，出峽，有

巨石峯突立東南，水從塢中直南去，塢中田塍鱗次，黃雲被隴，西瞻步雄，止隔一嶺，路從塢東上嶺，轉突峯之南，一里有數家倚北岡上，是曰沙澗，始知前所出塢之爲沙澗也。由其前東下而復上，又東南逾一岡而下，共一里餘，有溪自北而南，較前諸流爲大，其上有石梁跨之，過梁復東上坡，一里，岡頭石齒縈泥，滑濘廉利，備諸艱楚，一里，東下，又東南轉逾一岡，一里，透峽出，始見東小山西懸塢中，其上室廬纍纍，是爲黃草壩。乃東行田塍間一里，遂經塢而東，有水自北塢來，石坡橫截之，坡東隙則疊石齊坡，水冒其上，南瀉而下，其水小於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盤江者也。自沙澗至此，諸水俱清徹可愛，非復潢污渾濁之比。豈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狀耶？此處有石溜，而復甃堰以補其缺，東上卽爲黃草壩營聚，壩之得名，豈以此耶？時樵者俱浣濯壩上，亦就濯之，污衣垢膝，爲之頓易。乃東上坡，循堵垣而東，有街橫縈岡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闢。（土人言前年爲步雄龍土司挾其戚沙土司兵攻毀，故非復舊觀。然龍氏又爲儂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峯頂卽土司黃氏之居在焉。乃入息於吳氏，吳漢人，男婦俱重客，蔬醴俱備云。

二十七日 晨起，雨猶不止，旣而霽，泥濘猶甚，姑少憩一日，詢盤江曲折，爲明日行計，乃匡坐作記。薄暮，復雨中夜彌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衣溼難行，俟衣而起，終日雨涔涔也。是日，此處馬場，人集頗盛，市中無他異物，惟黃蠟與細筍爲多。乃煨筍煮肉，竟日守雨。

黃草壩土司黃姓（加都司銜）乃普安十二營長官司之屬。十二營以歸順爲首，而錢賦之數，則推黃草壩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

黃草壩東十五里，爲馬鼻河；又東五十里，抵龍光，乃廣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爲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雲南羅平州分界。南三十里，爲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雲南廣南府分界。北三十里，爲豐塘；又北

二十里，抵碧洞，乃雲南亦佐縣分界。——東西南三面與兩省錯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關，道路四達，人民頗集，可建一縣，而土司恐奪其權，州官恐分其利，故莫爲舉者。

黃草壩東南，由龍光箐口者，恐板屯壩樓（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啓初，爲部人所殺，泗城以孫代署之。）八蠟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下，乃昔年大道。自安隆無土官，泗城代署，廣南以兵爭之，據其大半，道路不通，實由於此。

按盤江自八達（與羅平分界）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爲廣南有。）抵壩樓，遂上八蠟者，香。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以爲卽安南衛北盤江，恐非是。安南北盤，合膽寒，羅運，白水河之流，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來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盤可知也。於是遂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屬，今爲廣南據者）葛閩，歷裏（俱泗城州地）來合而下田州，此水卽志所稱南旺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廣南之東，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盤足以當之。膽寒，羅運，出於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各不相紊也。

按雲南抵廣西間道有三：一在臨安府之東，由阿迷州，維摩州（本州昔置乾溝，倒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東通廣南，每哨撥陸涼衛百戶一員，軍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後州治湮沒，哨悉廢弛。今有府志可考。）抵廣南富州，入廣西歸順下雷，而出馱伏，下南甯，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而卒阻於交彝者，也是爲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獨山州，豐寧上下司，入廣西南丹，河池州，出慶遠，此余後從羅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爲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羅平之東，由黃草壩，卽此安隆壩樓之下田州，出南寧者——余初徘徊於田州界上，人皆以爲不可行，而久候無同侶，竟不得行者也。——是爲中路。中路爲南盤入粵出

黔之交南路爲南盤縈滇之始，與下粵之末，北路爲北盤經黔環粵之會。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於阿迷之普田州之李沈（見廣西小紀），歸順之交彝中阻於廣南之蠶食，田州之狂狷北阻於下司之草竊，入寨之伏莽既宜輟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從。惟東路由沅靖而越沙泥，口口口口恐州爲今人所趨，然懷遠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歷一省矣。

黃草壩東一百五十里，爲安籠所，又東爲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接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粵中多用「隆」字（如隆安縣之類），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黃草壩著名黔西，而居聚圍圍俱不及羅平州。羅平著名迤東，而居聚圍圍，又不及廣西府。此府州營堡之異也。聞澂江府湖山最勝，而居聚圍圍亦讓廣西府。臨安府爲滇中首郡，而今爲普氏所殘，凋敝未復，人民雖多，居聚雖遠，而光景止與廣西府同也。

迤東之縣，通海爲最盛，迤東之州，石屏爲最盛，迤東之堡聚，實秀爲最盛，皆以免於普禍也。縣以江川爲最，獨州以師宗爲最，敵堡聚以南莊諸處爲最，慘皆爲普所蹂躪也。若步雄之龍儂爭代，黃草壩之被圍於龍沙（沙乃步雄龍氏之婦翁），安隆土司之紛爭於岑儂（岑爲廣西泗城，儂爲廣南府，今廣南勢大，安隆之地爲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爛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長也。

諸彝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真是痛心疾首，第勢爲所壓，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戀主思舊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樂於反側者，不過是遺孽煽動，其人不習漢語，而素昵彝風，故勾引爲易，而遺孽亦非果有殷之頑田橫之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衆，以行狡猾耳。

余所度諸山之險，遠以羅平師宗界，偏頭哨爲最；其次則通海之建通關，其險峻雖同，而無此荒寂；再次則阿迷之中道嶺（沈家墳處），其深杳雖同，而無此崇隘；又次則步雄之江底東嶺，其曲折雖同，而無此逼削。若溪渡之險，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塹嵌九地，盤江朋圃之渡，皆莫及焉。

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峯練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爲步。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旣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出半里，遠東峯之南，而北入其塢，竚而迴眺，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羣山叢突，小石峯或朝或拱，參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互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氳氳，此卽巴吉之東，障盤江而南趨者也。塢中復四面開塢，西則沙澗所從來之道，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而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爲對，南與富州爲對，西與楊林爲對，東與安龍所爲對。其遙對者，直東則粵西之慶遠，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入北塢，又半里，其西峯盤崖削石，巖巖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溯之北，又二里，循東峯北上，逾脊稍降，陟塢復上，始見東塢焉。共二里，再上北塢，轉而西，塢中有水自西來，出塢下墜東塢，塢上豐禾被隴，透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逾北塢，從嶺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霽，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復盤陟其西北坡岡，左右時有大窪旋峽，共五里，逾西塢而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然四山迴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有坑，中墜如井，蓋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透脊夾而出，於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洩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縮塢口，廬舍懸其上，是白豐塘，東西南皆迴峯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

與縮口廬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歧，南向入山，疑爲分歧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旣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北居廬，相距二里餘，往返旣遙，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峯間，整不能卽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歧之處，尙在嶺西，此處南歧，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正可從碧峒託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路逾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南山之間，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復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歧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途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互，蜿蜒天末，此卽亦資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迤邐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復疑其誤矣。循磴四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陸人煙。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南北界巨嶺森削，中環一壑，圓匝合杏，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脊面過，其脊中平而夾甚逼。出其西，長峽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蹊，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語，在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爲峽爲坡，亦不辨南向從何入。又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春聲，甚遙，號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啓內隘門聲，始得啓外門入。卽隨火入春者家，炊粥浣足，雖擁青茅而臥，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卽碧峒也。爲亦佐東北界。問紅板橋何在，卽在此北峯之麓，爲黃草壩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塢云。

戊寅九月初一日 雨達旦不休。起觀兩界山，已出峽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岡上，卽紅板橋爲黃州界。）復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飯欲行，主人言：「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能渡，須少需之。」蓋是河東岸無居廬，先有去者，亦俱反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于往返，乃掃剔片地，拭木板爲几，匡坐，撤茅中，冷則與彝婦同就溼焰，（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溼薪以爲爨，爨北卽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傍火隱几。雨雖時止，簷低外溼，不能一舉首辨羣山也。

初二日 夜雨仍達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爲『街子』」（貴州爲一『場』，雲南爲一『街子』，廣西爲一『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不至，卽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復從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腸爲潤。是日當午，雨稍止，忽聞西嶺喊聲，寨中長幼，俱遙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幸救者，傷而未死。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而僥倖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靈祐哉？

碧峒在亦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過爲火燒鋪南山。（按滇南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尙在其東，火燒鋪西嶺。余前過明月所，卽至彝所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則明月所東，火燒鋪西，乃爲分水之脊，卽轉爲火燒亦資孔之南山，東走而北轉，經樂民所，北邊歸順狗場之間，而東南下安籠所，入廣西泗城州境，又東過思恩府北，東峙爲大明山，而盡于潯州，爲黔鬱二江之界。其滇南勝境之南所度，火燒鋪南山者，其峽中尙有明月水出焉。界從其口東度兩分而已。）老脊從此分爲兩支：正支東由亦資孔南，東北遠樂民所北，而轉安籠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東轉，而黔滇之界因之，東抵此峒，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爲界，而以南支爲界也。（若以老脊，則樂民所，狗場營，黃草壩，俱當屬滇；以老脊東行，而黔隘小，故哀滇益小，以補不足。）

碧峒北與新興城遙對，南與枷樹遙對，此地又滇凸而東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獵獐，其居一寨門之內。其西爲民寨，卽余所稜者；其東爲獵獐寨。

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 子夜寒甚，味爽起，雨仍霏霏。旣飯，出寨門，路當從小歧南上山，誤西從大石徑行，初有塢西北去，以爲狗場道，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穗盈隴，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懸坡上，相去尚一里，而隴南遂絕。乃莽蒼橫陟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郁麓，有兩人耕於其下，亟趨而問之，尙隔一小溪，其人輒牽牛避去。余爲停趾，遂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來處，此誤矣。」再問以誤在何處，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腔間，路條斷條續。二里餘，至前轉塢處，猶疑以爲當從南峽入，方惆悵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卽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卽從碧峒後東南逾嶺，乃轉西峽，正與此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無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逾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逾一嶺，有峽自南西墜，而路則直西出塢，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岡窪。三里，有石峯踞峽之中，爲當關之標，由其北逾脊而下。時密雲釀雨，見細簞縈崖，深杳叵測，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下嵌壑中，遶東南而注，是爲黃泥河，其河僅比瀘江水不闊而深，不渾而急，其源發於樂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河同下江底，而入盤江者也。時有小舟纜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有歧自東南峽底來，爲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亦四達之區也。又西出峽，見羣峯中圍一壑，而北峯獨稍開，卽黃泥河所環，共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爲市，時已散將盡。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溽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尙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黃泥河聚廬甚盛，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環山，而北卽河繞其後，復東南帶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環流，土膏豐沃，爲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馬駝肩負而去。前擬移縣於此，至今稱

爲新縣，而名亦佐爲舊縣云。

初四日晨起雨止，四山雲氣勃勃。飯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橋，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卽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其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於是隨北峽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峯雲氣稍開，乃賈勇上躋，仰見西嶺最高，其上皆夾坡削箐，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峯頭穿峽上，於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塢，涉塢而西，一里，度一小橋，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有歧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場邨道，有小峯駢立，邨隱其下焉。北乃其處趨狗場營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躋極難。二里，陟峯頭，又平行峯頭，一里，越其巔，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皆瀾淪如銀海，得峯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颼颼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東屏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陡墜，箐木叢水，共一里半，陟塢而西，亦中窪之岩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開，路乃稍平，尖峯旁立，若爲讓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瀦於前，以爲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窪之坑，畜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漲水深，涉之沒股焉。又西一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旣飯，遂西入竹峽，崇峯迴合，紆夾高下，深篁密箐，蒙蒙不容旁入，祇中通一路，石徑透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爲管，瀾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無此深密者。（其處名竹園箐，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攜負，家家獻客，皆此物也，客但出鹽淪之耳。）其中坡陀屢更，三里，逾峽南下，其壑中開，又爲霧障，止聞隔坡人語聲，然不辨其山形谷勢矣。南行壑中一里，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經峽而西，抵危坡下，復西向躋磴上，於是密箐仍縈夾壁懸崖間，其陡削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嶺頭，竹箐旣盡，循山南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沉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共三里，轉而西行嶺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

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俛既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雨復大至，適得羊場堡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牀竹戶，煨燠餉筍，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日 夜雨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漸轉西，兩旁多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潏水成塘，或枯底叢箐不一而足。然路猶時時陟岡逾嶺，下少上多也。十里，見路北有深箐，有歧從箐中升，合併西去，有聚落當嶺頭，是曰水槽。其處聚落頗盛，夾道成衢，乃狗場營安籠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岡頭無田，其上皆耕厓鋤隴，祇堪種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霧翳不見也。升陟嶺頭，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磴下，遙望西塢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其中不深，而迴峯四闕，霧條開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既復西向逾嶺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底塘，乃循峯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縣城磚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於縣前。飯後半里，出西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在羣峯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北行二里，乃西向歷峻級而下。其時霧影亦開，遂見西塢中懸，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崇峯並夾南北，中關深壑，而拐澤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南額尤高，雲氣尙平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而東，此則障拐澤而東南合蛇場者也。於是盤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盡。復西北行坡蛇間一里，逾岡再下，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東北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崩崖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彝衛，及白水鋪，以東滇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雨倍於黃泥河，急流傾洞，南奔東轉，與蛇場合而東南會黃泥河水，而爲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處，俱以此爲界。西登崖，崖岸崩頽，攀躋而上，遂西向陟嶺。時暮色將至，始以爲既渡，即有託宿處，而荒崖峻坂，絕無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一人趨渡甚急，執而問之，曰：『此無托宿處，雞場雖遙，亟趨猶可及也。』乃冒雨竭蹶，轉向西南上五里，

逾坳而西，乃西轉北行峽中。稍降，二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煨糗，暮色已合，而雨復徹夜。

初六日 晨起，雨止，四山猶氤氳不出。既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漸露昨所望屏列崇峯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三里，逾一岡，坪間有墟地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坳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問之，亦雞場也。蓋昨所宿者，爲雞場東邨，此則雞場西邨矣。從邨北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峯岬立，路從其北逾脊，稍東轉而北陟塢，共三里，遂西北躋嶺，盤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巔，則夙霧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羣峯吐穎，衆壑盤空，皆昨所從冥漠中度之者。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瀠磴，遂成一幽異之境。西一里，有山橫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雲樵石之棲，在西峯後，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從去也。乃隨塢南轉，塢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也。南行三里，復逾脊而上，遂西轉，盤橫城之南脊焉。一里，循橫城南崖而西，其處山脊湊合，岡峽縱橫，而森石尤多娟麗。又西一里，有歧自東南峽來合。又西一里，乃轉北下。於是西向山遙豁，而路則循山西向北行矣。四里，復北向逾岡，轉而西下，望西北塢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又直造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兩陟岡塢，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澤河至此，俱行嶺上，未見勺水）又西愈一岡，一里，南望岡南，一峯西闕，洞門高懸，門有木橫列，而下隔一峽，遙睇無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岡，共二里，南抵桃源邨。其邨百家之聚，與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塢，羅平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墜入崖洞，而南洩於蛇場江，故知拐澤西岸崇山，猶非南行大脊也。邨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日已午，就邨舍淪湯餐飯，而木溼難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塢而上。又一里，逾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崢嶸然，猶未見豁流也。塢中雖旋窪成塘，或匯澄流，或潴濁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岡西下，有邨當場，倚南崖而居。於是繞邨而行，始見塢中溪形曲折，且聞溪聲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見塢中又有一邨，當塢而居，始

見溪水自西來，從其邨西，環其邨北，又遶其東，其邨中懸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環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橋，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徹不涸，是爲清水溝云。蓋發源於西山之迴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邨，其邨始在塢北。又西一里，又經一邨，曰小板邨，有稅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驢之間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澗，屢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逾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筴而出，蓋土人羣入箐採歸，淡熏爲乾，以待鬻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邨倚之，是爲迴窰坡。清水溝中，民居峽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卽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卽西上嶺，嶺頭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躡嶺一里半，西陟嶺脊，是脊始爲分水之處，乃北自白水鋪西，直南度此，迴環西南，而峙爲大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派者也。而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西北平下一里，漸轉而西，行塢中。其塢東西直亘，而南北兩界遙夾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聳，暮霧復勃勃，籠北峯上。流泉亦屢屢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墜澗橫其北，然不辨其爲東爲西，以意度之，以爲必西流矣。然不可見也。塢中皆荒茅斷隴，寂無人煙。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墜而西下。茅舍二三家，依塢而棲，路乃逾塢循北山而西，半里，而茅亭一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旣度梁，卽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已暮，不暇他徒，煨溼薪，臥溼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 晨起，雲尙氤氳，飯而行，有索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批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南，蓋其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近，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遶，此溪經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於邨北，合而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爲獨木橋。想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仍舊名也。橋

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固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逾橋西，卽上嶺，西南直躋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歧隨岡南去者，陸涼道也。岡西塢中，復有數家焉，亦陸涼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邨而無流。路西下截塢，半里，經邨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峽而上，而陸涼之界，又西盡於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迴窻西山，皆屬之陸涼。其處南抵陸涼衛，路經尖山天生橋，相距尙八十里也。由西嶺而上，又爲海崖屬，乃亦佐縣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亦本縣，卽與步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或曰卽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自此嶺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隔，羅平陸涼二州之地，間錯其間，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峻屢平，峻者削崖盤磴，平者曲折透迤。三峻而三逾嶺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之聚，北峯則危聳獨懸，蓋自馬場而西，卽望見遙峯尖削，特出衆峯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北抵危峯前，其時麗日轉耀，碧天如洗，路峯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西峯，下伏如砥，卽遠而迴窻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拐澤雞場西嶺，遙相頡頏。其中翡翠層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巨峯，此東顧之極觀也。其西則亂峯迴窻，叢箐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直走，近界旣豁，遠巘前環，此獨木諸所，遙帶而下洩者。西南有二峯遙湊，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卽越州所倚，而東峯之外，復有一峯高懸，其南浮青上聳，圓若團蓋，此卽大龜山之特峙於陸涼路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峯，悉其支庶，而此峯又其伯仲行矣。由峯西逾脊稍下，卽有石坡斜懸，平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一里，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有中懸之臺，平瞰其中，夾坑之岡，橫互其外，石痕蔭木，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橫岡西南轉，二里，復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岡，有索哨者，不顧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復有索哨者，亦不顧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逾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遙開，瞥然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來猶不能盡矚焉。於是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半里，循

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逾岡，西復平行嶺上。半里有歧，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盤嶺，見西南路稍大，從之一里，得數家當嶺頭，其茅舍低隘，牛畜雜處其中，皆所謂獼猴也。男子皆出，女人莽不解語，索炊具無有應者，是卽所謂箐口也。海崖之界，於是止焉。由岡頭西南去，爲越州道，從此北下，卽越州屬，爲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於是皆車道平拓，無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馳七里，始見塢北來，遂盤東山北轉，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意塢中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亘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岡焉。從中亘者馳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獼猴數家，問之道，不能對也。從脊西下，三里，連越兩坡，又見塢自北來南向去，其中皆長窪貯水，有岡中間，不通流焉。從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則越州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峯也。而東峯之外，浮青直對，則大龜之峯，正與此南北相準焉。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南環爲大塢，與東界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夾塢成畦。流上橫小橋西度，有一老人持筐賣梨，其側一饑得三枚，其大如甌，味鬆脆而核甚小，乃種之絕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卽此耶？西上一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峯下，則有塢隨其麓，而深澗瀼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澗形，而不能見水。乃西下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旣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塘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橋右邨廬壘，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復茅舍矣。龍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爲蛟龍之窟，卽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鋪，西分水嶺，分支南下，亘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爲西嶺焉。南至此，瀕河而止。其西腋之中，爲閩木山，東腋之中，爲龍潭，卽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塢中，卽爲越州屬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疇悉環聚焉。由邨西上坡，卽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逾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嶺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上山宿，前嶺方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後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無人之境，皆豺狼魍魎之窟，卽深夜幸免，豈此晝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又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旣有

賊，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剝行者衣，余夫婦得迂道來耳。」余疑此人欲誑余還宿，故託爲此言，又思果有之，今日日返宿，將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況既劫人，彼必無復待之理，不若卽馳而去也。遂叱顧僕行，卽從岡上盤北山而西。蓋北卽東山南下之頂，南卽其山下墜之峽，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爲越州後橫亘山所勒，轉而東流，透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礧礧路橫架嶺上。四里，抵其中，旁矚北嶺，石參差而岫岈嶮，覺雲影風枝，無非惴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投趾莫擇。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處土傾峽墜，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綴行，其墜處皆流土，不可著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憇而矜賞之。亡何，已下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支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路北江迴堰曲，中涵大塘一圍，四面豐禾環之。東有精廬，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洩，而石梁橫跨之。又行畦間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時爲南盤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爲曲靖鎖鑰，江出此卽東南流，遠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逾梁而西，約半里，上坡西，而宿于逆旅，卽昔之所過石保邨也。適夜色已暄，明月在地，過畏途，就安廬，樂甚。問主人：「嶺上有禦入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卽余隣人，下午樵于山，數賊自山後躍出，剝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來時相後先也。」予於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媿以私衷臆度之也。蓋是嶺東爲越州，西爲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諉，盜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 味爽，飯，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邨後越坡西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圍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復磚甃兩池夾之，此有榭三楹，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燦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旣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

襟盪漭，如在冰壺玉鑑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戈參戎者，奉按君命，巡諸城堡，高輦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視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青山，見慣相當，誰左也。飯於麵肆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崕巒，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殿左有藏經閣，其右樓三層，皆翼於崕巒之旁，而齊其未者，徒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霰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潭滑不可著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霑益州署前，抵東門，投舊邸龔起潛家，見其門閉，異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亟入其後樓而憩焉。（霑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則在交水。）

初九日 余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遊紀，是日爲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作袁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日 寒甚，終日陰翳，止寓中。下午復雨，徹夜不休。

十一日 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以強駐，厭其酒脯焉。初余欲從霑益并窮北盤源委，至交水，龔起潛爲余談之甚晰，皆鑿鑿可據，遂圖返轅，由尋甸趨省城焉。

十二日 主人情篤，候飯而行，已下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由歧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乃從西北峽中來，路乃從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嶺。一里，陟其巔，西行嶺上者又一里，乃下。初從嶺頭下瞰西塢，有廬有疇，有水灤之，以爲必自西而東注石幢者。迺邇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返西南流，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江者。詢是邨爲戈家冲，由是而西，併翠峯諸澗之河，皆爲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灤帶不過數里之內，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夾攻之，著之青史，爲不世勳，而不與輿坳堂無異也。

徵事考實，書之不足盡信如此。於是盤折坂谷四里，越劉家坡，則翠峯山在望矣。蓋此山卽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嶺，又北度響水西嶺，又北而結爲此山。又西夾峙爲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經炎方，又北抵霑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峙爲黑山，分爲兩支。正支由火燒鋪明月所之間，南走東折，下安籠所入泗城州，而東峙爲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支西南由白忒而分水嶺，又分兩介。直南者由迴審坡嶺，西南峙爲大龜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下爲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爲石幢河，而西則洩於馬龍之口江，而出尋甸，爲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爲南盤，西出爲北盤，惟此山及炎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支錯出，而志之所稱悉誤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嶺，乃翠峯山下橫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爲翠峯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隴。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峯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邨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卽有兩小澗合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卽所躡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峙，則朝陽菴踞其上。菴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或峽，自峯頂逼削而下，則護國舊寺倚其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壑也。舊寺兩崖壁夾而陰森，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旣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逾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卽爲余爇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卽乘間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菴門，余入其菴，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閒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

豔乃子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卽闌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敷尊所成也。桂芬菊豔，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卽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殷勤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卽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子衣者，輒復予，人有餉食者，己不鹽不油，惟恐衆口弗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卽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癢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竈，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 達旦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爲炊粥爲晨餐，師復卽另鑿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有一頭陀入視，卽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尙在此，何不過我，我猶可爲君一日供，不必瞰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住持，避囂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舊寺僧并不知返，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貲，總持靜修，而能薄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甚，而夜雨復潺湲。

十四日 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戶向火，不能移一步也。

翠峯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爲此中之冠。朝陽菴則劉九菴大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侍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峯。萬歷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菴。後師入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菴之東原。土人言劉侍御出巡，案

置二桃爲鼠所竊，劉窺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髮于此。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霑益州，土知州安邊，舊土官，安遠之弟，兄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 烏撒府 土官 安孝 良接壤，而復同宗。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安奇，爵襲烏撒之職，次子安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霑益 安邊往諭水西，邦彥拘之，當事者即命奇祿代署州事，并以上聞。後水西出安邊，奉旨仍掌霑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邊勢孤莫助，擁虛名而已。然邊實忠順，而奇祿狡猾，能結當道歡。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霑益，彩竟乘機殺邊，并挈其貲二千金去。或曰彩受當道意指，皆爲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道俱翕然從之。獨總府沐曰：「邊雖土司，亦世臣也，況受特命，豈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間，霑益復忪懼不安，爲未定之局云。

下午飯後，伺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峽中，護國寺下嵌窅口，左瞻岡上八角菴，上踞朝陽後，脇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後箐之上，又有一菴，前臨危箐，後倚峭峯，有護國之幽，而無其逼，有朝陽之壇，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菴。時霏雨復來，俱當歧而過，先上絕頂，又西半里，逾北嶺，望見後數里外，復一峯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菴，與翠峯東西駢峙，夾北塢而下，卽新橋 石幢河之源也。於是南回攀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

翠峯爲曲靖名峯，而不著於統志，如閩水之在東山，與此隔海子遙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脈，而此峯則爲兩江鼻祖。余初見西塢與迴龍夾北之水，猶東下新橋，而朝陽 護國，及是峯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

峯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後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響水嶼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爲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脈南自響水嶼西，平度而峙爲此峯，卽西度盤龍，其水遂南北異流：南者從西轉北，北者從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實分於此云。

翠和頂高風峭，兩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幕峯瀾，略瞰大略。由南塢西下，爲尋甸間道，余擬明日從之而去者。遂東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巷。巷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淒絕。是菴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客具齋，隰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

十五日 達旦雨止，而雲氣鬢鬢，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輿往看大乘，大乘復固留，時天色忽霽，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過，爲明日早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遠峯俱出，始晰是山之派，但東西橫列，而脈從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互之脊也。惟翠峯與盤龍二峯，乃東西並夾，而翠峯之南，響水嶼之支，橫列而結，爲曲靖盤龍之西，又南曲一支，始東下而結爲交水，又橫互而北，始東匯炎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霽益之南塢焉。從峯東下，又還過八角巷，仍返餐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是日以麗江嵩明二處，求兆於翠和靈籤，麗江得「貴人按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後，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復合。

十六日 阻雨。

十七日 雨復達旦。念自駐朝陽者數日，飯後欲別而行。總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旣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昨。

十八日 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卽閃爍之影，一併無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榻櫺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櫺櫺閒談，總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繫，枿楊甚苦，因筆記之。（東山寺智有藏經，乃唐巡撫所請歸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慕總持師道行，請之檢藏，延候甚密，迨東巡守以下諸僚，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揚其波，于是悉側目之。中傷于撫臺王伉，羅織無跡，遂誣師往還，爲交通賄賂，以經篋筐篋，坐以重贓。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 夜不聞簷溜，以爲可行矣。晨起而霧，復以爲霽可待也。既飯而霧復成雨。及午過大霽，以爲此霽必
有久晴，迨暮而雨聲復瑟瑟，達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 晦冥終日，迨暮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菴當峽，是曰太平菴，舊與護國東
西夾朝陽者。太平老僧煮芋煨粟以餉。

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總持復贈之以米，恐中途雨後，一時無宿者耳。既
別，仍上護國後夾箐中觀龍潭，潭小而流不竭，蓋金龍菴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瀦之窟也。遂西上逾
嶺，循翠和宮之後，一里餘，又逾嶺而南下，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歧北轉，誤從之，漸入山夾，則盤
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邨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邨西轉北行半里，涉塢而西，一里
又有邨在坡間，是曰高坡邨。由邨後下岡，有歧從塢中西南去，爲小徑，可南達雞頭邨；從岡上西北轉，爲大徑，乃
駝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余：「有間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駝銅之騎所出，無同行
之旅，不可獨去，須從響水走雞頭邨大道。」乃余不趨響水，而登翠峯，問道於山僧，俱云山後雖即駝銅道，然路
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爲便。至是，余質之途人，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小，甚心
惑之，擬以邨人爲卜，然已過邨。見有邨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駝馬路轉西北，循
岡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南度者。余初以爲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脈之曲。出西嶺，見脊東所上者甚

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從嶺頭駢峯高聳，各極嵯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前自翠峯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聞兩度之矣。從峭西隨南峯之上，盤腰曲屈，其坑皆深墜。北向一里，躋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於南北之中者。於是又一里，再躋北嶺，始西北下。其時天已漸霽，無復晦冥之色，遠峯近峽，環矚在望。二里，下西塢，其塢自南而北，其中橫雲盤隴，邨落連錯。一溪中貫之，問水所從出，則仍從新橋石幢河也。問其所從來，則堰口也。問其地何名，則兔街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當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峯，第見其西過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爲指南者，不曰雞頭，卽曰桃源，余乃漫隨馬跡，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其溪，中流渴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爲堰口，聚落數十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雲復合。其處有歧北入山，爲麥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歧來，一自北峽，一自西峽。余度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里，從嶺上北轉，則北峽之窮，壁處又一里，復逾嶺而西，是嶺自木容箐楊金山北走翠峯，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而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遺耶？從嶺西涉塢，其水遂南流。一里，於是又北轉逾嶺。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成畦。路當從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邨聚當北岡上，是爲灑家，（想亦土酋之性，或曰亦屬平彝）乃一里，經塢登岡，由灑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下，有峽自北來，小水從之，是亦麥冲南來之道。遂循其塢轉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廬舍夾道，豐禾被塢，其處爲平彝之屯。據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南寧；自灑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馬龍，自一碗冲之西，抵魯石，屯屬平彝，而界則屬於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分之脊爲界，馬龍南寧，以堰口老龍爲界，而平彝則中錯于兩府之交而爲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餘，過一塢，有二三家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邨南轉而逾岡西南下，二里，復有一塢，溪疇南環，聚落北倚，是爲保官兒莊，夾路成衢，爲邨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

莊也。

二十三日 中夜聞隔戶夜起者，言明星娘，雞鳴起飯，仍濃陰也。然四山無霧，味爽卽行，始由西南涉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嶺脊，遂西下。兩上兩下，兩度南去之塢，兩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邨在西坡上，是曰三車。由其邨後，復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塢，一里半，披西峽而入，於是峽中水自西而東。溯之行半里，漸盤崖而上。崖南峽中，簪木森鬱，微霜乍染，標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盤壑，更覺深窈。二里，又循西峽上一里，又逾一脊，是爲南行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涉塢再西，共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逾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廬環踞岡上，是爲一碗沖。於是西行嶺脊之上，其嶺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轉逾岡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卽一碗沖西向洩流之峽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嶺，於是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遠，而直東一峯，浮青遠出，恐尙在翠峯之外，豈東山閩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峯之分脊處，至是乃見迴支環壑，而南望則東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路南市邑之間。惟西則本支尙高，不容外矚也。由嶺南循坡西轉，半里，又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橫二松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復西逾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涉其西，墜泥汚潭。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爲魯石哨，其處已屬尋甸，而屯者猶平彝軍人也。由邨南西上逾坡，一里，復逾岡頭，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墜成坑，路從南崖上行，南聳危巖，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墮之餘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峯尖聳，北有峯駢立。二里，從南峯之北，逾腋而西，又二里，始行北峯之南岡，與北峯隔塢相對，有邨居倚北峯而懸塢北，是爲郭擴，始非平彝屯，而爲尋甸編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

登坡循坡北行，又與駢峯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瞰駢峯之陰。遂西半里，逾岡，從岡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岡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峯，純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若當關之標。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峯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峯之西麓矣。於是南界擴然，直望一峯最高，遠插天表，余疑以爲堯林山，而無可徵也。一迤東諸山，惟堯林山最高，聳特出，在嵩明東二十里，與河口隔河相對。登楊林老脊，猶東望而見之，今則南望而見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無堯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東二十里，聳秀插霄漢，環州之山，惟此爲最耳。一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邨在北隴，是曰壁假。由其西攀嶺北上，旋逾嶺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峯。時已追及一老人，執而問之，果堯林也。又西一里，復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逾嶺西，西界遙山始大開，望見南龍老脊，自西南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爲界者也。其脊平時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峯，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尋甸郡城正托其嶺中。由伏處入爲東川道，西逾分列之脊，爲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爲馬龍道。楊林之水，遠堯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南海子則汪然可挹。從此西下，坡峻嶺豁，二里，抵其峽中，有小水亦南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邨廬當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塢，復上岡，一里，抵岡頭，隨岡南下，轉而西，共二里，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邨當塢，曰果壁，外邊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邨倚坡之西，曰柳塘。於是坡盡畦連，北抵迴峯，西逾江，而及郡南，按海子，皆禾稻之區，而邨落相望矣。從畦塍西行，二里，則馬龍之溪自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爲北盤上流，正與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爲南盤上流，勢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橋之大也。過橋，有廟三楹，東向臨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爲江外河，或名爲三岔河，無定里，亦無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爲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爲些邱湓派，江名

其橋爲通靖橋，然注其橋曰城東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自異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築於嘉靖丁亥。安銓亂後，則今以十五里之說爲是。乃屢訊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霑益下盤江者。然一統志曰入霑益，後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龔起潛之說，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謂自車洪江下馬湖，其說益訛，亦可見此水之必下車洪，車洪之必非馬湖矣。蓋車洪之去交水不遠，起潛之諸霑益甚真，若車洪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橋，則起潛之指示可行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又二里餘，江折而北，路逾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於是循鳳梧南山之麓矣。按鳳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脈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東突，爲是山，西北一峯圓聳，東南一峯斜竄，爲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逼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止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互五十餘里，以舊城計之，當卽此山。第府志則月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實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後訛「狐」爲「梧」，訛「月」爲「鳳」耶？豈眞聳者爲月狐，而後人又分斜竄者爲鳳梧耶？其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零匯連珠，蓋郡城之流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瀦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漸稜稜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鑑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瀦成潭，乃石隙迴環中，下溢而起，汎汎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眞若鏡，而無中空之隙，不知水從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無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龍泉雙月」，謂郡城東十里有雙泉，相去十餘步，月夜中立其間，東西各見月影中逗。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罨，雖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爲鳳梧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未置所時，其舊名然耳。於是西北隨田野行，坡隴間時有聚藩，而不甚盛。按郡志，舊郡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邨足以當之。其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塢來，中貫田間，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

自北塢來，亦貫田間，而石梁跨之。此卽所謂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爲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停展於府治東之旅肆。

尋甸昔爲土府，安氏世長之。成化間，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構武定鳳廷文，攻毀楊林馬龍諸州所，當道奏發大兵殲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下，始築城甃磚爲雄鎮云。（按鳳廷文，或又稱爲鳳繼祖，又稱爲阿鳳，或又稱爲鳳顯祖，自改名鳳廷文，或又云本江西人，贅武定土官婦，遂專恣作亂，以兵直逼省，後獲而磔之。）

尋甸四門俱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于北，南門偏于東，西門偏于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與所所蒞，後重爲文廟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東南。

尋甸之城，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

二十四日 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問圖志，以有版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予之過半，既又曰：「須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俟之。聞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從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遍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還步城內後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賣栗者，以火炙而賣之）。

二十五日 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謂二本，既而以未釘者來，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觀之，知其不全，考所謂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載亦正與一統志同，惟新增所謂鳳梧山雙龍潭之類而已。乃畀還之，索其原價，遂飯而行，出西門，卽上西山，峻甚，五里，透迤躡其頂，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尙隔一塢，西南自果馬山環界而北，乃東度而爲月狐，從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橫障於東，卽此山也。志稱爲隱壽山，謂山下有泉爲隱壽泉，蓋是山之西，與老龍夾而中窪，內成海子，較南海子頗是而深，是山之東，有泉二派，一出於北，今名爲北溪，一出於南……

〔脫數字〕而是山實南北俱屬於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瀦汚流，不甚大也。西涉塢，一里半，草房數間，倚南坡上，爲黑土坡。前有歧，西北由塢中行，爲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爲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復南逾其岡，岡頭多智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聞水聲潺潺者。越岡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東山之麓。路旣南臨水涓，遂東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見其水汪江北轉，環所逾智井之岡，南抵南岡，東逼山麓，而西瀕所聚焉。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爲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車湖，水灑山麓，清澈可愛，然洄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岡支瞰其間，湖水紆折迴抱，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則不止焉。——想從其洄時言也。又南一里，東逾一瞰水之岡，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盡，遂西南逾岡而行。岡不甚峻，而橫界於東西南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聞水聲，已有細流自岡西峽墜溝而南矣。有數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始知其岡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峙爲東界，北走而連屬於鳳梧之西嶺，是爲隱毒山中環大窪，而清海子瀦焉。南走綿登於河口之北崖，是爲堯林山，前交挾溪，而果馬水入焉。不陟此岡，不知此脈乃由此也。於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坡隴，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東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東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洩于果馬溪者，又楊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開峽，重巒兩疊，湊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是爲果渡木朗，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橫列東北，起嶂最高，如重蓋上擁，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橫列東北，排巒稍殺，如外幔斜簷，雖北高南下，而其脈實自南而北，疊而中懸一箐，爲叢薄，爲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廬頗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山下，與羊街子皆夾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於此者。蓋花箐而南，至此始旁水爲墜耳。時方下午，聞前途

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則，薄暮，雨意忽動，中夜聞潺潺聲，二十六日晨起，飯後，雨勢不止，北風釀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隴，界東西兩界中，路從中而南，雲氣充塞，兩山漫不可見，而寒風從後擁雨而來，繳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蓋羊街雖有田畦，以溪傍西北，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渡溪南，復上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間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岡東自堯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止留一隙，縱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轉溯流，作環臂狀，又有邨落倚所環臂中，東與行路相向，詢之士人，曰果馬邨，從此遂上南岡，平行岡嶺，二里，是爲尋甸雲南之界，蓋其嶺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亙直湊西峯，約十餘里，橫若門闔，平若堵牆，北屬尋甸，南屬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峯頂有菴二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就之，前門南向，閉莫可入，從東側門入，一老僧從東廡下煨棧，見客殊不爲禮，禮佛出，將去之一，爨下僧（號德聞）出，留就火，薪不能然，遍覓枯槎焙之，就炙濕衣，體始復蘇，煨栗淪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攜飯乘沸茶食之，已午過矣，零雨漸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卽楊林海子之西塢也，其處遙山大開，西界卽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卽馬峯公館後分支爲翠峯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中匯焉，其南楊林所城當鎖鑰，其北堯林山扼河口，海東爲大道所經，海西爲嵩明所履，但其處竹樹漸密，反不遑遠眺，大道東南去，乃狗街子道，歧路直南去，爲入州道，余時聞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邨者，欲往參之，然後入州，乃從歧道下竹坑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卽果敢溪之循西山出峽，至是放而東轉者，橫木梁跨石淤上，淤凡三砥，水三跨而達涯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旣度，卽平疇遙達，邨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塋中東南向遵小徑行，二里，過小一半邨，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爲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卽爲大一半邨，道之南，卽爲玉皇閣，入訪南京師，已暫棲州城某寺，（其徒初與余言，後遂忘之，南京僧號金山）余遂

出從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石卷橋跨之。越而西南行，濼陷殊甚。自翠峯小路來，雖久雨之後，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徑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舉步甚艱，所稱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莊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問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日 密雲重布，雖不雨不霧，而街濕猶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雖收而不卽答。初是州使君爲吾郡鈕國藩（武進鄉薦），余初入滇，已遷饒州別駕；至是東其轅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爲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竿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鳧，烹以爲供。

二十八日 晨起，濃雲猶鬱勃，惟東方已開。余令肆婦具炊，顧僕候管倅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踐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爲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爲文廟，左爲明倫堂，尊經閣。登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出，始全見海子之水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卽統志所云嘉利澤也。以果馬巨龍江及白馬廟溪之水爲源，而東北出河口，爲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後夾衢西入，與文廟前後並峙者，是爲宗錦寺。（寺建於唐天祐中）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顛。——今謂之黃龍山。山小而石骨稜稜，乃彌雄山東下之脈，起而中峙如錐，州城環之，卽爲州治之後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黃龍名之。）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

嵩明舊名嵩盟，一統志言州治南有盟蠻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爲嵩明焉。州城亦因山斜繞，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竟日而通普岸嚴章，爲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羅峯公館對，爲楊林北境，正東爲堯林山，踞河口之北，爲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嶺爲舊邵甸縣，其北之梁山，爲老龍分支之處，領挈衆山，爲本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環海子，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與壤也。昔皆爲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
焉。

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
兔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後者，則管倅以回東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猶置旅寓中。因令顧僕返取，余從間
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彌雄山東出之支，突爲崇峯者也。路當從西門出。余時截闕逾
隴，下度一竹塢，二里而北上。躡坡盤級而上，二里，逾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疊，直
自峯頂，與峯俱下。路有中盤坳中者，有直躡峯頂者，余乃竟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峯後，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遙
巘最高，如負屨挈領，擁列迴環，瞻之甚近。余初以爲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卽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峯頭有元帝
殿，冠其頂，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謂南京師者，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迂
途至，而豈意終莫可蹤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級甚峻，半里，得玉虛殿，亦東向，仍道宮也。兩傍危簷迴合，其境甚
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菴，當懸岡之中，深竹罨門，重泉夾谷，幽寂窈窕，惜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爲
法界正殿。先入殿後懸臺之上，其殿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正殿。甫畢，而顧僕亦從塢中
上。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尙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蓋楊林
爲大道，最南而迂，兔兒爲中道，最捷而坦；邵甸爲北道，則近依梁王，最僻而險。余時欲觀其挈領之勢，遂取道焉。
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坳而南，一里，逾東南岡，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卽前嶺頭
下，瞰東壑之第一層也。由其南橫度而西南，二里，過一邨，邨南皆畦塍相屬。隨塍南下，西行畦中，約一里餘，望見
北岡垂盡處，石崖駢沓，其東邨廬倚岡上，爲靈雲山。西有神宇臨壑，是爲白馬廟。神宇之西有塢，自北山迴環而
成峽，有大溪自峽中東注而出，卽前嶺頭遙瞰之第二層也。其壑西南，始遙逼梁王最崇峯之下。蓋梁王東突，聳

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爲靈雲峯，卽白馬所倚，再北分一支，東峙爲法界寺，法界北壑，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實中界焉。故梁王東麓之溪澗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西距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橋，涉之，卽西上城。始余屢訊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邨，邨之東，皆層岡絕嶺，無漫邨居。問去邨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視日色，當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問皆然。遂急趨登坡，一里有負戴者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爲明晨計。余隨之，還仍渡溪，入白馬廟，廟敞甚，不堪託宿。乃東過駢查石崖，從邨廬之後，問宿於靈雲山僧。是菴名梵虛，僧雖不知禪誦，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日 晨起，碧天如洗，頭飯，仍半里渡溪，躡西坡而上，迤邐五里，逾岡脊，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瞻梁王絕頂，反爲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絕巘之東，此卽其支岡也。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罅，井，澗者成大池。稍西北，盤岡一里，復西南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行，山南嶺坡間，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崇峯夾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崖東墜。此梁王山東南之流也。有歧路，直自塢外東南來，直西北向梁王山東腋去。此楊林往普岸嚴章徑，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復西北躡岡上，頗峻。一里，躡峯頭，已正當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水，猶東南流也。一里，徑塢，又西上逾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俱起，崇峯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爲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壑東注而下。嘉利澤，始知前所過夾峯之脊，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則當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峯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峯東北與梁王主峯，亦盤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出西坳。半里，始見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之脊西北下，伏而再起，遂矗峙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邵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於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雖不名梁王，其注盤龍江，則曰源自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則指此爲東山矣。其注東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

高三十里，爲南中名山，遠近諸峯，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爲東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諳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無梁王名，未嘗無東葛勒名也。其脈自澱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出爲翠峯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兔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山，橫亙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牧養澗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爲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行也。由東垂走而東北，爲正支，則果馬月狐之脊所自發也。西垂曲抱，而盤龍之源，遂瀋滇海；東垂橫夾，而嘉利之派，遂隕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其稱梁王云。過脊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芴芴，不若東脊皆重岡荒磧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皆側石斜臥，從其上行二里，始隨坡下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邨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邨，始東西開塢，梁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塢而從之。半里，越邨之西，又開爲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岡下，北合於東塢之水，同破西北峽而下墜，當西出於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坡而上，約里許，越其巔。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關夾甚遙，而環峯亦甚密，塢中豐禾雲麗，邨落星羅，而溪流猶僅如帶，若續若斷焉。於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塢，有邨倚麓西而廡，是曰甸頭邨，卽邵甸縣之故址也。是邨猶偏於塢東。塢北有峯中垂，亦有聚廡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巒中間，另關函蓋，正北則梁王正脊，互列於後；東界卽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卽分支之南環者。其西北度處，有坳頗平，是通牧漾，東北循梁山，東垂而北，是通普岸嚴章；西逾嶺，通富民縣，東逾嶺，卽所從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爲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旣至甸頭邨，卽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滌東涯，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凹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間，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東倚崖石，西瀕大道，而潭之南則龍神廟在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沉沉其中，潭小

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爲神物也。甸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邨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西入於西麓大溪。踰之南二里，則甸尾邨橫踞甸南之坡，有歧直南十里，通兔兒關，正路則由甸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逾梁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嶺一里，登嶺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溪尙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南自宜良，經楊林西嶺，度而北一經兔兒關，其西出之峯突爲五龍山，則挾匯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壩者也。再北經甸尾東，其峯突爲祭鬼山，則挾甸尾之水，而西出匯流塘者也。於是又西越塢脊，四里，隨塢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甸尾橋下水。有邨在梁之西，是爲小河口，卽牧漾之流南經此，而與邵甸之水合，而出匯流塘者也。過邨又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窪之窰，旣而陡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邨聚頗盛。邨之南，則邵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爲匯流塘，其濼迴之勢可想也。從此路由西岸隨流入峽，其峽甚逼，夾翠駢崖，中通一水，略亦隨之，落照西傾，窈不見影。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爲三家邨，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故昆明各邨，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爲辭。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爲篝火炊粥，啓戶就榻焉。

盤江考〔附〕

南北兩盤江，余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東西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

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出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霑益州炎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塢，互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疇，三流縱橫其間，匯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龍潭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余憩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勝，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闊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陣，是日大霧，沐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濛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勳，不知乃與坳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亭角，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卮。卮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楹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匯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匯而濛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卮，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卮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卽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著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千里之關口。

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畝，皆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南寧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士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哆囉。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蟲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卽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百里，江東卽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霸樓，爲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爲廣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蠟者，香於是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閣，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匯爲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爲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爲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度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爲源，則南北源一山之誤，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爲北盤江，遂謂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誤，宜訂正者二。至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

分流千里，會於合江鎮。蓋惟南寧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濶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霸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自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甯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寧合江鎮，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寧左右江之誤。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北盤者，源火燒鋪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戊寅十月初一日，凌晨起，晴爽殊甚。從三家峽啜粥啓行，卽西出峽中，已乃與溪別，復西逾嶺，共三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出火燒鋪橋，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見有晉寧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吳來，始知方生在唐守處過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阮玉灣，阮穆聲，詢候甚篤。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往晉寧，還卽啓行。仁吾贖以番帨香扇。

初三日 余欲往晉寧，與唐元鶴州守大來隱居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見，毋中塗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灣，并叩楊勝寰，知麗江守望已久。既而玉灣來顧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猖獗於江川激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寧之行不容遲，因迤西之期久也。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導，余領之。

初四日 余束裝欲蚤往晉寧，主人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鬪風，舟行三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味爽抵湖南涯北埭口，乃觀晉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溫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掛帆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邨，梳櫛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卽西邨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寧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寧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田疇廣闊，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如慰饑渴，遂留歡宴。寢於下道，供帳極鮮整。

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談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陪，夜宴必盡醉乃已。

初八日 飲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陽城堡，卽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惠夫人廟，廟祀晉寧州刺史李穀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秀娘，李穀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楊，何之謬甚耶？豈夫人之夫乃姓楊耶？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內猶存肉身，外加髻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來拜，且餽榼醴。（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 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 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殷綷。

十一日 余起，復入內署。蓋州治無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傅幕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傅幕之親姜廷材來拜。（姜金谿人。）

十二日 唐州尊餽新製長褶棉被，余入謝，并往拜姜於傅署，遇學師趙，相見藹藹。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陸涼有何君巢阿否？」（趙陸涼人，故詢之。）趙言陸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陸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去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卽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主鎮遠期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惴惴，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二知己，爲吳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豈淡人爲火斃於長安，今又有此水阨，若果爾，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 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邀游金沙寺，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內有新潤之房，頗麓，問之，卽調治之兄也。（名□□，以鄉薦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以讒與調治不睦。）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塢卽南自河澗鋪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爲天城，又西爲金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爲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澗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遶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邨入滇海，經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歧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疊，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遶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圓聳夾峙者，爲金沙江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聳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第望鶴則

北臨金沙，天城將軍則北臨濱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步二十里，陸從將軍山，遶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江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盤龍蓮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真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闊之勢。山之西麓，則連郵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晝，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魂中矣。）

十四日 在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 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卻。

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

十九日 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兩日皆條霽。

二十二日 唐君爲余作瘞靜聞骨記，三易稿而後成。已乃具酌演優，并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來黃沂水昆仲，爲同宴以饌。

二十三日 唐君又餽棉襖夾褲，具厚贖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閃次公書，亦以青蚨贖。乃入謝唐君，爲明早行計。

晉寧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抵三尖邨，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澗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北入山塢，與澗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過十五里，東西不過三十里，不及諸蠻會山徼一曲也。

晉寧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邨，一爲大壩河，卽河澗鋪之流，出自關索嶺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興分水之嶺界。二本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遂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邨。其河乃唐公新濬者。

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主峯也，東南距澗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邵甸之梁山對，亦謂之梁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南麓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壑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屈賴巔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邵甸梁山，而爲果馬月狐之脊焉。晉寧四門，昔皆傾圮，唐元鶴蒞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

晉寧東至澗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十里。

唐晉寧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卽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

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書俱得董玄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即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難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曉時，聞其在傅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即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詢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濟，獲出於望外如此。

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尊祖金嘉靖戊子鄉薦，任邵武同知，從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酉解元，父懋聽，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紹箕堂集，李本寧先生爲作序，甚佳。

大來言歷數先世，皆一仕一隱，數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發解，而詩翰爲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又旁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

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伯仁，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縣令，卒於任，卽黃沂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畢節兵憲，有牧羊山人集。

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廣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截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局，光明如滿月，綴雲端，真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躋而入，大若三四城門，其下旁一竅，潛通滇粵之水。予按黃麟趾昭陽關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耽耽可畏。」詩曰：「何待鑿鴻濛，疊山竇篠通。五丁輸地力，一竅自天工。城畛華彝界，關當虎豹雄。棄繻愁日暮，驅策亂流中。」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彝所梗，不能從此。

盤龍山蓮峯祖師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素不立文字，臨去乃爲此，與遺蜕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

郡真人以正，初名璇，晉寧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開老劉口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雲遠，（忠子圮，傾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卽真人）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志）

晉時，晉寧之地曰晉州，南蠻校衛李毅持節鎮此，討平叛會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死之，女秀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竟破賊保境。比卒，羣酋爲之立廟。是時，寧州所轄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以其爲晉時寧州統會之地，置晉寧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歷間，吳郡許伯衡修州志，謂今晉寧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并志傳亦削去，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臍蠻一方故實，竟作塵灰，可歎也。然毅雖削，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寧州地廣，今地狹，李毅雖嫡祖，晉寧不得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寧乃嫡冢，非支子比；毅所轄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寧，今雖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寧實承祧之主，若晉寧以地狹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嫡冢以支庶號多，互相摧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毅一方宗祖，將無若敖之恫乎？故余謂唐晉寧唐大來首以復祀李毅爲正。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淒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庖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寧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着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

來，令人另齋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焉。方抵大來宅，報晉寧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還道中。晉寧公復具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躡望鶴嶺西坳，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即瀕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聳起峯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爲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於將軍者，卽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卽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卽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如望鶴之腋，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湖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卽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峯排列，其南最高者，卽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峯，則自南峯之西，透峽而北，時爲中峯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峯之東，有卽落當塢，是爲三尖卽，晉寧卽落止此。西沿中峯而上一里，與南峯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興道，逾脊西北下，卽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於晉寧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卽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又西，由卽後逾嶺南上。旣西下三里，有卽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州治，而北盡於舊寨卽，東一支卽赤峒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卽志所稱渠濫川也。（按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當卽指此。）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摺處矣。舊城

有街衢圍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澗。至巳日西晨，亟飯於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傳履。遂北行四里，稍上，逾一東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峯，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寶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涉一塢，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海四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峯而居，是爲舊寨。由邨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臨山北上，一里餘，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又里餘，從東嶺盤而北，有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滇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畏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滇海驅納其中，外若環窟，中駢束戶，是爲海口。南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塢環開，中爲平疇，滇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爲螳螂川焉。二里，有邨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塢，卽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都察御史案臨，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寧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澗言，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前，覓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 令二騎返晉寧。余飯而臨厠，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嚙其下。問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乃溯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濶而受民舍焉，是爲海門邨。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間，東向滇海，極吞吐之勢。峙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邨北岸，呼之莫應，余攀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

之北崖邨人以舟至，遂渡登醮王堂。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海面（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祝，後有重樓，則阮祥吾所構也。廟中碑頗多，皆化治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汎濫，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廬頗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卽轟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遠最遠，卽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垣者；二重層疊於村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邨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玉灣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墳在東岸，誤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邨，其邨乃檀羅寨，正與茶埠墩對，從此有小徑，向山後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東向阮墳，而西覓里仁焉。卽由邨後逾北第一重石峯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無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轟削石峯之後，蓋峯南湫逼川流，故取道於峯北耳。其內桃樹萬株，被隴連壑，想其蒸霞煥彩時，令人笑武陵天台爲燭火矣。西一里過桃林，則里塢大開，始見田疇交騰，溪流霍霍，邨落懸西北山下，下知其卽爲里仁邨矣。蓋其塢正南，矗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川，亦有一邨臨之，是爲海口邨，與茶埠墩隔川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東北逾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會，而里仁邨當塢中北山下。半里抵邨之東，見流泉交道，出崖間樹木叢蔭，上有神宇，蓋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無泉，故皆成旱地；西塢以有泉，故廣關良疇。由邨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口邨焉。邨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余覺其異，詢之士人，石城尚在塢西嶺上，其下亦有龍泉，可遵之而上，其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無流，涉溪西上，共半里，聞水聲瀰瀰，則龍泉溢水山樹根下，瀦爲小潭，分瀉東南去。由潭西上嶺，半里，則嶺頭峯石湧起，有若卓錫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擎而爲臺者，有若雲臥而成郭者，如是循石之隙，盤坡而上，墜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巉峴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向則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間一石墜空當關，下覆成門，而出入口之圍壑之中，底

平而無水可以結廬。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質黑章，廉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東轉，復入一石隙中，又得圍崖一區，惟東面容受如門，其中有趺坐之龕，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南，迴顧門側，有洞呀然，亟轉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崖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計圍崖之後，卽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巘岈處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峯層沓，高聳無比。復有一老獠披獸皮前來，引余相與攀躋，其上如衆臺錯立，環中窪而峙其東，東眺海門，明鏡漾空，西俯窪底，翠瓣可數，而隔崖西峯穹覆之上，攢攔尤高。乃下峯，復度南脊，轉造西峯，則穹覆上崖，復有後層分列，其中開峽，東墜危坑而下，其後則土山高擁，負屨於上，聳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樞，崖脇有二小穴如鼻孔，羣蜂出入其中，蜜漬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兩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競以草塞孔，蜂輒噙噙然作銅鼓聲，凭覽久之，乃循墜坑之北，東向懸崖而下，經東石門之外，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從里仁邨望此山峯頂聳石一叢，不及晉寧將軍峯之偉杰，及抵其處，而闔關曲折，層沓瓏瓏，幻化莫測，鍾秀獨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蓋是峯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竄，峯頂中均，石骨內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見奇者。第其上無飛流涵瑩之波，中鮮剪棘梯崖之道，不免爲兔狐所窟耳。老獠彘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將造菴結廬，招淨侶以開勝壤。豈君卽其人耶？」余不應去。信乎買山而居，無過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里，經里仁邨東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東眺瀕川，石崖聳削，先從茶埠隔川北望，於巘岈嵌突中，見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雖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當有奇勝。遂東向從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亂石灤洄，遂攀躋水石間，沿崖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躡崖直上，勢甚峻，挂石懸崖之跡，俱倒影水中。方下見爲奇，又忽聞鶯咳聲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新茅所建不遠矣。再穿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窗淨壁，中無供像，亦無爨具，蓋初落成。

而猶未棲息其間者。道人吳姓，卽西邨海口人，向以買游於外，今歸而結淨於此，可謂得所託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綴影，而澄川漾碧於前，遠峯環翠於外，隔川茶埠，邨廬繚繞，烟樹堤花，若獻影鏡中，而川中鳧舫賣帆，魚罾渡艇，出沒波紋間，棹影躍淨嵐，槽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旣下，仍西半里，閔渡於海口，邨南度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流十里，往柴廠載鹽，渡滇池。余不能待，遂從邨西遊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遠平定，隨川南涯而築之。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自南峽出，亦隨堤下注。從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有邨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間有亭有碑，卽所謂柴廠也。按舊碑謂之漢廠，莫士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數家踞坡上，曰平定。時日色尙高，以土人言前途無宿店，遂止。

二十六日 雞再鳴，北向循西山行，三里，曙色漸啓。見有歧自西南來者，有歧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逾坳。蓋西界老山而此度脈而東，特起一峯，當關中突，障扼川流，東曲而盤之，流爲所扼，稍東遜之，遂破峽北西向。墜級爭趨，所謂石龍壩也。此山名爲九子山，竇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營莊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員阜特立，正當水口，故自爲雄耳。山巔有石九枚，其高逾於人，駢立峯頭，土人爲建九子母廟，以石爲九子，故以山爲九子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疑東北之歧爲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從之一里，抵大營莊，則川流轟轟在下，舟不能從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逾坳乃得。於是返轍，從峯西逾嶺北下，其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渡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峽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遶山北而墜峽，峽中石又橫岨而層閼之，水橫衝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脇，湧過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之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壩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爲梗。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不能成功，土人言鑿而輒長，未必然也。石級旣

盡，峽亦北轉，路從峽西山上，隨之北行，下瞰級盡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潏。土人指爲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且多。按志，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爲潭，中有青魚白魚，俗呼「隨龍魚」。豈卽此耶？北二里，峽稍開，有邨在其中，爲青魚塘邨。北二里，西北躡一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兩峯東峙；又北見遙山一重，橫亘衆山之北，西盡處特聳一峯最高，爲筆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峯，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雙岫，亦最高，爲進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則大道之碧雞關也；而最高之間，有尖峯獨銳，透穎於橫脊之南，是爲龍馬山，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惟西向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老龍之脊，西北自麗江鶴慶東，南下至楚雄府北，又東北至祿豐羅次北境，又東至安寧州西北境，東突爲龍山，遂南從安寧州之西，又南度三泊縣之東，又南向，透昆陽州之西南，乃折而東經新興州北，爲鐵爐關；又東經江川縣北，爲關索嶺；又東峙爲屈頹嶺山，乃折而東北，爲羅藏山，則滇池撫仙湖之界脊也。）始西一里，逾其嶺，又西北下一里，則螳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西有邨，瀕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陽西界止此過渡，卽爲安寧州界。武趣之河，繞邨南曲，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卽西北上坡，連越土壘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塢中，又北一里半，有邨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開東西大塢。乃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亘中，尖峯下來，是爲沙河，其流頗大，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合於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寧州城之南，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過沙河橋，又西北一里，則省中大道自東北來，螳川水自城南來，俱會於城東，有巨石梁東西跨川上，勢甚雄壯。過梁卽爲安寧城，入其東門，闌闊頗繁，乃沽飲於市，爲溫泉浴計。飲畢，忽風雨交至，始持繖從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祿嶽大道，乃返而至東門內，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曰靈泉，余以爲三潮聖水也。入之，有豆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橫架爲梁，欄上置轆轤以汲，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殊

甚，有監者，一日兩汲而煎焉。（安寧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觔。城內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觔，小者煎四十觔，皆以桶擔汲而煎於家。）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半里，出北門，風雨淒淒，路無行人。余興不爲止，冒雨直前，隨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邨在西山麓，其後廟宇東向，臨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盤山西北轉，有歧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歧，一里半，有舟子纜舟渡上川東岸，雨乃止，復循東麓而北，抵北嶺下，川爲嶺扼，西向盤壑去，路乃北向陟嶺，嶺頗峻。一里，逾嶺北，又一里，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來，西注於川，橫木橋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邨當坡之北，路從其側，一里，逾坡而北，再上再下，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從足底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後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湧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如井，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墜。余時心知溫泉道，尙當從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中僅圍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約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門，西向臨螳川者爲正門，南向者爲旁門。旁門有屏斜障，屏間裂竅四五丈，若窗櫺戶牖，交透疊映，土人因號之曰「七竅通天」。「七竅」者，謂其下南裂之多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崖壁巖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門，另闢駢開，凡三四處，皆不甚深透，然川漱於前，崖屏於上，而洞門累累，益助北洞之勝。再南，崖石轉突處，有一巨石，下墜崖側，迎流界道，有題其爲「醒石」者，爲冷然筆。（冷然，學道楊師孔號。楊係貴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書「虛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觸，其爲何人筆，其上南崖，有石橫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頗大而中拓，然無嵌空透漏之妙。「虛明」二字，非此洞不足以當之。「虛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爲燕泉筆。（燕泉，都憲何孟春號。何郴州人。又自敘爲吾邑。）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爲升菴筆。（升菴，楊太史慎號。）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一「此處不可不醉」爲冷然筆，刻法精妙，遂覺後來者居上。又「聽泉」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姜思睿」。

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譜明」譜明不知何人一詩二標豈譜明卽姜之字耶此處泉石幽倩洞壑玲瓏眞考槃之勝地惜無一人棲止大洞之左穹崖南盡復有一洞見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爲二竅有擔穰囚髮赤身織草屨於中烟卽其所炊也洞南崖盡卽前南來之塢下而再上處也時願僕留待北洞余復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復北盡遂躡坡東上仍出崖端南來大道半里有菴當路左下瞰西崖下廬舍駢集卽溫泉在是矣菴北又有一亭高綴東峯之半其額曰冷然當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四下石骨稜厲余愛其石攀之下墜則溫池在焉池匯於石崖下東倚崖石西去螳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外固清瑩內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綠玉映水光豔輝然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爲第一池室後當東崖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皆爲土人鎖鑰不得入余浴旣散步西街見賣漿及柿者以浴熱買柿啖之因問知虛明之南尙有雲濤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聖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遊也蓋溫泉之西濱螳川東岸夾廬成衢隨之而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爲筆架峯卽在溫泉東北志所謂岱晟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爲龍山曹溪在其東隴之半志所謂葱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時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西川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過虛明諸洞下南抵崖處坡曲爲塢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隅由小歧盤西崖而南亦再上再下一里半有一邨在坡南是爲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尙在南坡外又南涉塢半里登坡路絕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當卽曹溪有邨童拾薪川邊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崖一叢漫趨之至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則磴道逶迤軒亭幽寂餘花殘墨狼藉陰間雲牖石牀離披洞口軒後有洞門下嵌上有層樓橫跨皆西向先登其樓樓中供大士諸仙像香几燈案皆以樹根爲

之，多有奇石者。其南有臥室一楹，米盎書簾，猶宛然在內，而苔衣蘿網，封埋已久，寂無徑行，不辨其何人所構，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楹，側有一窻，下陷窻黑，其北又裂一門，透裂入，有小窻斜通於外，見竹影竄入，即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處甚微，光不能深濁。以手捫隘，以足投空，時時兩無所著，又時時兩有所礙。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燁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透入，其處底亦平，而上復穹焉高盤，忽然有影掠隙光而過，心異之，呼顧僕，聞應聲正在透光之隙，其所過影，即其影也。復轉入暗底，隙隘崖懸，無由著足，然而機關漸熟，升躋似易，覺明處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細級，宛轉崖間，或頽或整，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出扉外，見右崖有石刻一方，外爲棘刺，結成窠網，遙不能見。余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履俱爲鉤卸，又以布縛頭護網，始得讀之，乃知是菴爲天啓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構。（朱，壬辰進士。）其樓閣軒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成空谷，遺構徒存，祇增慨耳。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時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溫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東虛明崖洞，若即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下爲「青龍洞」，爲「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無透明處。此洞即在沈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即可得之，誤從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爲悵悵。然南之雲濤，北之虛明，既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涯，亦未爲無緣也。又南一里，抵川西邨聚，從其後西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剎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東西各有巨碑，爲楊太史升菴所著，乃拂碑讀之，知寺中有一「優曇花樹」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日 晨起，寒甚。余先晚止錄一碑，乃殿左者，錄未竟，僧爲具餐，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來相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寧州人；一姓黨，三泊縣人。）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樹在殿前東。

北隅二門外坡間，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開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遂同黨生由香積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觀聖泉。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爲月池，大丈餘，潄水深五六寸餘，波淙淙由東南坡間瀉去，余至當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縮時，而其流亦不絕，第潮時更湧而大耳。黨生言穴中時有二蟾餘出入，茲未潮，故不之見。卽碑所云「金醜」號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扁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翽爲之記。黨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緣嶺上，半里，登水月菴。菴東北向，乃葱山之東北坳中矣。菴潔而幽，爲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逾尺，乃建菴後，剛地而出者。菴前有深池，泉不能畜也。旣復下至聖泉，還至曹溪北坡，均黨生別余上寺。余乃從歧下山，一里，抵昨邨後上山處。由邨後南行半里，復東望川東迴曲中，石崖半懸，飛樓臨丹，卽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盤曲，路獨循西山南向，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餘，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旣過，路又循東山溯谿轉而北，一里，乃東向陟東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來溫泉渡西大道合，始純南行。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肩後，（此間幼童女，辮髮一條垂腦後，女郎及男之長者，辮髮兩條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擔簪，則辮髮一條，週環於腦額，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從後腦下另挽一小髻，若螺，綴於後焉。）手執紈扇，嫣然在前，後有一老婦隨之，攜牲盒紙錠，將拜墓郊外。（此間重十月初祭掃，家貧不及者，至月終亦不免也。）南中所見婦女，織足姣好，無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飯於東關，乃出，逾巨石梁，遊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來，溯之行，從橋南東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東安嶺，嶺不甚峻，東北從橫亘大山分隴西南下，爲安寧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過嶺東下，始見沙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過站摩村，共十五里，爲始甸鋪。又四里，過龍馬山，帆帆北透，橫亘大山之南。路遶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沙流上流之溪遇。有三羣石梁，東跨其

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棋盤山南峽來，西南至安寧城東，南入於螳川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於高規橋村。

二十八日 平明，東行一里半，上坡，爲安寧東界。由此卽爲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漸升陟而上，八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路遂由南隴上。又二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是爲碧雞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間度脊之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峴，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余時欲游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邨在西山之麓，是爲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及西折而入邨。邨倚山而廬，有池瀦坡側，大不逾五尺，邨人皆仰汲焉。中復有魚，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澤之淺者也。由池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岡上，稍北而曲，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尙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後，大山環於上，此岡遠於前，內夾深坑，旋轉而入，若耳內之孔。寺臨孔上盤柴邊，以進取名之義，非身履此岡，不見其親切也。進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歧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樓三楹，在殿南，其樓下臨環坑，遙覽滇海，頗如太華之一碧萬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辛貢士伯敏者，迎款懇懃。僧寶印，欲具餐，辛揮去，令其徒陳履惇、陳履溫（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弟）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余欲趨棋盤山，問道於寶印。寶印曰：「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爲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歧，路無從覓耳。」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遂北至坳下，東來歧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與東界進耳後雙尖，并坳北之巔，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度峽西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遂西向橫蹠之一里半，登其岡，見西南隨塢，有路上逾其脊，將趨之，有負

芻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半，從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見三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盤峙一峯，自北而南，如屏高擁，卽棋盤山也。其脈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西度，爲溫泉之筆架山，分支南下，爲始甸後之龍馬山，南環東亘，卽爲所逾之脊，而南度爲進耳。碧雞者也。脊北山復橫列東北，至寶珠赤鼻而止，爲三家邨東界護山。余昔來自金馬以東，卽遙望西界山橫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卽此棋盤峯也，而不知尙在重壑之內，外更有斯峯護之，洵西峯之領袖矣。從坳西轉，循東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邨，其邨倚棋盤東麓，路當從邨北西上，乃誤由邨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躡峽中三里，登一岡，有菴三楹，踞坪間，後倚絕頂，其前東瞰嶺中，乃髮僧玄禪，與僧裕菴新建者，玄禪有內功，夜坐峯頭，曉露溼衣，無所退怖，菴中四壁未就，不以爲意也。日已西昃，迎余淪茗煑粥，抵暮乃別，西上躋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卽棋盤池也。時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 凌晨起，僧爲余炊，余乃獨躡寺後絕頂，時曉露甚重，衣履沾透。頂間無高松巨木，卽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頂頗平適，其西南皆石崖轟突，其性平直而中實，可劈爲板，省中取石皆於此遙負之，然其上反不能見，以坳於內也。西北塢中有大壑迴環，下有水二方，邨廬踞其上，卽志所載勒甸村龍泉也。其水青白色，西南峽中水，則循龍馬山東而去，當卽沙河之源矣。東南卽三家之流，是頂亦三分分水之處，第一入漢池，兩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頂遠眺，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與邵甸梁山並列，東南見羅藏山，環峙海外，直南見觀音山，帆峽爲碧雞絕頂，掩映半浮半隱，直西則溫泉筆架山連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則螳川之所向也。下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東行三十步，觀棋盤石，石一方橫臥嶺頭，中界棋盤紋，縱橫合十九道。其北臥石上，楷書「玉案晴嵐」四大字，乃碧潭陳賢所題。南有二石平度，中夾爲穴，下墜甚深，僧指爲仙洞，昔有牧子墜羊其中，遂

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噬峒，但不得其門而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剝不可讀，乃還寺，錄昆明令汪從龍詩碑，乃令幼僧導往峯西南，觀鑿石之崖。其崖上下兩層，鑿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實；黃白者，則粗而剛。其崖間中嵌青綠色者兩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長，方者大徑五六尺，長者長徑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踞，無纖毫凹凸，真良材也。還從寺前東向下一里，過新巷之左，直下者一里半，過三家邨左，渡澗。又一里半，東逾石山之岬，其山乃東界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峯，遂北盡焉。從坳東墜崖而下，復漸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其西墜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崖三級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細如絡絲，不如疋練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墜坡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草海之西，碧雞關大道，卽出其下也。由村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邨當堤之衝，曰夏家窰。過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卽草海之餘，南連於滇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會城，其中支條錯逸，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卽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傅元獻爲侍御時，填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窰，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棲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灤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既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肆。東過閘橋，濱濠南而東，一里，入城南舊寓，問吳方生，則已隔晚向晉寧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俱以隔晚先至。獨方生則我來彼去，爲之悵悵。乃計復爲作書，令願僕往晉寧謝唐君，別方生，并向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挺，有詩翰聲，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中有高士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往見之。

十一月初一日晨起，余先生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索其導遊細甸書，併謝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晉寧諸東，須其反命，即令往南壩候渡。下午，顧僕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爲西行計。適阮穆聲來，願已而玉灣以書來，期明日晤其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晨起，余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後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盥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聲必款余多飲，須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託穆聲代別而返。

初三日晨往阮仁吾處，令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聲，留晨餐，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爲他人所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傍亭簷，摘去其葉，始露面目，猶故人之免胄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闌半之，玲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覓得，以八十餘人舁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摧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徧臥石隙，鳥覩有此類哉！下午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挽一友來，願知金公趾爲余作送靜聞骨詩，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莊，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頗肖董宗伯，風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伎。其祖乃甲科，父偉，鄉薦，任江西萬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雞爲餉，饋多烹牛，雜脯而出，甚精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性馬，字雲客，（名上捷，號閩仙）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當安會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大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久而無匱，以勞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是晚篝燈論文，雲客出所著拾芥軒集相訂，遂把盞深夜，恭先別去，余遂留宿其齋中。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此間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

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然葉滿枝頭，轉覺翠羽太多耳。

初四日 馬君留晨餐，恭先復至，對弈兩局，又留飯，過午乃出城，以爲顧僕將返也。及抵寓，顧僕不見，而方生已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從晉寧得君書，即騎而來。送君騎尚在。當遲一日復往晉寧。」問：「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便道晉寧看君耳。」問：「顧行何在？」曰：「尙留晉寧候渡。」知始方生往新興，以許郡尊考滿，求雷太史左右之巡於方使君之側也。（雷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巡方使爲倪于義，係四川人。）

初五日 方生爲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魁，號蓮峯，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號未波，丙子科解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桂）又爲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還素，昔自雲南別駕陞，與許同僚）又爲余求范復蘇（醫士，江西人）轉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守楊大賓，黔人，號君山。原籍宜興人，以建平教中於南場，與又生鄉同年也。前又生有書來，然但知其家於黔，而不知其宦於賓。書爲盜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憶昔年與其弟宜興總練同會於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尙在宜興否）憐余無貲，其展轉爲余謀，勝余自爲謀也。下午，願行自晉寧返，并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

初六日 余晨造別阮玉灣穆聲，索其所作送靜聞骨詩。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辭，乃出叩任君，任君大來，妹婿。大來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飯，余乃趨別馬雲客，不值，留詩而還。過土王廟，入其中，觀菩提樹，樹在正殿陸庭間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幹上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羣至樹下，灼艾代灸，言灸樹即同灸身，病應灸而解，此固誕妄，而樹膚爲之癢，醫無餘焉。出廟，飯於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并贖至，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灣以詩册并贖至。其弟鑿，亦使人餽贖焉。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余欲從筇竹往，曰：「余輩明晨當以

筇竹爲柳亭。』余謝之曰：『君萬萬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余已飛屐峯頭矣，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日 余晨起索飯欲行，范君至，卽爲作楊賓川書。余遂與吳方生作別，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轉而北，半里，是爲大西門，外有文昌宮，桂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溢門，有歧向西北者，富民正道，向正西者，爲筇竹寺道。余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卽前所行湖堤之北峯也。五里，其坡西盡，鄉聚駢集，是爲黃土坡，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滇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橫其上，是卽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爲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橫突而出，反自南環北，路從其北，嘴上一里半，西達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內越澗，西南上，是爲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隨之，誤越澗南上圓照，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宏，而闐寂無人。還下峽，仍逾澗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余從峽內入，一里半，澗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於是渡峽南之澗，卽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陲，寺門東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稱，而羣峯環拱，林壑潑沓，布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魚膾喧雜，腥羶交陳，前騎來婦亦在其間。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牆迴隔，不見所入門，因徘徊閣下。忽一人迎面問曰：『先生豈霞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前從吳方生案，徵其所作詩，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祖號樂居，嚴家宰清之孫也。爲入沉毅有骨，澹泊明志，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牆園中靜室，卽其棲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懇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願僕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遇一段君，亦識余，言在晉寧相會，亦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趾期會於此，金當卽至。三人因同止殿右，循堦坡而西北，則寺後上崖，復有坪一方，其北崖環抱，

與南環相稱，此舊筇竹開山之址也，不知何時徙而下。其處後爲僧塋，有三塔，皆元時者。三塔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歡，窺其意，卽前騎來，婦備酒邀衆客，以筇竹爲金氏護施之所，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餐之。頃之，住持僧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至，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卽去。」余辭以「難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者，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同前騎婦坐正殿東廂，始知其婦爲妓而稱觴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上望見，趨而至曰：「體已備，可不必參禪矣。」遂拉之去。抵殿東廂，則築居亦爲拉出矣。遂就燕飲。其婦所備肴饌甚腆，公趾與諸坐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不及公趾也。旣而段君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迨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復飛琴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卽嚴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者嚴君攜被襖就焉。旣寢，嚴君猶秉燭獨坐，觀余石齋詩帖，并諸公手書。余魂夢間，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游禾木亭。亭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隙，潢池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疎窅，有雲林筆意。亭以茅覆，窗櫺潔淨，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爲春蘭，步透二莖，一爲冬蘭，花發十穗，穗長二尺，一種二十餘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旁，其香盈滿亭中，開亭而入，如到衆香國中也。三人者，各當窗一隙，踞窗檻坐。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者。茶冽而蘭幽，一時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相仍已久，而體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體空懇留曰：「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

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澹泊，知君未必却情。三人卒歲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嚴君曰：「所炊當熟，乞還餐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輩復來，拉就殿東廂，共餐鼎肉湯麵，復入息陰軒飯。嚴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出正殿，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爲體空邀轉，不容行，余往懇之，執袖不捨。公趾築居前爲致辭曰：「唐晉寧日演劇集資，欲留名賢，君不爲止。若可止，余輩亦先之矣。」師曰：「君寧澹不羶，不爲晉寧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師意既如此，余當從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築居公趾輩交口曰：「善。」師乃聽別。出山門，師遠遠下坡，指對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較山下行近。」既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澗，仍來路出峽往海源寺，余同顧僕逾北澗，循澗北入，卽由峽東向躡嶺一里，逾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與妙高相並，而路則踐危石，歷嶮磴而下，下險。卽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嶺上亂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門東向，高穹軒逸，其內深六七丈，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圍轉，無嵌空透漏之狀。惟洞後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墜，深入各二丈餘，底遂窅黑，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見余入，駐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鴿甚多，俱巢於洞頂，見人飛擾不定，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圍轉無他歧，惟門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卽落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綫之路，從嶺北逾坳而西，卽從嶺頭行，可省陟降之煩。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卽從洞

嶺北行，期會於妙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邨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余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邨直上，西北逾嶺，從之一里，逾嶺西，峯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復環成高塢，自南向北，塢口石峯東峙，嶙峋飛舞，踞衆壑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塢重壑層疊，有大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崖緣峽而上，余誤從西塢南崖躡坡而登，一里，逾嶺脊而西，即見西北層岡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爲妙高，而下有深峽間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誤。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扳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岡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及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與寺尙隔一坑也。岡上有一塔，正與寺門對，復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北上半里，岡頭有茶菴當道，是爲富民大路，菴側有坊，沿峽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爲妙高寺。寺門東向，前臨重峽，後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三尖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闕，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當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無從辨也。瞻眺久之，念行李當至，因出待於茶菴側。久之，乃從坡下上。余因執途人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擊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嶺分歧而入，此間達之小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余曰：「既上，豈可復下？」遂更上坡。三里，逶迤逾嶺頭，即循嶺北西向盤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峯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有數家當其間，是曰牛圈嶺。東西之水，從此分矣。從嶺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從壑北上坡，緣坡東北上，回望壑底，西墜成峽，北走甚深。路東北逾坡，其東猶下溟池之峽也。又一里半，從嶺頭逾坳而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峽上。於是東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邨當峽底，是爲陡坡。其峽逼仄而深陡，此邨居之最險者。從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坳間透而直西，遂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東上半里，逾坳東，於是北沿山脊行。又東

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瀦路南，是爲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去，此卽自省會走富民間道也。隨之，復從峽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轉而西，遇一負薪者，指北向從歧下峽中行，將半里，至其底，卽清水塘之下流也。又從峽西緣坡麓行，細徑斷續，亂崖崩墮，二里半，逾澗，緣東麓，又北一里，乃出峽口。於是北塢大關，南北遙望，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從畦陞北行，一里有溪，頗巨，自塢北來，轉而西去，余所從南來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邨，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爲沙朗。入卽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爲覓米而炊。

初九日，令顧僕覓米具炊。余散步邨北，遙晰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王山西支分界；東界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爲沙朗西山，又南爲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其山東西兩界，旣夾成大塢，而南北亦環轉連屬。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西注於富民螳螂，然不能竟達也。從塢西南入峽，搗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陟坡之澗合。洞上之山，間道從之，所謂天生橋也。然人從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爲橋，惟沙朗人耕牧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邨後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從。旣飯，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崖之上，石壁盤突，其間駢列多門，而東一門高懸危瞰，勢獨雄豁，而磴跡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顧僕并行，李俟於下，余獨攀躡而上。久之，躋洞東，見又一門側進，余以爲必中通天洞，遂從其側倒懸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穹，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而闊半之，然內無旁竇，卽前外見側進之門，亦不中達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尙多，旣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從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旣盡，山環於上，洞關於下，水從東來，逼南崖，搗西洞入，略從其北墜岡

下，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岡上，與顧僕入洞。洞門東向，高十餘丈，而闊半之。始涉水，從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崖，路環南崖，俱西轉。仰見南崖之上，層疊出，突爲危臺，結爲虛樓，皆在數丈之上，氤氳闐闐，與雲氣同爲吞吐。從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尙明。水漱之，南崖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崖西盡，水從北崖直搗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鳴鳴其中，作衝激聲。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東崖，北向隨之。洞轉而北，高穹愈甚，延納餘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從北崖，復西轉，余亦復涉西涯。於是水再環北崖，路再環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聞水聲瀑瀑。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既上不可見，而下又不可測，乃出。出復四渡水而上岡。聞岡上有人聲，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余入洞，與負行李人耦語待之。爲余言水之西出，卽陡坡北峽，山之上度，卽天生橋間道所從，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恨不攜炬，竟西從洞中出也。其人又爲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謝之。乃西上躡嶺，一里半，登其脊，是爲天生橋，脊南石峯嶙峋，高聳而出，其脈自陡坡東度脊而北，間道循其東陔，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而北，屬於沙朗。後西山，水從其下穿腹西出，路從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卽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盤壑西墜，益信出水之洞，卽在其下，心懸懸欲一探之。西行山半者一里，見有歧直下峽底，遂令顧奴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遠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後洞龐然西向，其高闊亦如前洞，水從其中踴躍而出，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後，仰睇洞頂上層，復裂通於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橫於前，其上復流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層石影氤氳，若浮雲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隨之深入數丈，忽有脊石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匯，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頂亦有石倒竊，以高甚，反不覺其夭矯。其門直而迥，故深入而猶朗朗，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卽內透之隙。乃涉澗之西，遙審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一依所審法試之，半晌，遂及上層外，門更廓然高穹也。入

其內爲龕爲窩，爲臺爲榭，得浮空內向，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幄懸帳，昔仰望之而隱隱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躡雲駕鶴，又何畏乎？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層崖懸級，一時不得腠理，攀挂甚久。俟有男婦十餘人，自陡坡來，隔澗停睇，迨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游山。兩男子亦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盡。恐前行者漸遠，不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坡西行，三里，峽塢漸開。又四里，塢愈開。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卽沙朝後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爲頭邨。路至此，始由塢渡溪。溪上橫木爲橋，其水卽陡坡并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約一里，過邨頭之西，沿流一里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則願僕與行李俱在焉。遂入飯。又西盤南山之嘴，一里餘，爲二邨。邨之西，有塢北出，橫涉而過之。半里，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邨在溪北，是爲三邨。至是南界山橫突而北，北界山環三邨之西，又突而南，塢口始西望焉。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其峯北瞰三邨，溪而下，溪由三邨西橫嚙北峯之麓，破峽西出，峽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身遮其巔而過，是爲羅鬼嶺。東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過嶺西下，四里，連過上下羅鬼兩邨，則三邨之流，已破峽西出，界兩邨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塢來，與三邨溪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梁渡之，有邨倚北山而聚，是爲阿夷沖。又從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邨，亦倚北山，是爲大哨。覓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從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初十日，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塢中一里半，南過一石橋，卽阿夷沖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樓南去。半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夷沖溪，卽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湯，卽螳螂川也。自南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哨西，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壑，上有亭，其東西兩崖，各有聚落成衢，是爲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卽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爲河上洞。

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呼之，故沙朗邨人誤呼爲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猶以爲老和尚也。及抵洞，見有刻爲河上洞者，蓋前任縣君以洞溪臨流，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甫過橋，余問得其道，而顧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沿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峽。又三里，隨峽轉而南，皆瀕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躡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爲胡家山道，乃上寨也。乃復下瀕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覘其旁路皆翳，復隨之，躡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嶺脊，而不見洞。其脊自西峯最高處橫突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祇通一綫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寧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東北墜爲此脊，以橫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挾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綫，川自南來，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躍。脊南之路，復逾淵而下，以爲此下必無通衢，而墜路若此，必因洞而闢，復經折隨之下，則樹影偃密，石崖虧蔽，悄非人境。下墜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峯下，其峯崩削如壓，危影兀兀欲墜。路轉其夾坳間，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湍間，猶眈然九淵也。至是余知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麗，而受其險峭，徘徊不忍去。忽聞上有咳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愕然，問何以獨踞此。余告以尋洞，曰：「洞在隔嶺之北，何以逾此？」余問此路何往，曰：「沿溪躡峭，四十里而抵羅墓。」則此路之幽闕，更非他徑所擬矣。雖不得洞，而覘此奇峭，亦一快也。返躡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去川甚遠，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山，凭臨絕壑，亦超然有雲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呼吸日月，此爲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見翳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卽橫脊之東垂也。前誤入南洞，在脊南絕頂，此洞在脊北窮峽，洞門東向，與東峯夾東螳川，深嵌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內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疊石一枝，從地內湧起，踞洞之前，若湧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內，崆峒窈窕，頂高五六丈，多翺翔卷舒之勢。五丈之

內，右轉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闕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金雖未窮其奧，已覺幽奇莫過。次第漢中諸洞，當與清華清溪二川，相爲伯仲。而惜乎遠旣莫聞，近復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間，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遂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餘，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堞環塔而已。蓋川流北向，關爲大塢，縣治當西坡之下，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則從此臂逾坳北去，川流則灣此臂而東北下焉。時顧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蹌而前，又二里，及之拗臂之下。遂同上峽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其勢甚遙，乃河上洞西高峯之後，夾持而至，東注螳川者。其流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關。峭逾坳北下，日色甚麗，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橫，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極削，而西頗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廬也。山東之水，卽由石關峭北麓而東去。其二里，涉之，卽緣東支迤邐北上。其支從白泥東北，環而南下者，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合於石關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坳，不甚峻，田塍疊環其上，邨居亦夾峙，是爲二十里鋪。又四里，爲沒官莊。又三里，爲者坊關。其處塢徑旁達，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卽白泥塘山後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卽者坊關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過一邨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水自西北峽來，二水合於邨廬東北，稍東，復與石梁下西南峻水，合而東北去，當亦入富民東北，螳川下流者。過邨廬之西北，有平橋跨西峽，所出西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嶺。其嶺蓋中懸於西北西澗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盤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漢西鎖鑰」，一乃武定所建，以爲八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餘，當山之頂，有堡焉，其居廬亦盛，是爲小甸堡。有歇肆，在西隘門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會明曰：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後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山是出官莊，經三姚，三姚大姚縣，姚安府。

姚州。而達鷄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記憶之。其在武定元謀間無疑矣。夫霞客雖往。而其僕猶在。文之所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云。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顧行病雖少瘳。而孱弱殊甚。尙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同向黑鹽井。迂路兩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顧行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前上雷應諸蜀僧返。諸僧約明日馬街。隨街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同行。爲之快。

馬街在西谿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爲黔府莊田。茶房卽在馬街坡北。

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爲臘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爲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爲江驛。與黎溪接界。江驛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後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書「蜀滇交會」四大字。然此驛在江北。其前後二十里之地。所謂江外者。又屬和曲州。元謀縣北界。實九十五里而已。江驛向有驛丞。二十年來。道路不通。久無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檢司帶管。直東六十里爲墟靈驛。東嶺頭與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爲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南遙與新化州直對。東遙與崇明州直對。西遙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卽墟靈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抵金沙江。南岸橫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爲縣治。其餘支西遠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爲第一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分支來。與

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扁擔浪而止，是爲第二層。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中界苴林後水，卽所謂西尖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尖界嶺同夾而北，中界爐頭溪水，卽所謂爐頭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峯山分支東來，與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卽所謂舌甸獨木橋西山也。諸山皆夾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樅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其西界諸山，一支旣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界水皆小，惟墟靈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北，與北溪合。自是以東，溪東之邨，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北，十里爲環州驛，又十里爲海關邨（濱溪東岸，卽活佛所生處，離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樹，大合五六抱，縣境木棉樹最多，此更爲大。）又十五里爲黃瓜園。溪西之邨，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邨，與官莊對峙。北十五里爲五害邨，又十里爲苴寧邨，又北逾嶺二十里爲扁擔浪，於是北夾西溪，盡於金沙焉。

西界諸山，俱自定遠夾流分支，東北而盡於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之嶺，駢攔天北。從塢中北向遙望，若二眉高列於塢口焉。余初以爲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其西，始知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百四十里苴樅之境，東臨金沙江。是此山又從西北北勝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迴合，而對峙爲門戶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渡河北口，卽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來，故雲南之西北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日 是早，雲氣少翳，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歸人同逾嶺，既晨殮，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願僕又以懨懨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爲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從此西曲。從其南岸隨之，又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從其西崖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邨當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躡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樺樺，如雲母堆疊，而黃映有光。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逾其頂，望其西，又關一界，有尖山獨聳，路出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向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適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闊。路北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木棉其有高一丈餘者，云兩三年不凋。）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泥沒足，兩傍俱迴崖亘壁，夾持而來，底無滴水，而沙間白質豐饒，如嚴霜結沫，非鹽而從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從澗底直入，諸僧之前驅者，誤從南坡躡嶺上。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底尖在西，知其誤，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攀崖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壁崖上，懸金丸累累，如彈貫叢枝，一墜數百，攀視之，即廣右所見「顛茄」也。（志云枝上有白漿，毒甚。土人鍊爲弩藥，著物立斃。）行澗底二里，其底轉自西北路來，乃從西南躡嶺。一里半，盤嶺頭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開壑灣環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猶西坑入，見石峽中有水潺潺，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側，有窻如半匏，仰東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瀦水之靜而有常，不與流俱汨者也。涉細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爲坊者，上書「黔府官莊」。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壑亦灣環而北，中有田塍數十畦，想即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線，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攜餐，令其徒北向彝家覓火，余輩隨大道遶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攜火至，而不得泉，莫能爲炊。嶺二里，盤峽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岡頭，以爲坑嶺矣，而不知

其上乃東垂之脊也。望西尖尙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遙。西尖又有南北二橫山，亘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而環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嶺，二里，登岡頭，又以爲逾嶺矣，而其上猶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壑蟠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亘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負者以陟峻難前，願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三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亘南山之北巔，其巔與中突之尖，南北相對，上有石壘垣橫界，是爲元謀、東界、大姚、西界，卽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間，登巔之絕處，卽有盤石當頂，於是從南橫之巔，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屐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漸墜成峽，石坎累累，尙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西又有迴岡兩重，自東北而蟠向西南，於是涉峽盤岡，再逾坡兩里，共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爲爐頭。時諸僧已飢，且日暮，急於問邸，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

初七日，土人言自爐頭往獨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官莊來三之一；余信之。時願僕奄奄，諸僧先飯而去，余候願僕同行。是早陰翳如昨。西望爐頭大塢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崖，卽爐頭大塢也。其溪環塢之前，轉而北去。爐頭塢聚頗盛，皆瓦屋樓居，與元謀來諸塢迥別。其西復有山斜倚，循其東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東突，與北坡東向，環成中塢，溪流北注於前，田塍環錯於內，陟南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爲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崖，則見所涉之北，其溝復自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崖西行，已復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岡。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兩崖對竦，石突如

門，其北崖石半，有流環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懸度於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盤崖西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門，東西又危坡夾塹，境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躡其南，則復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峯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自其北塹壑而下。有歧西渡支溪，直躡西峯者，小路也。自支溪之東崖，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平行一里，集峽折而北，路緣塹，木叢路旁，幽篁深崖，令人有烏道羊腸之想。一里餘，峽漸從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兩遇之，遂西涉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卽盤而北，乃知是爲中懸之岡，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與所涉之峽流，卽會於岡前。緣岡北上一里，左右顧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岡又貫二流之中。始覺西尖之嶺，峯隆泉縮，不若此之隨地逢源也。從岡脊北向，以漸上躋，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岡之首，望其岡猶自西峯東突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旣穹南山一重，卽從其北峽中度而北，再起中峯，又亘爲此山一重，卽從其北嶺環支而東，又亘爲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從岡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之東崖，西南上，一里半，是爲亂石岡，遂凌其峯之崖，下瞰南峽之底，卽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由嶺崖最高處，西轉而下，逶迤曲折，下四里，復從岡上西北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兩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岡上，二里，卽從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轉而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於是湖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邨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一里，盤其南崖，從崖轉西，又一里，逾其西塢，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復開成塢，半里，路循谿北之山，又有邨倚溪南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夷邨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塢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塢出，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抵所透塢

南破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束甚隘迴顧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遵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邨又西一里忽塢塍間登輒爲橋半里遶大邨之前又西半里抵邨側新橋而止是爲大舌甸邨其塢夾溪爲田塢環而田甚闢其邨倚山爲衢邨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邨後一山橫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遞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邨西而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峯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則大溪自南直搗其麓乃逾堰東向其麓爲水所嚙石崖逼削幾無置足處歷堰之西上流渟澗自南而北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鞏東西跨溪上是爲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逾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是橋昔以獨木爲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躡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榦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蕾朱冰魂粉眼恍見吾鄉故人若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盡失其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橋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隨坡西轉蓋是溪又從西塢來至是北轉而逾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爲獨木橋邨有寺當邨之中其門南向其處邨無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 晨起寒甚顧僕復病余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過口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倉屯橋二里半泗峽口轉西五里王家橋（有小水自北來）五里孚乘橋（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隘西下二里有歧轉北坳一里復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行一里半復於峽北上二里轉北峽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二里轉而西下一里至脊間又西二里餘乃下脊一里餘抵其北曰小登老邨（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邨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坳又半里西南過新壩屯又西半里過新壩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

又西南至旅肆歇。

初十日 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轉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志曰承恩）。過橋，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橋。卽姚安水從西南峽中來，向東北峽去，橋北爲大姚橋，南爲定遠，蓋以是水爲界也。從橋南上坡，有邨爲定遠屯。入峽，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是爲賴山。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頭，有歧，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東行者爲赤草峯路。逾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峯北邨。由邨轉南，溯溪行一里，度橋而南。半里，隨赤草峯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逾嶺東南下。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甚遙。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二里，邨落傍溪左右，皆爲犵老邨——此定遠所屬。又東一里半，始傍西水南行。半里，東度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鹿家邨後，遂東上山。山半有歧，路從歧入峽，半里，渡溪，東北上一里，至妙峯山德雲寺。寺門西向，南望煙蘿，後有夢庵亭。後五里，碧峯庵。

十一日 待師未歸，看藏——宗昶、慧大師西方合論。

十二日 飯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上，曰梁樹，度其北，卽犵老邨盡處也。其水自南來入路，從邨西上嶺，一里半，逾坳西行嶺上。半里有歧從西南下，誤從坡上直西，半里，乃改從歧西南行。半里，漸下，轉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峽中。隨峽南去，半里有大路隨東峽來，小水隨之。西半里，入南峽，一里有池在峽中。又一里半，峽分兩歧，從西南者，倚東嶺平上，一里，南逾坳，由坳轉而西，始見西塢大開，西南有海子，頗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卽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邨在坡下，曰破寺屯。於是從歧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繞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上坡南行一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海口邨。轉南，隨西山東麓行，名息夷邨。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官家。

由其西南入峽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廟當坡峽間。又上半里，活佛寺臨其後。其西大山名龍鳳山，又名廣木山，寺號龍華，僧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後軒東廂。其後有深峽下懸，峽外卽危峯高峙，庭中藥欄花砌甚幽，牆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臨深箐，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寂空明晨欲早行，求爲早膳。

白塔尚在寺東南後支岡上。岡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與息夷邨共五「海子」。

十三日 昧爽起，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後，遂轉南行。一里，過格香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此峽正與白塔之岡，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岡自西界東突而出，路盤其東垂，則又一海子，匯其東南。從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抵海子東南盡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衛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聚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度乾底，復南。二里，則西山一峯，復突其西，遂漸抵東山，則南北成兩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菴。

青蓮碑記曰：東烟羅，西金秀，南青蛤，北曲折。

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鎮南州；東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遠縣；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隨大塢下一百二十里，白鹽井。

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關，直北二十五里，兩界以漸而東，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中有小水，西自鎮南州界北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遠北峽之門而出，所謂青蛤川也。

十四日 飯於青蓮。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低西麓，是爲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卽志所稱祥龜寺也。二里，逾頂下。其西環塢北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有坊當塢中，曰羊片屯。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

一里半，有歧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經；西南盤嶺者，大道也。盤嶺上，一里半，逾其頂，是爲常波院，而實無寺宇，乃南來之脊，北度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山也。於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轉而西，一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坳，一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湖水行，二里，飯於邨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於是折而入，是名觀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湖之入，二里，有觀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側石亦嶙峋。又西三里，乃南上山，其峻二里，陟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景橋，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輿，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轉而西，於是連逾三坡，下陟三峽，共九里，有邨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日 味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湖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束，其東北人家，曰尾苴邨。稍西轉南，是爲龍馬箐。三里，有哨當澗，東坡上，是爲龍馬哨。——有哨無人。山壑幽阻，溪環石隘，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一里，有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邨當其西，是爲大大苴邨。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坳，北下涉塢。西北半里，是爲小大苴邨。由其南半里，轉而北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澗，中小水，卽西上嶺，甚峻。三里半，逾嶺頭，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逾其脊，此最高處也。東望烟蘿，東界尖山在錢章關者，隱隱連妙峯，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見，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爲孫家灣後山所隔，不可見。又西二里，當西突之處，有人守哨焉，是爲老虎關哨。稍西下，半里，行坡間，一里半，是爲打金莊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上，一里半，是爲絕頂，有公館。東南之峽，至是始窮。其脈自南天申堂後，直北分支來，東度老虎關而北。於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巔，從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層山一重西邊，又高峯一帶南環者，皆大脊也。其

東有小脊二重內隔，外有遠峯二抹西浮，不知爲點蒼爲雞足也。於是西下，頗坦五里，下至峽中，是爲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盤西山南峽入一里，又躡坡而上。一里，凌其巔。一里半，稍下，平行嶺上。二里餘，西向下。有溪自西南來，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爲普昌河。西上坡，半里，爲巡司。半里，復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棚。

十六日 由普棚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爲金雞廟。又西二里，爲界坊，乃姚州小雲南界。又西行嶺上，五里，至永益，哨乃西北稍下。卽見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廠而下元江矣。乃隨北山，臨南峽西行，二里，山坑南墜，峽路隨西脊過，有邨當脊間，是爲水盆鋪。蓋老龍自西南來，從此脊北度，峙爲一峯，其東南又折而南，爲水盆鋪，惟中央一線南流下元江云。鋪西北上有關帝廟，就而作記，聽願僕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隨大道西，二里，則嶺北山下，亦下墜成西向之峽。□□□□□□□□□□，峽北所起尖山，是爲青山，至是其西橫拖而去。於是循南峽之頂西行，二里，忽見路北墜峽西去，路由其峽南嶺脊行，於是與峽北之尖山，又對峽分流，西注雲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白九鼎南下，至洱海，衛城南，青華洞度東，又登而南，爲水目山，其南又東轉爲天華山，卽雲南川南兜之山也。從天華東北轉，數起而爲涿滂東嶺，又東過公館而度水盆鋪，北聳爲青山。其形東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莊嶺望之，僅爲北尖峯，而至此又橫夾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卽從東南水盆，哨過脈，遂東南迤邐於天申宮南，又東至沙橋站分脊焉。所過水盆，哨鋪之南間，相去不過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峽南嶺，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館當其頂。又西下西上，再從嶺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來，至此稍突而北，乃轉而北緣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於是遂出山之西崖，見其西塢大開。於是直下五里，及麓，爲涿滂鋪。西截塢八里，有二石梁東西跨，其下皆涸，而川水實由之北注。又西二里，過大水堰塘。堰稍北，復西十里，抵西山，下爲小雲南驛宿。

十七日 昧爽，飯。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歧隨山之東麓南行，盤入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卽海洱衛青海子之流也。是爲練場邨。邨在水西。渡橋西，復沿山而南，一里半，爲溫泉。其穴西向，待浴婦，經兩時，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盤其山之南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卽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溯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間。五里，抵西山麓，有邨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後西向上山，於是有溪流夾邨矣。西上逾一嶺一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湖之南上，山間茶花盛開，又二里餘，爲水目寺。余誤從其南大路，幾逾嶺，遇樵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又下過普賢寺。又下遇行李於靈光寺，遂置於寺中樓上（慧然）。乃西至舊寺訪無住，方在上新建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風井，有塔。由其後上無影庵，飯於妙忍老僧靜室。暮過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開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十八日 往無住處。午過徽僧戒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新樓花卉。

十九日 早雨雪，無住苦留，因就火僵臥。上午，雨雪倏開。再飯，由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邨。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過一小海子。其北岡上有數家，曰酒藥邨。一里，越之，乃陟塢循東山北向行。五里，卽青海子西南涯也。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瀕於海，路或盤之，或逾之，又五里，爲狗邨鋪，坊名瑞禾，館名清華。其處北向洱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洞北有西路過嶺，此白崖道。洞南有塢南過脊，此滅渡道。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顧僕亦至。出西門宿。

二十日 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邨。其北有水自西峽出，遂隨之入。一里餘，稍陟坡。一里餘，有邨在澗西，曰四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爲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巔。飯。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邨。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

上半里，逾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復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爲雲賓之界。又東二里，爲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渡澗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爲山岡鋪，宿。

二十一日 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爲賓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澗自西峽出，隨之北。二里，爲火頭基。西北連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賓川州在東坡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然去溪尙里許。其濱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令行李先去，余草記西崖上。望州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爲州下流之鎗。溪至是始曲折濛濛，始得見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東突之岡，則見有邨當其北麓，是名紅帽邨。溪自東南濛東突之岡，西轉而濛於邨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漸而西，於是歧分爲二。東北隨流，遶大塢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西北從小塢，逾嶺者，由江果往雞足道。余初由山岡鋪北望，以爲東界大山之北嶺，卽雞足，而川中之水當西轉出瀾滄江，至是始知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其東界大山，乃自梁山北轉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小塢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界尤屏互，與雷應同，橫穹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橫互天南，卽前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聳幕山，所謂梁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卽松子峭度脊而北處也。從嶺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爲江果邨。在溪北岸，其流與火頭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尙三十五里，中無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 味爽，由江果邨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從西峽中來，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而北，寒風刺骨，幸旭日將升，惟恐其遲。盤嶺而北，一里半，見嶺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卽從牛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諸邨，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盒子孔之下流也。於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過塢中，邨後有坊，曰「金牛溢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岡頭，

有井在石穴間，云是昔年牛從井出處也。又西二里，復逾岡陟峽。蓋其山皆自南突北，瀕溪而止，溪東流澌之，一開而爲煉洞，再開而爲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峽而上，迤邐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廣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過一邨後——此亦煉洞最東南邨也。又北二里，有邨夾道，有公館在邨頭，東北俯溪，是爲煉洞之中邨。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蟄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邨聚高懸，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卽所謂龍潭也。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瀕於塘，土人浣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爲入山之始焉。其邨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顧而過。遂西北登嶺，五里，有庵當嶺，是爲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爲二：一由嶺直西，爲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爲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問飯，發筐中無有，蓋爲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迴合甚窄，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洩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崖間。越其西，又北上逾嶺，一里有哨兵守嶺間。又北一里，中壑稍開，是爲拈花寺——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逾岡之脊，是爲見佛臺。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峽，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逼雞山之麓。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轉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縮會處也。西一里，見有坊當道，左跨南路側，知其內有奧異，訊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須東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果一里，得危崖於松箐之間。崖間有洞，洞前有佛宇，門北向，鑰不得入。乃從其西逾窰徑之棘以入，遍遊洞閣中。又攀其西崖，探閣外之洞。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逾塢中渡溪，是爲洗心橋。雞山南峽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溪北雞山之麓，有邨頗盛，北倚於山，是爲沙址邨。此雞山之南麓也。於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邨後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上一里，大坊跨路，爲「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於是國兩旁皆

澗水冷洽，喬松落落。北上盤岡二里，有歧東北者，隨峽西北者，逾嶺。逾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瀑之北，卽爲大覺潭之北，卽爲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磴數十折而上，覺深宵險峻，然不見所謂龍潭也。逾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爲悉檀，前卽龍潭，今爲壑矣。時余期行李往大覺，遂西三里，過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二十三日 飯於大覺，卽東過悉檀，悉檀爲雞山最東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雪潭，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宏辨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卽請移館，余以大覺遍周以足疾期，於是欲少須之。乃還過大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點。此上諸大利，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闢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稍西半里，爲水月積行二庵，皆其師用周所遺也。

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宏辨安仁來顧，卽懇移寓，遂同過其寺，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問仙陀純白何在，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卽殷然以瘞骨事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爲水口，而獨無一塔，爲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宏辨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顧間，與余意合。飯後，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庵。一里，過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蘭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寧福寺；西岡爲蘭陀。幻住東水，卽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爲界者。幻住西水，卽與良一蘭陀寺夾塢之水。上自莘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卽天香者，時中無人。入訊莘野廬，小沙彌指在盤崖脊萬間，當危崖之西。乃從其後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疊路其間，又一景矣。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岡，卽野愚廬西緣崖度峽，卽莘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

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下蘭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時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室而其門又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爲蘭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還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恐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代致也。」從之。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臺入一室，則影空所棲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疎朗，如浮坐雲端，可稱幽爽。室中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羅漢壁、慧心諸靜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靜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曾雲遊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旣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從念佛堂下過，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龕在磐石上，入間道。從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卽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墜，卽結爲大覺寺者。望臺之西，山勢內遜，下圍成峽，而旂檀巖之靜室倚之。峽西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爲旂檀嶺，卽西與羅漢壁分界者。是脈下墜，卽爲中支，而寂光首傳寺倚之前度。息陰軒，東轉而盡於大士閣也。由望臺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過此嶺，嶺之西，石崖漸出，高擁於後。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沓，以慕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棲真武閣，尙在崖懸嵌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卽躍而起，把臂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襪未穿，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襪垢二十年未滌。」方持襪示余，而男婦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分番迭換。師與語，言人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後有路可躡，復攀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龕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庵，適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遙，留余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從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漸平而闊。二里，過首傳寺，路中不能物色。又東南一里餘，過寂光。一里，過

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道別，行松林間，茫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從龍潭外下，回見燈影，乃轉覓。抵其門，則前十方堂已早閉，不肯啓，叩左側門，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 晨起飯。宏辨言：『今日豎塔心爲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處，即可爲靜聞師入塔。余甚喜，宏辨引路前，由龍潭東二里，過龍沙內支，其腋間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無高弟也。最南一塔，卽佛陀純白之師。師本嵩明籍，仙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甥，後隨披羅，又爲師弟。師歸西方，在本無之前，本公爲擇地於此，而又自爲之記。余謂辨公：『乞其南爲靜聞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嶺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爲便，議定，靜聞是日入窆。

二十七日

……

（有缺文）余見前路漸翳，而支間有迹，可躡石而上，遂北上攀陟之，屢懸

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猴升。一里半，則兩崖前突，皆純石撐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復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雙闕並倚也。後卽爲橫互大脊，披叢莽而上，有大道東西橫山脊，卽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運甃，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驢馬。余乃反從其東，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不可見，不若點頭峯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通道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後。其東北又峙山一圍，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卽此山餘脈所結者。其西北橫拖之支，所謂後趾也。——卽南聳而起爲絕頂者。故絕頂自南壑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如展旂東立，自北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後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箐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爲香木坪之嶺，東互爲禾字孔之脊，與羅漢壁點頭峯南北峙爲兩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香木而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峯，又其東出之支，非老幹矣。山後卽爲羅川地，北至南衙，皆鄧川屬，與寶川以此山脊爲界。故絕頂卽屬鄧川，而曹溪華首，猶隸寶川焉。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滄浪之所轄。又以此山之東麓雞坪山爲界者

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尙隔一鶴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道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羅漢壁東旃檀嶺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後趾北下鶴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於是再上再紆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崖雪痕皴皴，不知何日所積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門外墜壑而下者，糊猕梯出銅佛殿道。由北門出，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束身峽出禮佛臺，從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糊猕梯在東南，由脊上束身峽在脊北，由雷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無之。入門，即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不可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啓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臺，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今貌其像於中。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靡蘧蘆，語意大含譏諷。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爲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則蒼山洱海所在也。張君於萬山絕頂，與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屬，能尅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爲麗府之脈，麗江公亦姓木，忌金尅，將移師雞山，今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黔聞之，謂其說甚謬。麗北雞南，聞雞之脈自麗來，不聞麗自雞來。姓與地各不相涉，何尅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無地以豎，尙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以張按君同鄉故。——沐府亦以銅殿屬之，惜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入山，卽聞河南陝西二僧名，及抵絕頂，將暮，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空，尙在羅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毋令從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省腹誹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爇火供果，爲余談其姪

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晨起寒甚，亟披衣從南樓觀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後，卽錄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間，指僵有張憲副二碑，最長，獨不及錄。還飯迦葉殿，乃從北門出，門外岡脊之上，多賣漿淪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豈卽向所謂捨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餘，乃折而西下，過一敝閣，乃南下束身峽。巨石雙迸，中陷成坑，路由中下，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宛轉峽中，旁無餘地，所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從其前，多賣香草者，其草生於山脊，循捨身崖東南轉，爲曹溪華首之道，遶庵西轉盤絕頂之上，是爲禮佛臺。太子過元關，余乃先過禮佛臺，有亭在臺東，亦中圯，臺時其前石叢起中，懸絕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於深壑中，乃絕頂北盡處也。其下卽爲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窺耳。其東南壑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對者，香木坪也。是臺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凌虛倒影，若浮舟之駕壑，爲一山勝處，而亭旣傾敝，不容無慨臺之北，崖壁倒懸，磴道斬絕，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迸，若蒂斯啓，遙向無路。乃棧木橫崖端，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藥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奧窟，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上連下迸，裂透兩頭，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之上，乃東過伏虎，循巖傍壁，盤其壑頂，仰視轟崖，忽忽欲墮，而孰知卽向所振衣躡履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崖者一里餘，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側有水一泓，在轟崖之下，引流墜壑，爲衆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爲二：正道東南循崖平去，小徑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之一里餘，轉而北逾一嘴，已盤禮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東南底終無下處，乃從舊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過八功德水，於是崖路逾逼仄，線底緣嵌絕壁上，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昏昏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懸一幅萬仞蒼崖圖，而綴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循崖勢上飛，高穹如簷覆環其下，如戶闔形，其內壁立如掩扉，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幾，蓋卽絕頂觀海門下。

危崖也。門之下，倚壁爲亭，兩旁建小輓塔，襄之，卽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待六十百千歲，以付彌勒者也。天臺王十岳（土性）憲副詩，傷鑄壁間，而倪按院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鑄而朱丹之，其效繫耶。黥面耶，在東身書「石狀大奇」，在袈裟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凡四處各換一字，山靈何罪，而受此耶？又半里，矗崖東盡，石脊下垂，有寺倚其東，是爲銅佛殿，今扁其門曰傳燈寺，蓋卽絕頂東突，由獼猴梯下墜爲此，再下卽迦葉寺，而爲西南支發脈者。寺東向，大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歧，由其北峽登寺後獼猴梯，爲絕頂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轉，過華首門，上束身峽，爲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後來者，蓋寺北爲峽，寺西爲崖，寺後獼猴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寺北有石峯突踞峽中，有庵倚其上，是爲袈裟石。余初不知其爲袈裟石也，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紋離披作兩疊痕，而上有圓孔，僧指其紋爲迦葉袈裟，指其孔爲迦葉卓錫之跡，卽無遺跡，然其處迴崖外繞，墜壑中盤，此石綴崖瞰壑，固自奇也。僧淪米花爲獻，甚潤枯腸。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獼猴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以自然石級，有疊磴痕，可以啣趾，而痕間石芒齒，著足甚難。脊左瞰卽華首矗崖之上，右瞰卽袈裟墜壑之端，其齒齒之石，華首門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質則同也。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迴絕，乃返步下梯。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庵當其中，所謂兜率庵也，已半傾。其後卽絕頂，與羅漢壁分支前突處。庵前峽復深墜，循庵橫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流蔭，并鶴岫居士詩碑，其前峽遂深蟠。路從其上，又分爲兩，循右峽中，西南下者，爲迦葉寺，聖峯寺西循大道，循左崖下，東向行者，爲西來寺，碧雲寺，羅漢壁間道。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下半里，爲仰高亭，在懸峽中，因圯未入。旣下，又半里，出峽，爲迦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迦葉殿，近因頂有新構，溪遂此爲寺。云入謁尊者，從其前南向循歧而下，其路峻而大。兩丐者覆松爲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餘，而至會燈寺。

寺南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歧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趨，其路坦而大。一里爲聖峯寺。寺東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後有傑閣，其勢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後此北瞻西來，寺高級層崖之上，屏霞亘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出寺東隨隴行二里，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慧林庵，則左右兩溪合於前而隴盡。遂渡其左峽，東過大覺寺蔬園一里，從息陰後逾中支之脊，從千佛閣前觀街子。街子者，惟臘底集山中，爲朝山之節，昔在石鐘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爲諸寺之中也。由街子東半里，過西竺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餐後，知沈公（莘野乃翁）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輒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滇祇澡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 飯於悉檀。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余市鞋，願僕市帽。遇大覺遍周，亦出遊，欲拉與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屆七旬也。旣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庵上幻住一里，人幻住，見其額爲福寧寺。問道而出，猶不知爲幻住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良一師出迎。問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昔豎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事者曳之頂，將摩鐫新記，良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字，而前半篇在下。良一指壁間挂軸云：「此卽其文從碑臆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案就錄之。良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能竟，令願僕下取臥具。沈公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願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禪榻。願僕傳宏辨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

三十日 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

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煮蔬，甚樂也。莘野懇令顧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奇而稱。樓前以抄松樹皮爲欄，製樸而雅。樓窗疎槩明淨，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凭欄前瞰，星辰輝輝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拏，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

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雞山獅子林莘野靜室。是蚤天氣澄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隱空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後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剝木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間，剝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爲崖，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內循簷下注，簷內穴頂中空，而水不從空處溢，簷外崖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簷，如貫珠垂玉。穴底匯方池一函，旁皆蒼蒲茸茸，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腋，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剝石得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後遇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虎跑，於此得其徵矣。龕前編柏爲欄，茸翠環遶，若短屏迴合，階前繡墩草高員如壘，跣趺其上，蒲團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靜室可娛，乞少延憩，當淪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間，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整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福懺司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樸，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扁。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卽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

從念佛堂東上躡二龕，其一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崖無路，其前則旋崖層疊，路宛轉循之，就崖成臺，倚樹爲磴，山光懸遠，眞如躡鷲嶺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還筆（號二游，昆明人有才藝）而門亦扁。蓋皆白雲禮懺諸靜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室，猶未返，因循其東攀東峽，其峽自頂下墜，若與九重崖爲分壑者。頂上危巖疊疊，峽東互巖一支，南向而下，卽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東卽九重崖靜室，而隔此峽，障不可見。余昔自一枊軒登頂，從其東攀巖隙直上，惟此未及經行，乃攀險陟之，路漸窮，抵峽中，則東峯石壁峻絕，峽下隕壑崩懸，計其路尙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珠簾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元明精舍，往從之。元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靜室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翳映，俱不能覺，今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樞疎，雲明雪朗，致極清雅。（閣名雨花，爲野愚筆）諸靜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共爲清談，淪茗日就，野愚輩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莘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并古德遺跡，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 飯於莘野。卽再過蘭宗，欲竟所徵，而蘭宗不在。愛元明雨花閣清潔，再過之。仍淪茗劇談，遂扶筇西一里，過望臺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旃檀嶺爲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大覺寺所倚之岡也。自獅林西陟其嶺，卽可望見絕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壑爲塢，諸靜室緣之，層累而下，是爲旃檀巔。先是，難山靜室，祇分三處，中爲獅子林，西爲羅漢壁，東爲九重崖，而是嶺在獅林羅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裔又開建諸廬，遂繼三而爲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爲望臺嶺，西爲旃檀嶺，此嶺又與羅漢壁爲界者，又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爲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崖自嶺壁分隕南下，旣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爲觀音閣，息陰軒，峙爲瀑布東嶺，於是又度脊而南，爲牟尼菴，又前突爲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脈絡，皆以茲爲綰轂云。逾望臺嶺西三里，由諸廬上盤壑而西三里，又盤嶺而

南北轉一里，北崖皆插天盤雲，如列霞綉，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旃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插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之褶者，幻空師結廬處也，真武閣倚壁足。其下曲徑縱橫，石級層疊。師因分簞爲籬，點石爲臺，就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爲叢林，今名碧雲者也。余前已訪幻空，返憶閣間有陳郡侯（天工）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款談甚久，出果餉之榻間。閣兩旁俱有靜室旁通，皆其徒所栖，而無路達西來寺，必仍下碧雲。由山門西盤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則陝西僧明空所結菴也，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鳳翽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昇之，故聲譽赫赫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寺後倚絕壁，雲幃霞標，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壁下有水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闊如之，瀦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純石之間，匯此一脈，固奇，但不能如白雲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俱遙引之西峽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巉峒，僧悉以遊騎填駐其中，不可攔入，深爲悵恨。又有峽自頂剖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偉觀。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崖下，留爲捷徑，不能藉爲勝概也。既飯，復自寺前循崖而去，二里，崖盡而爲峽，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絕頂經此下，遂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旁歧東趨羅漢壁，然自迦葉寺迴眺崖端，一徑如線痕，衆竇如雲蓋，心甚異之，故不憚其晚，以補所未竟。然其上崖石雖飛嵌空懸，皆如華首之類，無可深入者。乃返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旃檀，仍入獅林，至白雲龕下，尋元明精舍，誤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翠月師之廬也。（悉檀法眷）前環疎竹，右結松蓋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幸野樓已暮矣。

初三日晨起飯。荷行李將下悉檀。蘭宗來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盒具餐，遍徵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誠師造其廬，亦欲邀過一飯。蘭宗乃輟所炊，同余過念誠。路經珠簾翠壁下，復徙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崖傍而峽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飛懸，垂空灑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蒙紗，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器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綉彩鋪絨，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嵐，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水合沓，瓊枝瑤榦，連幄成陰，雜花成綵。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圓而扁，若側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草爲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義軒廬。義軒，大覺之派，新構靜室於此，乃獅林之東南極處也。其上爲念誠廬，最上爲大靜室——卽野愚所栖，是爲東支。辛野樓爲西南極處，其上爲元明精舍，最上爲體極所構新廬，是爲西支。而珠簾之崖，當峽之中。傍峽者，爲蘭宗廬，其上爲隱空廬，最上爲念佛堂——卽白雲師之廬也，是爲中支。其間徑轉崖分，綴一室卽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結，各各成境，正如巨蓮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無欠缺也。從義軒廬而南向之字下，一里餘，過天香靜室。天香，幻住菴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覽辛野廬，首過此間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菴，其西卽蘭陀寺也，分隴對衡。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下一里餘，二水始合。渡之，卽爲大乘菴。由澗南東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復逾澗東南下，一里，過無我無息二菴。其下卽爲小龍潭，五花菴，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岡隴間隔。復逾澗南過迎祥寺，乃東向隨澗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卽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陀東來，至迎祥轉而東，橫互於悉檀寺之前，東接內突龍砂兜黑龍潭於內，爲悉檀第一重案。其內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潭，其外則界旃檀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脈遂止於此焉。於是又北逾澗半里，入悉檀寺，與宏辨諸上人相見，若并州故鄉焉。前同辛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放，各

折一枝攜之上；既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杏色愈淺而繁，後之桃靨更新而豔，五日之間，芳菲乃爾！睹春色之來天地，益感浮雲之變古今也。

初四日 飯於悉檀，即攜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竺之前，逾澗而南，即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後渡溪分道，誤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出此，而行李從此來。顧僕言大士閣後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即逾脊，脊甚狹而平。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峽，脊北即石橋所下之澗，脊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爲牟尼菴，盡於大士閣者也。脊南大路，從東南循嶺，觀瀑亭倚之。瀑布從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崖瞰瀑布，從玉龍閣下墮，墜崖懸練，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箐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隕雪，下嵌九地，兼之霽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曇花亭上來也。時余神飛玉龍閣，遂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於是仍返脊，南循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湊拍處，水自羅漢華嚴來，至此橫空下搗，此一閣正如石梁之橫翠，鵲橋之飛空，惜無居人，但覺杳然而花落水流之想。閣爲楊冷然師孔所題，與觀瀑亭俱爲蔣賓川爾篔所建，有一碑偃臥樓板，踞而錄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從其左北逾澗，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齒德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怏怏。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其中，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上下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既奇，即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鴈宕小龍湫下，昔有雙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

斫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于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黃，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也。既飯，錄碑於西軒，軒中山茶盛開，余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別遍周，西半里，過一橋，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從，遍東軒同餐，至此未返。余錄碑未竟，眼色將合，攜紙已罄，乃返悉檀。又從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日 暫憩悉檀寺。莘野乃翁沈君，具東邀余，同悉檀諸禪侶，以初六日供齋獅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 悉檀四長老飯後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週花甲，余乃錄除夕下榻四詩爲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躡峻二里，而登莘野樓，則白雲翠月，元明諸靜侶，皆在。進餐後，遂同四長老徧探林中諸靜室，宛轉翠微間，天氣清媚，茶花鮮嬌，雲關翠隙，無所不到。先過隱空，爲留盒茗。過蘭宗野愚，俱下山。遇元明，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茗，傳茶實。（茶實大如芡實，中有肉，白如榛，分兩片而長，入口有一陣涼味，甚異，卽吾地之茗實，而此獨可食。聞感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間有油者，棘口。）過體極靜廬，爲預備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莘野樓。四長老強余騎，從西垂下二里，過蘭陀寺西，從其前東轉，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歸悉檀。

初七日 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柬來招，余將赴之。適良一蘭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由摩尼寺至。（復吾，鶴慶人，以庠士爲本，無高徒，今主摩尼，間歸本刹，乃四長老之兄行也。有子，現在鶴庠。）野愚師又至，遂共齋本刹。下午，野愚蘭宗由塔盤往大士閣，余赴大覺之招。小食後，腹果甚，遂乘間往寂光，錄前所未竟碑。仍飯於大覺，而還悉檀宿。

初八日 飯後，四長老候往本無塔院，蓋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從之。由寺左龍潭東下一里，又過一東腋水，南行半里，則飛砂內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緊。悉檀左右前後諸水，俱由此出。路由嶺坳南度。余同宏辨莘野，特西探其嶺，隔歧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爲

悉檀而設者也。仍還由大路循東嶺而南，半里，爲靜聞瘞骨處，乃登拜之。又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嶺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峯對，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雄。大士閣東龍潭諸水，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嶺爲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爲尤近，卽雞足前三距中之東南支也。其脈自絕頂東互，屏立空中，爲絕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里崖後脊。中支由羅漢壁下墜，而止於大士閣；東支由九重崖東南，環爲此嶺，若臂之內抱，先分一層爲內砂，與中支大士閣對，又紆此層爲外砂，與西支傳衣後峯對。其峯自東而西突，其度脊少坳如馬鞍，故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迴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峯尤奇，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旣晤宏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尙未豎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如對矣。人謂雞山前申三距，惟西支長而中東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令外支環拱；西支固長，然其勢較低，蓋虎砂正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下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後擁處言之則甚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卑，虎砂也，而卽以爲前案；東支天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爲後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雞坪關者，有歧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達西，乃豎木柱數排於坳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剝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則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謂顛倒造化也。由坳東向循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開大洋，分支環抱，又成一向，可謂靈山面奇矣。共二里，登謁本無塔。塔甚偉，三塔並峙，中奉本公舍利，左右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爲塔院（有亭有廡，而無守者），可憩可棲。諸靜侶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則享餽焉。時同祭者四長老，則白雲、復吾、沈公，及莘野諸後裔，俱集。若蘭宗良，一則本公鴈行，故不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攜祭品往。

祭馬鞍嶺北三塔，遽及靜閣。下午，還過塔盤，叩仙陀，謝其祭靜閣也。

初九日 晨餐後，余即攜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軒在中支之脊，大覺寺之前案也。爲本無師靜攝處，額爲金憲馮元成（時可）所書。（筇竹軒，亦曰息陰，以本無從筇竹披剃也。）其前有三歧：從左渡澗，趨大覺寂光；從右渡澗，趨傳衣，下接待；從後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慧林而上聖峯，或陟西支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從右渡澗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崖之上，則瀑布之西峯也。於是循之南行，東矚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嶺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坡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菴，嘿菴，真語所建，傳衣大機禪師之友也。又南爲淨雲，徹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彌陀圓通，八角三菴，皆連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剝矣。八角開剝於嘉靖間，爲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卽爲傳衣寺。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具茨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標所題古松詩，止署曰「白岳」。古松當坊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聳榦參天，而老龍鱗頗無大者，遂以糾拏見奇。榦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侔於榦，其端又倒垂斜擢，尾大不掉，榦幾分裂。今築臺擁榦，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自中躍起，或自巔垂颺，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台嘉鳳，其一類耶？坊聯曰「花爲傳心開錦繡，松知護法作虬龍」。爲王元翰聚洲筆。門聯曰「峯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爲羅汝芳近溪筆。差可人意。然羅聯「濤」潮二字連用，不免疊牀之病，何不以其「聲」字易「濤」字乎？寺昔爲圓信菴，嘉靖間，李中谿元陽爲大機禪師宏創成寺，其徒印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機。萬曆辛丑元日，燬於火，法界復鼎建之，視昔有加。先是，余過止菴，一病僧留飯，坐久之，見其方浙米，乃去飯於淨雲僧覺心處，遂入參寺中，入其西藏經閣。閣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爲折兩枝而出。乃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圍一區，濬山爲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於上者，亦傳衣之裔僧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潭影空心。又

東北下半里，抵峽底，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涉，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蘆菜畦，則猶傅衣之蔬圃也。峽中水至是如引絲，反不如懸瀑之勢巨矣。渡澗，乃東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後爲閣，飛臺疊棟，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樓，其製亦敞。乃萬曆丙午，直指沈公所建，選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慇懃款曲問之，乃拙公之徒虛字也。虛字又爲蘭宗之派，今拙公沒，虛字當事。昨野愚蘭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虛字一見惓惓，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長，許之。令顧僕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之奧室。

初十日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宏辨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爲余前茅者。余乃候飯，即從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菴踞其上，曰牟尼菴。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菴後卽觀瀑亭，迴瞰瀑布，真有觀不足之意。仍湖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其後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蔬圃，當中支之後，中支至是，自北轉東，其西有二流交會，卽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羅漢壁東南下，一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中夾一支，其上爲慧林菴，乃西南支東出之旁派，聖峯白雲寺所倚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澗南湖之西上，一里半，漸逾支脊。其南復有一澗，與西支東走之脊隔，又從其澗北溯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後有軒樓遺構，與塚俱頽。此脊乃西支餘派，直送而出，無有環護，宜其然也。由塚西復下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發源東下，經華嚴寺北，至此而與北澗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發源東下，經毘盧寺北，至此而與南澗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爲華嚴寺北向之案，亦西南之東出之旁派，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澗，有二歧，隨澗西行者，爲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澗之北西行者，爲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澗行一里，有亭橋橫跨澗上，乃華嚴藉爲下流之鑰也。度橋，始爲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華嚴寺。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崖而峙，地勢迥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刹，皆東南二向，會無北拱者，惟此寺迴

首返照，北大山諸林剎，歷歷倒湧，亦覺改觀。規模亦整，與傳衣伯仲。嘉靖間，南都古德日堂開建，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歷初，聖母賜藏，後遭回祿。今雖重建，紺宇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支達傳衣者。由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澗上，卽東橋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陟其北向餘支，躡岡半里，旋岡脊，過毘盧寺。寺前爲祝國寺，俱東向。躡岡寺北有澗，東下，卽前所涉之北澗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躡岡脊，是爲法照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北東轉，當轉摺處，又東抽一支，以爲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互於華嚴之前者也。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岡相夾，無住菴倚之，卽下爲頽塚之支，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二。屢有路，直北逾岡，度峽而橫去，皆向聖峯會燈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峽中溯之而上，於是南捨法照，北邊無住之後，峽路漸翳，叢箐橫柯，遂成幽闕，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無行人，隨一桃花箐，邨氓行一里，北循峽中。又一里，北躡墜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見香木坪之前山，外擁華首門之絕壁，高懸桃花箐之過腋，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抵法照寺，轉而東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盤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崖矣。其路東自聖峯來，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鄧川州，爲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其寺南向，後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箐爲右關，以西南首支爲左護，其地雖在三距之外，而實當絕頂之下，發光鍾異，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沉沉直墜壑底，以爲光從窅闕中上騰，乃聽栖虺伏之窟，及至而獨然在萬壑盤拱之上，而上眺華首，則一削萬仞，橫拓甚闊，其間雖有翠紋烟縷若繡痕，然疑無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東連銅佛殿，固自有凌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當身歷華首時，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爲一幅，其窺廓又何如也。然則雞山雖不乏層崖，如華首羅漢九重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態，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爲門，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猙獠之狀，恍與烟雲同活，其內爲前樓，樓之前有巨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

擊下削，構亭於上，蔣賓川題曰「四壁無然」。其北面正可仰瞻華首，而獨爲樓脊所障。四壁之中，獨翳此絕勝一面，不爲無憾。寺建於嘉靖間，陝西僧圓惺所構。萬歷初，燬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範銅而鐫之，然鐫字不能無訛。其後嗣歸空，更建毘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余錄銅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餒。時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彌在，余界之青蚨，乃藝竹爲炬，蕘蔬爲供。既飯，東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餘，盤壑峽之上，得分歧焉。一過峽直東者，爲聖峯路。一躡嶺北上者，爲會燈路，始爲登頂正道。余乃北躡上嶺，數曲而至會燈寺。寺南向，昔爲廓然師靜室，今其嗣剏爲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復數曲，一里餘而過迦葉寺。寺東向，此古迦葉殿也。由其前北向入峽，其峽乃西自絕頂，東自羅漢壁，兩崖相夾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爲羅李二先生游處。羅爲近溪先生汝芳，李爲見羅先生材，皆江西人，同爲司道游此。一又有亭，爲仰高亭，中有碑，爲萬歷間按君周懋相所立。紀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頽，不及錄其文而去，故此來先錄之。風撼兩崖間，寒凜倍於他處，文長字冗，手屢爲風所僵。錄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庵，卽前所從下，而其東橫緣之路出羅漢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頂頭，未了之事，未可以餘晷盡也。乃返步下，仍過迦葉寺前，見有歧東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聖峯北者，必補處庵也。乃取道峽中，隨壑下，蓋緣脊下經會燈者，爲正道。隨壑東下趨補處者，爲間道。下二里，過補處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峯寺。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東行里餘，岡脊甚狹，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往南澗上，二里，慧林庵踞坡盡處。緣庵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卽大覺蔬圃矣。東半里，過蔬圃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澗，而行中東三支盤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日 飯後，覺左足拇指不良，爲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從之。宏辨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讚頌老子元覽碧雲山房稿）宏辨更以紙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界，且言遍周師

以青蚨相贖，余作東謝之。甫令顧僕持去，而大覺僧復路遇持來，余姑納之。箭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爲脯，又有孩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粟差小，而蕁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菌之類，雞蹩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於木，如半蕈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黔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此間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氣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一種，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種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重牡丹，悉植無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日 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軒供。（一衲軒爲本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岸。始由寺左半里，上宏辨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筭，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陟峽而逾東北嶺，乃北下後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東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時陰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帶，積雪崢嶸，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徹，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矣。一里餘，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衆靜侶先上一衲軒，而獨往探之。師爲河南人，至山即棲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後從獅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峯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棲，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答有敘，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重崖靜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旣而雪霏，師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衲軒。崖中靜主大定拙明輩，皆供餐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四長老以騎送余。

自大道西下，其道從點頭峯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後，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勝騎，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日 晨起飯，即以楊趙州書畀顧僕，令往致楊君。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日 早寒，以東樓背日，余移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爲記。上午，妙宗師以雞羹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 余以嗽故，臥遲遲，午方起。日中雲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燈臥，宏辨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燈乃闔中紗圍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掛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熒明星意。樓下採青松毛，鋪藉爲茵，去桌跌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爲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本堂諸靜侶環坐滿室，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粵西滇南方之異也。梵宇官衙，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旋魂無異，爲黯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魄矣。

十六日 晨餐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

十七日 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日 濃雲密布，既而開霽。薄暮，顧僕返自趙州。

十九日 飯後，晴霽殊甚。遂移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上脊，即迎祥寺。從其南上，寺後半里，爲石

鐘寺，又後爲圓通極樂二庵。極樂之右，即西竺。西竺之後，即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鐘

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即大覺寺。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從其後渡澗，即彼岸橋，下流即息

陰軒，已爲中支之脊矣。從軒左北向上，過觀音閣，爲千佛寺，其前即昔之街子，正當中脊，今爲墟矣。復北渡澗，從

大覺側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謝之。仍過澗橋，上有屋，額曰「彼岸同登」。其水從望臺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覺之

間者。龍華至此，又一里矣。過橋，復躡中支上半里，中脊爲水月庵。脊之東腋，爲寂光；脊之西腋，爲首傳。僧淨方年

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盤一嘴，東覷一庵，桃花嫣然，松影歷亂，趨之，卽積行庵也。其庵在冰月之西，首傳之北。僧覺融留飯，後乃從庵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遂中支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煙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歧上羅漢壁；由其東，盤峽上旃檀嶺。嶺從峽西下，路北向作「一」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構此，退休。其地當垂脊之左，東向稍帶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林之砂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爲鬱攸所焚，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點茶，稠疊久之，別已下午。遂從右上小徑，峻極，令其徒偕上，半里，得西來大道。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旃檀嶺脊而西南行，經煙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廬在嘴上。余三過皆鑰門不得入。其下卽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突嘴而上，卽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始從野愚處會之，前曾過悉檀來叩，故入叩之。方禪誦會燈庵，其徒供茶而去。後卽碧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兩重，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印雪樓前，又西循諸絕壁行，一里，爲一真蘭若，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崖盡而成峽，其峽卽峯頂與羅漢壁夾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壁夾成中溜，路當其中。溜之半，崖脚內嵌，前聳巨木，有舊碑刻「响鶴」詩，乃題羅漢壁者。中橫一歧，由其上涉溜，半里，過元武廟。又半里，過兜率宮，已暮，而宮圯無居人。又上一里，叩銅佛殿，入而棲焉。卽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朝山之履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啓戶宿。

二十日晨起，欲錄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錄，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鋪）蓋以登絕頂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必從之也。出寺，將北由袈裟石上，念獼猴梯前，已躡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峽向，雖從之下，猶未及仰升，茲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覽無偏。乃從寺右循崖西行，遂過華首門，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緣其間，止通一綫，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頂之捨身崖，卽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歧懸崖側，余以爲下放光道，又念層崖間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側樹根間，剝木盛之，是爲八功德水。剝木之外無餘地，水卽

飛灑重崖，細不能見也。路盡仍上，即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龕倚崖間，一河南僧習靜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爲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門扁無人。其水較八功德水大。其後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躋崖下，東望左崖前抱處，忽離立成峯，圓若卓錫，而北並崖頂，若即若離，移步他轉，卽爲崖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盡其離合之妙，而惜乎舊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蓋雞山無拔地之峯，此一見真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束身峽，下轉而南，過伏虎庵，又南過禮佛庵，共一里，再登禮佛臺。臺南懸桃花箐，過脈之上，正與香木坪夾箐相對。西俯桃花箐，東俯放光寺，如在重淵之下。余從臺端墜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聳石攢隙成臺，下皆危崖萬仞，棧木以通，卽所謂太子過元關也。過棧，卽臺後禮佛龕。昔由棧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憑眺雖同，然前則香客駢趾，今則諸庵俱扃，寂無一人，覺身與灝靈同，其游衍而已。棧西沿崖端北轉，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過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樵徑也。仍返過伏虎庵，由束身峽上，峽勢逼束，半里，透其上，是爲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聲。路由其前躡脊，乃余前東自頂來者，見其後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著文殊堂脊處，乃脊之坳，從東復聳而起者，卽絕頂之造而爲城者也。從西復聳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叢木蒙茸，雪痕連互，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卽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後距也。其橫互而東者，至文殊堂後，少遜而中伏，又東而復起爲絕頂，又東而稍下，路爲羅漢壁，旃檀嶺，獅子林以後之脊，又東而突爲點頭峯，環爲九重崖之脊，皆迤邐如屏，於是掉尾而南轉，墜爲塔基馬鞍嶺，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直下爲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衙，皆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之北，與賓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爲文筆峯，是爲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邱塘關，南轉爲朝霞洞，是爲劍川鶴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山，是爲鶴慶鄧川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爲鄧川太和界。抵海東

隅。於是正支則遵海而南，爲青山太和寶川州界；又東南峙爲烏龍壩山，爲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爲九鼎，又南抵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達於水目焉。分支由海東隅，北特爲香木坪之山，從桃花塢北度，是爲寶川鄧川界。是雖足雖附於大支，而猶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自北而南者，雲痕盤繞，卽腰龍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麥畦浮翠，直逼雞山之麓，是爲羅川。若一琵琶蟠地，雖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衣，四顧他麓，皆平楚蒼蒼也。西南洱海，是日獨涵蕩如浮盃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不見雪山，所謂陰晴乘壑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此峯之西盡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後脊，於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謂捨身崖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卽束身峽，東抵曹溪後東峯，向躋其下，今臨其上，東峯一片，自崖底並立而上，相距丈餘，而中有一脈聯屬，若拇指然，可躡坳上其巔也。余攀躡從之，顧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實西門也。入多寶樓，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菘豆粥芝麻鹽爲餉。余再錄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卽前所登西峯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迴合之妙，俱在其南。當山北者僅有此處，亦幽峻之奧區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匯，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皆取給焉。還抵城北，竟從城外趨南門，不及入迦葉前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向，額曰「萬山拱勝」，而戶亦扁。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糊猴梯，遇一人，乃悉檀僧，令來候余者，以麗江有使來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銅佛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過碧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由寺北渡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寺。後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腰間出一石如栗，擊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遵中支三里，叩息陰軒門。出火炬爲導。又一里餘，透瀑布東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宏辨師引麗府通事見，以生白公招東來致，相與期遲一日行。

二十一日 余約束行李爲行計。通事由九重崖爲山頂遊。將午復吾遊題七松冊子。宏辨又磨石令其徒雜仙書靜開碑。

二十二日 晨餐後，宏辨具騎候行，余力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輕裝從，而重者姑寄寺中，擬復從此返也。十里過聖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歲經聖諭，僧留茶，不暇啜而出。問所謂盤陀石靜室者，僧指西北危崖之半，仰視寺後層崖，并華首上下，合而爲一，所謂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開山後，人但知爲華首，竟九重改迹而不得，始以點頭峯左者當之，誰謂陵谷無易位哉？由寺西一里餘，始躡坳而上。又一里餘，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箐也。脊有兩坊，俱標爲「賓鄧分界」，其處陟歷已高，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重淵之底云。由箐西隨箐下二里，有茅舍夾道，爲前歲底朝山賣漿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爲畏途。其前分歧西南者，爲鄧川州道；直西者，爲羅川道，乃通羅江者，邇之迤邐下二里，有庵當路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連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卽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寺西向，乃從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度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懸而下，路遵之。四里有邨在南山塢間，是爲白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乃墜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謂和光橋也。雞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於大石頭者也。麗府生白公建悉檀之餘，復建此梁，置屋數楹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溯流循峽者，乃浪滄衛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隨流少北，卽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爲羅武城，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分爲二，始轉爲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向自山頂西望，翠色襲人者，卽此，皆麥與蠶豆也。羅武無城，一小邨耳。邨北有溪，西自千戶營來，卽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

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於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邨在溪北山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邨在溪北懸岡上，曰千戶營。營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東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迴盤，其水小，爲西山灣，新廠在其東南，而路出其西北，當山之東北者，其塢遙達，其水大，爲中所屯，南北二衝，又在其西北，而路則由山之西南逾塢以入，於是從千戶營溪南，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淘沙煎銀者）。乃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逾過塢，於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東又成南北大塢，即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邨倚西山之坡，是爲中所屯，乃鄧川鶴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傳諭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日 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岡自西山又橫突而東，乃躡其上。有歧，西向登山者，爲南衝道，腰龍洞在焉；北向逾塢者，爲北衝道。鶴慶之大道隨之。余先是聞腰龍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從大道行，期會於松檜（地名，大道托宿處）。余同顧僕策杖攜傘，遂分道從歧。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而南，復有歧緣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驅驢者至，問之曰：「余亦往南衝者，大路從此西逾嶺下，約十里。」余問南歧何路？曰：「此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夾崖間者」是。然此歧險不可行。忽一人後至，曰：「此亦奇勝，即從此夾逾南塢，亦達南衝，與此路由中塢者同也。」余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由歧南行，里許，轉入夾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卽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束身焉。登峽上，則上崖呀然橫列，若洞，若龕，若門，若樓，若棧者，駢峙焉。洞皆不甚深，猶依之爲殿。左爲真武閣，又左爲觀音龕，皆東北向下危壁。殿閣之間，又垂崖兩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龕，見客至，胡麻方熟，輒邀同飯，余爲再啜兩盃。見龕後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跳而躡之，復有洞懸其上層，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中升嶺，卽南塢道，而崖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卽轉崖左西南

上，仰見上崖復懸互，而中呀然有峽，細若蟲跡。攀條從之，又得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整石爲臺，樹坊爲門，曰青蓮界。其左藥竈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棘蘿旁翳，無可問爲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懸峭高捲之幃，幃之右，上崖有洞巍張，下崖卽二僧結庵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再上半里，而崖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泉自南坳東出，由坪而墜於崖之右，又分而交濼坪，墜於崖之左，崖當其中，溜靈滌竅，遂成異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峽，峽中之流，傾湧南向。湖之一里，澗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之下則湧水或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澗，絕無水痕。又溯枯澗北行半里，遂窮茅翳，蓋其澗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躡嶺，攀崖躋棘，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涉一塢，復升隴而西，有歧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余心知直北者爲南衙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嶺上有人語聲，乃竭蹶攀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卽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仍東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爲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腰龍洞所在，南腋中卽此路也。」余乃悵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邨不甚大，倚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衙南抵中塢，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三關，最北者爲北塢，塢南北互，以北勒東隘爲坳口，其南卽中所屯塢。塢亦南北互，以江陰邨爲峽口，其南卽千戶營百戶營塢。塢東西互，以羅武邨爲峽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云。由南衙之後，西南上山，磴道甚關。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燦然。亭後躡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後瞰洞底甚勝也。樓後卽爲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崦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聳而東削，聳以爲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層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瀦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

異。亟由橋返級，穿橋下，緣臺左西降，十餘丈而後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闊約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竇，水渟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魄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澄澈之極，煥然映彩，極似安寧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爲腰龍，而文之者，額其寺爲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圓如石城，水濺三面如珞，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瑩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樓，則前楹後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扃鑰不施。仍一里餘，下至南衙，問松檜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蹶而趨，由南衙後傍西山而北，二里，是爲北衙。有神廟當北衙之南，門南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崖矗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盤折而東，共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獨以衙稱者，想其地爲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而及其底。始知南北兩衙，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旣深，有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爲河底，蓋卽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脈頗小，置木橋於上。越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澗中有巨石梁，東西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崖倚道，盤級而登，右崖左澗，下嵌深淵，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塹山頭，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飯，一僧以新瀾茶獻，曰：「適通事與擔者久待於此，前途路遙，託言速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飯行，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覺前所流卽熱水也。旣從其側，又過一石梁，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向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西界大山，自鶴慶南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互於河底之西者爲魯擺，由七坪東度，分支南下，卽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蓋西邑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爲名焉。中脊與魯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東亦盤爲中窪之岩，脊懸西峽東窪之間，狂風西來，欲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

上嶺一里，又躡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卽中界所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兩三家當路，脊西有村落倚山，桃李燦然。時日已下春，尙去松檜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窞，路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當北峽之口，曰金井邨，始悟前之下穿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也。隘口桃花夾邨，嫣然若笑。由邨北東向下坡一里，漸夷，乃東行嶺脊，脊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於是塢乃大開，有三楹當麓之東，亦梵龕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望東峯南北高聳者，日光倒映其尖，丹葩一點，若茵蒼之擎空也。蓋西山屏互甚高，東峯雜沓而起，日啣西山，反射東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尙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環簇其下，愈覺鮮妍，世傳鶴慶有石寶之異，西映爲朝霞，東映爲晚照，卽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壑成澗，向東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隴，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邨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擔者倚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監廠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 味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無水，溝澗之形，似亦望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漸夾爲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坡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邨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爲山莊。於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聚廬錯出，桃杏繽紛，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爲三莊河底邨。邨北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三莊西谷來，一自河底邨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邨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卽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互，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卽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卽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漾共之江，亦自麗江南下，漾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無縱出，於是自峯頂

之麓，隨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搗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有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偈多尊者，修道東山峯頂，以鶴川一帶俱水匯成海，無所通洩，乃發願攜錫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瓢，問：「師何往？」師對以故。婦人曰：「汝願雖宏，恐功力猶未。試以此瓢擲水中，瓢遠，乃可得，不然，須更努力也。」師未信，攜瓢棄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潛修二十年，以瓢擲水，隨擲隨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隨珠所止，用杖戮之，無不應手通者，適得穴一百有八，隨珠數也。今土人感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一統志作嘯哆，土人作摩伽陀。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於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過河底橋，卽逾龍珠而北，與出入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東者。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同東向隨溪行龍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夾溪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路東北逾龍珠支嶺，兩下兩上，東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卽合併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處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視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與顧僕墜壑東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向東，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礮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則巨石磊落，堆疊礮中，水從石隙，泛溢交湧。余坐大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雪躡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迂從舊道，一里餘，迂上，旣近，復攀石亂躡，又半里，登大道，遂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後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於是半里，上攢石間，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盤漾，共江給其東，又一小水緯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遙接於東北隅者，是爲麗府邱塘關所踞，漾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間，寺門北向，其下卽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丈餘隔之，東來之漾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

者，俱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流，見其從崖下遇一穴，輒旋穴下灌，如墜甕口，其聲嗚嗚，每穴遠者丈餘，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邨當平岡間，是曰甸尾邨，擔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卽河底橋北上踰嶺者。於是循西山又北五里，爲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爲鶴川橋。蓋鶴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川一也。橋北有歧，溯流西南，爲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鋪焉。過橋不半里，爲長康關，廬舍夾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邨落散布，廬舍甚繁，桃花流水，環錯其間。其西卽爲朝霞寺峯，正東與石寶山對。於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門內文廟宏整。（土人言其廟甲于滇中，亦麗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爲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卽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爲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爲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邨，又五里，爲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濶，乃自西而東下漾共江者。時所行路當甸塢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邨廬倚之，自此橋之北，蹙路石皆齒齒如編，礫石嵌趾，舉步爲艱。又北六里，爲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爲甸頭邨之新屯，居落頗盛，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貢士今爲四川訓導，其孫爲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元洞，甚妙，下有出水龍潭。又北有黑龍潭，若沿西山行，卽可盡觀。」是日欲抵馮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二十五日

味爽，飯而行。北二里，爲馮密邨，邨廬亦盛。甸頭之邨止此矣。蓋西北有高岡一支，垂而東南下，直

逼東山，文筆峯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岡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馮密，乃沿高岡之南，而東注漾共江。鶴慶麗江，以此爲界云。馮密之西，有佛宇高擁崖畔，卽青元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請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卽出。余乃隨之行，卽北上岡，四里有路橫斜而成，又字交，是爲

三疊黃泥岡。其西南腋中，松連管墜，卽黑龍所托也。於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澀澀，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邨倚其下，其岡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爲哨房，四五家當岡而踞，已至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岡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數家倚西山，路當其前，是爲七和南邨。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爲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俱稅於此。七和者，麗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諸稱。）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見邱塘關在北山上，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於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間西北上一里，逾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枯壑，橫陟之。半里，復北上岡，西北行岡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疊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互，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爲漾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踞崖直北登。余從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爲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關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諸州守，從天朝選至，皆駐省中，無有入此門者。卽詔命至，亦俱出迎於此，無得竟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入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橫度坡，間者二里，始轉而北。二里，過木家院東。又北二里，度一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岡南陟其上，是爲東圓里。北行嶺頭，西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平疇大開，夾塢縱橫，岡下卽有一水，西自文筆峯，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橋。過橋，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於是西北行平疇間矣。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飛鬱勃，未睹晶瑩。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

爲文筆者也。路北一塢，窈窕東北入，是爲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水橋下水同出邱塘東者也。共五里，有柳徑抱，聳立田間，爲士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卽萬字橋水，濛流而東，水北卽象眠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深坡帶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於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稅駕於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蓋麗江土著。——官姓爲木，民姓爲和，更無別姓者。其子卽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積番貨爲業。）坐余樓上，獻酪爲禮，余不能沾脣也。時纔過午，通事卽往復命，余處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爲西橋，卽歲字橋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從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泄於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名爲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與象眠南盡處夾溪中，時其後卽關爲北塢，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前臨橫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後倚雪山，前拱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署踞其南，東向臨玉河。（麗江諸宅多東向，以受木氣也。）後暮山頂而上，所謂黃峯也。——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縶，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績獨盛，宜其富冠諸郡云。

二十六日 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卽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

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

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西山之半，蓋驛山南下之支，本郡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

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

五里，東瞻象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近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濛濛，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

澗頗深，而無滴瀝。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脚院。其處居廬交集，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忠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穆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附寺後。木公憩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嘗入都上疏，曾見陳芝臺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上，其中極重禮也。敘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爲漢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己卯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蠟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緞，（銀盃二兩，綠綉紗一疋）大饋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 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坐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蠟易所侑綠綉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瀟、淡、墨序。

初三日 余以敍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日 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瀟、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卽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既舛落無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略爲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 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

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旬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忠旬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饋酒果，有生雞大如鵝，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願僕醃爲臘雞。

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黃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卽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亦不及也。寺門廡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飭莊嚴，壁宇清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臺，極其宏麗。內置萬歷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中兩廡之外，南有圓殿，以茅爲頂，而中實磚盤。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緻，中止一像，而無旁列，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卽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啓層窗。閣前三楹，雕窗文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扃而不開。其前卽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幄，頗饒烟霞之氣。聞由此而上，有拱壽台、獅子崖，以迫於校讎，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爲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覈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狼獾，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凝雪瑩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爲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味爽，大其事齋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饋以古磁盃，薄銅鼎，併芽茶爲烹滌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三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渡澗，西北逾山爲忠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爲崖脚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漾於天。桃素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淒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邨廬間，中澗無水，尙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爲園亭者，今成廢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流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卽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邨落在西，甚盛。其南爲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爲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爲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析爲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隴大脊，日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迴峙雄關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主，所以黃峯爲木氏開千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脈，南上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峯擁其後。聞其內樓閣極盛，多僧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酢，衝雨而至，以余尙未離解脫也。輿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文，併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尙有人乎？」余謂：「人品甚難。陳

董芳躅，後來亦未見其繼；卽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儔，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同鄉人，今以戍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尙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繳册，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毋以不費蹈不測。蓋亦其託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猥繼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

是方極畏山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染豆者，卽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尙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鶴慶）者，俱出過。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梅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憇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卽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

其地土人，一皆爲麼麼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卽爲古宗，古宗之北，卽爲吐蕃。其習俗各異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

麗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騰間，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關，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卽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卽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漑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卽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圓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南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有東下者爲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關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卮廬，就窪傍坎，桃花柳色，晷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而東下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啣啣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蓋行重禮也。大把事設

二桌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塔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飯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借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麝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塔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作，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徙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爲便。」餚味中有柔豬、麩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豬乃五六觔小豬，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麩牛舌似豬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麩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麩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麩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麩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邨氓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日 味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邱塘關。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

向踞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豎塔於上，爲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爲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卽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辭通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隙攀峯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復下坡，西南塢南開，而中無水。又半里，橫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右復起石山，與西山對夾，路行其中。二里，踰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尤爲巖業。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一里，其支復東突，再南踰之。下。半里，還顧東突峯南，有崖嵌空成門，返步探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餘，三四家倚西山下，於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壘爲田。邨之前，已引水爲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盤渠西山東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郭也，聚落倚西山，人民頗盛。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爲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邨，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坡脊，是爲七和。和，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爲三空黃泥岡。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互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焉。大道由峽東直南，鶴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南至馮密，其下已屬鶴慶。脊東盤互處，南下馬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於是西瞰峽內，松箐遙連，路依東脊南向漸下，六里而至馮密，日纔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曾於悉檀相晤者，擔人卸擔去，余炊飯其家，欲往青元洞，陳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卽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向東陟塢塍，蓋此塢卽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遶若逗，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卽與

漾共江遇。湖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從橋東度，木凡四接，循東岸湖之而北，半里，登東隴，其上復盤隴成畦，闢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嘴，東界尖峯最聳，是爲筆架峯，正西與馮密後堆穀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余勸其勿遷，惟來脈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後，若引從墓右，環流於前，是卽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從木橋渡江，共三里，還寓。陳生取酒獻酌，余囑其覓遠行擔夫，陳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

十二日 陳爲余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旣飯，展轉久之，得一人曰趙貴，遂行。余以純一所饋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貰酒。從其居之西涉一澗，旣截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坡，已逼堆穀峯下。坡上引水爲渠南注，架木而度，卽南循東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岡。由岡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廟臨岡而峙。廟南東下腋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香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崖，有洞東向，關門，其上迴崖突兀，卽青元洞也。二廟俱不入。西躡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闢爲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外又環石於左門之下，以爲外門。由環石竇間入，登左門，其門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蓋數十丈也。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卽豁爲右門，門稍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之前，懸石外屏，旣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通一竅，更爲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後，有巨碑中立，刻詩於上。由此而內，便須乘炬。乃令擔人乘炬前，見內洞亦分兩門，則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躋，旣登一崖，上爽而成隙，披隙入，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爲窅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遙透，以爲通別竇矣。再前諦視，光自東入，始悟卽右門所入之大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下，乃伏而窺之，數丈，愈隘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從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開，數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卽前之有光遙透處也。向明東蹈，左審右顧，石雖蜿蜒，而崖無別竅。遂至大碑後，錄其詩。并出前洞，以梯懸垂石內後崖，亦錄其詩。僧瀹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當門，猶未全

放也。是洞前後分歧竅，前之罅映透漏，後之層疊崢嶸，擅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擁，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岡，余欲北探黑龍潭，擔者言：「黑龍潭路當從黃泥岡西下，不然，亦須從馮密後湖流入。此山之麓，無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潭，北峽爲黃龍潭，此下爲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爲潭，其勝如一軌，不煩兩探。」余然之。遂南向趨香米。其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蓋卽平岡之脊，東向南環，與西山挾潭於中，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從中溢於潭，乃橫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門，水分滌巨石之隙，橫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樹絡其上，幽趣縈人，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鶻，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落，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空洞。入數丈，後壁猶有餘光，而水自下穴出，無容捫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復南行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崖對夾如門，上下逼湊，其中亦有路線之上。惟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疇，鶴慶獨下透而北，兩界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南山之後，猶壓鬱之俗耳。自此而南，東西界後亦俱裸攤，屬鶴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山下出，余溯而窮之，稍轉北半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皆溢自石下，無大竅也。乃逸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連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丈餘，高亦如之，三門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紅，前則桃花點綴，頗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爲可惜耳。崖右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臂而下，腋中衝砂墜礫，北轉而傾於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臂之脊，始迴眺見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東南下半里，有邨廬十數家，倚西山之嘴，是爲西莊。其南腋中有龍潭一圍，大百餘畝，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盤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東岸南遠之，泄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卽東出而注於小板橋者也。其西北腋崖迴轉，石脚倒插，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結檻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卽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滌迴，峯崖倒突，而水尤晶瑩晃漾，更勝香米之景，借從潭東

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從西崖逾險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其西南轉腋處，有古廟當其間，前多巨石磷岫，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而質鏗利，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腐也。入叩無人，就廡而飯。既乃循東倚之峯東行半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平川，後聳石峯，嘴下石骨稜稜，如側刃列鍔，水流一線，穿於其間，汨汨南行，心異之。仰眺其後聳石峯，萬萼雲叢，千葩蜃結，以爲必有靈境。擔者曰：「近構一寺，曰鶴鳴，不識有人棲否？」余乃令擔僕前行，獨返而躡其上，披綃蹈躡半里，陟峯頭，而庵在焉。其門東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樓祀文昌，俱不大，而飾壘未完，有一道者棲其間。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鶴之異，而道者適至，募建此庵，故鄉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遲一宿，余以擔僕已前，力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庵之南，邨廬倚西山山下者甚盛，三里餘，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鶴鳴之峯，南北如雙臂前舒，但鶴鳴磷岫而繚繞，此峯聳拔而拱空爲異耳。是峯名石寨，前有邨，名石寨邨。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爲潭，小於四莊，東乃環堤爲堰，水從堰東注壑去，卽東出於大板橋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復循西山南行，其地漸莽無田廬，邨廬之北，想無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東注，路東轉而南渡之，於是東望爲演武場北邨，西望爲西龍潭大邨，蓋此水卽西龍潭所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匯水頗大，東北流者爲此水，中爲城北大路口水，東南引者爲城中之水，其利爲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所向之處，其東有竹叢邨廬，卽來時所遵道也。從大路南，四里餘而抵鶴慶北關，托宿於關外，乃入北門。——是爲舊城。——南半里，轉而西，爲御前守御所在焉。摩尼庵復吾師之子張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轉南，再入城門，是爲新城。始知鶴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卽從府治東南向行，半里，東轉郡學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頗盛，已乃仍出兩北門，入寓而餐始熟，遂噉而臥。

鶴慶西倚大山，爲南龍老脊，東向大山，爲石寶高峯。石寶山高穹獨聳，頂爲偏多尊者道場。此山自麗

江東山南向下，南盡於金沙江。中夾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黃泥岡，自西而橫逼東山，故其川以馮密南新屯爲甸頭。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脊大西，東屬於石寶山（石寶山西與劍川同名）。一統志稱爲峯頂山，從志爲是。象眠山與麗江同名。一統志稱爲龍珠山，亦當從志爲是。漾共江貫於中，川南抵象眠，分注衆竅，合於山腹。南泄爲一派，合楓木之水，東南入金沙江。兩旁東有五泉，出石寶之下。西有黑龍西龍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豐美，甲於諸郡。（馮密之麥，亦甲諸郡，稱爲瑞麥，其粒長倍於常麥。）

十三日，早飯，平明抵北門。從戶外循舊城而西，一里，轉而南。半里，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隨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轉，半里，過西門，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橋，西三里，乃躡坡。二里，躡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東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峯舒臂前抱，土人稱爲旗鼓山，而坡上塚壘疊，蓋卽郡城之來脈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岡，國初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斷其後脈，卽今之伏處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適成其勝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卽上躡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墜坑成峽。又一里，南度西峽之上，從南坡躡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復隨峽西入。一里，抵西嶺下，轉而北向躡峽中。其峽乃墜水枯澗，巨石磊磊，而壘磴因之，中無滴瀝。東西兩崖，壁夾駢湊，石骨稜稜，密翳蒙蔽，路緣其中，白日爲冷。二里餘，而巨石突澗道中，若鷄首之浮空，又若蹲獵之當戶。由其右崖橫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峽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聳起，如奮翅劈霄，而南崖亦嶄削相逼。中湊如門，平行其中，仰天一綫，余以爲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峯環壑，轉分爲二歧：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適，得牧者遙呼而問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從其西南行。半里，有峯中懸壑，中兩三茅舍當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從其南平行峽中，西望尖峯聳立，高出衆頂，余疑路將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窪中，半里，抵尖峯東麓，其處窪而無水，西北西南之峽，

似俱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壑，至此皆中窪，而非外泄之峽矣。從窪西南上，遂披尖峯東南，峽而登，密樹蒙茸，高峯倒影。二里，循峯西轉，遂逾其東度之脊。西半里，盤尖峯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此脊高於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從東度者南轉，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峯之西。至此，蓋三面挾尖峯而行矣。乃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盤壑中。其處東北西三面皆崇峯，西北東南二面皆墜峽，惟西南一脊如塔垣平陟其上。其二里，逾前岡，有廢舍踞峯頭，是爲汝南。噲其東南塢中，有邨倚東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爲虞蠶播箕。由噲南下，行塢中一里餘，遂入峽。東西皆土峯逼夾，其下頗峻。二里，出峽，乃飯。復見東南有墜壑，乃盤西峯之南，復西陟其塢。一里餘，復陟其西峯而南，盤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峯南壑，路從深樹疊石間下，甚峻。四里，轉峽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賣漿岡頭，乃沾以潤枯腸。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峽來，竟壑中，透北峽去，是爲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原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猶濫瀾細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當西轉南下，而合於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源，不第始於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爲中道。涉水西，從西坡南向上，迤邐循西山而南，三里餘，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嶺脊，卽南從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越脊西下峽中，二里，峽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餘，始就夷，行園壑間。又一里餘，乃循南峯之西而南，盤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羣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闊，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則劍川湖也。西南層峯高峙，雪色晶瑩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崖，其西石峯倒湧，突兀嵯峨，駢錯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見居廬環倚，似有樓閣瞻依之狀，不辨其爲公館，爲廟宇也。從其上南向依東崖下，二里，西度峽脊，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南向直趨劍湖矣。於是南望湖光杳渺，當東山之麓，湖北帶壑連青，環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間，而隨峽無路。路反從峯頭透岫西去，一里，稍下，又轉西峯而盤其南。又一里，於是南面豁然，其前無

障，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倚西山，當其交接處，去此尙遙。路盤坡西行，一里餘，乃從坡西峽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轉。半里，則卹居倚山臨塢，環堵甚盛，是爲山塋塘。問距州尙十里，而擔者倦於行，遂止。

十四日 昧爽，飯於山塋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二里餘，有一山南突平川，路從其北西轉而挾之，復西南行平疇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湯湯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塋，已不可見矣。隨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盡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半畝，爲劍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後大脊，實此川發源之所。則此山卽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合併之，其盤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從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塋塘北之山盤夾之。山塋塘之東山南墜而爲川，又東，則東山乃南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爲對。是山塋塘者，實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闢而爲川，以瀦湖，其西北夾而爲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半里，避於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復行塋間。一里餘，有一小流西來，乃溯之西，一里，抵劍川州。州治無城，入其東街，抵州前，乃北行，稅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乃祀死節段公者。段名高，選州人，萬曆末，以進士爲重慶巴縣令，閩家死，奮之難，故奉詔立祠。今其長子蔭錦衣在郡。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頗盛。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碗。出祠東，遶寓，以魚界順僕，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擔者挈飯一包，爲金華之游。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卽大脊南下，分爲湖東之山者，是爲東山；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崖塋諸山，南與羅尤後嶺，頡頏西峙，是爲西山。（其金華之脈，實西南從老君山來。老君山者，石州西南六十里，楊卹之北，其山且高，爲麗江蘭州之界，出嶺極盛，倍於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劍川屬，二十年前，土千戶某姓者，受麗江賄，以其山獨界麗江，麗江以其爲衆山之脈，禁鑛不採。然余按一統志，金華山脈自西番羅均山來，蓋老君卽羅均之訛，然謂之西番者，則統志之訛也。其山猶在蘭州之東。西番在蘭州西瀾滄江外，其山亦非劍川屬，亦

麗江蘭州界內，胡以有西番之稱，然即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屬劍川。土人賄畀之言，不足信也。其北則山蹊後嶺，自東山北轉，西互而掉其尾，其南則印鶴山，自東山南下，西顧而迴其嶺，中圍平川，東西闊十里，南北長三十里，而湖匯其半。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湖獨衍於東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鶴慶之西，而稍偏於南，麗江之南，而稍偏於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於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於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脈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餘，及其麗，有二寺並列而東向，俱不宏敞，寺後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灑，竹影桃花，器映有致，爲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臨崖西上，有關帝廟，亦東向，而其處漸高，東俯一川，旬色湖光，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甚爲明媚。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爲桃花塢，南分歧而上，爲萬松庵，而直西大道，則西逾嶺而抵莽歌嶺者也。乃隨楊君導，遂從北坡下數百步，而桃花千樹深而淺暈，倏入錦繡叢中，穿其中，復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即萬松庵，其下爲段氏墓，皆東向。段墓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并桃花塢，其初皆爲土官家山，墓爲段氏所葬，而桃花萬松猶其家者。萬松昔爲庵，聞今亦營爲馬鬣，門扁莫由入，遂仍從關廟側，約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峽甚深，自後山環夾而出，澗流嵌其下，是爲崖場。兩崖駢立其口，甚逼，自外遙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於金華，遂循山南行一里餘，有岡如堵牆，自西山而東，互州南，乃引水之岡也。逾岡，又南一里餘，有道宮倚西山下，亦東向，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中焚修者，非黃冠，乃瞿曇也。引余游館中，觀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於登山，乃出從宮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爲土主之宮，其廟東向，而前有閣，閣後兩古柏夾立，虬藤天矯，連絡上下，流泉突石，錯落左右，亦幽闔名區也。與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約以下山來叩，（後詢何以進士起家，乃名可及者，憶其以魏黨削奪，後乃不往。）遂從廟右西上，於是崇攀仰陟，遊垂坡以登，三里，轉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臨深峽，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從此上眺，雙崖駢門，高

倚峯頭，其內環立巖翠，彷彿有雲旌羽裳出沒。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懸陡，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兩崖中闢，上插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左右恰支兩崖，而峽從其前下墜。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後，有池一方，引小水從後峽澗入。池上有飛巖嵌右崖間。一僧藉巖而棲，當兩崖夾立之底，停午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綢繆牖戶而已。由崖度坡坳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崖右歷棧而躡前崖，有玉虛亭，咫尺有幽曠之異。余乃先其曠者，遂躡棧盤右崖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端聳雲外，脚插峽底，棧架空而橫倚之，東度前崖，乃盤南崖，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即峽門右崖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三面峭削，凌空無倚，前俯平川，烟波邨樹，歷歷如畫，幅倒鋪後眺內峽，環碧中迴，如蓉城蕊闕，互相掩映，竊慕莫測。峯頭止容一開，奉玉宸於上。余憑覽久之，四顧無路，將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曰：「此間有小徑，可入內峽，不必下行。」余隨之，從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踐崖紋一線，盤之西入，下瞰即飛棧之上也。半里而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峯內簇，瓣分蒂縮，中空如蓮房，有圓峯獨穹於後。當峽中峙，兩旁俱有峯攢合，界爲兩峽，合於中峯前，旁峯外綴連岡，自後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門，對距止成線峽，外圍中簇，此亦洞天之絕勝矣。岡上小峯，共有五頂，土人謂上接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過求之論，即不藉行五，亦豈輸三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柏一株，頗巨，當兩峽中合之上。余欲上躡中峯，見閣後路甚仄，陟左峽而上，有路前蹈峽門左崖之頂，乃陟峽而北躡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間，路至此絕。余猶攀巖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之子與擔夫俱在下遙呼，乃返。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共一里，而至峽門內方池上，就巖穴僧棲，敲火沸泉，以所攜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右崖東行，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峽，下臨絕壑，中嵌巖崖，其內直逼山後，莽歇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無敢入者。余欲南向懸崖下，僧曰：「旣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內無火炬，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楊氏子謂：「急下山，猶可覓羅尤溫泉，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一里路

分兩歧：一循山北下，爲入州便道；一直東隨坡下，卽來時道。僧乃別從北去。余仍東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瞰土主廟後，石高三丈，東面平削，鑄三大天王像於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殺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豬羊夜祭之，祭後牲俱烏有，戰必有功。）是爲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廟南，乃踰澗南上坡，循西山之東，踰坡度塢，南向而行。邨之倚坡臨川者，雖舍屈曲，竹樹扶疎，綴以天桃，素李，光景甚異。三里餘，而得一巨邨，則金華之峯，至是南盡，又下爲盤嶺，迴互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踰之，從楊邨而達焉。由邨東南盤東突之嘴，共里餘，南轉而得羅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處有溫泉在邨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而春至則涸成汙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環塔之內。今觀之，與行潦無異。土人言其水與蘭州溫泉，彼此互出，溢於此，則彼涸；溢於彼，則此涸。大意東出者在秋冬，西出在春夏，其中間隔重巒絕筭，相距八十里，而往來有時，更代不爽，此又一異矣。邨中有流泉自西峽出，人爭引以灌，與溫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龍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橋，橋北有居廬，爲水寨邨。從邨北折而西，望金華山石門之峽，高懸雙闕，如天門，覓時。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餘而返寓。

十五日

余欲啓行，聞楊君喬梓言莽歌嶺爲一州勝處，乃復爲一日停。命擔者裹飯從游，先從崖場入。崖場

者，在金華北峯之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剖層峯爲二，其內皆雲春水，確極幽寂之致。莽歌正道，當從南崖上，余意披峽而西，由峽底覓道上，更可兼盡，遂溯流入。始緣澗北，不得入，仍渡澗南，西入，南崖之上，卽昨桃花迷塢處，而此當其下嵌，矯首兩崖逼霄，但謂澗底流泉，別有天地，不復知峯頭春色，更占人間也。曲折三里，祇容一溪宛轉，亂春互答。旣而峯迴峽轉，前嶺西互，夾澗北來，中壑稍開，環崖愈嵌，路亦轉北，而回眺西南嶺頭，當是莽歌所在，不應北入。適有樵者至，執而問之，曰：「此澗西北從後山來，莽歌之道，當從西互之嶺，南向躡其脊，可得正道。」余從之。遂緣西互嶺西南躡之，雖無路徑，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餘，遂南躡其北突之脊，東來之路，亦踰此。

轉南矣。遂從之。此峯自金華山北向橫突，從此下墜，前盡於岸場峽口，後盡於所踰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是南北向，橫突金華山之西，而爲北下之峽。蓋二山俱從西南老君山來，分支並馳，中夾成箐，石崖盤錯，卽所謂莽歇嶺也。於是循金華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漸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來，東崖卽金華北嶺之後，西崖是爲莽歇，皆純石危互，駢峽相對，而路當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橫障箐中，下嵌成屋，懸覆二丈餘，而東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無隙。從象鼻卷中傍東崖上透，遂歷覆崖之上，望東西南兩崖，俱有石皮壁覆雲，而西崖尤爲突兀，上露兩亭，因西向躡危登之。其亭皆東向，倚崖綴壁，浮嵌嵌仄，而南列者較大，佛像於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撫虛而過，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反北凌箐口，已高出象鼻覆崖上矣。憑眺久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崖迴石障，不知其處。復東下箐底，溯細流北入，則西崖轉嘴削骨，體崩嶂壓，其勢彌異。半里，矯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剝旁裂，或層堆，或直劈，各極驚騰。有書其上爲「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甚高。或云以篋纏藤索，從峯頂倒挂而書者。西崖有白衣大士，東崖有胡僧達摩，皆摩空粘壁而成，似非人跡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閣當箐中。由此攀西崖，捭石磴，有僧嵌一閣於崖隙，其閣亦東向，其崖上下陡絕，中嵌橫紋，而閣倚之。挨橫紋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蓮座也。其北橫紋迸絕矣。前聞經聲遙遞，卽此閣僧。其師爲南都人，茹淡關幽，棲此有年，昨以禪誦赴崖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憩閣中，作記者半日。僧爲具餐。下午而師不至。余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言：「金華尙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趨踰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爲難。」余時已神往，卽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東通後嶺，非東南踰頂者，乃復東向躡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復待，竭蹶上躋，一里餘而東躡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

東北矣。乃即從脊南趨半里，又東南躡峻上一里，始凌金華山頂。於是北眺麗江，西眺蘭州，東眺鶴慶，南眺大理，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分支處，南之印鶴橫環處，雪痕雲派，無不歷歷獻形，正如天際真人，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復從頂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余知乃楊莊道，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綫垂簷下，遂從之下。里餘，路窮簷密，傾崖倒坎，歛仄蒙翳，下嵌莫測，乃攀枝橫跌，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簷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踏碧海，茫無涯際。既而審視，忽見一塔下湧，雖隔懸重簷，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墜之法。又一里，有淺徑伏簷間，隨之亟行。半里，得中窪之峽，又半里，出三清閣之後，即昨來審視而難從者。於是下峽門，過昨所飯處，皆圓無一人。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矣。乃從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則擔夫猶未歸也。

十六日 平明，炊飯而行，導南街出七里，至羅尤邑。余以爲將濱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見波光潋影。途中屢涉岡越澗，皆自西向東，而岡澗俱不巨，皆有邨廬。八里，一聚落頗盛。從其南，又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歧西南入，乃石寶山道也。從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鶴山，尖聳而當湖之南，爲一川之南屏。其脈自湖東南下伏，而西度復聳，故榆城大道過海門橋，遶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踰而出觀音山，湖流所注，由海門橋遶山北而西，由其西盡處南搗而下沙溪。石寶山又在印鶴西南，東隔此溪南下，又西隔蛇強江北流，故其路始從此溪北峽入，又從蛇強江東峽渡，然後及石寶之麓焉。由歧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峽，從峽南上，轉而西行。二里餘，已遙望石寶山尖穹西大峯之南矣。於是復西南下一里，涉澗，乃南向升層岡，峽中曲折三里，始南踰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峽來，至此折而東去，是爲蛇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墜連阡。南陟之半里，有邨廬倚南坡下，頗盛，是爲蛇強邨。從邨南復陟簷南上，一里餘，登嶺脊。從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崢嶸，在重峯夾澗之西，始知石寶之脈，猶從金華南下，而盡於蛇強北轉之處。若老君之脈，則南從橫嶺，而盡於黑會爛滄之交矣。

平行脊上，一里餘，稍南下，度峽坳。半里，東望海門橋之溪，已破峽嵌底而南，有路隨箐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歧南上，盤西峯之南，此石寶道。乃南上盤峯，一里許，凌峯之南，遂西轉而飯。從嶺頭西向行，二里，稍下而踰脊西，隨之南轉西向，一里，由西南踰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寶之尖，與西峯並峙，而白塔高懸其間。南一里，遂墜壑直下。一里，抵崖麓，則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峽中，而兩崖東西夾峙，巖石飛甍，古木盤聳，懸藤密箐，蒙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玉龍下馳，而旁不露津涯。蓋西卽石寶之麓，東乃北度之峯，駢夾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極幽異之勢。循東崖南行三里，夾壁稍開，有石梁南度，立梁上四眺，尙不見寺托何處。梁南兩崖，溯水而上，已無纖徑，而橋東有路，南踰東峯，則沙溪之道也。度橋西半里，西壁稍開，中墜一坑，甚峻，有巨閣當其口，已傾圯不蔽風雨，而坑中亦無入路，惟仰見其上，盤崖層疊，雲迴嶂擁，如芙蓉十二樓，令人目眩駭心。路循坑右，盤崖磴曲折上，一里餘，而入石寶寺山門。門殿三四層，俱東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寥寂，然石階殿址，固自雄也。余停行李於後殿之右，一老僧棲其後，初不延納，余不顧。卽從殿北盤左腋，窮北巖二重，復下，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巖一重，再下，則老僧已炊黃梁相待。時已下午，復從右腋上玉皇閣，窮塔頂，既暮，始下。蓋後殿正嵌崖脚，其層互之崖，重重上盤，而路各從兩旁腋間，分道橫披而入，其前旣懸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斷，不能交通，故殿後第一層分嵌三竅，北竅二重，路從北腋轉，南竅一重，路從南腋轉，俱迴臨殿上，而中間不通，其上又環爲第二層，殿後仰瞻不見也。路又從玉皇閣南轉，卽凭臨第一層之上，從突崖北陟，躡北支北上三里餘，凌後峯之頂，頂頗平。西半里，有白塔當坪間，又中窪爲土塘者二，而無水。窪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而有水。其頂卽西並大峯。其峯橫列上聳，西擁如屏，欲躡其上，路絕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覩頗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爲天成也。

十七日 由石寶飯而下山，二里，度橋東上，卽轉東南。二里，東踰其脊，乃轉而南行。漸下，轉而西南，三里，又轉

而東一里，循山南轉。（其地馬纓盛開，十餘小朵，簇成一叢，殷紅奪目，與山茶同豔。）二里，過一南度之脊。里餘，越嶺而南，始望見沙溪之塢，關於東麓，所陟之峯，與東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夾大塢，而劍川湖之流，合駝強江出峽，貫於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穀甚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從嶺南行，又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爲級，穿門蹈澗，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卽鐘山也。去而後知之，欲再返觀，已無及矣。又一里，遂東南下三里，及其麓，從田塍間東南行二里，得一大邨，曰沙腿。遇一僧，卽石寶山之主僧也。欲留余還觀鐘山，且言：「從此西四十里，過蕨食坪，卽通楊邨蘭州。由蘭州出五鹽井，徑從雲龍州抵永昌，甚便。」余將從之，以浪穹何集阿未晤，且微一觀大理，更聞此地東去卽觀音山，爲鶴慶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卽多未了之願，乃別僧，東南行塍間三里，至四屯，邨廬甚盛，沙溪之水流其東，有木梁東西駕其上，甚長。度橋，又東南望峽坡而趨二里，由峽躡坡，東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頂，踞而飯。又東一里餘，見路右有峽西墜如劊，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關門，艱於墜峽，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東里餘，抵東脊之下，有澗自北來，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墜峽中，大路涉澗而東，踰脊，已乃知其爲三營道，如欲趨觀音山，當溯澗而北入塢。余乃復返澗西北向湖之入，行夾中，徑甚微，兩旁石樹漸合。二里，出峽，乃東北躡坡而上。坡間萬松森列，馬纓花映日曉林，而不聞人聲。五里，轉而東。又上五里，始躡其脊。脊南北俱峯，中反窪而成坳，穿坳一里，始東北向而下，望見東界遙山屏列。上千雲漢，而其下支撐隴盤，猶不見下關之塢也。墜峽而下二里，又見東麓海子一園，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徑蕪塞，第望之南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頂而下，隨之東北降。又五里餘，始及山麓。麓之東，平壑內環，小山外繞，自西大山北麓分支，迴環東抱，又轉而西，夾於南麓，四週如城，中闢如規，北半衍爲平疇，南半衍爲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峽墜去，其中蓋另一天也。當壑之中，有居廬駢集，是爲羅木疇。其北岡峯如屏，展獨擁於後，而前有廬室倚其陽，是爲李氏之居。（名李某，以進士任吏部郎。）「地靈人傑」信有徵哉。東行塍疇

間，二里過羅木哨村。又東一里餘，有大道自西北向東南，交過之。又東半里，抵東岡，下循之而北。半里，乃東向踰坳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東麓，數家瀕東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澗峽發源，經觀音山過此，而西南，遠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鳳羽，闕江，而同入普陀巒，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時將暮，擔者欲止，問邨人不得，乃誤從邨南度小橋，由溪東大道北行二里，得觀音鋪邨，已日暮矣，遂宿。

十八日 味爽促飯，而擔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資，爲送浪穹。遂南行二里，過一石橋，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衙子。仍山南去，爲三營大道，由歧西南，過熱水塘，行塢中，爲浪穹間道。蓋此地已爲浪穹鶴慶犬牙錯壤矣。於是西南從支坡下一里，過熱水塘，有居廬遠之。余南行塢間，其塢擴然大開，西南八里，有小溪自東而西注，越溪又南，東眺三營，居廬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疇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鷄山聞其名，以爲山陰也，而何以營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險要，特立三營以控扼之，土人呼營爲陰，遂不免與會稽之鄰縣同一稱謂莫辨矣。）又南十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由其西，有木橋南北跨之，橋左右俱有邨廬。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又度橋而行溪之東，三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東南陟隴而行，四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圯，陟之頗危。梁之南，居廬亦盛，有關帝廟東南向，是爲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自東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針，東西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搗出洞鼻之東，垂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兩山旣分懸塢中，塢亦若界而爲二。於是又西南行塢間，三里，轉而西，三里，過一小石梁，其西則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達於城。乃遵堤西行，極似明聖蘇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魚舫泛泛，茸草新蒲，點瓊飛翠，有不盡蒼茫，無邊激盪之意，湖名蘂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

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迴岡，高四尺，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蛇石也。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間，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南，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於重湖之內。龜之上爲玄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蒸臺。余循龜之南，見其腭中沸水，其上唇覆出，爲人擊缺，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余遠至，遂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岡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歷。由臺西復行堤間，一里，度一平橋，又二里，入浪穹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護明寺。置行李於方丈。寺東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飾之。寺之南，爲文昌閣，又南爲文廟，皆東向，而溫泉卽洋溢於其北。旣憩行李，時甫過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見卽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仍命其長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鳴鳳，以經魁初授四川郫縣令，陞浙江鹽運判官。嘗與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見不得。其與陳木叔詩，有一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一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後公轉六安州知州，余卽西游出門，至滇省，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訊東來者，又知六安已爲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晉寧，會教諭趙君，爲陸涼人，初自杭州轉任至晉寧，問之，知其爲杭州故交也。言來時從隔江問訊，知公已丁艱先歸，後晤雞足大覺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歸，以憂離任，卽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十九日 何君復具餐於家，攜行李入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匏石讀書處也。上下，何君具舟東關外，拉余同諸郎四人登舟。舟小僅容四人，兩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見魚舍兩三家，有斷埂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綴亭，縮納湖山之勝，命余豫題聯額，余唯唯。眺覽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蘆，而中東如葫蘆之頸焉。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莖碧，海名洱源。東爲出洞鼻，西爲馴頭，北爲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而海子中溢南出而爲湖。海子中央，底深數丈，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聯璧，結爲柱幃，上躍水面者尺許，從旁遙觀，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粒粒分明，絲絲不亂。所謂「靈海耀珠」也。山海經謂洱源出罷谷山，卽此。楊太史有泛湖窮洱源遺碑，沒山間。

何君近購得之，將爲立亭以志其勝焉。從海子西南涯登陸，西行田間，入一庵，卽護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爲之醉飽。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爲姻家拉去，兩幼郎留侍，令兩長君同余還晚餐，而宿文廟西廡。

二十日 何君未歸。兩長君清晨候飯，乃攜盒抱琴，竟堤而東，再爲九添臺之游。擬浴於池，而浴池爲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雜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溫泉，憩弄久之，仍至九添臺，撫琴命酌。何長君不特文章擅藻，而絲竹俱精。就龜口泉淪雞卵爲餐，味勝於湯羹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觴。下午，乃返。西風甚急，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以風韻絃，其聲泠泠，山水之調，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 何君歸，飯余於前樓，以其集示余。中有爲余詠者，余亦作二詩以酬之。

二十二日 何君特設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獲，強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蹟，楊升庵手卷示余。

二十三日 何長君聯騎同爲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東山之最高險處，東山北自觀音山南下，一穹而爲三營後山，再穹而爲佛光寨，三穹而爲靈應山，其勢皆崇雄如屏，連障天半。遙望雖支隴，其中實多崩崖疊壁，不易攀躋，故佛光寨夙稱天險。《名勝志》謂爲孟獲首寨，然載於鄧川而不載於浪穹，誤矣。《國初旣平滇西，有普顏篤者，復據此以叛，久征不下，數年而後克之。今以其地建靈光寺。從寺後而上，有一女關，最險，言一女當關，莫之能越也。顏篤據寨，以諸女子分守峯頭，遙望山下，無所不見。從關而上，卽通後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聞其勝，故與長君先及之。乃從九添臺，共十里，過大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橫木橋以度，遂從東北行五里，轉而東，從徑路。又三里，直抵西山下。乃沿山東北上，又二里，而及靈光寺。寺門東向，下臨遙川，其前坡雖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樓後殿，兩廡爲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今且就圯矣。余至先

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爲呂揮使子；其二長者，卽其叔也。具餐相餉。爲余言一女關之勝，欲卽登之，諸君謂日晚不及。迨下午，諸呂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戚家，余獨留寺中，爲明晨徧歷之計。（諸呂留蔬果於僧，令供余，且導余遊。）

二十四日 晨起索飯，卽同寺僧從寺後躋危坡而上，二里餘，有歧北盤入峽者，向寨址道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關道也。余從其上者，一里餘，凌坡之脊，隨之南轉，俯瞰脊東盤夾中，有遺址圍牆，卽普顏篤之舊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峯頭始有石壘壘，從其下東轉，南突危崖，北臨寨底，線徑橫腰……（下缺）

（二十五日至月終俱缺）

滇遊日記（二）

己卯三月初一日 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再饋煖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歧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原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卽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苾碧湖南坡，陸間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峯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卽當聳首下塢中，是名山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卽縣後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曲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里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渡澗，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閩江門，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塢之澗西出，合而搗東崖下，路乃緣崖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卽居當坡東，若縮其口者。由是卽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啓始，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陸，縮谷成卽，一曲夾通幽入，靈泉夾水居，古之朱陳卽，桃花源，寥落已盡，而猶留此一奧，亦

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爲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尹姓。（名忠，號懋亭，爲呂揮使夢熊之塔。）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山，其內人出飯待客，甚豐。薄暮，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日晨餐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卽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王寨。是日，飯於白王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疊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卽關坪，爲鳳羽絕頂。其南白王廟後，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皚皚，而不及登。（鳳羽一名烏弔山，每歲九月，烏千萬爲羣，來集坪間，皆此地所無者，土人舉火，烏輒投之。）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後卽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邨，有山橫互塢南，大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灘，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駟邨，渡三澗，三里，東抵一邨，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渡東澗之西，乃南躡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廠出鑛，山之東卽鄧川州）與西之橫互山，又夾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逾一塢，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卽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川縉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入處逼仄深壑，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人，一人負松明一篋，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爲二，下穿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卽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闊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楹，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窅，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著手卽膩，不可脫。蓋其洞旣不高曠，烟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僂僂，而益增其

煤膩。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即遊爲妙，過二月輒爲烟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採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平上湊，高與闊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披陰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闊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崆峒，卽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染淄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澆，水從亂穴中汨汨出，遂感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黃梁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其愜幽與飯後，仍逾西壩，稍南，遵花甸路，遂橫涉中溪西上橫互山之東坂，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駟邨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邨，遂由小徑遵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岡坂，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日 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間大聚落也。由邨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岡，三里而下，是爲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邨廬夾之前，閤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踞爲此中水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拖而來，爲鐵甲場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閤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騎登其上，遺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樽於架上。

下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邨氓慣走緬甸，皆多彝貨，以孩兒茶點水饜客，茶色若胭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 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瑩山，卽土主廟北新瑩也。坐廟前觀祭掃者紛紛，奢者攜一豬，就瑩間火炕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瑩間弔殺之，亦烹以祭。迴憶先瑩，已三遠春露，不覺慙然。亟返而臥。

初六日 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必再暫停。適邨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山高嶺，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甚懽。

初七日 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五里，遵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湃出，崖石嵌磊，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釋耜而趨山走險，呼之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遍觀西山形勝而返。下午，余苦索別，呂君代爲尹留甚篤。是日，宴張氏兩公子，客去，猶與呂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 同夢熊早飯後，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句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長君定夫，爲明日行計。何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臥。

初九日 早飯於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盒餞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崆水口，旣極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蕊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

流，度橋而東，應山鋪之路，自東北逾橋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逼湊，急流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出。路從橋東，卽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檢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圯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擔夫行。初從東崖南，行普陀壙中，一里，夾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卽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壙中，愈驟，壙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鷲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濺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覺神怡。二里，顧西崖之底，有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卽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壙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湧出，如沸湯，人入洞門，爲熱氣所蒸，無不泱汗，有疾者輒愈。（九弄臺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壙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爲塢，水乃出壙，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壙東之山，卽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脈遜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西壙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流而上，中開爲南北大塢，而彌直佉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郟當塢，是爲鄧川州境。於是江兩岸，垂楊夾堤，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叩劉陶石（名一金，父以鄉薦爲琢州守，卒於任，前宿其來鳳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 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飯，而擔夫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在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直佉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閩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

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蒔江是爲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乃跨彌苴佉江上者西行陸中一里有橋跨小溪上卽羅蒔江也橋之北水塔激灑青蒲蒙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待舟北望梅花邨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山四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相盤對但各間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圮鐘山峙橋西北溪始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遵其東麓南行西旁陸低於溪壑岸行水於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受三人其中彌苴佉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從）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壅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登岸行隴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聞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罨畫脩脩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鶯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州治當山腋曲雜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年遷於德源城以艱於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苴佉江西岸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併湖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間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互於西山卽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卽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劉君臨歧踟躕時已過午腹餒余揮手別劉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互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古跡也（按志昔六韻未一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鄧賤詔之妻勸夫莫往曰「此詐也必有變」以鐵環約夫臂而行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獨鄧賤以

臂約認之。還後有欲強妻之，復以計詒之，得自盡，不爲所污。故後人以德源旌之。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蒔江與鄧川驛路從之。山之東，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苴佳岡地，二江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嘴行。臥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主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湊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嘴，始追及僕擔。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而德源橫互之南，尙有平疇，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脈，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涉之，而南上坡間，又二里，有坊當道，逾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擔先覓寓具，餘并探此而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峽底，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嘑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內遜而抱水，東向如玦，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崖之後，石聳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漱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岩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邨者，尙隔一筭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半里，抵三家邨。問老嫗，指奇樹在邨後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高臨深岸，而南幹半空，轟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閏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近，土人謂之「十里香」，一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

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邨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晚煖已熟，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別倩爲早行計。

十一日 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邨當大道之右，曰波羅邨。其西山麓，有峽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棲僧舍，而余獨從邨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鑿。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卽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卽發花如峽蝶，鬚翅栩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峽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躡，其坡甚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旣萬里而來，不爲險

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峽蝶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躋，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巖嶮，對崖亦穹環駢遠，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上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窺刺空，下崖倒影無底。導者言上腋崖間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而四睇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而不闊，中分三層。下層墜若罅，倚窺杳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篝火而入，甚深，今級廢燈無，不能下矣。中層分瓣排櫺，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榭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寶絡中掛。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後，盤空上透，望頗竊嶮，而中洞兩崖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夾處，兩崖中湊，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剝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躍陟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無從覓。余宛轉久之，不得度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一僧棲此，崖間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疊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覺閉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門捫崖直上，崖亦迸隙成門，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無層疊之異。峽左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夾窮而躡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外聳石片，中剝如盞白，以手摸之，內圓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影。白側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乃復下度石，導者乃取樵後崖去，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歧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

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爲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邨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衢，則龍首關來大道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尙六十里，亟竭蹶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峯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卽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爲某邨，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爲鵝鼻嘴，卽羅刹石也。不特山從此疊兩重，而海亦界爲兩重焉。十三里，過某邨之西，西瞻有路歧出，爲花甸道，東瞻某邨，居廬甚富。又南逾東拖之岡，四里，過二鋪，又五十里而過頭鋪，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悄然。

十二日 覺宗具騎挈槍，侯何君同爲清碧溪游。出寺，卽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卽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卽演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泉一方在坡坳間，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慧山，甃爲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爲一塔寺，前有諸葛祠并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峯，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峯東環而下，又行二里，盤峯岡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峽中西望，重峯罨映，最高一峯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正練，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卽清碧之下流也。從溪北躡岡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岡之上，爲阮尙賓之墓。從其後西二里，躡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與對崖駢突如門，上聳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崖夾於上，俱逼仄深窄。路緣崖端，挨北峯西入，一里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溪側，願僕亦止焉。余與巢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障澗旁，兩崖巉石，俱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後峯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掛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輒解筐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搗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烟雲之致。於是盤崖而上一里餘，北峯稍開，得

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向，半里，直逼夾門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澄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爲水所汨，高雖丈餘，膩滑不可著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躡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極躍而出，踞石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卽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踰西崖，下覷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環窩，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後面卽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額突，下與兩旁聯爲一石，若剖半盂，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額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瀝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東面而溢，轟倒槽道，如龍破峽。余從崖端俯而見之，亟攀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瑩徹。亟解濕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滌煩，暖若挾纊。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漸乾，乃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卽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空，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甃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能全見。旣前，余欲從其內，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峯，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崖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內之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復北斷，乃趁其級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滌其中，亦澄碧淵淳，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壁之上，水從上澗垂下，其聲潺潺不絕，而前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

於是無纖流，然塊石經衝滌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則轉夾而梯之。上矚兩崖，危矗直來，彌極雄厲。漸上二里，澗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箐中，崖根有小路，爲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篁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余乃披莽，去巾解服，攀竹爲緇，復逾里餘，其下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與垂雪後峯，又界爲兩重，無從竟升。聞清碧澗有路，可逾後嶺通漾溝，豈尙當從澗中歷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乃亟下，則負芻之樵，猶匍匐箐中。遂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潭當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卽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攀磴隙，上陽橋，逾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飯於此，遂啜之。東出三里半，過阮墓。從墓右下渡澗，由澗南東向上嶺，路當南逾高嶺，乃爲感通間道。余東逾其餘支，三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逾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望崖而登，竟無路可循也。二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爲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兩旁，總以寺前山門爲出入。感通隨崖逐林，各爲一院，無山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房曰斑山，乃楊升菴寫韻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建醮設法於前，知必不在，乃不問而去。後有人追至，留還其房，余告以欲覓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後行。」余視其貌，似曾半面，而忘從何處。諦審之，知爲王賡虞，乃衛侯之子，爲大理庠生，向曾於大覺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隨其父來修薦於此。見余過，故父子相諗，而挽留余飯焉。飯間，何君亦令僧來招。旣飯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 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鵲花盛開，各院無不燦然。中定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樹

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無極歸雲南詩十八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後從大江還故土，帝親灑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臣，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爲淪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登嶺，覓波羅巖。寺後有登山大道，二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峯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卽後山所謂筆架山之東峯矣。一分歧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巖。波羅巖者，昔有趙波羅棲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後人卽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爲拜臺。時余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卽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歧向西南登四里，逾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夾澗爲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疊成巖，南臨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峯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巖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疊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巖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淪茗炙麵爲餌，以啖客。久之，乃別從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於斑山，乃復入而觀寫韻樓。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存跡。問升菴遺墨，尙有二扁，寺僧恐損剝，藏而不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盃而別。其前有龍女樹，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余僅折其空枝以行。於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夾道，所出大道，卽龍尾關達郡城者也。其南有小邨曰上睦，去郡尙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大理郡城南門，經大街而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遇弔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十四日 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峯巒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君遍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爲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頽。簷瓦半脫。已岌岌矣。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爲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後爲正殿。殿後羅列諸碑。而中銘所勒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爲雨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爲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迴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爲淨土菴。卽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間。各方七尺。厚寸許。北一方爲遠山關水之勢。其波流濛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皮尾烟汀間。南一方爲高峯疊障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跌枯梅。爲蒼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門內。二門有碑屏一座。其北跌有梅一株。倒撇垂跌間。石色黯淡。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莫如張順寧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於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一家。皆爲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張石大徑二尺。約五十塊。塊塊皆奇。俱絕妙。著色山水。危峯斷壑。飛瀑隨雲。雪崖映水。層疊遠近。筆筆靈異。雲皆能活。來如有聲。不特五色燦然而已。）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尙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真寺則新製以爲欄壁之用焉。其菴前爲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鞏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爲閣。而竟無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圯。令人悵然。

十五日 是日爲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外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彝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餐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卽止。餘環塔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

十家，今惟南戶尙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脈自峯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卹入寺，飯同巢阿趨街子，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 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綳爲市，環錯紛紜。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馳於中，更隊以覘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遇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麵爲飯，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卹塾中物，及時文數種，無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 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卽入南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郎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旣而辭呂，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麵爲飯，飯後，覓願僕不得，乃返寺，而願僕已先在矣。

十八日 由東門入城，定巾，買竹箱，修舊篋。再過呂寓，叩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爲覓擔夫，余乃返。

十九日 早過呂寓，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廣虞父子，蓋王亦劉戚也。家西南城隅內，其前卽清真寺。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卽所謂回回堂也。殿前檻階窗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還寺，所定夫來，索金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行，余索其定錢，仍勒不卽還。令願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日 晨起，侯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願僕與寺僧先行。余仍入清真寺，觀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

無花，白紋黑質，尙未能如張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山而南，過五里七聖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入道。夾南有三四家夾道，曰上陸。又南，則西山巍峨之勢少降，東海彎環之形漸合。十里，過陽和鋪。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互而西，海南盡於其麓，穿西峽而去。西峽者，南卽橫互之山，至此愈峻。北卽蒼山，至此南盡。中穿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乃就所穿之溪，城其兩崖，而跨石梁於中，以通往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關之南，則大道東自趙州，西向漾濞焉。旣度橋，出關南，遂從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遙睇其內，崇峯北遶蒼山之背，壁立彎環，掩映殊異。破峽而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渴兕下赴，兩崖相粘，中止通一線，剖石倒崖，始行峽中，繼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長丈五尺而狹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潭子鋪。其地爲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夾來入，是爲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爲茅草房。溪兩旁至此始容劇崖之勝，然猶栝樵之綴於箐底也。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趙州大理蒙化諸迎者，蹀躞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尙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邊旅肆爲諸迎者所據，遂問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二十一日 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上，亭已半圯，水沸橋下甚急，是爲四十里橋。橋東有數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爲蒙化屬。蓋橋西爲趙州，其山之西爲蒙化，橋東亦爲蒙化，其山之東爲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蒼後麓行。七里餘，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爲合江鋪。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爲隙，其南者，余所從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濞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形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尙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餘支西盡。

之下，卽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下行坡嶺者四里，治有二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旣而盤曲西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圯，是爲亨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爲最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漾水瀉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逾一小嶺，共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瀟來，經此，卽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泮山而下瀾滄江，路溯其東岸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均南下之脈，至此而迤邐西南盡於順寧之泮山。北行五里，有邨居夾而成巷，爲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詩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翹首東望，忽雲氣迸坼，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顧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卽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爲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屯，卽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爲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躡峯而上，十里餘，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爲竟日遊，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旣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鑰匙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勝，飧飯卽扁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塍，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逼湊，駢削萬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頂兩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旣難爲陸陟，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隨身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逼門下，叢篁覆道，道分爲二：一東躡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爲二道，襲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倒隙，爲懸霤形，而勢甚束，皆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歧躡磴，已又分爲二：一北上躡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凌溪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

俱湍波濺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卽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歧躡磴，始猶藤箠蒙茸，旣乃石崖聳突，半里路窮，循崖南轉，飛崖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卽石門之根也。雖猿攀鳥翥，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藥師寺，窮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姑憇而草記，留爲明日遊。

二十二日 晨起候飯，性嚴束火負鐺，摘豆裹米，令僧僕分攜，乃從寺後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逾嶺。一里路分二歧：一東上者爲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種神旺，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嵌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卽踞其上，尙不能遙望得之。蓋其內木石茸密，非如外峯可以一覽盡耳。於是緣岡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坳間有頽垣遺構，爲玉峯寺廢址。玉峯者，萬歷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卽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菴，從其後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渡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窺於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岌岌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爲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然火覓泉將爲炊。余不及覓洞，先從閣援石獨上，蓋遙望峽後大山上聳三峯者，衆皆指爲筆架峯，謂卽東南清碧溪後主峯。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澗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賈勇直前。二里山石旣窮，而土峯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疊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坳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從嶺脊燒痕處行，虎跡齒齒，印沙土間。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在外峯也。始知蒼山前後，共峯兩重，東峙者爲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

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峯分支西夾，臂合而前，湊爲石門；但其中俱崩崖墜派，不復開洋，俱下盤夾，箐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搗澗底，有聲沸騰，其形夭矯，而上下俱爲叢木遙翳，不能得其全；此卽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嶺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卽漾灑驛北之嶺，西盡於漾灑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互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互其西南，其橋後水口也；劍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則潭子鋪西之山，南截漾灑二水之口，爲合江鋪者，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覽則橫嶺鋪之脊，排闥西界，北接斜互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東面內峯巖巖，榆城卽在其東麓。而間隔莫逾，一以峯高，陡崖攀躋既難；一以山劃兩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雲寺，可躋入峯絕頂，又南逾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之路，當卽從分支四下之嶺，循度脊而上，無此中塹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卽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乃循舊跡下三里，忽誤而墜西北支，路絕崖欹，無從懸墜，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尙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歧，且峻崖絕坂，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無棘則流圯，方徘徊間，雨復乘之。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知玉帝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遙相應，而尙隔一箐，樹叢不可見，路絕不可行。盤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於是攀隙墜空，始無流墜之恐，而雨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崖之間，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兩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闊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糲，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烟攬翠，俯掬轟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舊址。由歧下北壑，轉峽度塢，一里餘，而得花椒菴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簷而窒之，祇留門西向，而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若以窒洞者窒樓，則洞與樓兩全其勝矣。其北又

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間，若爲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棲真之地。竈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關。余愧行脚，不能留此，爲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卽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卽石洞所棲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負下山，鬻以爲爨，亦不能夜宿洞間也。

二十三日 晨起，爲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履待之。近午，雨少殺，余換草履，性嚴披氈送之。出藥師殿門，卽北行，二里，涉一枯澗，其澗自東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蒼出之後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旣渡，西北上西紆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漚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爲漾漚驛。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而稍南，掘水直逼南山下，是爲磯頭邨，亦有數十家當磯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躡磯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於是倚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漾漚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長橋，卽當街西臨下流，皆度漾漚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爲漾，洱海水爲漚，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驛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漚水無涉，何以兼而名之耶？豈漚水非洱海，卽點蒼後出之別流耶？然余按水出麗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共發源於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發源於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爲漾備，此又與勝備同名，亦非「漚」字之一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米，卽由此度，不及北向鐵橋，度其中，始覺湯湯倍於洱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爲永平道，望有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爲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綉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爲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於是迴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近，然所臨之峽則在南。更西躡坡

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爲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邨當嶺脊，是爲橫嶺鋪。鋪之西，遂西躡夾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坳之脊。其坳夾隘如門，透其西，卽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猶北流而東入漾濞上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脈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逾夾隘，乃旣南而北突之峯，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峯，由其北而東下者爲橫嶺，而東盡於白木鋪；由其南透迤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備水，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脈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流南轉，始循水東崖下。旣渡其西，復涉其東，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又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兩崖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東，則數家倚東崖下，是爲太平鋪，乃宿其敵樓。（按志，是水爲九渡河，沿山遶流，上跨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於黃連堡東，南入勝備江。）

二十四日

雞鳴具飯，味爽卽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峯西行，路轉於上，溪轉於下。又西十里，有邨倚北山坡峽間，廬舍最盛，是爲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

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北而南，激橫

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峽，是爲勝備邨。此北來之水，卽勝備江也。盤邨坡湖

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崖。江流差大於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發於羅武山下，流達於蒙化，入溪碧江。由

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與勝備邨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

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南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

峽，自西坳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

峽，自西坳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

峽，自西坳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

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坳，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卽勝備所破峽之西崖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餘，有卮踞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爲黃連堡。始知此小流，卽雙橋河也。飯於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岡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卽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塢中。從橋西卽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峯，復上坡二里，西逾岡脊，是爲觀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峯當脊而起，其巔頗聳，有閣罩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間碑讀之，言昔武侯過此，方覓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呼爲娘娘叫狗山。卽郡志所謂阿藏山也。從脊西遙望，其南壑雜沓而下，高山無與爲匹者，當遙通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雜沓而來。其外遠山，自北互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屬。南抱爲壑，頗寬豁，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互脊之半，有寺中懸縹渺雲嵐間，卽所謂「萬松仙景」也。於是從嶺頭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陟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道而廬，是爲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山脊東垂，南北墜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哨房在坡間，曰松坡民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彌山蔽谷，更無他木。（聞其地茯苓甚多，鮮食如山藥。）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嶺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於是西上躡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共五里，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於松雲翠濤之間，是爲萬松仙景寺。後有閣，曰松梵，朱按君泰楨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折曲上躡，二里餘，登嶺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爲絕頂矣。頂脊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躡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爲屋，木枝爲壁，是爲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爲天井，余爲以爲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也。問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嶺頭之廬，以非常站所歇，強之後可。既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麵

爲巴而啖之臥。

二十五日 昧爽，啖所存巴。平明卽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里，山峯簇立成窪。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墜，壑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卽隨北澗西下。其四里餘，過梅花哨，於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卽其迴環之兜，南爲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孟冬近曉，有白氣橫江，恍若銀龍，故名。下流經打坪諸寨，入瀾滄江。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卽爲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邨。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浴溫泉，因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蔬米，卽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澮，卽隨之南行塢中，如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關，西廂爲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池二方，各爲一舍，南男北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煮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浴也。舍乃一參戎所構而成者。然求所謂石洞，則無有矣。旣浴，飯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卽花橋大道。由其南向逾嶺，爲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在爐塘之西，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鹽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卽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卽花橋之水也。度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爲後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逾橋上坡，東南躋一

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誤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絕。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北，仍出後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二里，仍過嶺上誤處，乃竟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爲銅礦廠道；東南逾岡坳者，爲門檻爛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逾岡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搗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岸南行，谿崖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闕，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爲門檻屯。下跨江之橋爲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搗空，若門闔之當其前也。宿於邨家，買米甚艱，祇得半升，以存米爲粥，留所買者爲明日。

二十六日，雞再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岸行，四里餘，南至岔路，有溪自西峽來，東與銀龍江合，數十家下縮溪口，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北，於是江東折於下，路東折於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突之坡而東，於是江南折於下，路亦南折於上。南折處，又有峽自東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爲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寧矣。循江西嶺南向漸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緣江岸，已復南折，二里餘出峽，峽乃稍開，始見田塍，有兩三家倚西坡，是爲稻場。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爲名。其江之東南坡間，亦有居廬，其下亦環畦塍，亦稻場之屬。江流其間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由西坡邨右，卽西南緣坡上，一里，至嶺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相對。於是緣峽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脊東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崖懸躋而上，乃西南盤折，二里餘，逾北突之岡，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橫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東南度脊。此脊之東，水下稻場南峽中，西南水下爐塘，而南從脊上，卽西望崇山高穹，上聳圓頂者，爲寶臺山；其北崖複突而平墜者，爲登山間道；其南垂紆繞而拖峽者，爲爐塘所依。余初擬從間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間道稍捷而多歧，中無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爐塘道，稍迂而路闢，以炭駝相接，不乏行人也。其歧卽從脊間分，脊西近峽南下，其中居廬甚殷，是爲舊爐塘；由其北度峽上，卽間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爐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半里，度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

道一縷，兩旁時環畦如栝棧。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高涉之。又沿西崖漸上，五里盤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烟板屋，擾擾於內，東南嵌於峽口者下廠，西北綴於峽坳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余從嶺上西轉，見左崖有竅，卑口豎喉，其墜深黑，即挖礦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間之分兩歧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所出皆紅銅，客商來販者四集。）肆多賣漿市肉者，余以將登寶臺，仍齋食於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無他迷，然山雨傾注，如納大麓，不免淋漓。三里漸上，又二里，上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貫其中，執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餉豬。峻上二里，果見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處也。其處樹箐深窄，山高路僻，幸有炭駝（俱從此赴廠）爲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東北徑脊而來者，乃隨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遂分爲兩歧，而所望寶臺圍頂，似在西南隔峯。乃誤下從峽西南一里餘，渡峽中支澗，緣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復西南入峽中，溯澗二里，路漸湮，見澗北有燒山者，遙呼而問之，始知爲誤，然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從。惟聞隨水一語，即奉爲指南。東復北還，盤嘴處澗乃北轉，遂緣坡北向下二里，有一歧自東南來合，即前分歧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在西南所誤之峽，其南即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隅之來脈也，而其路未開，皆深崖峭壑，爲燒炭之窟，以供爐塘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遶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竹瀝岩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竟達也。循東崖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見前峽稍開，有邨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澗橋，緣其南崖西上。又一里餘，而抵其邨，是爲阿牯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後南向登山三里，爲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於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尙當從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大寺爲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如山。余至省，即聞此山之盛，比自元謀至

姚安途中，乃聞其燼於火，又聞其再建再燬。余以爲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於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之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棲慧光。余至，日猶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二十七日 飯於慧光寺。卽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餘支，卽北轉而環於慧光之前。逾坳南，見南山前矗，與坳東橫互之頂，排闥兩重，復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峽於中，而下不見底，距瀾滄於外，而南爲之壑。蓋南山自爐塘西南，轉而西向，溯瀾滄北岸而西行，爲寶臺南郭，於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頂而北，盡於沙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寶臺自爐塘西南，亦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爲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爲慧光。此寶臺中踞之勢也。其內水兩重，皆西轉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獨南流而東遠。此諸流包絡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山脈自羅均爲鉤之根把，博南丁當關爲鉤幹之中，正外與鉤端相對，而江坡頂卽鉤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鉤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爲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垂盡處，而後去。沙木河源從南山東峽爲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內塢，抵山西垂盡處，而後出。兩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逆，環於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南而北，爲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濼之槽也。從坳南東轉，於是下臨南峽，上倚北崖，東向行山脊之南，兩降兩上，三里，東至萬佛堂。——此卽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陛俱南闕。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花，樹極高大，花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則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筍也。其南坳間，又有一峽，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奧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陟深峽，上躋層崖，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卽大寺故址。寺創於崇禎初元，其先亦叢蔽之區，立禪師尋山見之，爲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層巒，高十餘丈，址盤數

畝。其脈自東北圓穹之頂，層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既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護砂，水復旁泄，覺地雖幽闕，而實鮮關鎖，此其所未盡善者。或謂病在前山崇逼，余謂不然。山大江雖來繞，而無此障之則曠，山內深峽雖近環，無此夾之則泄，雖前壓如面牆，而宇內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靈巖之面岱宗，皆突兀當前而開拓彌遠，此吾所謂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初余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峯謂余曰：「僧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比至萬佛堂，翠峯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輩，自京師參訪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川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師行後，住靜東峽，爲此山名宿，故同翠峯來訪之。時了凡因殿燬，募閃太史約菴，先鑄銅佛於舊基，以爲興復之倡，暫從靜室中，移棲萬佛前樓。余遂與一輩同謁之，了凡卽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胎，遂從基左，循北崖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峭。兩過小靜室，兩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籐交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夾如故，而右砂層疊，不比大殿基之西曠矣。其脈自直北圓穹之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拗，前復小起圓阜，下臨深峽之山，而室則正臨其坳處，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臺奧境也。一輩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語，余旁參之，覺凡公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輩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麵餅，繼設蔬飯，飯後，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過寺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

二十八日 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餘，盤其西垂而北，其下卽阿枯北西二澗合而北流之峽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東坡西北行。六里，墜懸坡而下一里及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互於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爲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卽舊爐塘西來之道。阿枯寨之澗南來，此與之合，是爲三汶溪。舊爐塘指答者謂間道捷而難詢，正指此也。於是其峽轉爲東西，夾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

北崖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峽。蓋南自寶臺南峽來，從南山北轉，而界瀾滄於外者，爲此塢。西山從西坳北轉，而挾慧光寺於內者，爲此塢。東山爲三汭溪西出，而界斷寶臺中脈止至其北。又舊墟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陂陀雜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汭溪水合流北去，是爲沙木河上流。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路挾東山北轉，行東塢之上，而北三里塢中，水直嚙東山之麓，路緣崖躡其上。又北二里，逾馬鞍嶺，此嶺乃東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環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里，始爲平川，水與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邨倚東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邨。東山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驛之西坡，自丁當關西突於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橋跨溪東來者，是爲沙木河驛大道。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余南來路經橋西，不逾橋也。飯於橋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盤西山北突之嘴，於是北塢稍開，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貫直北去，透北峽入瀾滄。路盤嘴西行，又一里，爲灣子邨。數家倚南山北麓，富北突之腋，故曰灣子。由其西循峽南入一里，峽窮，復遵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二里，陟嶺脊，此卽寶臺南山北轉至此者。踞嶺東望，東界卽博南山所從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中伏，卽沙木河北注瀾滄，而此支所北盡於此者。其外有崇峯另起，橫峙於五十里外者，曰瓦窰山，爲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王磐踞而爲亂處。按騰永圖說，崇禎戊辰，王磐據險爲叛，燒斷瀾滄橋，又按馬元康會領兵追搗王磐，何某巢穴於曹澗。馬亦言先是王何構叛，來襲攻永昌，幸從瀾滄燒橋而來，故得爲備。按曹澗在雲龍州西界，瓦窰山在雲龍州南界，曹澗當永昌北鄙，王何二賊不直南下，而東由瀾滄橋固欲截其東援大路，亦以與瓦窰相近也。蓋窰窰曹澗，皆二賊之窟矣。西望則重崖層峽，其下逼簾，不知瀾滄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菴橫跨坳中，題曰普濟菴，有僧施茶於此，是卽所謂江坡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濁流一線，遶東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舉

嶽上截雲嵐而下，嚙江流者，卽羅岷山也。瀾滄江自吐蕃嗟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爲搗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白崖臉禮社江，至楚雄定邊縣，合瀾滄入元江府，爲元江。余按瀾滄至定邊縣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陽江二水，非禮社也。禮社至定邊縣東所合者，乃楚雄馬龍祿豐二水，非瀾滄也。然則瀾滄禮社，雖同經定邊，已有東西之分，同下至景東，東西鄙分流愈遠。李中谿著大理志，定瀾滄爲黑水，另具圖說，於順寧以下，卽不能詳。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著，止云自順寧車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由嶺南行一里，卽曲折下，其勢甚陡。迺望鐵橋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爲「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卽挨東崖下，溯江向北行，又一里而至鐵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關，鞏石爲門，內倚東崖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關亦如之，內倚西崖，建樓臺并祀創橋者，鞏關俱在橋南；其北皆崖石巉削，無路可援。蓋東西兩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於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闕於北盤江上，鐵鎖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淘，但北盤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逝，淵然寂，其深莫測，不可以其狹束而與北盤共擬也。北盤橫經之練，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綳兩崖，中架兩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綳之，交絡如機之織，綜之提焉。此橋始於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時猶架木以渡，而後有用竹索，用鐵柱維舟者，柱猶尙存。或以爲胡敬德，或以爲國初鎮撫華岳，而胡未之至，華爲是。然蘭津之歌，漢明帝時已著聞，而不始於武侯也。萬歷丙午，順寧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燒燬，崇禎戊辰，雲龍叛賊王磐又燒燬，四十年間，二次被燬，今已已復建，委千戶一員守衛，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載不能改也。余時過橋急，不及入叩橋東武侯祠，猶登橋西臺間之閣，以西崖尤峻，爲羅岷之麓也。於是出鞏關，循羅岷之崖，南向隨江而上。按志，羅岷山高十餘丈，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名羅岷，嘗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人立祠，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

野獸拋踏而下。昔有人於將曉時過此，見霧影中石自江飛上甚多，此又一異也。五里至平坡鋪，數十家夾羅岷東麓而居，下臨瀾滄。其處所上猶平，故以平坡名。從此則躡峻矣。時日色尙可行，而負僧苦於前，遂止。按永昌重時魚，其魚似鯖魚狀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魚。謂之時者，惟三月盡，四月初一時耳。然是時江漲後，已不能得。二十九日，雞再鳴，具餐，平明行。卽曲折南上，二里餘，轉而西。其山復土盡而石。於是滄江東南從大峽去，路隨小峽西向入。西一里，石崖轟夾，有水自夾中墜。先從左崖棧木橫空度，卽北向壘磴夾縫間，或西或北，曲折上躋甚峻。兩崖夾石如劈，中垂一竇，水搗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君破壁捫天，水君爭道躍額，兩不相遜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聲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攀陡之苦，亦不知爲驅馳之道也。上二里有菴夾道，有道者居之，卽所謂山達關也。由其後又西上，路分爲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餘而合，遂凌石峽上。余以爲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淙淙由峽中來，至是墜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甚平。登其峻處，回望東山之上，露出層峯，直東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驛。後諸脊，所謂博南丁當也。東南而遠者，寶臺圓穹之頂也。內平處亦有兩三家當峽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涉澗而南，盤南峯之腋而西。一里，透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圍，下墜如城，四山迴合於其上，底圓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邨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磴之上，芙蓉蒂裏，又現此世界也。是爲水寨。先是聞其名，余以爲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一線墜空爲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爲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有盧夾道，是爲水寨鋪。按志有阿章寨，豈卽此耶？又南隨峽坡東行，二里，逾一東坡之脊，脊兩旁有兩三家，脊南水覺東南下瀾滄，仍非大脊也。過脊南，東南二面，山皆下伏，於是東望寶臺，知瀾滄挾其南去，南瞻瀾滄西岸，羣峯雜沓……〔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當時在永昌府晤閔人望，一名仲儼，乙丑庶吉士，與徐石城同年，爲霞客

年家。并其弟知愿（名仲洞，丙子解元。）

己卯四月初十日 閃知愿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來，余飯已久矣。乃以衣四件，書四本，并襪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卽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卽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依然，頗似余鄉櫻珠，而不見火齊映樹。二家結棚樹下，油碧輿五六肩，乃婦人之遊於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爲何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遶來，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十家倚西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爲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如是也。又南爲臥獅，在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峯石崖盤突，儼然一狻貌之首，其下峯頗長，則臥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間，但遙見其崖突兀，與前峯湊峽甚促，心異之。候土人而問，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過。石花卽其後來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擔俱在後，坐待久之，俟其至。從邨南過小橋，有碑稱臥佛橋。過橋，卽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餘，從坡坳間渡小水，卽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當其臥臍之間。涉澗，又西上而探洞，洞門東向，高穹二丈，正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丈餘，卽西北折而下。其洞下雖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須秉炬入，深里餘，姑俟歸途攜炬以竊也。出洞，循崖西上，一里，過突崖下峽，透脊而西半里，度一窪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挨突崖脊，下搗其崖麓，無穴以洩，水沫淤濁，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卽其透崖瀝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嶺南轉，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無水。南坡大道，從右窪中西南上，而余所從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嶺間。五里，連逾二坡脊，其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爲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

也。南坡涉窪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潴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窪底鋪五六家在坑峽間。其峽雖縱橫而實中窪，中無滴水。隨窪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墜之脊，脊南塢稍開，於是小圓峯離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離立圓峯，取道峯隙而南。一里，轉峯腋，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共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東遠，中夾成峽甚深。路逾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箐墜其下，雖甚深而不聞聲水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當箐底，是爲冷水箐，乃飯於鬻腐者家。於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其脊乃從西而東度之脈也。脊南始見羣山俱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逾崗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爲油革關舊址——乃舊之設關而權稅處，今已無之。其西卽墜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結樓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轉，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盤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橋跨兩峽間，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涸無滴。橋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卽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開塢西大山，一橫於西，一橫於南，而蒲縹之邨，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東自油革關南下之支，橫度爲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羅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綠。又西北行二里餘，過蒲縹之東邨。邨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梁。又西半里，宿於蒲縹之西邨。其地米價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蒲縹東西邨，俱夾道成街，而西邨更長，有驛在焉。

十一日 雞鳴起具飯味爽，從邨西卽北向循西大山行，隨溪而北，漸高而陟崖，共八里，爲石子哨。有數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自西而東，合於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已可採矣。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無幾，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爲落馬廠。度峽北，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爲峽北之山，而北盡於羅岷者也。逾脊西

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是爲大坂鋪。從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橋跨澗。於是涉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當南峽，是爲灣子橋。有賣漿者，連糟而釀之，卽余地之酒釀也。山至是環聳雜沓。一澗自東來者，卽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墜峽倒崖，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橫架其上。度橋卽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從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峽去。東西兩崖，夾成一線，俱摩雲夾日，溪嵌於下，蒙箐沸石，路緣於上，塵壁撫崖，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隨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北轉，路皆鑿崖棧木。半里，復西向緣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題曰：「此古盤蛇谷，乃諸葛武侯燒藤甲兵處。」然後信此險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衆險之上，此峽深盤衆壑之下，滇南二絕，於此乃見。）碑南漸下，峽亦漸開。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坡，復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橫澗而北，乃度之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於是西谷大開，水盤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隨坡南轉。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崇山夾立，知潞江當在其下，而不能見。南行二里餘，則江流已從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兩三家倚江岸而棲，其前有公館焉。乃就淪水以飯。時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後，舟子還崖岸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頗闊，似倍於瀾滄。然瀾滄淵深不測，而此當肆流之衝，雖急而深不及之。則二江正在伯仲間也。其江從北峽來，（按一統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地名。據土人言出狗頭國，言水漲時每有狗頭浮下也。）注南峽去。或言東與瀾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爲「四瀆」之一。以余度之，亦以爲獨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癘甚毒，必飲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當孟夏，亦但飯而不酒，坐舟中擢流甚久，亦烏覩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來，見崖西有樹甚巨，而鬱葱如盤，急趨其下。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甃其間，高與榦等，榦跨而絡之。西北則榦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榦疎而石出，榦與石已連絡爲一，殊不可解，亦窮崖一奇也。已而大風揚

厲雨散，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峯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崖有居廬當峯而踞，即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陣復來。忽虹見東山盤蛇谷上，雨遂止。從來言暴雨多瘴，亦未見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邨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熱不可棲，當上山乃涼。從邨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約一里，遂從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崖八里，而上凌峯頭，則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峯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爲大田，禾芄芄焉。其夜倚峯而棲，月色當空。此卽高黎貢山之東峯，憶諸葛武侯等於此前後開疆，戰功昭著，今已風流雲散，「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巖」，慨然者久之。

十二日 雞再鳴，飯，味爽出門。其處雖當峻峯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邨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綠，潞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遂由磨盤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而東向，出安撫司下，底峽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潺，在深箐中。峽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廳晝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崖，深闊丈餘，土人鑿石置山神碑於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臨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峯南，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爲蒲滿哨。蓋山脊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卽安撫司後峽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峯當西復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爲南渡一脊，所謂高黎貢山，土人譌爲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爲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爲崑崙岡，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崑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非無謂也。由蒲滿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峯，卽躡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茸密，覆陰排幕，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詠「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爲分水關。邨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爲潞江安撫司

後峽發源處矣。南轉西逾嶺脊，輒砌鞏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頽。此卽關之分水者。關東水下潞江，關西水下龍川江。於是西下峽，稍轉而南，卽西上穿峽逾脊，共五里，度南橫之脊，有邨廬，是爲新安。哨由哨南復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嶺夾，屢上屢下，十里爲太平哨。於是屢下屢平，始無上陟之脊。五里爲小歇廠。五里爲竹筴鋪。自過分水關，雨陣時至，至竹筴鋪始晴。數家夾路成衢，有賣鹿肉者，余買而炙脯。於是直下三里，爲茶菴。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始盤膝爲田。其下卽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崖削壁，插江東，則平坡環膝，行膝間，半里，抵龍川江東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鐵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法一如瀾滄之鐵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卽躡級南上。半里，爲龍關。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權負販者。又西向平上，四里餘，而宿於橄欖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層突，百家當坡而居，夾路成街，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十文宿一宵，飯兩餐，又有夾包。

龍川江發源於羣山北峽峨昌蠻七藏甸，經此（東爲高黎貢，西爲赤土山）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十三日 平明而飯。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峽西上。二里，從嶺上平行，望西北有層峯排簇嶺上，初以爲將由其南垂行，一里，忽從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峽而居，竹籬茅舍，頗覺清幽，是爲赤土鋪。其邨當西而排簇層峯之麓，東與橄欖坡夾而爲坳。邨西有亭橋架小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搗北峽去。橋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東北赤土山，而此鋪名赤土，水猶似東北下龍川者，豈其西排簇層峯爲赤土山，而此猶其東麓之水，以其在麓，卽以名鋪耶？由橋西，卽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卽自排簇峯東南分支下者。又轉而西，一里餘，有菴施茶，當脊北向而踞，是爲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崖，路越之西向下。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與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半里，乃從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

西兩崖，俱從排簇層峯分支而下者，西崖卽其本支，東崖乃分支東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峽水南出東轉，不知其北合於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北行峽底，一里餘，水分二道來，皆細甚。遂從坡西躡峻上，一里北穿嶺夾，半里透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卽墜峽西下，路從峽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北山之上，是爲亂箭。至是始出排簇層峯嶺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東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則前之赤土鋪，猶東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飯於嶺。西向行稍下，其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當卽此矣。——從此而西，出馬邑河，遶州城北而西合壠，從羅生二水，同爲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餘，有一二家當坡之南，環堵圍南峽之坳甚遙，雜植果樹於中，是爲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餘家當峽坳而居，是爲芹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大盈之源合，卽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豔耀目。若以爲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爲山土所宜，何他岡別隴，杳然無遺也？由卽西復西上坡，一里餘，轉峽而行平頂上，三里餘，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疇遠邨，交映其間，其塢大而圓，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也。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卽當東山之麓，是爲坡脚。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爲案，與同行崔姓者連啜二壺乃行。於是西向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卽志所云羅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陸中者也。又西北二里餘，有卽曰雷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與前過小流，共爲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東田窪種，土皆黑墳，土人芟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堅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卽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陸間，曰土鍋，卽皆燒土爲鍋者。於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爲東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爲衢者也。騰越州城之南門，卽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無，而此城又迤西所無，乃稅駕於大街東黔府官舍，時適過午也。（時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灣導書，姑與店中。）

十四日 早雨，命顧僕覓潘秀才家投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來顧。下午，余往顧而潘出，乃返作記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挾余酌於市，以竹實爲供，（竹實大如松子，肉圓如蓮肉，土人煮熟以賣。）投壺暢飲，月上而返，冰輪皎然。

十五日 晨往晤潘，潘勸無出關。上午，潘饋酒餚。下午，店中老人亦來勸余無行。先是，余以阮玉灣書畀楊主人，託其覓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勸余毋卽行，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費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內，同之入關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邱舍不便憑眺，竟鬱鬱臥。

十六日 晨起，候主人飯，欲爲尖山之行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靈異，慙慙余行，故謀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氈寄楊主家，挈輕囊與顧僕行。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橋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北，過此南流去，卽所謂大盈江矣。余旣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爲球琿山，亂箭哨之來道逾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爲擂鼓山，南爲龍光臺，爲緬箐道，爲水口西夾，直北者，爲上干峨山，亂箭哨之脈，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爲來鳳山，州治之脈，從之東度，又西突保祿閣，爲水口東夾，城西南，爲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爲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乃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脈，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竇其外，卽龍川江東高黎貢山北來之脈也。城西北一峯獨聳，高出衆峯，爲龍崧山，乃北來分脈之統會。從此直南爲筆峯，爲寶峯，爲擂鼓，而盡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爲猛蜂；從此東度，爲上干峨，低伏而東度南起，爲赤土山，亂箭嶺，南下西轉，爲羅生山，支分直北者，爲球琿，峙州東而北盡馬邑，支分由西而南者，爲來鳳，峙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亂箭哨，北流，西出馬邑，邨南，至城東北，一出龍崧山，瀉爲海子，流爲高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爲一，是爲大盈江。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搗，其深十丈，闊三丈餘，下爲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尚屯。又名大車江，此州

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與上江對。其南一日抵南甸，與隴川緬甸對。其西一日半至古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斜抵東南。西四關屬蠻哈守備，自西北而東南，一曰神護，二曰萬仞，三曰巨石，四曰銅壁。東四關屬隴把守備，自西南而東南，一曰鐵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馬，四曰漢隴。八關之外，自神護而出爲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馬而出爲南路，通猛密，有寶井，自漢隴而爲東南路，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鐵壁而出，亦爲南路，通蠻莫，爲緬甸阿瓦正道。昔蠻莫猛密，俱中國地，自萬歷二十二年，金騰成道，立此八關，於是關外諸彝，俱爲阿瓦所有矣。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千崖，至蠻哈諸關，南向隴川，至隴把諸關，由州西抵緬箐分路，西出神護通迤西，西北逾嶺至古勇，大概三宜猶屬關內，而六慰所屬，俱置關外矣。遂分華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下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爲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爲南牙江。西南入千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至千崖北，爲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一曰合於太公城，此城乃緬甸界。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稱其闊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千崖，則其江在千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越流經青石山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能卽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流過緬地，合大盈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實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千崖西，同入緬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卽龍川，龍川卽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麓川又名隴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卽其一無疑。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爲龍川江。至芒市西，爲麓川江，以與麓川爲界也。其在司境，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爲金沙江，遂指爲金沙之源，而源非於山下可知。又至千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始闊，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

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爲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千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卽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卽其名金沙者也。分而歧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脈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澨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專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瓊浪中一點青，今惟城北上千峨龍嵒山下有二海子，城南並無潞水，豈洪流盡揚塵耶？過新橋西行半里，有歧西北行者爲烏沙尖山道，南下者爲跌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先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崖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闊丈五，左駢崖齊涌者闊四尺，右嵌崖分趨者闊尺五，蓋中如簾，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齊觀，但此崖更近而逼，從西崖邊南崖，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灑人衣面，白日間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稱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留易「旱」爲是用「雨」字則疊牀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嵌流峽底甚深，因下踏之，有屋兩重，字夾壑中，乃王氏水春也。復上西崖，其南一峯高聳，憑空揖瀑，是爲龍光臺，上建關帝殿，迴盼久之，復下西崖，其崖甚狹，東卽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流泉疊碓，亦水春也。而當環坡間，其西卽南下緬箐大道，不知水所從出，細瞰之，水從脚下透穴出，南分爲二，一隨大道南注，一復入巨石下，入夾坑之屋爲春，迴眺崖北，有峽一線，深下五六丈，駢峙北來，闊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計崖穴之上，高亦三丈餘，南至出水之穴，上連三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駢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從崖上躡西峯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爲毗盧寺。由其西二里，直低擂鼓尖峯下，見有路直躡峯西上，而路有二生，指寶峯大道尙在北，乃橫涉田間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擂鼓之北，當西北從歧上，而余誤從西南，一里躡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向擂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誤，遂西逾嶺脊，則望見

寶峯殿開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箐兩重，其下甚深，皆從西南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道復上，與蹠坡西上，從峯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從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來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爲二，一西北沿峯去，一東北攀嶺行。一里，再逾嶺陟脊，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於脊，過北路復分爲二如前，然東北者猶非寶峯路，尙隔一箐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躡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塢，西俯峨隴南塢，皆近夾此脊下，而峨隴之西，又有高峯一重，自北而南，夾峨隴之塢，南出緬箐，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頂東南深樹密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隨東箐北行嶺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從東箐中上，橫過西北者，出山腰，知寶峯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間，甚峻而滑，非攀杖，足無粘步。下一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虛亭三楹，東攬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崖間，隔崖迴坡，咫尺縹渺。殿西廡爲二黃冠所棲，余置行囊，令顧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爲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箐。余先隨箐下，半里，右顧崖間，一亭飛綴，八角重櫺，高倚懸崖之上，乃參府吳君（蜀人名靈臣）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再下，緣箐半里，南轉，仰見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無纖紋，惟交附處中垂一線，闊僅尺餘，鑿級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掛也。北瓣之上，大書「奠高山大川」一五字，亦吳參府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貌靈官於中。南瓣側有尖特聳，夾級爲門，其下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是崖純石，危穹夾箐之間，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箐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爲梯，嵌夾石間。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太極懸崖」。從此北度東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峯寺當峯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玉皇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閣當環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尼居之。此昔之摩伽陀修道處，他處皆釋盛於道，而此獨反之。已復下箐中，躡太極崖，過北瓣下，從一線之級上，其級峻甚，幾不能留趾，幸兩崖逼束，手撐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始幽折爲梯，又三十餘級，而抵虛亭間。

余擬眺月於此，以擴未舒之觀，因拭桌作記，令顧奴汲水太極下，簞東以爨，二黃冠止之，以飯飯余，仍坐虛亭。忽狂飈布雲，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謂虛亭風急，邀余臥其榻。

十七日 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息其間，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顧奴入州寓取貴州所買藍紗，將嚮以供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顧奴去不返。抵下午，餒甚，胡道飯余。既而顧奴至，紗仍不攜來也。

十八日 錄記於虛亭。先夜，有虎從山下嚙參戎馬，參戎命軍士搜山覓虎，四峯瞭視者，啞聲相應，兩簞搜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

嶺塘關，南越大山，西南遶古勇關北，分支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爲寶峯，又南爲打鼓尖；又南盡於龍光臺。其馬鞍山，正支東度者，一起爲筆峯，又起爲巖壘，於是南環爲赤土，爲亂箭哨過脊，又南爲半個山，而西北環來鳳，而結州治。此所謂「迴龍顧祖」也。從古勇關北分支南下者，爲鬼甸西山，又南爲峨隴西山，又南抵於緬箐。正支西南下者，爲古勇西關，而南接於神護焉。八關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嶺塘二關，乃古關也。（嶺塘之外，爲茶山長官司，舊屬中國，今屬阿瓦。嶺塘東北阿幸廠北，爲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卽野人。）寶峯山東向屏立其前，下分爲二簞，中垂石崖高穹，兩枝倒插簞底，北簞之上，環岡一支，前遶如堵牆，石崖中裂，鑿級懸其間，名猢猻梯。梯南玉皇閣倚其下，梯北純陽閣居其上。舊有額名爲「太極懸崖」，而吳參戎又大書鐫其上，曰「奠高山大川」。純陽閣之上，則開軒三楹，左右當懸簞之中，而下臨絕壑，向東北，近則環岡前伏，平川遶其下；遠則東山之外，高黎貢北尖峯，特出衆山之頂，正對其中。（此峯土人又名爲小雪山，遙峯橫互天半，而其上特聳一尖如拱圭，蓋在分水關之北二十里，關間無路能上，亦不能見，至此乃東見之。）馬鞍山寶藏之徒徑空，昔在戎行時，曾從赤土鋪北度龍川，至其下，爲高簡槽，有居人段姓者，導之登其頂，其高蓋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後爲三清殿，則邵道所棲也。三清殿

去西頂不遙，余前從之下。蓋是山之最高者，爲三清殿，東北向，當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爲玉皇閣，東向，居北箐之北，倚環岡腋間者，爲寶峯寺，南向。玉皇閣當石壁下，兩箐夾之，得地脈之正，而純陽開，孤懸崖間，從蓮花尖上現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蓋騰越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獨裹石崖於中，如穎躍於囊，且兩箐中怪樹奇株，鬱蔥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茅竹，中者如吾地之筍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又非迤東西所有也。

二十一日，飯後別邵道，下純陽閣，東經太極崖，其處者橫北箐而上，半里而達寶峯寺，余以南箐懸峭，昨所未經，乃從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峽，從環岡大道，復半里，北上寶峯寺。問道於尼，引出殿左峯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爲尖山道，西北登嶺爲打鷹山道。聞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開，其地頗異，乃先趨打鷹。於是東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有數家懸西山麓，是爲核桃園。其西北有坳頗低，乃寶峯之從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逾之，直北一里餘，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轉而北，挾西峯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卽酒店嶺之東度爲筆峯龍嵒者，南下卽野豬坡之南出爲鶴籠緇箐者，蓋俱從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嶺坳間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當從北躡坡，誤從西行嶺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爲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直北雙峯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峯，亦不見路影。乃躡棘披礫，直上者三里，霧氣襲峯，或合或開。又上二里，乃得亂坪，小峯環合之中，多迴壑，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於北峯下者，從墜中趨之，仍無路。柱左有篷一龕，僧寶藏見余，迎入其中，始知卽開山之人也。因與余遍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行寶藏固留止一宵，余從之。其後山中垂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後復下，大山自後迴環之，上起兩峯，而中坳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據土人言，其上多鷹，舊志名爲集鷹山，而土音又僞爲打鷹云。其山脈北自冠子坪南聳，從頂上分二歧，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峯之支，如抱臂前環，西南下者，當壑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而

爲中案，南墜而下，復起一峯爲前案；東北下者，當壑左而伏，結爲東窪之鑰，兩峯坳處，正其環窩處。前蹲一峯當窩中，其脈復自東北復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盤中。其前復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於胸。其脈卽自中蹲之峯從左度右，又從右前度，而復起一阜於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爲中峯近案，卽南與中案並峙。稍度而東，又起一阜，卽北與東窪之鑰對夾，故兩乳之前，左右俱有窪中坳。中峯之後，左右亦有峽中局，其脈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然可尋。其兩峯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者，一線前度，其東爲筆峯巖巖，南爲寶峯龍光者，皆是脈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至，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燎無子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水出之穴，俱從山根分逗：」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攜，然其質仍堅，真劫灰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峯之下，前臨兩乳，日後有擴而大者，後可累峯而上，前可跨乳爲鐘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坳，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爲窰，有瀦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倏易，獨留此一勺，以爲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尖山雖中懸，而無重裹，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龜坐籬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爲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爲結此一椹，而尙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向從戎爲選鋒，復重慶，援遼，援黔，所向有功，後爲騰越參府，旗牌，薙髮於甘露寺，從師覓山，師獨坐空山，徑空募化山下，爲然一指，開創此山，俱異人也。是晚，宿窟中，有一行脚僧，亦留爲僧披薙者，乃余鄉張涇橋人，（蕭姓，號無念，名道明）見之如見故人焉。

二十二日 晨起，宿霧淨盡。寶藏先以點餉余，與余周歷峯前。憑臨而南爲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龍川後之界也。近嵌麓西，爲鬼甸，其外有重峯西擁，則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爲筆峯，其外有高嶺東穹，則高黎貢後聳之脈也。惟北向則本山後屏焉。然昨已登嶺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爲龍川所合，西北之叢處爲尖山所

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棲矣。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臂，卽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餘，有路循嶺北西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皆向鬼甸道也。於是交之東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去，此卽州中趨冠子坪道。蓋冠子坪從北南度，穹起打鷹之頂，自北望之，不見雙峯如鞍，祇覺層起如冠，逾脊西下，是爲坪邨所託，有龍潭西湧，乃鬼甸上流，經鵝籠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東北下，行莽棘中，一里餘，北向下，傍西小峽，漸有微徑，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籐。東轉，再逾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岡上。岡之西，大山始有峽中盤，岡之東，始隨坡東下。共二里，抵坡麓，則響水溝之峽在其東矣。有溪自西峽出，北涉之。隨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開，有路西之入，交其路而北，一里餘，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爲王家塢（以此水爲界，南俱沐府莊）又北半里，遂與南來大路合。又北一里，有邨在西山下，至是中塢始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闢。溪沿東麓北下，邨倚西山東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歧東北往界頭。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爲灣腰邨，蓋王家塢之後山也。其北塢爲左所屯，乃崑崙北又起一峯，其餘支西北而環者，塢中始有田疇，下關響水溝之流亦西北貫之，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餘，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餘，有結茅賣漿在南山下，於是巨松錯立，高影深陰，午日俱碧。又西二里，爲馬站。其北坡下，頗有隔林之廬，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飯焉。其西始田塍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餘，抵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逾其坳，有墟場，爲馬站街房。其北山坡雜沓，石齒高下，東岡與西山，遂夾溪北注。其三里，有山橫於前，乃西隨之。半里，北透其坳，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壑，溪從西山透南峽來，達壑北去，固知透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轉，坳西一峯，卽西盡於溪者也。盤壑而西北，一里餘，遂循溪東岸行。其西岡松檜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飯於溪旁，又北半里，爲邱坡，有兩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則羣山中，迸爲峽，有歧西入之，爲古勇道；其東則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於是北行田塍間，二里，屢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餘，爲順江邨，古之順江州治也。西山至是中斷復起，其特

聳頗厲，是爲三清山。邨多環石爲垣，連竹成陰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爲順江，有木梁跨其上。順江邨之東，山塢東關。過橋，復北上坡，行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餘，北上坡，有虛茅在坡北，是爲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坂間。其坂西倚三清山，東臨夾壑，壑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橫止焉。從此三清西互，江東東屏，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間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東轉去，想順江之分流而至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東，路遂北盤東垂之坡，二里，是爲雞茨坪。逾坪北，下一里餘，復得平疇。有賣漿者當路右。於是東北行田塍間，一里餘，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橋橫誇之，是爲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爲東江。既度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於新街。固棟一名谷棟，聚落當大塢中，東西二江夾之。其北則雅烏山南垂橫互兩山間，至此而止；其南則兩江交合於三里外，合流東南去，至曲尺，入龍川江。東則江東山北自石洞東，南向而下；西則三清山北，又起一峯，南與三清鴈行而峙，其中有峽如門，而小甸之路從之。是峯卽雲峯尖山，東下北轉之脈，雲峯正在其西，爲彼所掩，故固棟止西見此山，而不見雲峯也。其地直東與瓦甸對，直西與雲峯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南與馬站對。有新舊二街，南爲新，北爲舊。

二十三日 命主人取園筍爲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間有香筍，薰乾瓶貯，味有香氣。）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柳於劉姓者家。「飛松」者，一名「狐實」，亦作「梧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輒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卽存而子俱飛去，成空株矣，故曰「飛松」。惟巔塘關外野人境有之。野人時以「茶」「蠟」「黑魚」「飛松」四種，入關易鹽布，其人無衣與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陰，上體以被一方幃而裹之，不復知有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卽茶山之彝，昔亦內屬，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又北二里餘，橫岡後互，望之若東西交屬於兩界崇山，不復知其內有兩山之嵌於兩旁也。此岡卽

雅烏山南垂盡處，東西二江皆從其兩腋南出，疑卽挨河，而土人僞爲雅烏耳。陟岡而北，又二里，岡左漸突而成峯，岡右漸嵌而爲坑，路漸逾坑傍峯而上，於是坑兩旁皆峯，復漸成峽。循峽西峯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挾西峯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樹一株，頗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壑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於是出固棟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邨廬倚岡頭，是爲烏索。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岡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反自西而東度之。橋東復有竹有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固棟西山與尖峯後大山，圍環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邨連竹甚盛。半里，從其邨南西轉，復行岡坂者二里，岡頭巨松錯落，居廬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餘，連過兩邨，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間，就而滌體。時日色亭午，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間，一里，稍西下，涉一峽底，於是巨木參霄，緯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涉峽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躋樹蔭中，高崖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弄影，不礙凌空之展也。上三里，遂陟岡脊。脊兩崖皆墜深涵碧，聞水聲潺潺在底，而不辨其成也。脊狹不及七尺，而當其中復有鋪木以度者，蓋脊兩旁皆削，中復有窞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復稍下，又涉一南墜之峽，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餘而飯。稍夷，轉西南盤而北，半里，復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峯崖而轉其腰，如望見尖峯在隔管隴樹間，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峯也。北半里，抵其峯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懸崖削磴，迴顧前所盤脊東峯，亦一峯復聳，山頭尖削，亦堪與尖山伯仲，但尖山純有中懸，而彼乃土峯前出耳。兩峯之北，復與西大山夾成深壑，支條開突，箐樹蒙蔽，如翠濤沉霧，深深在下，而莫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峯頭就豎石鑿級爲梯，似太華之蒼龍脊，兩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闊僅尺許。

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但見層累不盡，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頂東西長五丈，南北闊半之。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後三楹奉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東，臨前峯之尖，南北夾閣爲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北峽，而兩頭懸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臨南峽，而中敞爲齋堂。皆川僧法界所營構。蓋其上向雖有道而未開闢，莫可棲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闢山麓爲下殿，故往州未返。余愛其幽峻，遂止東側樓。守寺二僧，一下山負米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 晨起，天色上霽，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句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涵波，無分遠近，皆若浮翠無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復有坡淵卮陸之異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爲嵐翠掩映，無能拈出。獨此時層層襯白，一片內，一片外，搜根剔奧，雖掩其下，而愈疎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質遠近諸山，一一表出。因與懸南崖而下，有崖前臨絕壑，後倚峭壁，中刻橫罅，下平上覆，恰如匡牀，雖小而可憩，可臥，是名仙牀。俯層峭之下，巉覆累累，無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須從梯級，下至第二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導而行。其洞乃大石疊綴所成，亂崖顛磴，欲墜未墜，迷處爲罅，覆處爲洞，穿處爲門，門不一竅，洞不一層，中欠寬平，外支幽險，若疊級架板，亦可幽棲處也。洞門東向，腋中者爲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而下，南出峽門，其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球倒懸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即結爲癭，如匏瓠之綴於蔓者，癭之端綴旁芽細枝，上迎雨露，茸苗夭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員綴枝間者，卽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絲下垂，結體空中，馭風吸露，形似膽懸，命隨空寄，其取意亦不誣也。余心識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卽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聳，若得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爲爻，可鉤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隨導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岡迴壑，紆鬱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見奇，臺踞北壑，以憑臨爲勝。此峯前兩概也。由峯後西南越脊而下，

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棟南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亦法界新開者。由此東可出固棟，西可窮古勇。而余時有北探滇灘阿幸之興，遂不及兼收云。是午返寺，同顧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遂以前法升木取瘻，而崖高峽墜，木杪難於著力，久而後得之一瘻圓若葫蘆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的頸，一瘻環若巨玦，兩端圓湊而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玦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重。余不能兼收，後行時置輕負堅者而走。

二十五日 余留二詩於山，負「木膽」於肩，從東大道下梯級。一里餘，東度過坳，遂東南循前峯之腰，又半里，東度脊項，於是俱深木夾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盤峽，復東北上。半里凌脊，乃東行脊間。左右皆夾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間鋪木。又東南半里，復盤壑東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復東逾一岡。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東向稍上，遂出管東北行。一里，至下院分歧之路。仍從向來之小路。一里餘，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塢而得一邨，入問熱水塘道。仍東北三里，過烏素橋，從橋西逾岡而北。一里，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之麓行。六里，有岡自東山直對西峯而下，驅江流漱西峯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復逾岡北下，北塢稍開，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氣雜沓而起，卽熱水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無屋，雨霏霏撲人，乃令顧僕守行囊於塘側。北半里，上坡，觀其街子，已散而無他物。奪南岡，有邨廬在坳脊間，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復南半里，迴覓之，有閩人洪姓者，向會寓余鄉，爲導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顧僕入，出攜餐喫之。問阿幸路，須仍從此出。此中東至明光，雖止隔一山，險峻不可行也。見日色尚早而雨止，乃留熱水，待出時浴，并木膽寄李翁家菜園中，遂仍西北行。五里，北上坡，爲左所盡其分屯處也。其處居廬甚盛，行者俱勸余宿。此謂前皆峽彝家，不可棲。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顧。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過後所屯，漸折而從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東北垂，復與江遇。迴顧尖山，與前峯並峙，中坳如馬鞍，而左所之南，復有峯一支，自西山突出，橫互其北，故路

必東北從烏窠橋抵熱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當尖山之北。其北則西大山漸伏，中遜而西，爲滇灘過脈處；東大山直互而南，分墜西竄，下突小山，橫界於北，爲松山坡。坡之北，卽阿幸北進之峽。其西北高峯，浮出於橫坡之上，則阿幸滇灘之間，又中界之一峯，所謂土瓜山也。行江東岸一里，復折而東北一里，抵東山腋下。山峯叢立處，有兩三家倚東坡而棲，是爲松山。從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互之坡。一里，躡坡脊，其脊正西與巔塘相對，有塢西盤，而江水自北橫界脊下，脊若堵牆。溯水北上，從脊間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峯頭，是爲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從石西隨坡下，涉江西上，乃滇灘關道，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間從此出入，負茶蠟紅藤飛松黑魚，與松山固棟諸土人交易鹽布，中國亦間有出者，多爲所掠，不甚往也。其關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處，今關廢而田蕪，寂爲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紆坦，不甚崇險，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從塢間溯江東岸北行，如度橋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爲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東來小澗，復上東坡，北隨之行二里，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卽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婦俱伐木山中未歸。余將西度橋，望西山下投棲，聞其地江岸西廬乃土舍所托，皆不納客，納客者惟東岸王店。方躊躇間，一鋤於田者，乃王之鄰，謂其婦亦入山未歸，不識可徐待之否。余乃還待於其門。久之，婦歸，爲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滇灘東北高峯南下之支，東乃雅烏直北崇互之嶺，中夾成塢，江流貫其間。南則土主碑之橫岡，自東而西突；北則土瓜山之東嶺，自西而東突。中界此塢，南別松山坡，北別阿幸廠，而自成函蓋於中。蓋滇灘土巡營昔爲某姓，已絕，今爲土居之雄者，曰龍氏。與此隔江相向，雖未授職，而儼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 凌晨起飯。西下行田間，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橋跨江而西，度之。復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東，盤其東突之嘴。半里，復轉而北，從坡上行，西循峯腰，東瞰江流，塢底至此，遂東而爲峽。隔峽瞻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巖巖上擁，峽之水中，北自阿幸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窠而爲固棟西江者也。東西

兩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爲濱灘東北峯，而下爲土瓜山，東下穹爲阿幸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西南明光，南爲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難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澗自西而東，涉之北上。於是屢陟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稍開，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見。又北二里，盤西山之嘴，始復見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爐煙氤氳，廠廬在焉。遂五里而至廠，廠皆茅舍，有大爐小爐，其礦爲紫色巨塊，如辰砂之狀。有一某姓者，方將開爐，見余而留飯於窟中，言其北姊妹山，後卽爲野人出沒之地，荒漠無人居，而此中時爲野人所擾，每凌晨逾箐至，雖不滿四五十人，而藥箭甚毒，中之無不斃者，其妻與子，俱沒於此。現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盡，不必登。明光逾峻而過，東去此四十里，然徑仄無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又一里，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湫坡而南，路稍東，逾東峽來小澗，其澗西注於江，卽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澗，自濱灘南來，東注於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復東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又南越岡而下，過松山及諸所，二十里而入熱水塘李老家。時猶下午，遍觀熱水所洩，其出甚異。蓋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狀，滔滔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孔突出一處者，有從石窗中斜噴者，其熱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圓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熱，不能下體，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卽冷泉交流，若導入侵之，卽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熱水也。其北倚東坡之下，復有數處，或出於砂孔，或出於石窰，其前亦作圓池，而熱亦如之，兩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二十七日 晨起，飯而行。仍取木膽肩負之。由岡東南下峽，一里餘，復有煙氣鬱勃，則熱水復溢塢中，與冷水交流而西出峽，其塢皆東大山之環壑也。由其南復上坡，里餘，有坑自東山橫截而西，若塹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隨坑東向上一里，從坑墜處，南渡其上，蓋其東未渡處，亦盤壑成坪，有邨倚東峯下，路當其西南。半里有歧，

一南行坡上，一東向邨間。余意向東者，乃邨中路，遂循東峯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見一塢橫前，其西下即烏索之旁邨，其南逾即雅烏之西坳矣。乃悟此爲固棟道。亟轉而東，莽行坡坂間。一里，得南來大道，乃知此爲固棟向南香甸道，從之。漸東北上，一里稍平。東向半里，復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峯頭稍轉而南，半里，即南雅烏之脊也。從其上可南眺龍巖山，而北來之嶺，從其北下墜爲坳，復起此坡。東隨塢脊平行半里，乃東北下抵坳東，則有路西自坳中來者，乃熱水塘正道，當從墜坑東邨之歧上，今誤迂而南也。於是又東下一里餘，其下盤而爲坪，當北山之東，山界頗開，中無阡塍，但豐草芄芄，東北一峯東突，巖巖前標，即石房洞山也。其後乃西北而屬於西山。西山則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熱水塘之東，而南度雅烏者也。於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見有兩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爲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邨也。」亟馳去。後仍知此爲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貿貿焉自適也。又北一里，再逾一東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覺東江之形，自其南破雅烏東峽而去，而猶不見江也。北向東轉而下一里，有峽自西北來，即巖巖後西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水，隨峽東出，有小木橋度其上。過而東，遂循北山之麓，始見南墜中，東江盤曲向西南而破夾，蓋此地北山東突而巖巖，南山自石洞廠南，盤旋西轉，高聳爲江東山北嶺，與北對夾，截江西下，拓爲塢，曲折其間。路從其北東行一里，有歧東南下塢中，截流渡舟，乃東趨石洞之道。有路東北挾巖巖峯而轉，乃北趨南香甸道。於是東北一里餘，轉巖巖峯東，遙眺其塢大開，自北而南，東西兩界夾分之，西山多東突之尖，東山有互屏之勢。塢北豁然遙達，塢東則江東北嶂，矗峙常夾，惟東南一峽，窈窕而入，爲楊橋石洞之徑。西南一塢，宛轉而注，爲東江穿峽之所。先是，余望此巖巖之峯，已覺其奇，及環其麓，仰見其盤互之崖，層聳疊上，旣東轉北向，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木膽於路側，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

輒隕攀之亦隕間得一小粘者，綳足掛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蓋峭壁有之，無此蘇土；蘇土有之，無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後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攀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洞門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從壁環擁，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丈餘即止，無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難於橫帖之陟，即隨峽上躋，冀路北有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復仰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洞門南向，益踞蹶從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當門，門分爲二，先從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後東轉，其中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爲後室，然亦丈餘而止，不深入也。旋從其東者出，還眺巨石之上，與洞頂之覆者尙餘丈餘，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臺，若置梯躡之，所攬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雙足向前，兩手反而從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顧僕見若更生也。日將過午，食攜飯於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遜。又一里，有邨倚西山塢中。又半里，遠邨之前而北，遂與江遇，蓋江之西曲處也。其邨西山後抱，東江前揖，而南北兩尖峯，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稱。有小溪從後山流出，傍邨就水，皆環墜爲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勝處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東注之橋，復北上坡，二里，東北循北尖峯之東麓，一里餘，仰見尖峯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門甚峻，上及峯頂，如簷覆飛空，乳垂於外，檻橫於內，而其下甚削，似無陟境，蓋其路從北坡橫陟也。余時亦以負荷未釋，遂先趨廠，又北一里餘，渡一西來之澗，有邨廬接叢於江之西岸，而礦爐滿布之，是爲南香甸。乃投寓於李老家。時甫過午也。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爲界頭返城之用，自猶可糴米爲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墮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褶襪裙三事，懸於寓外，冀售其一，以爲行資。久之，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綢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顧僕烹於寓。余亟索飯，乘晚探尖峯之

洞，乃從邨西溯西來之溪，半里，涉其南，從魏彝後南躡坡，迤邐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內架廬三層，皆五楹，額其上曰雲巖寺。始從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南，升上層。其中神像雜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簷下垂於外，長條短縷，繽紛飄颺，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捲，其狀甚異。復極其北，頂更穹盤而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而臺之上面，又有龕西迸，復因其勢，上架一閣。又從臺北，循崖置坡，盤空而升，洞頂氤氳之狀，洞前飄灑之形，收覽殆盡。臺之北，復進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勢而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從來嫌洞中置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無礙，而更覺靈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構也。時洞中道人尚在，廠未歸，雲磴不封，乳房無扁，憑憩久之，恨不攜囊托宿其內也。洞之南復有一門，駢啓，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內高廣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黃如新鑿者，攀其上級，復透小穴西入，二丈後曲而南，其中漸黑，而有水中貯，上有滴瀝聲，而下無旁泄竇，亦神澹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逾，但爲水隔而黑，不復涉而窮之。乃下，乃從北巖下循舊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臥，不覺陶然。

南香句余疑爲蘭香之譌。蓋其句在北，不應以南稱也。山自明光分脈來，西卽阿幸東南下之山，東乃斜環而南，至甸東，乃西突而南下，夾江流於中——其流亦發於明光北卽姊妹山東行之脈也。是爲固棟東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廠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實無廠也，惟燒炭運甌，以供此廠之鼓煉。此廠在甸中，而出礦之穴在東峯最高處，過雅烏北嶺，卽望而見之，皆採挖之廠，而非鼓煉之廠也。東峯之東北，有石洞廠，與西北之阿幸，東南之灰箬，共爲六廠云。諸廠中惟此廠居廬最盛，然阿幸之礦紫塊如丹砂，此中諸廠之礦，皆橫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之重也。

二十八日晨起，霧甚。平明，飯而爲界頭之行。其地在南香甸東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東北大廠逾山，則高壑重疊，路小而近，由南香東南陽橋礦逾東嶺，則深峽平夷，路大而遙。時因霾黑，小路莫行，遂從土人趨

陽橋道，且可并攬。所云石洞也。從邨東度江橋，其橋東西橫架於東江之上，覆亭數楹。由橋東卽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東山者，卽固棟江東山之脈，北自明光來，至大廠稍曲而東南，至是復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東。其上有礦穴當峯之頂，茅舍緣之，自雅烏北嶺遙望以爲南香甸也。至而後知爲朝陽出礦之洞。然今爲霧障，卽咫尺東山，一無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則有峽自東山出，遂東轉而蹈之。其峽北卽東山，至此南盡，南卽東嶺之轉，西轟於南香甸，南爲江東山北嶺者也。開峽頗深，有泉西出而注於東江，卽昨所從巖壘山前分歧渡江而東入之峽也。峽徑雖深，而兩崖逼仄，循北山東行二里，望見峽內亂峯參差，扼流躍穎，亟趨之一里，至其下，忽見北崖中迸夾峙如門，路乃不溯澗東上，竟北轉入門。蓋門左之崖，石脚直插澗底，路難外濺，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仍東躡左崖之後，一里，遂逾亂峯之上。蓋石峯三四，遂隊分行，與流相磨，獨存其骨耳。循北峯攬澗南亂峯，又東一里，路復北轉，蹈北峯之隙北下。半里，則峯北又開一峽，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於北峯東突之下。同穿亂峯之隙而西，所謂北峯者，從大廠分支西南下，卽南香甸東突之峯，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東者也。其東南垂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臨南香甸者，曰朝陽洞，是山之東南有礦，東臨是峽者，曰陽橋。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於南香，則知南香乃衆礦所聚也。隨峽北望，其內山迴壑關，有廠亦爐煙勃勃，是爲石洞廠。所云石洞者，大廠之脈，至是分環西下者，自南香東界而南至陽橋，下從峽中，又東度一峯，突爲虎砂而包其內。東下者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穹爲江東山北境，邊爲龍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東南出，合東嶺北下之水，西注於亂峯，與陽橋度峽水合流，西注東江。是石洞者，衆山層裹中之一壑也。從陽橋峽北望而見之，峽中度脈而東，雖無中界之脊，而水則兩分焉。余時欲從峽趨石洞，慮界頭前路難辨，不若隨同行者去。遂捨石洞，從東峽溯流入三里，則路東有峯前屏，北界陽橋東度之峯，至是東盡。石洞之水隨東屏之山南出而西轉，則陽橋南峽之上流也。路抵東屏前山下，亦分歧爲二：東北湖石洞水逾嶺者，爲橋頭路；東南湖東嶺

北下之水逾嶺者，爲界頭路，然則西下峽中之水，以石洞者爲首，以東嶺者爲次也。於是東南上坡，二里餘，陟嶺巔，是即所謂陽橋東嶺矣。逾嶺卽南下，一里，復陟峽而上，從嶺上南行，二里，就其東南坡而下，二里，越東流之壑，復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歧下東大峽，爲同行者誤而南，一里餘，始知其誤，乃莽陟坡而東北，一里，遇西來道，隨之，東陟，一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繫藤爲橋於上，以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兩崖，從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置足，兩旁亦橫竹爲欄，以夾之。蓋凡橋鞏而中高，此橋反掛而中垂，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從橋東遵陞上，始有邨廬夾路，二里，復東上坡，山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東山下，是爲界頭邨。其邨倚東山而北，夾廬成街，而不見市集，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於西北江波之間，北與橋頭合街矣。蓋此地早卽移街，乃習俗也。乃令願僕買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視其擾擾而已，不略有奇貨也。旣乃還飯於界頭。其地已在龍川江之東，當高黎貢雪山西麓，山勢正當穹窿處。蓋高黎貢俗名崑崙岡，故又稱爲高崑山，其發脈自崑崙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灘關南高山，東南行者，遠小田大塘，東至馬面關，乃穹然南聳，橫架天半，爲雪山，爲山心，爲分水關。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幾五百里云。由芒市達木邦，下爲平坡，直達緬甸，而盡於海，則信爲崑崙正南之支也。由界頭卽從雪山西麓南行，屢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遙望羅古城，倚東山坡間，有寺臨之。此城乃土蠻所築之遺址，其寺頗大，有路從此逾雪山，過上江。又南二里，過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坳。又南二里，過一小木橋。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東轉，二里，抵東南峽口，有山自東大山南環而峙於門，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則前所過藤橋江，亦自塢北來，進循其東岸而南，三里，始有邨倚江岸，乃傍邨南行，又一里，宿瓦甸，瀕江東岸，亦南北大塢也。邨陞連絡，東向大山，卽雪山，漸南，與山心近矣。

二十九日

平明，飯卽行。隨江東岸行，二里餘，兩岸石峯交合，水流峽間，人踰崖上，江爲崖所束，奔流若線，中

甚淵深。峽中多沸水之石，激流盪波，而漁者夾流置罾於石影間。攬瑤曳翠，無間得魚與否，固自勝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峽。有石浮波面，儼然一鼉，隨水出也。又南二里，過上莊，有山西突，中夾塢成田，邨倚突峯之東。江曲突峯之西，而路循塢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餘，復與江遇，而兩崖復成峽，石之突峽迎流，與罾之夾流曳翠，亦復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從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塢。於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東支已盡，橫突而東，即西峽之繞而下者。其西支猶橫突西南，即固棟兩江所合而南盤者。兩支之中，北遜成塢，而灰窰廠臨其上焉。是廠亦六廠之一，所出礦重於他處，昔封之而今復開，則不及他處矣。西一里，復上一北突小岡，有竹環坡結廬其中者，是爲苦竹岡。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塢南上，遂從坡上南行二里，江隨西峯之嘴，曲而東南，始巖舟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行一里，坡尾東掉，路亦隨而東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更南上一里，遂逾其東下之脊，南行脊間。二里，復稍下，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中有小水搗坑東出。乃下半里，稍西轉，迎流行峽中，有數家倚峽北，是爲曲石，而峽之西，其內反闕而成塢，亦有邨廬倚之，則峽水之所從來也。於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間二里，有邨當路左，亦曲石之邨廬也。又南三里，乃隨坡西轉，始見坡南塢大開，水東貫之，則固棟兩江合而與順江響水溝諸流一併東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即與界頭瓦甸之江合，是爲龍川江之上流，蓋交會於曲除者也。固棟之江東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盡於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棟歷其西，又從陽橋東嶺逾其北，又從瓦甸瞻其東，又從灰窰曲石轉其南，蓋江流夾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塢底，有橋跨江，亦鐵鎖交絡，而覆亭於上者，是爲曲石橋。按一統志，龍川江上有藤橋二，其一在同石按江之上下，無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誤耶？豈其橋昔乃藤懸，而後易鐵鎖耶？於是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里餘，復南向陟嶺。二里餘，登嶺頭，有三四家當嶺而居，是爲酒店，以賣漿得名也。飯而行，循嶺東南向，二里下，稍西轉，復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又南二里，過陳揮使莊，又南隨峽中行二里，有隴環前峽，折而

自西來，有歧直南躡其隴。余乃隨衆從峽中西行，半里，漸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隴脊，始逾東度之脈。於是南望前壑大開，直南與羅生山相對，其中成塢甚遙，州城隱隱在三十里外，東之球琿，亦可全見。惟西之寶峯，又西北之集鷹，皆爲巖崿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見焉。余先賈勇獨上，踞草而坐，久之，後行者至，謂其地前有盜，自東山峽中來截路而劫，促余並馳南下。東望層峽重巒，似有尋幽之徑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下二里，望見澄波隴山麓，余以爲卽上干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邨廬當海子北岸，竹徑扶疎，層巒環其後，澄潭映其前，路轉其東北隅，有小水自峽間下注，有賣漿之廬當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負木膽浸注峽泉間。且問此海子卽上干峨澄鏡池否？其人漫應之，但謂海中有魚，有泛舟而捕者，以時插秧，止以供殮，不遑出賣。然余憶志言下海子魚可捕，上海子魚不可捕，豈其言今不驗耶？循海東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濱，遇耕者再問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鏡池者，尙在邨東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從。南二里，越一澗，有邨連竹甚深，是爲中干峨邨。由邨南又南下三里，其邨竹廬交映更遙，是爲下干峨邨。至是東坡之下，闢爲深塢，而溪流南貫。由是從邨南稍西，卽轉南向隨坡上行，一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旣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灣而居，與下干峨南北遙對。從此東向隨坡上，半里，乃躡坡之東嘴。從其上南轉，則東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數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樹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窺也。南半里，稍西復轉而南，半里，崖下居廬旣盡，忽見一大溪東向而橫於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無路下墜。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乃令顧僕守木膽於路隅，余策杖蹙麓，循崖北轉。又半里，投叢木中，則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迴流成潭，深可四五尺，堤之下，填壑成溪，闊幾盈四五丈，泉之溢處，俱從樹根石眼糾繆中出，陰森沁骨，掬而飲之，腑臟透澈，悔不攜木膽來一投而浸之也。旣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顧奴處，取木膽負而行。又南二里下坡，有數家當坡之東，指余東向逾其梁，其梁東西跨干峨下流之溪，志所謂馬場河也。逾梁東，卽東南逾田塍間，三里，抵東

山下，又有溪自東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爲迎鳳橋，以其西有飛鳳山也。橋下水卽東南出於赤土坡者，北流至羅武塘，出馬邑邨，西向經此，而與馬場河合。過橋，遂直趨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線將絕，則黃坡泉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將絕，則飲馬河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入騰越北門。行城中二里，出南門，城中無市肆，不若南關外之喧闐也。抵寓，已下午矣。

己卯五月初一日 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後，參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且命店中一至卽入報。』余不知其因，令姑緩之，且遊於市，而主人不聽。已而吳君令把總持名帖來，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卽枉顧爲幸。余領之，因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旱，斷屠祈雨，移街子於城中，早卽移街，諸鄉邨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參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頗至。是日，其子將返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吳、四川松潘人，爲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邊省城而復合。且言昔爲貴州都關，與陳學憲平人、士奇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鷹山寶藏，徒徑空來顧，抵暮別去。

初二日 余止寓中雲峯山（卽尖山）老師法界來顧。州庠彥李虎變、昆玉來顧。（李居綺羅。）

初三日 參府來候宴。已又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參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參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斷屠故也。（臘味中始食竹鼈。）下午，別之出。醉後過萬壽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卽玉泉寺矣。天衣師拜經觀音寺，三年不見，一見喜甚，留余宿，余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 參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叩李君家。綺羅志作矣羅，其邨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來湊間。蓋羅漢沖之水，流經大洞長洞二小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爲二流：北爲飲馬河，而抵城東南爲綺羅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來鳳東南

麓，乃南塢兩山夾間，是邨縮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余初望騰越中塢，東爲珠琤矣。比西爲寶峯毗廬，南爲來鳳羅生，北爲干峨飛鳳，西北則巖嵒最聳，而龍潭清海之水溢焉；東南則羅漢沖最深，而羅生黃坡之流發焉；東北則赤土山最遠，而羅武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龍光臺來鳳西麓而去，則是州之脈，蓋西北由集鷹州分脈，南下者爲寶峯毗廬，而盡於龍光臺，東曲者一峙爲筆峯，再聳爲巖嵒，遂東下而度干峨之嶺，又東南而紆爲永安亂箭之西，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羅生水尾，而北轉爲來鳳，至是始知羅漢沖水，又南下於羅首沖，則來鳳之脈，不南自羅生水尾，而實東自黃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塢，而南抵羅生脈，從由腔中西度，（郡人陳懿典進士文星閣記云：「嘉靖壬子，城外週鑿城隍，至正南迤東竄地丈許，有絡石工役斲截之，其石疊壘如脊骨，穿地而來，乃禿峯之元龍正脈也。」其說可與余相印證。）土人不知，乃令濬羅漢沖水一枝，北流爲飲馬河，而抵於城東。是此脈一傷於分流，再鑿於疏隍，兩受其病矣。土人之爲之解者曰：「脈由龍光臺潛度於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雖石骨下互，乃大水所趨，一壑之流交注焉。飲馬河本無一水兩分之理，乃人工所爲，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 晨餐後，卽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兩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峽中，北向峙，卽天應寺也。其後卽羅生主峯，仰之甚峻，志稱其條岡分布，不誣也。又東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隨之北下，共一里，岡東盡處，竹樹深密，綠蔭襲人，披映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最爲團山，與此岡斷而復續。岡東邨廬連絡，余從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廬，具臘肉火酒獻。蓋是日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復東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橫於前，是爲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爲羅漢沖。溪南北皆有邨，夾峙峽口。由南邨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逾嶺趨猛連者。

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間，水匯其傍，淺不成浴。東山下有大洞，溫泉爲八景之一，卽在其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逾而北，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卽導余從大路西出，二里，過溪南，卽出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夾溪而峙。余欲趨之，浴其溫泉，李君謂泉在東峽中，其入尚遠，遂強余還。又西一里，過團山，北麓，又西三里，而還李君家。

初六日 晨飯，令顧僕攜臥具，爲楊廣哨之遊。先是李君爲余言：「此地東南，由羅漢沖入二百里，有翁呂山，東南由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塘，皆有峯巒可觀。」余乃先其近者，計可從硫磺塘半箇山而轉也。東三里，從水應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絕頂，北瞰，卽天應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巖崑山與之對峙焉。西瞰，則旁峽分趨，勢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峯頽頽自掩，而南眺則濃霧瀾綸，若以山脊爲界，咫尺不可見。於是南從嶺上盤峽，俱行氤氳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藏圓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睹其田塍，而不免遠罹其沾溼矣。復上南坡，躡坡脊而南，五里，一歧隨脊而西南，一歧墜坡而東向。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邨倚東坡下，披霧就訊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爲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馬鹿塘之徑，當從北歧分向而東，此已逾而過南。屯人指余從坡東北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墜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後乃知其南界高峯，反西自竹家屯而東突，爲陳播箕哨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正道尙在其北，霧漫不辨，踉蹌東下一里餘，有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無一人。抵塍而路絕，塍狹如線，以杖掛畦中，東行抵溪，而溪兩岸蒙翳不可渡。復遠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東則崩崖下墜，其勢甚拓，其墜甚峭，若中剖其

脊，并左右兩幃而平墜焉。坳北有路，自崩崖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坳中獨無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爲崩崖所墜。復歧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路，循之東，北瞰嶺崖下陷，東向成坑，簣木深翳。又東半里，再陟嶺，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折連下三里，余以爲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卽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歧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坑嵌其下甚深。金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躑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翳，全無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濼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濼沙之上，虎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又東南一里餘，有小溪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將逾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爲從大道，卽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躡脊西馳二里，見西峯頂有峯特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歧，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解所攜飯啖之。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中者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爲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臥，儼然與粵西無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閱十五月，乃復遇之西陞，其中數千里，所不見也。自登崩崖之脊，卽望見高黎貢南互之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餘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卽與高黎貢遙夾者，意龍江從此去。西塢甚豁，遠見重山外互，巨壑中盤，意卽南甸所托也。時霧黑莫辨方隅，而邨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晰微奧，卽微其地名，據云爲鳳田總府莊，南至羅卜思莊，一日餘，東北至馬鹿塘，在二十里外，然無確據也。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臥。

初七日 陰雨。飯後，余姑止不行。已而邨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

之脊，昨已逾而來；西山之脊，尙未之陟；不若舍馬鹿而逾西脊，以趨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徑，以硫磺塘爲正道，遂從之。土人指余從邨後西北向大山行，余誤由直北，一里餘，下涉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餘，又下涉澗。其處一澗自西峽崩崖來，一澗自北峽崇山來，涉其西來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湮，已北下，則其澗亦自西來，橫塹於前，雖小而頗深，藤箐蒙塞，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歧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湮。其南崩崖下嵌，卽下流之所從出，而莫能逾焉。復出，從歧口南涉其澗，從澗南又得一歧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卽崩崖西對之坡也，其上皆懸崖，而仍非通道。躡之行，一里，上西頂，頂高雲黑，莫知所從。計返下山，乃轉南行莽棘中，溼茅壅箐，躡躡東南向，二里，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處，相距止二三里間。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上有小寨名獼圖，卽從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上北躡坡，一里，有二茅常峽坪間，是爲獼圖寨。由寨後更躡峻而北，半里，登岡，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有溪流貫其中，壑西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一邨廬倚南坡，是爲楊廣哨。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從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復一里餘，而躡其脊。余以爲卽從此緣脊上北大峯矣，而執意猶小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卽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卽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余緣木下涉，卽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繼躡隴脊，一里餘，轉而東北上一里，躡峯頭，由峯頭西盤，半里，復隨峽北行，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餘，當其東西分峽處，有邨廬倚其中，是爲陳播箕哨。從哨北卽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自邨廬當坡，是爲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寨後復起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爲二，循北峯直去，爲騰越南甸大道，穿北峯南峽而西，爲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從樹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墜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

其中，卽矣羅邨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者。溪西之山，嶮岼南踞，是爲半箇山。接一統志，「有羅直沖，硫磺塘在焉。」疑卽此山。然州志又兩書之，豈羅直沖卽溪東所下之山耶？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居焉，是爲硫磺塘邨。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後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西山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蹶躄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迸，有峽東注大溪，遙望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煙捲霧，東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煙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亦甚大，持繖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從南下，環山南而西，合於大盈。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氣勃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與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齶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囊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攪人於數尺外，飛沫猶燦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爲水所射，不得近。其齶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卽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煙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於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湧處雖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圍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繖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無熱氣從戳孔出。此皆人之釀磺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逾西嶺，知此爲半箇山道，遂凌雨躡崖。其崖皆堆雲駢瓣，崿岈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云「半箇」之稱，豈以此耶？躡崖半里，從其南循嶺西上一里，漸隨峽南轉，則其峽自南嶺頭墜，中有水懸而爲瀑，作兩疊墜北下，卽峽水

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復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半里，見大道盤西崖墜處，出南坳去。小徑則西上峯頂，漸轉北行。蓋此卽半箇山之頂，至此南下爲坳，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西去。遂捨大道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峯東向北行。二里餘，乃西北下，得竹塢邨廬。時雨勢甚大，避雨廬中，就火沸湯，淪飯而食之。其處卽半箇山邨也。昔置鎮彝關於路次，此爲屯哨，今關廢而邨存云。由其東下坡，隨坡東行里餘，與南來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於是水尾西溪，卽從此峽南下硫磺塘矣。北行二里餘，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綺羅邨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捨入州大道，東里餘，宿李虎變家。虎變以騎候於馬鹿道中，不遇，甫返。袁竹廳相待。

初八日 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署州期政四謠，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 大雨，復不成行。坐李君家，錄騰志。

初十日 雨不止。旣午，漸霽，遂同李君聯騎，由邨西半里，橫陟半箇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場，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爲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爲金銀堆，卽南度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箇山，乃昔王尙書驥駐營之處，志稱爲尙書營。陟坪北半里，有路橫沿來鳳峯南，而越金銀堆，出芭蕉關。芭蕉關西通河上屯，緬箐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龔永吉從王公南征，有「狹轉芭蕉關，難於橄欖坡」之句。從此復轉騎，循來鳳東峯而北，八里，乃還官店。迨晚復雨。

十一日 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潭甚。蹠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爲余買物，亦不答。潘生一桂，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來覓碧玉，潘苦之，故屢屢避客。

十二日 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謠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 雨時止時作，而泥潭尤甚。李生來，同往蘇元玉寓觀玉。蘇，滇省人，本青衿，棄文就戎，爲吳參府幕客。

先是一見顧余，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蘇有碧玉，皆爲簪，但色太沉。余擇四枝攜，中後爲李生強還之。）

十四至十八日，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蘇姓者，索碧玉寶石，窘甚，屢促不過余，亦不敢以一物示人，蓋恐爲承差所持也。幸吳參府以程儀惠余，更索其八關併三宜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塊，蘇元玉答華茶竹方環。）

十九日，晨雨少止，覓擔夫，以連日雨澤，貴甚，旣而雨復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措余羅一端，不遂，與之閱而後行。由東街，始濤甚，已而漸燥。二里，居廬始盡，下坡行，膝中半里，連越二小橋，水皆自東南來，卽羅漢沖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餘，爲雷打田，有數家東向，從其前轉而東行，里餘，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乃黃坡泉所溢也。又東里餘，抵東坡下，停擔於酒家。問大洞溫泉道，土人指在東南山坳中，此去尙有數里。時天色已霽，令擔夫與顧行，待於其家，余卽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廟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里，路歧爲二：一南循山麓，爲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爲趨溫泉道。乃從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於下。卽黃坡之發源處也。於是東轉，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睨溫泉之峽，當在其南，中亦有峽南下，第茅塞無徑。遂隨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漸高，心知其誤。有負芻者二人至，問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溫泉在南，尙隔一峯，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峽，指衆南去，余從之，橫蹈峽中，旣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從足下墜而西，其上石崖駢突如門。從其東，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騰交濺，卽大洞邨之後峽也。有大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乃從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沸，盤石中，右一崖突而臨之，崖下則就石爲池，而溫泉匯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關溪流也。崖疊石覆如纍碁，其下湊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後倒覆之石，兩片下

垂而中割，如所謂試劍石。水從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熱，正可着體，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風雨之慮矣。時池上有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又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轉北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來時分歧處，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促挑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日 晨起，飯而登坡，雨色復來，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嶺頭。又平行嶺上四里，又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當坡間而已。又東南半里，逾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從之。半里，乃東涉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從寺東下三里，至赤土鋪橋，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統志謂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爲赤土鋪。鋪東又上半里，遂從嶺脊東南行。一里，有歧南去，爲猛柳道。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面止於橄欖坡。時纔午，雨時下時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起飯，自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岸，過巡檢司，即下渡橋。西岸峻若堵牆，乃循岸北向，疊級，始達橋。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岸行，半里，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無一人。又峻上三里，過竹筍鋪。又上七里餘，飯於小歇場。又上五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餘，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峻，兩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於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嶺，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坳，皆從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劈藤竹爲業。時衣溼透，寒甚，就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餘，抵分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余乃就火炙衣，貫燒酒飲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霽，路磴俱燥，乃知關名分水，實分陰晴也。於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東行之脊。又二里，過莆滿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於磨盤石之盧姓者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 平明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北之澗。是嶺自蒲滿嶠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來時從南峽上行，至此墜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共一里餘，而過八灣。八灣亦有數家居坡上，人謂其地暑瘴爲甚，無敢置足者。於是東向行平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勢倍於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洶湧，競渡者之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俟久之，乃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爲箐口。於是渡澗入峽，循澗南崖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卽來時所見盤蛇谷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東，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見高黎貢峯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而飯。乃逾南來之峽，溯東來之流，二里，有橋跨澗，西度之。從澗西溯箐上，又一里，爲打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平度之脊，其脊度峽中，乃自北而南，卽從冷水箐西度蒲縹，又北過此，夾蒲縹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蔭，輒止而延憩，數息樹邊，不復問行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於落馬廠。時纔下午，以熱甚，擔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 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逾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餘，有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嶺，始南下。二里餘，望溫泉在東山下。乃從歧東南下，二里餘，轉而北，涉北流一澗。又半里，東從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溫而不熱，渾而不澄，然無氣焰，可浴。其山自東山橫突而西，爲蒲縹下流之案也。浴久之，從澗東溯流，二里餘，抵蒲縹之東郁。蒲人縹人，乃永昌九蠻中二種。飯以擔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迤邐上峯頭。又平行嶺夾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時風雨大至，而擔夫尙後，坐亭橋待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上坡，逾坡一重，轉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躡東峯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從此平度墜爲峽，一岡西迤，乃復起爲崖，度爲蒲縹後山，北去而夾蒲縹之澗，南去而盡於攀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之嘴，於是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岡頭。乃北下一里，而止於冷水箐。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遂止。

見邸榻旁有臥而呻吟者，乃適往前途，爲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纔六里。乃日纔過午，而盜卽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 雨復達旦，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隨東行之筭，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坳，卽昨被劫之商遇難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坳窪中，乃東轉而上。一里，過坳子鋪，覓火把爲芭蕉洞遊計。又東半里，過岡頭窪地，遂轉北下。三里餘，越一坡脊，過窪中匯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無從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餘，至芭蕉洞，乃候火於洞門。擔夫摘洞口黑果來喫，此眞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時，街子所鬻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黃者非覆盆，覆盆補腎，變白爲黑，則爲此果無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卽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卽轉北向，其下已平，兩崖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欽欽。然其處蓋不特此石有聲，卽洞底頓足，輒成應響，蓋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皎，如初開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爲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圓石三疊，如幢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疊之者，從其上復轉而北，其中復弩然宏聳。又五六丈，西北路盡，洞分兩歧：一南上，環爲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爲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而底平不汗，故遊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又一歧，入有柱中間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從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竇，其竇北向懸壁間，其門甚隘，而中亦狹而深，穢氣撲人，乃舍之。出洞，下百餘步，抵坑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卽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實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東向，稍入，亦曲而自北來，與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退也。由此東折而北，共里餘，抵臥

獅窩。飯於卹婦家。北三里，過一卹，卹東上堤，是爲大海子。隨海子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爲沙河橋。其橋五鞏，名衆安橋。越橋東，卹從歧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墳，爲正統間揮使胡琛墓。墓有穹碑，爲王學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者，則王翰撰時之文，與吾家梧蔭之壠文，翰規制頗相似，其頽蕪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徼薄海，萬里同風，至荆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東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側不依九隆正脈，故胡氏世賞雖僅延，而當時專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時，適改爲司，獨專其地，今復爲郡，設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爲朝中所知，因掘斷其脈，余按鑿脈乃諸葛南征時所爲，土人誤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束盤之嘴，於是循岡盤壠，甃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畦。路隨槽堡而北，（是堤隆慶二年築，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編號以次而及，名爲號塘，費八百餘金。）遇有峽東出處，則甃石架空渡水，人有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峽反潤也。自是竹樹扶蔬，菓塢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有澄塘匯其下，是爲九隆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波，迎風掬翠，灑激生輝。有坐堤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有就蔭賣漿者。惜有擔夫同行，急於稅駕，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會真樓，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爲染鋪。前去時，從磨盤石同行，抵騰依依，後復同歸，以擔夫行遲，至蒲縹先返。余遲一日至，故復來此看余。）遂與同入市，換錢，昇夫市魚烹於酒家，與崔共酌，暮返樓。夜大雨。

二十五日 曉霽。崔君來候余餐，與之同入市，買琥珀綠蟲，又有顧生者，崔之友也，導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孟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 崔顧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昇之，二印池，一孟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逾於買價矣。以石重，不便於行，故強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間有翠點，而翠色鮮豔，逾於常石，人皆以翠少棄之，間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之用，余反喜其翠以白質而顯，故取之。潘謂此石無用，又取一純翠者送余，以爲妙。

品。余反見其黯然無光也。今命工以白質者爲二池，以純翠者爲孟子。時囊中已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重二兩餘）畀顧生，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攜酒餚酌於北樓，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 坐會真樓作記。

二十八日 花工以解石來示。

二十九日 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閔知愿，將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閔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遇難足安仁師，（麗江公差目把延至，求閔序文。）與邱生（邱新添人，眇一目，以箕仙行術。前會於騰，先過此。）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過余寓，坐久之。余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 晨餐後往拜潘，卽造閔，知愿猶不出。人傳先生以腹瀉，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遠來，其素行不凡，且齋有麗江雲蘊全集來至，并求收覽，閔公領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龍泉門，觀九龍泉。

龍泉門，城之西南門也，在太保山之南麓。門外卽有澗自西北夾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澗之南，有山一支，與太保並垂，而易羅池當其東盡處，週迴幾百畝，東築堤匯之，水從其西南隅，汎池上溢，有亭跨其上，東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則鄧參將子龍所建亭也。以小舟渡遊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東泄爲水竇，以下潤川田，凡四十餘竇。五里，近胡墳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岡有塔，南則寺倚之。寺後有閣甚鉅，閣前南隙地，有花一樹甚紅，卽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相似，花狀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實。之土人謂雄樹。旣而入城，卽登城北，躡其城側倚而上。一里餘，過西向一門，塞而不開。乃轉而北，又里餘，則山東突之坪也。其西寶蓋山，穹立甚高。東下度一脊，其南北甚狹，度而東，鋪爲平頂，卽太保之頂也。舊爲寨子城，胡淵拓而包此頂於內，西抵度脊處而止，亦設門焉，塞而不開。所謂永定永安二門也。舊武侯祠在諸葛營，今移於此頂。余入而登其樓，姜按君有詩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東。由此墜而下，甚峻。半里，卽下臨玉皇閣後。由

其西轉閣前，而入會真飯焉。

六月初一日 憩會真樓。

初三日 出東門，溪之自龍泉門灌城而東者，亦透城而出。度弔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有石橋，北來之水，遂分而爲二：一由橋而東南注，一遶邨而西南曲。越橋東一里餘，則其地中窪而沮洳。又里餘，越岡而東一里，抵東山之麓。由歧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餘，至哀牢寺。寺倚層巖下，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卽哀牢山也。飯於寺。由寺後沿崖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峯頭，南北起兩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並列，中隔寸許，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爲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比目魚；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顧溷之，何也？又一碑樹北頂，惡哀牢之名，易爲安樂焉，益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哀牢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里餘，爲西來大道，有茅菴三間，倚路旁，是爲茶菴。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里，過一坳，坳中有廟，西向。東一里，度中窪之宕，復東過坳，又從嶺上二里餘，盤北突之嘴，其北峽之底，頗見田形。於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岡，又里餘，逾坳東南行，見其東有南北峽，中乾無水，峽東之山，亦南北互，有一二家倚之，是爲清水溝。溝中水不成流，以從峽底東度脈者。隨峽南行一里，復度而東上岡，始望見南壑中窪。其南有峯危聳中立，卽筆架山之北峯也。前從水寨西南盤嶺時，所望正南有峯，雙突如馬鞍者，卽此峯也。其峯在郡城東南三十餘里，卽清水西山南下之脈；至此而盡，結爲此山，南北橫互。西自郡堂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臨之，祇見北垂一峯如天柱。從岡上東盤北峯三里，降而下窪，始有小水自北峽下一里，涉之。又東循北山一里餘，過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見東山漸豁，山岡向東南下，中路因之。又一歧，東北分趨瓦渡；又一歧，西南下坑。坑中始聞水聲。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爲沈家莊。其

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餘，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邨家，暮雨適來。

初三日，雨潺潺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澗，復東南上坡。一里餘，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岡脊三里，其岡在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筆架東北之麓，合北來沈莊水，同東而遠於閃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東向去，水從其西南，瀕筆架山之北岡，亦隨之東折。一里餘，逾一小岡而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太翁所擇而窆者，已十餘年矣。其脈西北自昨所度沈家莊東歧之脊東南下，又峙爲一巨山下墜，自西而東者爲虎砂，即來道所再逾者；自東而南者爲龍砂，即莊居外倚者；而穴懸其中，東南向。外堂即向東之塢，水流橫其前，而內堂即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瀉，當橫築一堤，拒兩砂間，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圍，獨聳，余意亦當去之。其莊即在龍砂之東坡上，又隔一小塢，亦有細流唧唧，即注外堂東下之水。從墓又東半里，逾小水，抵莊。莊房當廬之西，其門南向，前三楹，南停太翁之柩者，鑰尙未啓，後爲廬居，西三楹，差可憩。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欲令其啓鑰，入叩太翁靈几，不得。遂從邨東間所謂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東北隅者，趨之。逾岡脊而北，二里餘，得一中窪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週遭大百畝，而水無從出。從窪上北，其循而東上坡，又里餘，而得獾獾寨，數十家分踞山頭，其嶺亦從北而互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爲閃莊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爲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莊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隨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遍叩寨中獾獾，終無解語者。遂從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水聲甚沸。乃下見有水，西自壑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遶北嶺東入，二里，抵下陷處，見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歧，一北向入者，峽壁雙駢而底甚平，中無滴水，如挾塹而入，而竟無路影；一南向

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躡嶺而上。余意在窮崖，不在陟岵，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嵌，若鴻溝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窮極。復轉，再趨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忽平墜而下，深嵌數丈，東崖特聳之下，有洞呀然，西向而關於坑底，路亦從西崖陡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洞門高數丈，闔止丈餘，水痕尙溼，乃自外入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涸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忽闔然下墜，其深不測，余乃以石塊擲之，久而磔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聲如止洞底，有聲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盡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夾，不知窮極，然或高或窪，底亦無有平準。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隨大略行峽底。半里，復隨北嶺小徑。二里，西抵聞水聲處，其坡在閃墓正東。二里，逾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總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橋，出枯柯順寧，即從此寨沿南嶺而入者。余時尚不知所入嶺，即天生橋也。惟亟西下絕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披隙而投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莊西北嶺坳諸水，環閃墓閃莊之前，又東盤岡嘴，始北曲而東入於此，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爲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過而遇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岡，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復西逾坡，一里，再至閃莊。余令顧奴淪水餐飯。既畢，而其守者一人歸，覓匙鑰不得，乃開其外門而拜於庭。始詢所爲天生橋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爲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爲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東二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尋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之寨，將由南嶺大路東入，再執途人問之，始知即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是爲天生橋。逾之即爲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後迴，而迂折多矣。』遂引余從其寨之後，東逾嶺，莽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即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後破石門東出，盤曲北

來至此嶺東麓，卽搗入峽。峽東卽屏山下陷之南峯，與所逾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懸溜數丈，匯爲潭。東崖忽迸而爲門，高十餘丈，闊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中東塢而入之，其勢甚沸。余從西崖對瞰，其入若飲之入喉，汨汨而進，而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狀也。余從西崖，又緣崖石而北，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卽界峽南或高或底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趨峽底，西向旱壑，固知兩洞南北各峙而同一峽中，第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當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聲，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崖俯瞰久之，仍轉南而出。老翁欲止余宿，余謂日尙高，遂別之。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路，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卽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卽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從之，沿坡涉塢，八里，抵西坡下，有獐獍寨數家。遂西上坡，層疊而上，八里，其山北盤爲壑，而南臨下嵌之澗，有四五家倚北峽而居，上復成田焉。又西盤西崖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峯頭，二里，余以爲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猶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爲坑，與筆架尙隔一塢。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爲筆架南垂，有數十家卽倚南崖而居，是爲山窠。當從投宿，而路從樹底行，不辨居址，攀樹叢而上，一里，遂出邨居之後。意西路可折而轉，旣抵其西，復無還歧，竟遵大路西北馳。二里餘，下涉一澗，復西北上坡。二里餘，越坡復下而涉澗。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歧逾坡，竟失路。躑躅二里，得一寨於坡間，是爲小寨。叩居人，停行李於其側，與牛圈隣。出囊中少米，爲粥以餐而臥。

初四日 其家插秧忙甚，竟不爲余炊，余起問知之，卽空腹行，以爲去城當不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兩重，共八里，有廬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又隨坡西向平行五里，趨一西下小峽，復上一西突之岡，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坡足，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卽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出落水寨者也。於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循嘴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

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間，屢過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小橋，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門。始入市，食饅麵而飽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兩日 憩會真樓。

初七日 因知願來顧，謝余往叩靈几，禮也。知願餽餅二色。

初八日 知願又餽豬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 閃太史招遊馬園。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余先從法明寺南，過新建太翁祠。祠尙

未落成，倚山東向，與法明同。其南卽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麗川，死於江上者）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棲止於其中。兩廡祀同難者，俱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卽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卽峽底也。西自九龍山後，環峽而來，有小水從峽底東出，僅如線不絕，而園中則陂池層匯。其北一池，地更高，水從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潺潺瀉外池。外池中滿芰荷。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園中諸榭俱頽圯。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於外池南岸，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岡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較九龍池愈高，而陂池器映，泉源沸漾爲更奇也。蓋後峽環夾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滔滔不舍者，卽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願相待。先同觀後池溢泉，遂飯於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懽飲，洗盞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聞黃石翁去年七月召對大廷，與皇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職。項水心似受書帕，亦降職。劉同升陳之遴亦以上疏降職。翰苑中正人一空，東省之破，傳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諸寮無不更易者，雖未見的報，而顏同蘭之被難可知矣。

初十日 馬元中劉北有相繼來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樓知之。隨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

連襟也，皆因太翁之塔。前於知愿席相會而未及拜。且禹錫原籍蘇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中時猶李時彥。後復俞姓。名彥。移居金陵大功坊。後其祖父年俱壯。因太翁寓金陵時。欲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來就婚。擬明春偕返。云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樓。因太史以召對報來示。

十一日 禹錫招宴候馬元中。并其內叔。因孩識孩心等同飲。約同遊臥佛寺。

十二日 禹錫饋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至。雷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日 禹錫以他事不及往臥佛。余遂獨行。東循太保山麓。半里中出仁壽門。仁壽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疊而上。與龍泉同。出城。卽有深澗從西山懸坑而下。卽太保山頂城後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橋循西山直北。半里有歧。東北行平川中。爲紙房。卽問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青嵩壩通乾海子者。余乃由問道二里。北過紙房。又東一里餘。出大道。始爲拱北門。直向臥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岡頭。乃離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尙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廟倚西山。卽落倚之。所謂紅廟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逾之而北。是爲郎義。卽廬聯絡。夾道甚長。直北二里。卽始盡。緣卽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卽龍王塘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卽深澗。緣坡下。乃由卷門西入。緣南波。俯北澗西入。半里。聞壑北東聲甚沸。其中深木叢箐。虧蔽上下。而路乃緣壑北轉。不半里。穿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蒙茸。泉聲沸響。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墜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墜壑同去。其下懸墜甚深。而籐蘿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峽。則隔於上。凌上峽。則隔於下。蓋叢枝懸空。密蔓壘幙。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從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統志。謂龍王巖斷崖中劈。兀立萬仞。余望雙巖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飯。仍出卷門。遂北下度澗橋。見橋北有歧。緣澗西入。而山頂雙巖。正峙其西。余遂從之。始緣澗北。

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雙巖之下，路乃凌北巖之東，逾坳而西北去。余瞰支峯東北垂，意臥佛當在其西北峯下，遂西北逾支峯，下坑盤峽，遵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坳上，疑以爲此，即臥佛路。當從山下行，不登山也。欲東下，土人言東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而南，隨路乃下。從之，轉南，又二里，隨前窠來之路下坡。二里，從坡麓得一邨，邨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臥佛寺環西谷中，而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蓋西山一支，至是東垂而出，北峽爲清水關，南抱爲臥佛巖，但清水深入而臥佛前環耳。入谷，卽有池一園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迴合更緊。池東有一亭，縮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盡，其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下，泉汨汨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卽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甍倚巖，門爲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爲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上壁。洞與鞏連爲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闊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剜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剜有石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闊止三丈，北一丈，嵌爲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鎮守內官鞏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山西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高，以覓炬未入。時鞏殿有三四攜酒生，挾妓呼僧團飲其中。余姑出殿，從北廡廡樓下覓睡處，且買米而炊焉。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門，而南向於正洞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以爲護法者。是夜臥寺中，月頗明，奈洞中有魍魎，寺中無好僧，懨懨而臥。

十四日 早飯於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闊二丈，深數丈，稍分歧，輒窮，無甚奇也。仍出，從門內南向，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笑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於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蚤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余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旁竇，得一小穴，反東

向上，其穴圓如甑，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圓如井。從井中攀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凳爲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欄，上有隙橫於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覩，卽前內洞直入之底也。無級可梯，故從其東透層穴而上耳。南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闊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爲歧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入之洞，蓋一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覺其奇甚也。既出，仍從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隨旁歧下坡。蓋西北上者爲清水關道，乃通北衝者。川中直北五里，爲章板邨，爲雲龍州道。川東躡關坡而上，爲天井鋪道，從此遙望，皆相對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邨，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始遇清水關大溪，自北而南流川中，隨之南行，半里，渡橫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屯，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共東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與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龍王塘之水，東折於板橋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一小橋，卽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上樓。東南二里半，漸逼東山。過一邨，稍南，又東半里，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涉之。從溪東岸，又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邨倚之。從邨南東向入，有水春踞岡上，岡之南，卽有澗自木鼓山北峽來，遶岡南西去，有亭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卽由北脊入峽，盤岡東下。遂溯溪岸東行，一里，有小木橋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東上坡，一里而至金雞邨。其邨居廬連夾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邨東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匯於街中爲池，上復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臨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豔，前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餐飯於市，而後浴於池。池四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尙在永平溫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也。從邨東後南循峽上嶺，數里，

自金雞邨逾嶺東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從邨後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新建寶頂寺，余不及登。遂從邨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北隨溪西南行，塍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東有邨旁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橋而西行，塍中又四里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堂而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諸公神位，覓之不見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 憩會真樓。

十六日 往唔閃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即同往太保山麓書館。館中花木叢深，頗覺幽閒。坐久之，雨過，適閃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至，即留館中。北有留余遷寓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即許之。約以明晨雨止，劉以鑰匙付余，以劉將赴秋闈，不暇再至也。余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 閃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識同宴。深夜乃別。

十八日 遷館於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劉北有書館也。其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余獨坐館中，爲抄南園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覓續錄至，余因先抄續錄。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插木毬腰孔間，輒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似閩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並攢爲一花，此花則一朵四瓣，從心中又抽出疊其上，殷紅而開久，自春至秋猶開，雖插地輒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則活，右則槁，亦甚奇也。又以杜鵑魚子蘭，（蘭如真珠蘭，而無蔓莖，短葉圓有光，抽穗細黃子叢其上如魚子，不開而落，幽韻同蘭。）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禹錫雨中來看，且攜饗賁酒，贈余詩，有「下喬」之句。（謂會真樓高爽，可盡收一川陰晴也。）余答以幽棲解嘲五律。（謂便於抄書也。）

十九日 抄書麓館。閃知愿以竹紙湖筆餽，以此地無紙，筆俱不堪書也。

二十日 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 孩識來顧。

二十二日 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 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孩識之招，閃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 糧絕。知劉北有將赴省闈，欲設酌招余，余乃作書謂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飽數日也。

二十五日 新添邱術士挾一劉姓者至，（邱自謂諸生，而以請仙名。）招遊九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攜酌不至，余返寓抄書。北鄰花紅正熟，枝壓牆南，紅豔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此間花紅結子甚繁，生青熟紅，不似余鄉之熟輒黃也。余鄉無紅色者，花紅之名，俱從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餽，（劉閃馬俱教門，不食豬而食牛。）劉以素餚四品餽。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俱抄書麓館。有雨，時止時作，無一日晴也。

己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爲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爲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猶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 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導余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見即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始知二主人即吳麟徵之子，新從四川父任歸者。（麟徵以鄉薦初作教毘陵，陞南部，故與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 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車）且與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即乘霽出龍泉門，爲乾海子之遊。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後，南瞰峽中馬家園，即

前日閃太史宴余其中者，昔爲馬業，今售閃氏矣。從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乃知其西卽寶蓋山之頂，今循其南岡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始隨南峽盤坡入。二里，路北之樹木森鬱而上，略南之樹木，又森鬱而下，各有莊舍於其中，其北者爲薛莊，其南者爲馬莊，其樹皆梨柿諸果。余夙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問主人，已歸城，莊虛無人。時日甫上午，遂從其後趨乾海子道。其處峯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聲驟沸，卽馬家園縮九隆南塢之上流也。此處騰湧澗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汎者，爲馬園內池；北溢而下汎者，爲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於是循澗北崖，盤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水騰躍其中，路隨之而上，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躡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峽東下者，爲寶蓋之脊，又東下而爲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爲九隆南山之脊，又東下爲九隆岡；此其中垂之短支，躡之，迤邐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峽下透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卽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乃爲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壑下。下又三里餘，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箐籠罩之，如玉龍踴躍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鐘灘，豈卽此耶？路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木橋跨而西，度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卽牛角關之脈，北高處爲虎坡，乃從西北度脈而來者。路逆溯之，循北嶺東坡而上，又二里，從嶺北西向穿坳，是爲虎坡。此坡由北沖東蒲蠻塞嶺，度脊西南下，透爲北沖南峯，南向透迤，東墜沙河之源，西環乾海之塢，南過此嶺，稍伏而南聳者爲牛角關，又伏而度脈，分支西北掉尾者爲蒲縹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遶石甸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過坳西，卽有坑西墜，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峽中，溯流躡澗，三里，再逾嶺。又三里，出嶺西，始見西

南下壑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與南峽合而西去。有茅數龕嵌峽底，曰鑼鼓寨，皆獮獮之居。於是盤東坡北向而轉，溯西峽之上行，蓋西峽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互，環於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來小水，遂西盤其坳脊。二里，出坳西，其西南盤壑復下開，而路乃北向踞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里餘，登嶺頭。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又西度爲大寨西峯，南北橫互於大寨瑪瑙山之間，此其東下之嶺也。其北爲崇脊，其南爲層壑。遙望數十家，倚西互橫峯下，卽大寨也。於是西南盤層壑之上。二里，越岡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間。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半里，是爲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亦獮獮之種。俗皆勤苦墾山，五鼓輒起，昏黑乃歸。所墾皆磽瘠之地，僅種燕麥蕎麥而已，無稻田也。余初買米裝貯，爲入山之具，而顧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麥爲飯，強嚙之而臥。

初六日 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後西涉一小峽，卽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駢束如門，門以內水猶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歧逾西山之脊，是爲瑪瑙坡道。余時欲窮乾海子，從峽中直北行，徑漸翳，水漸縮。一里，峽中纍纍爲環珠小阜，卽度脈而爲南互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過北，卽有坑北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見西壑下嵌，中圓如圍城而底甚平，卽乾海子矣。路從東山西向，環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峽下。東山卽虎坡大脊之脈，有歧東向逾脊，爲新開青江壩道，入郡爲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卽有泉一圓，在麓北間，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盛爲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廬俱橫重木於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輒去。廬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畝，中皆蕪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溪流貫其間，第不可耕藝，以其土不貯水。行者以足撼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祇可在涯涘間，當其中央，久駐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瀕其四圍，祇墾坡種麥，而竟無就水爲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兩山環湊而成，水從此洩，路亦從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渡，必由西

南沿坡灣而去。於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有澄池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爲蕪翳，又何也？又南一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後山去，不知向所。其南轉脅間，有水從石崖下出，流爲小溪東注，余初狎之，欲從蕪間涉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陷，四旁搖動，遂復迂陟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餘，有歧自東峽上，南逾山脊，爲新開道，由此而出爛泥壩者。余乃隨坡而下東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爲橋，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峽南墜，峽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爲濼結者。（其水南下，卽爲瑪瑙山後夾中瀑布矣。）度橫木東，復上坡半里，陟其東岡，由脊上東南行，還顧海子之窩，嵌其西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夾爲箐，叢木重翳，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兩界山，又伸臂交舒，闕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壩焉。於是循東山，瞰西峽，東南行一里餘，轉而南下一里，有路逾東嶺來，卽大寨西來者，隨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廬踞坡西向而居，其廬雖茅蓋而簷高牖爽，植木環之，不似大寨海子諸茅舍。姑入而問其地，則瑪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爲馬履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爲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爲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爲卽九隆後之馬家莊，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瑪瑙山一統志言瑪瑙出哀牢支隴，余以爲在東山後，乃知出東山後者爲土瑪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鑿石得之。其山皆馬氏之業。）元康一見卽諦視曰：「卽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康卽爲投轄，割雞爲黍，見其二子，深山杳藹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下午，從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臨峽流，上多危崖，藤樹倒罨，鑿岸迸石，則瑪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球，中懸爲宕，而不粘於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堅緻，異於常蔓，此瑪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於人者，皆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堅者，價每

劬二錢；更碎而次者，每劬一錢而已。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環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處，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口下流懸級爲三瀑布，皆在深箐迴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况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間，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榦虬枝，倒交橫絡，但有氤氳之氣，已無斧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槌，向垂箐覓樹蛾一筐，（乃菌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有枝，較雞菱則非土而木，以是爲異物而已。）且謂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爲勝，爲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芟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復上坡，至其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茗命醴，備極山家清供，視隔宵麥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 雨。與元康爲橋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爲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爲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日 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佈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君從廬右瞰溪，懸樹下一里，得古洞，乃舊鑿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闊三尺，以巨木爲橋圈，支架於下，若橋梁之鞏，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爲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峽中，各不得達，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苔衣霧鬚，蒙茸於上。仍二里，還廬舍。元康更命其僕執爨前驅，令次君督率之，從向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岡，墜崖斬箐，鑿級而下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旣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爲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捲霞集。滇中之瀑，當以此爲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雖過此無從寓目也。返元康廬，挑燈夜酌，復爲余言此中幽勝。其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即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闕難覓，明晨須同往探之。——此

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迭，中有懸崖，峯巒倒拔，石洞哈呀，是曰松坡，爲其家莊。其叔玉麓構閣青蓮，在石之阿，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繼棲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余晨起，欲爲上江之遊，元康有二騎，一往前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遊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塗過此，當再爲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爲水簾洞導，於是西下者五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下流遇。蓋歷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誇其上，度橋西北盤右嶺之嘴，爲爛泥壩道。從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匯岡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是爲新安哨，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幽闕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覓之，傍右嶺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坳尖山之阻矣。乃復轉，迴環逼索，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疊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哈呀，重覆疊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臺複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於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水廉之名，最爲宛肖。洞石皆樞柱綢繆，纓幡垂颺，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路可上，必由垂簷疊覆之級，冒溜衝波，以施扳躋，頗爲不便。若從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眺廉之外垂，祇中觀其飛灑，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榦札枝，爲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爲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卽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欹，此又疑雪裹冰，不能若是勻且肖者。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榦已腐，而石膚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綢繆凝結

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攜之甚便也。水簾之西，又有一旱巖，其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玉，千萼並頭，萬蕊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筍乳糾纏，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異之，欲擊取而無由。適馬郎攜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枝，取其不損者二枝。并石樹之筒，託馬郎攜歸瑪瑙山，俟余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隔溪瞰新安而行。大雨忽來，少憩樹下。又西里餘，盤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崖頡頏西來，至此下墜，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綉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餘，又北盤其嘴，於是向北下峽中，蓋四窠橫互之峯，至此西墜爲壑，其餘支又北轉而突於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餘，塢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爲窪，而西北出，路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踔陷深潭，豈爛泥壩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墜壑下環，中有邨廬一所，是爲爛泥壩。邨路從其後，分爲二歧：一西向下塢，循邨而西北者，爲上江道；一北向盤坡，轉而東北登坳者，爲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遂東北披峽而上，躡峻半里，其上峽遂平。溯之東入一里，峽西轉。半里，越西峽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崖，又里餘，逾其北互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歧爲二：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松枝阻絕，以斷人行；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之一里，其坡東垂爲脊，稍降而東，屬崇峯。此峯高展衆山之上，自北而南，東截天半，若屏之獨插而起者，其上松蘿叢密，異於他山，豈卽松坡之主峯耶？脊間路復兩分：一逾脊北去，一隨脊東抵崇峯。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翳。余初隨南下者半里，見壑下盤，遠崇峯南垂而東，不知其壑從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還至脊，北向行，東截崇峯西塢。二里，塢北墜峽西下，路從崇峯之西北崖行。盤其灣，越突坡。三里餘，西北下峽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徑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而就峽平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稍開，崇岡散爲環阜，遂有參差離立之勢。又西下里餘，有邨廬當中窩而居，邨中巨廬楊氏。

在北，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爲馬太麓。元康長郎先已經此，爲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余爲道前意。翁方淪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躡坡上青蓮閣。閣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棲真處。太麓於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卽攜酒授餐，遂不及覽崖間諸勝。太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元真）次隨侍山中，（元亮）爲余言其處多巖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未開闢，當披荆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墜壑，尙在其下，不覺其爲幽闕。亂峯小岫，初環於上，不覺其爲孤高。蓋崇山之北之支，分爲雙臂，中環此窩，南夾爲門，水從中出，而高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棲遯勝地。買山而隱，無過於此。惟峽中無田，米從麓上，尙數里也。（松坡雖太麓所居，而馬元中之莊亦在焉。）

初十日 晨起，霽色可挹。遂由閣東竹塢，遶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擊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爲巖，其下嵌入崖頂，平展如臺，岡脊從北來環其後，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爲峽，遶崖左右，而流泉灑之。種竹峽中，嵐翠掩映，導引者謂昔玉麓構殿三楹在頂，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透崖下，其巖忽縹雲罨幕，亭亭上覆，而下臨復甃然無地。轉其西，巖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隘之通，致下巖與上臺，分爲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巖之下，從西北轉達於後峽，仍自後峽上崖臺，庶漸入佳境，不分兩歧也。旣而太麓翁策杖攜晨餐至，餐畢，余以天色漸霽，急於爲石城遊，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犇寨，無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廬側，遂渡塢中南出之水，共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二里，轉而披其西峽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盤窩夾谷，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峽中小水，同透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西轉，望見南塢中開，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來合，卽爛泥壩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倚坡南向，是爲某某，仍下坡一里，從邨左度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而邨懸

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會同南去，當亦與松坡水同出羅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東北來小水，即循北坡湖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間，復西北上澗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崖，半里，環陟其西脊，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北來合，橫陟之，循北嶺之坡西行。一里，其處峽分四歧，余來者，自東，又一峽自北，又一峽自南，雖皆中枯，皆水所從來者；又一峽向西，則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當從西峽北峽上行，余見北來峽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復環爲一壑，聞水聲淙淙，數家倚西坡而居，是爲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之西，壑東北有路逾嶺，此亦通府之道，獨西北乃山之環脊，無通途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來正道也。於是倚北崖東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屢開，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臥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於坡間。又西北二里，越岡西下，其間坑塹旁午，陂陀間錯，木樹森羅。二里，路歧爲兩，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從，從西北者，已而後一人至，曰：「西南爲猛，賴渡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淋者。」余欲轉，其人曰：「既來一里，不必轉，即從猛淋往可也。」乃西北隨峽稍下，二里餘，有聚落倚南坡，臨北壑，是爲猛淋。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爲此壑，其壑北向頗豁，遙望有巨山在北，橫互西下，此北沖後山，夾溪西行，而盡於猛賴溪。北王尙書寨嶺者也。壑中水當北下北沖西溪，其人指余從猛淋邨後，西南逾嶺行，一里，陟嶺頭，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來合，遂稍東下，度一小橋，乃還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澗自東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澗北西來，其路則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則墜崖而下，於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線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無地，而路緣其間，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猶如層城疊障也。又西二里餘，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見上江南塢，其峽大開，中嵌爲平疇，祇見峽底，而不見江流。有溪自西山東

南橫界平疇中，直抵東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波光，四圍蕩漾，其處不審，即峽溪所匯，抑上江之曲。余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即爲上江，然其勢甚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見上江北塢，雖平疇較小於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峽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雖大，而江流循東山之麓，爲東山虧蔽，惟當峽口，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體俱現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卽東峽所出溪，西南環之。問上江渡何在，邨人指在其西北，問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平於水面，兩接而渡之，而木爲水激，撼搖不定，而水時踴躍其上，雖跳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於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墜塢間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首者。訊余所從來，余以馬氏對。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詩示之，其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臥其中堂。此地爲猛獁，乃上江東岸之中，其脈由北沖西溪北界之山，西突爲王尙書營者，下墜塢中爲平疇，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濼之，北沖西溪東夾之，而當其交會之中。溪南卽所下之嶺，自猛獁南夾溪南下，時爲下流之龍砂，而王尙書營嶺卽其本支，而又爲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東，尙稱爲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爲十五喧，（「喧」者取「喧聚」之義，謂衆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稱，其人皆彝，攔居窟處，與粵西彝地相似）而早龍江乃居中而轄之者。

十一日 晨起，早龍江具飯。且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崖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余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棲托之所也。」余謝之。龍江復引余出廬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峯特聳，西臨江左者，爲王尙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一岡東突江右者，是爲蠻邊，昔麓川叛酋思任踞爲巢，其後重崖上，是爲石城。思酋恃以爲險，與王尙書夾江相拒者也。」

此地昔爲戰場，爲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物產豐盈，盛於他所。他處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絕；他處甫插蒔，而此中之新穀已登。他處多盜賊，而此中夜不閉戶——敢謂窮邊非樂土乎？第無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余謝不敢當。時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而或指以爲瘴，亦此地之常耳。既飯，龍江欲侍行，余固辭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即溯江東岸北行二里，時渡舟在西岸。余坐東涯樹下待之。半响，東來，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駝騎，此自北冲西來者。渡舟爲龍江之弟龍川所管，祇駝騎各畀之錢，而罄身之渡，無畀錢者。時龍川居江岸，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夫謂余自蠻邊回，必向溪南一晤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岸登涯，即西北行，於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啗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爲崩夏南二日，爲八灣。（崩夏北爲紅毛野人，八灣南爲潞江安撫司。）昔時造橋，西逾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尙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爲橋址者，又在其下。（昔衆議就崖建橋，孫郡尊已同馬元中輩親至而相度之。後徐別駕及騰越督造衛官，以私意建橋於石崖北沙嘴之冲，旋爲水摧去，橋竟不成。此江王靖遠與思任夾江對壘，相持不得渡，王多命縛筏，一夕，縛羊於鼓，縛炬於筏，放之蔽江南下，思曾見之，以爲筏，且由下流渡，競從西岸趨下流，而王師從上流濟矣，遂克之。今東岸之羅明，乃其縛松明寨，羅鼓，乃其造鼓寨也。）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是爲蠻邊。（按志十五啗無蠻邊之名，想即所謂中岡也。閃太史有莊在焉。）覓火頭不見，其妻持檄，覓一僧讀之，延余坐竹欄上，而具餐焉。其僧卽石城下層中臺寺僧，結菴中臺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爲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勸余姑停此，候其明日歸，方可由菴覓石城也。余從之坐欄上作記。下午浴於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從外望，一人從內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度入龕而酌之飯之，勸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於欄上，風雨忽來，雖欄無所蔽，而川中蘊熱，卽就欄而臥，不暇移就其室。

也。(火頭者，一喧之主也，卽中土保長里長之類。)

十二日 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高，後改早龍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害人，爲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饋之者，千錢之外輒不受，當道屢物色之，終莫得其過跡，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賣爲贍老之資。旣飯，以一人引余往中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能識之，且路必由中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還徧徵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向中臺。由邨北溯溪西向入，二里，過上蠻邊，漸入峽。又西一里餘，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又里餘，則北坡稍開，有歧北去。又西逾坡，過一水塘，北下峽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峽來，架木爲橋，西度之。橋之南，又有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進而出於蠻邊南大溪者。旣度橋西，卽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濘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闕，牛畜蹂踐，遂成淖土，攀陟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與濘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逾其岡，則中臺東下之脊也。始見有芽菴，當西崖之下。其崖轟然壁立於後，上參霄漢，其上蓋卽石城云。乃入菴。菴東向，乃覆茅爲之者。其前積木甚巨，一匠工斲之爲殿材。昨所晤老僧（號滄海，四川人）已先至，卽爲余具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及矣。此路惟僧能導之，卽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實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於後者爲第二層，其後又環一峽，又轟而上，卽雪山大脊之東突，是爲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懸阻，曾無人跡，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持斧乘炬，探歷四五日，於上二層，各斫木數十株，相基卜址，欲結茅於上，以去人境太遠，乃還棲下層。今喧人歸依，漸有展拓矣。

十三日 僧滄海具飯，卽執爨前驅，余與顧僕亦曳杖從之。從坪岡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長二十餘丈，大合抱，橫架崖壁下，其兩旁皆叢箐糾藤，不可著足，其下坎坳蒙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過樹，沿西

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遊伏莽，狻過斷枝，惟隨老僧，僧攀亦攀，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岡，又東南下涉一筭，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許，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南岡之上，此岡下臨南峽，東向垂支而下，有微徑自南峽之底，西向循岡而上，於是始得路，隨之上躡，其上甚峻。蓋石城屏立，此其東南之跌，南峽又環其外，惟一線懸崖峽之間，遂從攀躋，覆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一里，西北陟坎礪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山則從其後，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兜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峽中之門也。其崖則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則承跌之座也。峽則圍三缺一屏，則界一爲二，皆不可謂之城，然峽之杳渺障於內，屏之突兀臨於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湊扼潼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足盤其東麓而北，爲崖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盤其西麓而北，爲崖後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壓，淵塹下蟠，萬木森空，藤蘚交擁，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爲二：一東北上，爲躡崖頂者；一西北，爲盤峽坳者。乃先從峽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墜。山上多扶留藤，所謂箕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又有一樹徑尺，細芽如毛，密綴皮外，無毫隙。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二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卽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幹而起。其幹正圓，圍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圓亦如聳幹，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聳幹者，其厚止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於地，而上低於外膚之邊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卽樹之瀝也。中有蝌蚪躍跳，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氣痛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卽此水爲餐而食。樹之

北有平岡自西而東屬於石崖之峯，卽度岡之北，有窪匯水爲馬鹿潭，言馬鹿所棲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束如門，潭水所從泄也。循岡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坡空，卽老僧昔來所欲，而欲卜之爲基者，寄宿之茅，尙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歧東北踞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龕，菴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而動，此菴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塔牆，南北雖遙，而闊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睫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爲本支所掩，不能盡崩。夏入灣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但此間深峽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餐之。仍由舊徑下趨中臺菴，未至而雨，爲密樹所翳不覺也。既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於巒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臥。

十四日 從巒邊飯而行，仍從舊路東南一里，宜東下，誤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遂涉坑，從田塍東行。一里，至早龍家——川卽龍江之弟，分居於此，以主此渡者。時渡舟尙在江東岸，龍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卽織紵於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過，又候舟人飯，當午乃發。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賴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著足，徒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資空乏，擬仍宿早龍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瑪瑙山，皆可無煩杖頭，卽取所寄水簾石樹歸。今聞此知溪旣難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嶺，旣免徒涉之險，更得分流之脊，於道里雖稍遠，况今日尙可達歪瓦，則兩日卽抵郡，其行反速也。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田塍間，一里，路爲草擁，草爲雨偃，幾無從覓。幸一同渡者見余從此，亦來同行，令之前驅。半里，遂及峽口，循峽北突峯南麓，東向入溪，沸於下，甚洶湧。五里，峽自北來，有邨在東山下，曰猛岡。路披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遂東盤東峯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想卽猛淋所從來之小徑也。於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聞犬聲。又里餘，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

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

十五日 平明飯而行。雨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餘，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躡坡，二里，登嶺，乃得南來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復東向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則自北坡來受，其迴曲處，藤木叢蔽，惟見水勢騰躍於下。路仍北轉，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峽出，而下有田綠之，漸出箐矣。又東五里，其下田遂連畦夾溪。又東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溪源遂歧爲兩，有橋度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箐木之翳。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爲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爲龍江之姪）。南界之峽，平坳爲田，而村落遠之，此卽所謂北沖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爲箐口。時纔下午，而前無宿店，遂止。是夕爲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則寂然矣。

十六日 石箐口東，稍下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路從兩澗中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瀕溪溯水而行，又里餘，有木橋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東向行。又里餘，復度橋，行溪北岸。由是兩崖夾澗，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或度橋南，或度橋北，俱濫澗倚坡，且上且折。又連度六橋，共七里，水分兩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躡峻，盤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岡脊稍平，有廬三楹橫於岡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爲蒲蠻寨，而實無寨也。有一道流淪，若於中。余知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臨北坑，後臨南坑，始披峽涉水，躡磴盤脊，十里，又東登嶺坳。旣至嶺頭，雨勢滂沱，隨流南下，若騎玉龍而攬滄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靈遙滌。又二里，遂隨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旣蒙茸，雨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逾一東障西突之坡。從其南墜坡直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小，沾體塗足，足滑不能定，上嶮涉流，隨起隨仆。

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塢稍東曲，乃截塢而度一橋。橋下水雖洶湧渾濁，其勢猶未大，僅橫木而度。至是從溪西隨西山行，溪逼東障山去，復逾坡墜箐向東南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轉坡南，腋間得臥佛寺，已暮，急入其廚，索火炙衣，炊湯啖所存攜飯。深夜而臥，其北樓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始有二家當路，是爲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峽，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郎義邨，邨西有路逾嶺，爲湖江壩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卽隨城北澗西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餘，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余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卽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折儀，并會真陶道所饋點畀余，且謂閃知愿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蓋知愿往先塋，恐余東返，卽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俞禹錫同閃來，抵暮乃別。

十八日 余臥未起，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余訝其蚤。曰：「卽在北鄰，而久不知。昨暮，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父約，而不從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爲太麓，乃郎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而不知卽與劉館並也。禹錫邀飯，出其岳閃太翁降乩語相示，錄之。暮乃返。閃知愿使以知愿書儀并所留東札來，且爲余作書與楊雲州。

十九日 閃太守手書候敘，旣午，乃赴之。留款西書舍小亭間，出董太史一卷一冊相示，書畫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另覓鮮雞羹淪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已得，安仁將反命麗江矣。

二十日 作書并翠生杯，託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

二十一日 命顧僕往瑪瑙山取石樹，目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 禹錫同閃口口來寓，坐竟日，貰酒移饋，爲聯句之飲。

二十三日 早馬元真邀飯以顧奴往瑪瑙山，禹錫知余無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渭水關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飢，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余僕未歸，再來邀余，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去，余竟臥禹錫齋。禹錫攜襖被連榻，且以新綿被覆余，被褥俱麗甚。余以醉後覺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言乎挾纊之勝於藥石也。

二十四日 還寓。深夜而顧奴返，以馬元康見余不返，親往松坡詢蹤跡，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

二十五日 閃太史以所作長歌贈，更餽以贖其歌甚長，而字畫遒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鑄爲合璧，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顧僕以石樹往眎之，相與抵掌爲異。已而往謝太史之賜，太史亦爲索觀，遂從禹錫處送往觀之。

二十六日 禹錫晨至寓，邀余移住其齋，余感其意，從之。比至而知願歸，卽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後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客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蓋爲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畀余也。更謂余石樹甚奇，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余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別。余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於俞。旣臥，太史以靜聞銘來賜，爲明日五鼓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 余再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畀禹錫，買雞羹六觔，溼甚，禹錫爲再蒸之，縫袋以貯焉。乃爲余定往順寧夫。

二十八日 夫至欲行，禹錫固留，乃坐禹錫齋頭，閱還魂記，竟日而盡。晚酌遂醉，夜大雨。

二十九日 晨雨時作時止，待飯待夫，久之乃別。禹錫適馬元真閃口口亦來送，遂出南門，從大道南，二里，至夾路邨居之街，遂分路由東歧，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互，是爲諸葛營。

諸葛之祠在焉。——東向頗小。又南爲東岳廟，頗巨，亦東向。又南五里，爲大樹墩，亦多居廬。邨之北，有小溪東南流。邨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於邨之東而東去。此兩流，卽臥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東，此乃劫子鋪東注之水。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路分爲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東南爲石甸姚關之道，一直東爲養邑道。於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來，至此北注而入於東溪，同東向落水坑者，其源當來於冷水箐。於是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坡北有邨倚之，其地爲三條溝。由坡東南下而復上，三里，越一岡，有兩三家當岡頭，是爲胡家坡。越岡而東，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塢稍開下盤爲田，有數家倚南岡，是爲阿今。過阿今，復東上，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乃飯。又三里，稍下，爲養邑。南有塢盤而爲田，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有數家當塢。日纔下午，而前無止處，遂宿。

三十日 平明起而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渡南來小溪，卽上坡東逾南轉，卽養邑東環之支也。有公館當坡西瞰壑中，田廬歷歷。東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塢而東上坡，遂行岡頭，共五里，路分二歧：一東南者，爲西邑道；一西北者，爲山河壩道。先是問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嶺，達亦登，有熱水從石盤中溢出，其處有大道通順寧，余欲從之，而養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無橋，今雨後無橋，水漲難度，當折而北由山河壩，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爲便。」至是見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壩，余亦從之。遂西北兩涉小塢，二里餘，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見北崖削壁下嵌，而猶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見水嵌崖底如一線，遂東見其門，對東如削，門外環疇盤錯，溪流曲折，其中有邨倚北崖之東，卽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夾溪爲川者，東突如踞獅，水從其北出，路從其南下。半里，由獅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一溪自南塢來，有壩堰其上流，有橋跨其下流。渡橋，東行田塍間，濘甚。一里，登塢東岡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歷兩層而下，注塢中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向入峽，雨大至。二里，逾嶺頭，有路西南來合山頭坑窪旁，錯亂水交流。又東三里，再度坑坳，盤而東北行。

其下有坑，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餘，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合於北崖下。北崖純石聳起，其上樹木葱鬱，而下則有穴，伏而暗墜，二水之所從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逾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從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是爲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湖之東上里餘，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從脊東行，轉坑東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隱於深崖重箐之間。但聞雞鳴舂響而已。東坑既盡，從其上涉塢升岡，見岡南一峯特聳而卓立，白霧偏籠山半，乃東來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塢而東，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與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卽名此嶺爲大石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爲二：一由東向逾岡者，爲大道，稍迂而達大獵彝；一由東南下峽者，爲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彝。此皆枯柯屬寨也。乃由峽中下，於是石崖南突，箐叢交繁，北嵌爲峽，東聳爲崖。二里，行南岡之上。又二里，盤岡嘴而南。其東峽中，平墜南邊，蓋由此嘴東墜，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爲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踞崖端南曲。乃從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隨南坡東轉，還陬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盤爲深塢，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間，小路之下盤者因之。遙望北崖山岡，排闥東出，大道之東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岡，又東一里，下盤之小路，逾岡來合。又東一里餘，南岡復東突，路下其北腋間，復盤坳東上，半里，登東岡之南坡，始東見枯柯之川，與東山相夾，而未見其西度。又西南見嶺頭一峯，兀突插雲霧中，如大士之披絡而坐者，閃爍出沒，亭亭獨上，乃南來脊上之峯，不知其爲何名也。又東一里，復轉岡之北坡東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岡而居，是爲小獵彝。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無可宿，必止於是。

時纔過午，遂偕之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詢之無不實，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臥。

永昌志略(附)

漢永昌郡。元爲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總管置司治於永昌。後改爲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洪武十五年，平雲南，前永昌萬戶阿鳳，率其衆詣指揮王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齒衛。十六年六月，麓川叛，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齒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從指揮使胡淵請也)於是遂名金齒，不名永昌，而實非金齒之地。如瀾滄江在永昌，而瀾滄衛在北勝，各不相蒙。蓋國初立衛，經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實悖戾耳。景泰中，設鎮守弘治二年，設金騰道。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郴州籍，江陰人)巡按御史陳察(常熟人)疏革鎮守，設永昌府，立保山縣，改金齒指揮使司爲永昌衛府，領州一(騰越)二縣(保山、永平)仍統潞江安撫司，鳳溪施甸二長官司。保山編戶十里。又城北民曰「喧」，共十五。城南民曰「寨」，共二十八。

洪武三十三年，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司。正統十四年，陞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與金齒並。嘉靖二年，復置州，隸永昌府。改指揮使司爲騰衝衛，州名騰越。(在府城南二百六十里，以地多藤，元名藤州)

永年，卽東漢之博南縣。(以山名)洪武初，隸永昌府。三十二年，改府爲金齒指揮司，屬指揮司管轄。嘉靖二年復府，仍屬府。(在府東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撫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遠路，國初柔遠府。永樂九年，立安撫司)

鳳溪長官司，在城東二十五里。

旅甸長官司，在城東一百里。(唐銀生府北境。元爲石甸，後訛爲施甸)

近騰諸彝說略〔附〕

騰越密邇諸彝，實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勢北近吐蕃，南皆彝緬，郡邑所置，介於其間，不過以聲教羈縻而已。正統以來，經略南彝者，設宣慰司六，禦彝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如孟養阻負於西，最爲荒僻，而緬甸八百老撾，地勢瀕海，木邦車里猛密，又在其內，業非羈縻所可制馭，而近聽約束者，惟南甸、干崖、隴川而已。數十年頻遭緬患，如刁落參以南甸近彝，奪刁落寧之官，尙構緬內訌，爲兵備胡公心忠所殲。岳鳳父子以隴川舍目，謀主多思順之地，造逆犯順，爲參將劉綬所擒，邊境賴以安。其後阿瓦日強，蠶食日多，幸撫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學、讀大司馬陳公用賓、檄暹羅以弱緬，而騰獲稍康。迨思正就戮，瓦舍獵獠，命思華據迤西。思禮據木邦，思綿據蠻莫，而內地漸爲逆緬所竊。至若多俺席麓川之舊，附緬而叛天朝，參將胡顯忠平之。多安民藉安會瓦舍之援，負固以拒天兵，兵備黃公文炳，參將董獻策取之。騰之獲存者，幸也。目今瓦舍獵悍稱雄，諸彝悉聽號召，倘經略失馭，其造亂者，尤有甚於昔也。爲騰計者，慎之外芒市，雖屬府近，以猛穩爲木邦轄，藏賊劫掠，騰境不安，所恃簡廷臣防禦之，而反罹其害，自後當重其責，以弭變，庶於騰少安云。

己卯八月初一日，余自小獵彝東下山。獵彝者，卽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脈，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之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西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有大小二獵彝寨，大獵彝在北嶺，小獵彝在南嶺，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爲界，東爲順寧，西爲永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然余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業雖永昌之產，而地實隸順寧。豈順寧設流後界之耶？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余按姚關圖說已疑之。至是詢之士人，攬其形勢，而後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卽東出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共

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卽南流上灣甸合姚關水，又南流下灣甸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獵彝主人楊姓者，與目之所睹，姚關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所誤不淺也。其流既西南合潞江，則枯柯一川皆首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坳南窩，南至哈思坳，皆屬永昌，是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架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較之狹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橋下舊有黑龍，毒甚，見者無不斃，又畏江邊惡瘴，行者不敢紿足。云其南哈思凹更惡，勢更甚於潞江，豈其峽逼而深墜故耶？）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坳，峽中者卽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獵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窩都魯坳，則此塢極北之迴環處也。逾嶺而北，其下卽爲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岷之山西南下者盡於筆架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東南挾滄江而東，爲都魯南窩北脊，北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瀕江而東，一支直南而下，卽枯柯之東嶺也，爲此中分水之脊。迤邐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爲孟定孟良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一包而南爲右甸，再包而南爲順寧大猴（卽今之雲州）焉。是塢南北二坳（北都魯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喫彝獠獠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卽發擺（寒戰頭疼也）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彝人焉。渡橋沿江西岸，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岸，東南逾岡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爲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爲在鷄飛，問道雞飛，又以爲瘴不可行，又以爲茅塞無路，又以爲其地去邨遠，絕無居人，晚須露宿。余曠然曰：『山川真脈，余已得之一盤可無問也。』遂從東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東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岡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岡頭，是爲枯柯新街，又東一里，有一樹立岡頭，大合抱，其本挺植，其枝盤繞，有膠淋漓於本上，是爲紫梗樹，其膠卽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

云岡左右俱有坑夾之，北坑卽從岡盤窟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於是南轉東盤北坑，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峯下，乃拾級上躋三里，乃登南突之嶺，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從此西出，則盤壑而西注於江橋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尙在嶺之東上，不可亟問也。此坡之上，卽爲團霸營，蓋土官之雄一方者。卽枯柯之夜郎矣。於是循南峽而東，躡又一里，再登嶺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後竹樹夾路，從樹中東行一里，稍轉而北，盤一南突之坳，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踞路旁，下臨西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大七尺，中爲火焚，盡成空窟，僅膚皮四裹，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青也。是所謂枯柯者。里之所從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簷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有神宇踞坡間，聞黯音鼓，賽出絕頂間，甚異之。有一家踞路南，簾門竹徑，清楚可愛，入問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於是又東沿北坡平上，其南卽西出深澗，北乃崇山竹樹蒙蔽，而村廬踞其端，東向連絡不絕，南望峽南之嶺，與北峯相持西下，而蕎麥早穀種遍山頭，與雲影嵐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山之上雖高，而近爲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墜，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盡於江橋之南，其東崇巘穹窿，高擁獨雄，時風霾蒙翳，出沒無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峯。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巘，又東二里，有歧一南下塢中，爲壑壑之道。一上北叢嶺，爲廬坡之居，而路由中東行，南瞰下坳，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俯北坡之上，路卽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峽尙環而東也。北上里餘，又轉而東，盤北坳而東上坡，屢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鋪，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於坡之對崖，南面復聳一峯，高籠雲霧間，卽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爲獵彝之嶺，峽南穹窿之峯，又南互分支西繞，橫截於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坳之南，復有小支，自獵彝西南灣中東突而

出與橫截塢南之山湊，西南駢峙如門，門內之灣，卽爲哈思松門外，又有重峯西障，此卽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於西者也。自此坡遙望之，午霧忽開，西南五十里，歷歷可睹。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岡東南，兩旁翼以茅屋，卽所謂中火鋪。有守者，賣腐於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馳而東，其南峽近嶺，俱不復睹。東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峽，環墜如窅，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當從西下而分注江橋，南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倏至，從雨中涉之，得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逾坳，或循北峯，或循南峯，西度過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一里餘，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嶺，有哨房一龕，踞其上，是爲瓦房哨。於是南臨南峽，與峽南穹窿之頂，平揖而對瞰矣。至是雨晴，峯出，復見峽南穹頂直南互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卽橫截塢南之岡，西與哈思坳相湊成門者也。穹頂東環之脈，尙從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頂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嶺，東下曲而度脈者，始辨都魯坳東所分南下之脊，至其中突，其分而西者，爲中火鋪枯柯寨之嶺，其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爲穹窿之頂，此分水之正脈也。由瓦房哨東下半里，分東度脊，始見北峽墜坑，爲東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峽，又東度兩脊，穿兩夾嶺，一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其處深木叢篁，夾坡籠坳，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峽上流。從其東涉岡東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脈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有草龕踞北岡，是爲草房哨。從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於是東向而下，二里餘，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橋橫涉之，又東逾一岡，共下四里，始南峽成溪。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有歧從東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峽中始有村廬夾塢，春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東南行，望見右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平疇一團，聚落頗盛。四面山環不甚高，都魯坳東分之脈，北橫一支，直互東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草房哨南度之脈，東環右甸之南，從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湊，甸中之水，東向而破其湊，峽下錫

鉛去。旬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猶高，而旬乃員平非狹，故無熱蘊之瘴。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而城廬相托焉。由陸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右旬在永昌東一百五十里，在順寧西一百三十里。其東北隣莽水之境，正與蘆塘廠對；其西南隣鷄飛之境，正與姚關對。其正南與灣旬對，正北與博南山對，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正東與三臺山對。數年前土人不靖，曾殺二衛官之蒞其地者。今設城以順寧督捕同知駐守焉。城不大而頗高，亦邊疆之雄也。

初二日 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再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復狎至。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僧之尤，口云爲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悶以爲快也。

初四日 早霧而晴。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爲本旬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岡脊，是爲督捕同知公署——署門東向——其南卽往南門街，而東則曲向東門街，皆爲市之地也。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擔往順寧，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倩之，而往順寧者亦至，已無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岡漸折而東南行，四里，遂臨東塢。東塢者，右甸東南落水之塢尾也。城北大甸圓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於是南轉二里餘，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上北突之嘴，則甸東之山，就自北南環，與嘴湊峽，於是相對若門，而甸水由其中東注焉。此甸中第一重東鎖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實崇也。逾嘴東稍下，湊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東二里餘，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過此東南下，有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水流其岡北，路由其岡南，於是始不與水見。又東南循三里，盤一北下之坳，而上岡頭，是爲玉壁嶺。其嶺自南北突，東西俱下分爲坑。有兩三家駐峯

頭。時日尙高，以前路無可止，遂歇。

初五日，平明起，飯而行，宿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脊，仍循峽東下，行夾岡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於是從脊北東行之支，東向行其上。半里，有兩三家夾道，是爲水塘。由此復南行山夾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左路再隨崖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路左忽墜一坑，盤穿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長二丈，闊八尺，而狹處僅二尺。若琵琶然，淵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棧，而外卽深峽之下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躡嘴下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還望左崖盡處，叢石盤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屏削於重樹間，幽異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束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度之，是爲大橋。橋下水卽右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成湯湯之流。橋兩沿流之盤，皆隨之爲田，而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右甸）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卽躡東南坡而上，水由峽直南去，路躡坤東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嶺頭，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卽水塘。西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寨盤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獨聳，上出層巒，是爲杜偉山。此乃右甸東南來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脈至此，更崇隆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夾此溪，其脊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處尙在寨盤頂之東北。從此更天矯南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東，見其東又墜爲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東坡西環之坳。又一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一溪自東北來，環所廬之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北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於坡南。此坡居廬頗盛，是爲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

挾臂而抱於西南者，皆灣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南流。則此山真一方之望，而爲順寧灣甸之東西界者也。飯於邨家，大雨復至，久而復行。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於大溪之橋也。復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盤壑南去。山爲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爲錫鉛之脈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過峯又環峙而東，又或分而南，穿嶺而右，見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駢來。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壑西轉，或躡坳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兩三家當坳而廬，是爲兔威哨。於是再上其東坡，則東西壑皆可並睹矣。西壑直副西麓而長，以杜偉西屏也。東壑遙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此挾江（瀾滄）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爲順寧之脈也。從嶺漸下，或左或右，嶺脊漸狹，四里，始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東轉而環其前，東界外山，則直互南向與東轉前環之嶺湊。問東西峽水，則合於錫鉛之前，而東南當湊峙之峽而去。問順寧之道，則逾東界之嶺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環之嶺者，爲猛峒道，從獵昔猛打渡江而至與隆廠者也。於是從岡脊轉東行，其脊甚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副南麓下，而東峽溪亦近夾，遂如堵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俯之。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溪，水淺而以木環其四周，無金雞永平之房覆，亦無騰越左所之石盤，然當雨流交合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貴，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卽錫鉛驛也。（按舊志作習謙。土人謂出錫與鐵，作錫鉛。）返飯於肆。亟南由公館側浴於溫泉，暮返而臥。

初六日 晨起而飯。其夫至，付發整擔而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爲橋，卽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從其西南下西溪，是爲猛峒道，有茅茨叢北岡上，是爲錫鉛街子。問得一夫，

其索價亦貴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記。

初七日 前棄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從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西崖北轉。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復東逾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於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茸籠，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疊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開此壑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岡，爲錫鉛東鎖鑰，直西南逼湊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東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岡北亦嵌爲東西塢，聞水聲淙淙，余以爲卽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從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於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橋，度塢中水，是爲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於孟祐之南，所謂孟祐河者也。澗之東，居廬疊出，有坡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向躡其上，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所謂孟祐邨矣。——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於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前，與西溪交盤南壑中，南壑平開，而南抵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開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邨東，卽循峽北入東塢一里。東下度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橋外小水，自東南透峽出，過橋東向，緣西垂之嶺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峻，木蔭藤翳，連幄牽翠，高下虧蔽，左右疊換，屢屢不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狹，而左右下瞰者，亦與前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坳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於是迴望孟祐錫鉛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嶺頗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又疑灣甸之界，旣東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偉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而遙見西嶺，又有崇峯一重，臂抱於西，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東，度脊西南下，其互反高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坳之南，其脈猶未盡，故亦登溫板雞飛在此脊之西者，猶順寧屬，而其南卽東與杜偉

山自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臂，其中皆叢沓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於猛峒西坳之伏處，其西正開峽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後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屬灣甸境也。）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則前夾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支自障之正東，即其過脈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又東上五里餘，坡脊遂有夾爲槽，路由槽中行里餘，透槽東出，脊乃北轉。其下右壑盤沓如初，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路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峯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倚峯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兩家，即所謂塘報也。（鋪司鋪兵之類）賣腐以供旅人之飯云。既飯，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透一坳，其西峯即中火之館所倚者，此其後過脈處，與東峯夾成坳，由其中北透半里，即東轉，挾過脈東峯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臨北壑之上，旋入夾槽中，兩崖如削，中嵌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從橋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偃伏而過焉。槽南闕處，猶時見西墜之峽，最後又見槽北西峽，猶西墜也。其二里，稍東上逾脊南轉，有架木爲門，踞嶺東者，爲白沙鋪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脈獨長，挾東西分四支而抱於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兩夾孟祐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岸之脊，東夾順寧河而出於雲州舊城東，從此南度，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爲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城焉。由哨門南向稍下，輒聞水聲潺潺，從西南迸峽下，即東北墜坑去，而遂從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餘，出槽，東行岡脊上，於是見北壑之北，則瀾滄南岸之山，紆迴東抱而南，爲老脊東之第六支，屏互於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即志所稱某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盡於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過脈而南者，盡於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而壑之南，則即此白沙脊南度東轉，爲老脊東之第五支，屏互於順寧城之西，今謂之西山，即志所稱某山也。兩山夾塢東南去，而順寧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盤東山之坳，爲三臺山渡江大道，東南塢盡之隙，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側，不若永昌騰越之平展云。

從岡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峯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約一里，有一二家倚坡東，是爲望城關。——從東南壑中遂見郡城故也。從此又迤邐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兩度小橋，上一坡，約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爲舊城，而實無城也。時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擾擾，余入適當其齋，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

初八日晨起，從殿後靜室往叩講師，當其止靜未晤而出，余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自念從此而往，則雇夫尙艱，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享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西向。又東南半里，下涉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壑來，渡之。又東南逾一坡，共五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名歸化）跨之，其水湯湯大矣。由橋南里餘，漸西南上東突之坡。上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窰高倚西坡，東下有西上，是爲瓦窰窰。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餘，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又東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東突之坡，坡間有小池一方，是爲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岡頭有邨，倚西岡東向，是爲象莊——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澗，其澗懸岡東下，其西山環峽復東，南上二里，逾其東突之岡，盤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岡東上，盤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邨曰安樂邨。又東南四里，稍下，有邨倚西坡東向，是爲鹿塘。自歸化橋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支峯東突，溪流盤峽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盤而開，田塍益盛，村廬之踞東西兩山者當繁，而兩西坡之鹿塘尤爲最云。時日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邸樓作紀。

初九日，平明飯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乃捨大溪，溯小溪南半里，東度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邨三四家倚南山東坳。由南山躡西坳而上，一里，南

逾東突之脊，有茅屋三楹踞脊間，是爲把邊關，有兩三家傍之居，西山之東突者，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關南下峽中，半里透峽，仍循西山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來，路東南臨其上，兩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邨踞路右岡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盤西灣，南逾小石東行之脊。遂東南行坡塍間。一里餘，又稍上東突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餘，路分兩歧：一東南下峽者，爲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嶺者，爲翁溪往舊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爲水漲衝去，須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難涉，不若由舊城東北度橋，迂道而新城雖遠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艱焉。時聞楊州尊已入籠去，閃知愿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城兼收之。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復入坡塍，一里，東南上東突之坡。又南二里，有邨倚西山嶺上，是爲翁溪邨。邨之南，西界山又環而東突，東界山亦折而東向去，中開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疇夾之。翁溪之村正東南而下臨塢中。有路下涉塢中者，卽渡溪往新城道也。由邨南循南山東轉者，卽舊城道也。乃循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逼坡足，瀦而東流，路躡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轉南行，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紆東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數家分廬塢中，是爲順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突。大溪紆之，路南由其度脊處穿塢而過。半里，抵塢南，輒分峽下。又一里，有峽自南來，蓋西大山南由坳西直南去，南抵舊城之後，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而中夾爲塢，其來頗深。有邨廬倚西坡上。二峽合於前，遂東向成流墜峽下，路亦挾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前掉尾之支，又橫度東突。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塢而上，一里餘，逾嶺坳南下。有邨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盤西界東突之嘴，循東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而東，又有數家倚南山，廬間曲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嘴，大溪亦直搗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頗開，廬塍交錯，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間有刈者。壑中諸廬，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餘及之。由其前東南行塍間，一里餘，南從大溪西岸行。二里餘，

東西兩界餘支交環於前，而西支迴突爲尤甚。既東向環而至，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爲順寧雲州分界。越脊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開，坡流雜沓於其間，而遠山旁午，或斜壘於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繞盤而東者，或夭矯於東，則東界分支沿瀾滄西岸，度茅家哨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此其外繞之崇峯也。而近山則塢北西山之脈，至此南盡於西，爲舊城東山之脈；至此南盡於東，爲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峯從灣中東突，直臨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又從南大脊之北，先夾一支爲近案塢東，則東界沿江之支，又從東西轉，直抱於新城之前爲龍砂，此其內逼之迴巒也。然猶近不見壑中諸水，而祇見舊城廬落，卽在南岡，一里及之，亦數百家之聚也。飯於舊城，乃東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興隆廠道也。東北去者，新城道也。於是東北行田塍間，半里有新牆一圍，中建觀音閣，甚整而功未就，然規模雄麗，亦此中所未覩也。其處當壑之中，兩水交會處，眼界四達。於是始見孟祐河卽繞其東，順寧河卽出其北，遂共會於東北焉。於是西向遙望，有特出而臨於西者，卽大脊灣中東突之峯，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河所從出也；其南紆一隙，向西南峽者，興隆廠所從逾也；有中界而垂於東者，卽沿江渡茅家哨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上而夾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塢也；其南迸一隙，東壘而注於順江小水者，諸流所匯之口也。小憩閣中，日色正午，涼風悠然，僧淪茗爲供。已出圍牆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壑，循北崖東轉，架亭橋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東去，入水口峽者也。度橋，卽東北上坡——是坡卽順寧東山之支，瀾滄西岸迤邐而來，其東南直下者，過茅家哨，北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爲馬鞍山，東下之脈，爲新城，而此其東南盡處也。登坡里餘，下瞰二流既合，盤曲壑底，如玉龍曲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卽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於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倚西山東下之脈。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寥，州署東向，祇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至時日纔過午，遂

止州治雲南逆旅

靈州，卽古之大侯州也。昔爲士知州奉姓，萬歷間，奉赦以從逆誅，遂并順寧，設流官，卽以此州屬之。州治前額標「欽命雲州」四字，想經御定而名之也。今順寧猛廷瑞家已絕，而奉氏之後，猶有奉祀子孫，歲給八十五金之餼焉。

雲州疆界北至順寧界，止數里；東北至滄江渡，八十里，爲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爲耿馬界；東至順江小水，一百五十里，爲景東界；東南至夾裏滄江渡，二百里，亦景東界。

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卽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自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而於元江府臨安江河下之，又注謂出自禮社江，由自崖埔合瀾滄而南；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綠豐者，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前過舊城，遇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瀾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爲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爲渣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爲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爲搗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搗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爲妄。又詢之新城居人，雖土著不能悉，間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窮窮之意。而此來雖不遇楊，亦不虛度也。

初十日，平明起飯，出南門，度一小坑橋，卽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餘，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嘴東北起爲峯頂，分兩丫，卽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爲條岡，直扼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兩城之間，爲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寧東山之脈，由三溝水西嶺過脊南下而盡於此者。由此循峯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峯西一里，出馬鞍峯後，爲馬鞍嶺，有寺倚峯北向，前有室三楹當嶺頭，爲茶房。從巔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河，此已爲順寧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

以函宗南小尖東水之坳，其相距甚近也。渡澗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突夾，順寧溪搗其中出，路逾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爲花地。其坡正與翁溪、邨東西遙對，中墜爲平塢，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溪。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逼翁溪、邨之麓。大溪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從此涉溪上翁溪、邨。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從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嶺而下，及於溪，卽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實出於此，不由翁溪。從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自橋爲水汨，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塢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湧不得渡，乃復南還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闊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盪去，半响乃及西岸。復由田塍間上坡，一里，西抵邨下大路，乃轉而北，卽來時道也。循西山躡坡而下，三里，有歧自峽中來，合卽斷橋舊境矣。於是隨大路，又六里，過把邊關，淪湯而飯。下坳東北一里餘，渡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纔過午，以暑氣逼入，遂停舊主人樓作記。

十一日 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爲卽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尙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卽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也。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爲門，而後有層閣，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卽西山之支絡，郡堞之迴盤，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旣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爲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爲余言自少曾遍歷搗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亭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宿龍泉寺。

十二日 飯於龍泉，命顧僕入城覓夫，而於殿後靜室訪講師，旣見，始知其卽一輩也。爲余淪茗，炙餅，出雞羹。

松子相餉。坐間以黃慎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時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十三日 與妙樂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騎，帶行囊，明日行。（駝騎者俱從白鹽井駝鹽而至，可竟達雞足，甚便。時余欲從蒙化往天姥巖，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十四日 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鹽價，午始發出北門，東北下涉溪，約二里，過接官亭，有稅課司在焉。其歧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時駝騎猶未至，余先至，坐覽一郡形勢，而并詢其開郡始末。

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爲永平，西北爲永昌，東北爲蒙化，西南爲鎮康，東南爲大候。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獲之後。萬歷四十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大候州土官奉赦與之濟逆，遂并雉獮之，改爲雲州，各設流官，而以雲州爲順寧屬。今迤西流官所蒞之境，以騰越爲極西，雲州爲極南焉。龍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園也——從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頗深而澈，建水月閣於其中。其後面塘爲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爲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圓，頗小而淺，水從中溢，東注塘中，淙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殿後爲大殿，余之所憩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後所建。

舊城即龍泉寺一帶，有居廬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東下之澗。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東向，余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

順寧郡城所托之峽，逼不開洋，乃兩山中一塢耳。本塢不若右甸之圓拓，旁塢亦不若孟祐邨之交錯。其塢西北自甸頭村，東南至函宗百里，東西闊處不及四里。

順寧郡之境，北寬而南狹。由郡城而南，則灣甸大候開州東西夾之，尖若犂頭。由郡城而北，西去繞灣甸。

之北，而爲錫鉛，爲右甸，爲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東去入蒙化之腋，而爲三臺，爲阿祿，爲牛街，而界逾漾備之流，其直北，則逾瀾滄，上打麥隴，抵舊爐塘北嶺，始與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雲州隸之，而後西南東南，各抵東西二江，不爲蹙矣。

瀾滄江從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至苦思路之東，又穿其腸而南，至三臺山之南，乃南出爲其東界，既與公郎分蒙化，又南過雲州東，又與順江分景東，郡之經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箍槁爲油，勝芝麻菜子者多矣。

駝騎至，卽東下坡，渡北來溪身，以鐵索架橋，亭於其上，其製做瀾滄橋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橋東，卽北上坡，循東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時駝騎一羣，以遲發疾趨，余賈勇隨之。上不甚峻，而屢過夾坑之脊，三里，從脊上西望望城關，祇隔一峽也。又北上，兩過旁墜之脊，三里，忽隨西坡下，轉一坳，復一里，越一西突之岡，由其北下，環山爲塢，有坪西向而拓，豐禾被陸，卽西突之岡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連越二小溪，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其處支流縱橫，蹊徑旁午，而人居隱不可見。從此復北上，五里，有兩三家倚岡頭，是爲二十里哨。登岡，東北平行其脊，一里，復轉東向，循岡北崖下。又里餘，則有溪自東峽來。余初以有旣登岡，歷諸脊，當卽直上逾東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也。旣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分兩峽出一西南自岡脊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乃依南麓，涉其岡後之流，湖北澗之左，復北向上，蓋卽兩水中垂之坡也。於是從叢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岡，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餘，又穿坳而西，臨西崖之上，兩崖俱下盤深箐，中翳叢木，而西箐卽順寧北塢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夾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坳，平透坳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卽度脈也。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兩度，迤邐隨江西岸，至此爲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於順江小水之口。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北折而南。

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沙哨之東下者，同一胚胎。又東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岡頭，是爲三溝水哨。蓋岡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爲三溝，而皆北注瀾滄矣。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岡，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當路右，是爲塘報營。又下三里，過一邨，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於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煎太華茶飲予。

十五日 平明，東北下坡，坡兩旁皆夾深崖，而坡中懸之，所謂高簡諸邨廬，又中踞其上。二里，轉坡北，下峽中一里，復轉東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爲夙霧所籠，咫尺難辨。於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瀕江而居，是爲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闊，止半於潞江，而水勢正濁而急。甫聞擊汰聲，舟適南來，遂受之北渡。時駝騎在後，不能待也。登北岸，卽曲折上，二里餘，躋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臺山屏迴嶺北，以爲由此卽層累而升也。又聞擊汰聲，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岸之駝騎，猶望之不見。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邨館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爲賈勇可至。又一里，路盤東曲，反漸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二道，家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於三臺之麓，而三臺則中懸之。其水由西塢而南入瀾滄，乃就小橋度東北來澗，約一里，卽從夾中上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是爲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躡南互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躡磴三里，有坊其岡頭，爲七碗亭者。岡之東，下臨深壑，廬三間，綴其上，乃昔之茶菴，而今虛無人矣。又上里餘，盤突峯之東，其峯中突，而脊則從北下而度，始曲而東起，故突峯雖爲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出云。乃踞峯頭而飯。其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峯頭猶霏靄氤氳氣。由峯北隨北行之脊，下墜一里餘，乃度脊東突，是爲過脈。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嶺，天井鋪，度脊南來，其東之橫嶺，西之博南二脊，皆遠斷於中，惟此支則過此而南，盡於泮山。從其北，臨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餘，有峭房當路，亦

慮無棲者。又東北隨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盤西嶺，又下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水從西峽來，出橋而合於南峽，北從阿祿司東注於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西兩歧，東歧卽余所從來道，西歧乃四川僧新開，欲上達於過脊者。度橋卽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躡岡頭，有百家倚岡而居，是爲阿祿司。其地則西谿北轉，南山東環，有岡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處。其西面遙山崇列，自北南紆，卽萬松天井南下之脊，挾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雜沓，中有一峯特出，詢之士人，卽猛補者。後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從者。余識之。再淪湯而飯，以待駝騎。下午，乃至，以前無水草，遂止而宿。是夜爲中秋，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員，懷之爲看月具，而月爲雲掩，竟臥。

十六日 昧爽，飯而北行。隨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度東塢小橋，沿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渡其亭橋，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橋，是爲猛家橋。水由橋東破峽北出，路從橋北踰岡而上，其岡東縮溪口，有數家踞其上。從其北下，復隨溪行西岸，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岡頭，東臨溪口，是爲新牛街。——俱漢人之居。——而地不開洋，有公館在焉。今以舊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東，卽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鋪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備江，九渡雙橋之水，至此而東抵猛補者，乃南折而環泮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而渾濁同之，以雨後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卽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江東北轉，遂循突波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遂東入峽。路從北山之半，亦盤崖而從之。半里，有一家獨踞岡頭，南臨江坡而居，頗整。又東三里，有削崖高臨路北，峭壁間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卽阿祿司望北面特出之峯，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有兩三家倚岡而居，是爲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後倚特出崇峯，東望遙壑中開，東北坳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峯對峙，夾束如門，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淪湯而飯於邨家。由邨東北上三里餘，當特出崇峯

之南，其下江流峽中，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兩三家踞岡上，是爲猛補者。亦哨寨之名也。於是逼特出崇峯東南麓矣。其東下盤壑中迴，卽東北紗松哨南簷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兩門之中，又從門隙遙見外層之山，浮青遠映，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澗北一崖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隱菴，結飛閣三重倚之。大路過其下，時駝馬已前去，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而陟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峯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卽覆之，峯尖透出中層之上，上層又疊中層而起，而後皆就崖爲壁，而綴之以鐵鎖，橫擊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延吐煙雲，實爲勝地。恨不留被撲於此，倚崖而臥明月也。隱菴爲淪茗留榻，余恐駝騎前去不及追，匆匆辭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峯東南峽中，登其閣，正南對雙突之門。門外又見一遠峯中懸，員互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相近，而不知爲何所。隱菴稱爲鉢盂山，亦漫以北巖相對名之耳。又謂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又上坡二里，登東岡。又東北迢遙而上，八里而至紗松哨。是哨乃東來之脊，西度而起，爲特出崇峯，南盡於碧溪江東北岸，是爲順寧東北盡處，與蒙化分英者也。以嶺有紗松樹最大，故名。時駝騎方飯於此，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嶺頭，是爲舊牛街，是日街子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最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瀾滄，直雄插天半，南望則瓦屋突門之峯，又從東分支西繞，環壑於前，西望則特出崇峯，近聳西南，江外橫嶺，諸峯遙環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於是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崖轉東，循脊北東行，八里，至舊巡司。又東北下二里，盤南壑之上，有路分歧，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又東隨脊，二里餘，逾東嶺北下，於是其峽北向墜。卽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蘆，有數十年倚坡嘴，懸居環壑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於前壑而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叢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樓，月甚明，恨無貰酒之侶，悵悵而臥。

十七日 味爽飯而行，卽東下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東，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

之。挾山北轉，一里有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麓北行，二里餘，有峽自西山來合。又北五里，北壑稍開，水走西北，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其勢相埒，即湖之入。東行里餘，有小橋架其上，北度之，復循北坡東上，半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里餘，有數十家倚北山而居，是爲鼠街子。峽至是東西長，互溪流峽底，路湖北崖。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路東盤之，屢上屢下，十里，逾坡東降，東峽稍開，盤北崖之紆，蓋北崖至是稍遜，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東三里，其溪一自北來，一自南墜，而東面則橫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來之溪，二里，稍下一里餘，涉溪東岸，復溯溪北行。半里，溪仍兩派：一西北來，一東來。乃折東從東來者上，半里，有數家倚坡間，是爲豬矢河。噲（豬矢乃土言，此處爲諸河之始，恐是諸始河也。）其處山迴峽湊，中迸垂坡，一歧直北，逾嶺者爲漾備道；一歧逾坡東北去者，爲爐塘道。惟東向隨峽上者，爲蒙化大道。乃東上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歧徑緣之而北，此非漾備，卽下關捷徑，惜駝騎不能從也。又東隨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嶺脊，脊稍中坳，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西度爲甸頭山，又分兩支：一支北轉，挾洱水北出，蒼山後一支南下，互爲蒙化西夾之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卽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而北之甸頭山則中聯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也。南之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路焉。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卽東下也。從嶺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盤礫西去者，縹松猛補者之支，所由分。旁午東出者，郡城大路隨之下。始由峽中墜者，二里，既隨北坡下者，三里，又從坡脊降者，五里，於是路南之峽墜而愈開，路北之峯斷而復起。其峯自西脊下垂，至是屢伏屢登，若貫珠而下，共四五峯，下至東麓，而陽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從其南連盤二峯，則南塢大開，有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環墜爲田。又東一里，乃轉北，穿一東突峯後而透其坳。此峯卽連珠下第五峯，盡於東麓者。其上諸峯，皆隨下而循其南，至此峯獨中穿而逾其北。此處似有神泉蘊結，而土人不識，間有旁綴而廬者，皆不得其正也。挾突峯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東半里，則陽江自東來，抵山而南轉。

去路溯江北岸東行，半里有三鞏石橋南架江上。逾橋南，復東一里，入蒙化西門。一里餘，竟城而抵東門。內轉半里，過覺寺。稅駕於寺北之冷泉菴——卽妙樂師栖靜處。中有井甚甘冽，爲蒙城第一泉，故以名菴。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與洱海相似。城內居廬亦甚盛，而北門外則闌闌皆聚焉。聞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勝大理也。（北門外有賣餅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製酷似吾鄉「眉公餅」，但不兼各味耳。卽省中亦不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東桀驁。其居在西山北塢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專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會前，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壓也。

蒙化衛亦居城中，爲衛官者，亦勝地衛，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爲政也。

蒙化疆宇較盛，其中止有一川，水俱西南下瀾滄者，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

定西嶺從大脊分支，又爲一東西之界。其西則蒙化順寧永昌，其東則元江臨安澂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縣水皆從是嶺而分，南龍大脊雖長，此有南條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劍川蘭州，脊東之尋甸曲靖，雖在其北，爲大脊所分，而定西實承大脊而當其下流，謂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掃，降龍，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塢間二十五里。余不及遍窮，欲首及之。

十八日 從冷泉菴晨起，合願僕同妙樂覓駝騎，期以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策騎爲天姥遊——蓋以騎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場後西北下約一里，渡一溝，西北當中川行。五里，過菴池。又北一里，過一溝，又西北三里，則大溪自東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西山東突之嘴，其嘴東突，而大溪上流，亦西來逼之，路盤崖而北，是爲蒙北，天姥適中處。又北二里，過西山之灣。又北二里，再盤一東突之嘴。又過西灣三里，其東突之嘴更長，逾其

坳而北，有歧西向入峽，其峽灣而西入，內爲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坳北截西峽之口，直度北去，約三里，又盤其東突之嘴，於是居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迴腋間。其山皆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迴岡也。又三里，有一圓阜當盤灣之中，如珠在盤，而路縈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門，是爲天姥崖——而實無崖也。其寺東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按一統志，嵩岢圖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細奴邏居其上，築壘圍岢城，在立爲奇王，號蒙舍詔。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始知天姥崖卽雲隱寺，而其山實名嵩岢圖也。其浮屠在寺北迴岡上，殿宇昔極整麗，蓋土司家所爲，今不免寥落矣。時日已下午，亟飯而歸，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樂正篝燈相待，乃飯而臥。

十九日 妙樂以乳線贈余，余以俞禹錫詩扇，更作詩贈之。駝騎至卽飯而別。妙樂送出北門，仍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東麓一里，有歧分爲二，一直北隨大塢者，爲大理下關道，一東向入峽，逾山者，爲迷渡洱海道。從迷渡者，東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澗，於是上躋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兒邨，更躋坡直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岡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峯北度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爲坑，北下西轉而入大川，其西則平墜南川，從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脫也。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有三四家當脊而居，是爲沙灘哨。脊上有新建小菴，頗潔。又躋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駢峙，路穿其中，卽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是爲龍慶關透峽，卽隨峽東墜，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崖迷渡之水，爲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頭之水，爲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沅諸郡州之脈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有數家居峽中，是爲石佛哨。乃飯。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園哨。於是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轉，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口東達川中，峽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運機，磨麥爲麩，甚潔白，乃知迷渡川中，饒稻更饒麥也。又二里，度橋，由溪右出峽口，隨山南轉，半里，乃東向截川而

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卽白崖站也。西北有攢峯橫互而南，卽定西嶺南度之脊也。兩高之門，有坳在西北，卽爲定西嶺，逾嶺而西，爲下關道。從坳北轉，爲趙州道。余不得假道於彼，而僅一涉禮社上流，攬迷渡風景。皆駝騎累之也。東行平堤三里，有圍牆當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遙，中無巨室，乃景東衛貯糧之所，是曰新城。半里，其牆東盡，復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署事景東，而衛人立於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橋於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卽禮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爲臨安河。下蓮花灘者也。時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川形如犂尖，北拓而南斂，東西兩界山，亦北高而南伏。蓋定邊景東大道，皆由此而南云。又東半里，入迷渡之西門。其牆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廬甚盛，是爲舊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縣蒙化分界，而景東之屯亦在焉。買米於城，出北門，隨牆東轉一里，有支峯自東南繞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盤其嘴入東塢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向北而居者，遂投之宿。

二十日 平明，飯而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隨壑北轉，漸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嶺頭，遵岡北行。又三里，有邨在西坡腋間，爲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條岡縷縷，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約十里，有賣漿者廬岡頭，曰飯店。有邨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逾一岡，二里，坡西於是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從峽中溯之北，二里餘，轉而東北。上二里餘，陟而逾其坳。此烏龍壩。南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峙爲水目者也。脊頗平坦，南雖屢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北下則平如兜，不知其爲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從鶴慶度大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餘，乃復度此脊北返，計離鄉三載，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矣。脊北平下半里，卽清華洞，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內黃潦盈溢，及於洞口。余去年臘月十九日，當雨後，洞底雖濘，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當洞門，卽外臺亦不能及，其內門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其上竇卽黑暗而窮，其下門俱爲水沒，無從

入中洞也。此洞昔以無炬不能深入，然猶踐薄數十丈，披其中透頂之扁，茲以漲望門而止。不知他日歸途經此，得窮其蘊藏否也。出洞北行半里，逾嶺，卽西向白崖大道，仍捨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嶙峋，亦龍潭也。又北一里，過一邨聚，邨北路右有牆一圍，爲楊士縣之宅。又北一里，卽洱海衛城西南隅。從西城外行半里，過西門，余昔所投宿處也。又隨城而北，半里，轉東，半里，抵北門外，乃覓店而飯。先是，余從途中見牧童手持一雞，甚巨而鮮潔，時雞已過時，蓋最後者獨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淪湯爲飯，甚適。洱海往雞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間，余昔所經者，騎夫以家在蕎甸，故強余迂此。蓋洱海衛所環之塢甚大，西倚大脊崇岡，東面東山對列，東南匯爲青龍海子，破峽而繞小雲南驛，爲水口，其南卽清華洞，前所逾南塢，其北卽梁山，東下之支，平伏而橫接東山者，自洱海北望，以爲水從此洩，而不知反爲上流，余亦欲經此驗之。於是北行田塍間，西瞻九鼎道，登綠坡，在隔澗之外數里也。六里，抵梁山，東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臨川，曰般若寺，路乃東向，逾岡一里餘，有邨廬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東一里餘，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迴壑抱，東南積水爲海，於時久旱，半已涸矣。從堤而東半里，一廟倚堤而北懸海中，爲龍王祠。又東半里，轉北，堤始盡，復逾東突之坡，一里，復見西腋，倚蟠海子支流，平行嶺脊，又北三里，則東峽下墜，遙接東山，腋中有水盈盈，則周官峯海子也。其北則平岡東度，而屬於東山，此海實青龍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脈，由此東度，不特南環爲洱城，東山，卽蕎甸北，賓川東，大山崇窿，爲鐵索箐，紅石崖者，皆此脊繞蕎甸東而磅礴之。余夙聞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蕎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經小雲南，隨川北轉，經胭脂壩，合禾米，諸甸水，而北入金沙，意此脊之北，蕎甸水亦東北流，至此乃知其獨西北出賓川者，始悟此脊自□□□□□□□□□□山，而盡於小雲南，北界於蕎甸之東，聳賓川，東山而盡於紅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盤壑，是爲蕎甸，與禾米二甸名雖鼎列，而水則分流焉。從嶺上轉西北一里，隨北塢下，三里，而至塢底。直北開一塢，其北崇山橫互，叩斜竊於賓川之東，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卽梁山，北下之支，東界大山，卽周官

夢北岡東度之脊，所轉北而直接橫互崇山者。從嶺上觀之，東西界僅與脊平，至此而巖巖直上，其所下深也。塢中卽廬畧落，卽所謂蕎甸。度西南峽所出澗，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於騎夫家。下午，熱甚，竟宿不行。

二十一日，平明，飯而行。騎夫命其子擔而隨，纔出門，子以擔重復返，再候其父飯，仍以騎行，則上午矣。北向隨西山之麓，五里，有一卽在川之東，爲海子卽，——當川窪處，而實非海也。第東山有峽向之耳。漸轉西北，五里，西山下得過一卽。又四里，有數十家倚西山而廬，其前環堤積水，曰馮翊卽。其北卽崇山橫障之麓，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至是西轉，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與北麓對峙爲門，水由其中西向破峽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遂與水不復見。蓋北突之嘴，夾水不可行，故從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馮翊卽北一里，至此坳麓，乃西向盤崖歷壑，山雨忽來，傾盆倒峽，挾地交流。二里，轉西南，盤崖上，又一里，轉西北，遂躡石坡里餘，升岡頭，有歧西向逾坳者，賓居道也。北向陟岡者，賓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嶺頭，於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川遙對，而川之南北，尙爲近山所掩，不能全觀，然峯北蕎甸之水，已透峽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一里餘，騎夫指北峯夾岡間爲鐵城舊址，昔土酋之據以爲險者，蓋梁山北盡之支。北則蕎甸水界爲深壑，南則從峯頂又墜一坑環之，此岡懸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特險一女關之意也。非鄒中丞（應龍）芟除諸巢，安得此寧宇乎？又下里餘，渡墜坑之水，乃循東山北行。又三里，抵蕎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隨之，或行水中，或趨磧上，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無正路。四里，乃上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樹西，是爲周官營。從其東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岡上，過之，始至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薰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約一里，出北門飯。市肉以食。北一里，通小岡坊，西北下渡。一里，抵川中澗。其北有鞏橋五洞，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不由橋而越澗。又西北二里餘，遂抵西山東突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嶺坳來合。——卽余昔從梁山來者。——其北有卽廬倚西峯下，是爲紅帽卽。余昔來飯處也。從卽後

隨西山北行，四里，西山開小峽，於是路分爲二。遂西向入峽，一里，涉小澗北上。一里，登岡頭，過一坊，復西北行。二里，西逾岡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涉北界之山。西自海東，東抵賓居，南與大脊，烏龍壩山並夾者，土人稱爲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瀕洱海，爲魯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東挾上下倉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從岡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有亭橋北跨之，是爲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岡，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峯，東向而突，亭亭凌上，蓋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爲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爲煉洞乾果二溪中垂，亦雞山東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日 平明，飯而行。西北三里餘，涉一小溪，又上里許，珠尖峯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遂出峯北。於是北塢自西而東，卽雞山之水。自煉洞而東，下牛井街，合賓川而北者也。路隨南崖西向下，二里，有邨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邨旁有石穴爲金牛溢處，而街則在其外。又西盤峽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岡頭——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又北一里，於是邨廬相望，卽煉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谿莊（李中谿公以年老，煉洞米食之易化，故置莊以供餐。雞山中谿公有三遺跡，東爲此莊，西桃花箐，下有中谿書院，大頂之側禮佛臺，有中谿讀書處）又北上岡，一里，茅舍累累，布岡頭，是爲煉洞街子。又北半里，過「煉法龍潭」坊，又北里餘，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西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卽龍潭也。不知煉法者爲誰矣。邨北有巨樹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中空，鞏而復，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於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餘，過茶菴。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一里餘，瞰其南壑。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兩歧，北向逾嶺爲雞山道，乃北上，行嶺頭。二里，復西折而下。下二里餘，有峽自西南來，其底水破峽東北出，卽下倉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橋跨之，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渡橋西，復北上坡，折而南，繚西峽而北，一里

餘循峽西北上。又里餘，有哨當嶺頭。從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逾嶺北下，一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壑中。乃入而飯。既飯，雨至，爲少憩。遂從寺左轉而西，一里餘，逾一北突之嶺，有坊曰「佛臺仰止」。始全見雞山面目。頂聳西北，尾掉東南，高懸天際，令人神往。逾脊西下，卽轉而北。一里，下涉北墜之峽。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坳，坳南歧有坊倚坡，此白石崖東麓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從其西麓之坊，折而東上。過坳，復西向循大路趨，里餘，過白石崖西坊。又西里餘，有歧稍下，則雞山前峽之溪，東向而入牛井街，合賓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過橋北，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湖溪，欲尋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濁流奔湧，以爲不復可物色。遇一嫗，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絕，水派橫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亭橋跨溪上，其大倍於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卽循南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橋乃捷徑，而此橋卽洗心橋也。河子孔卽在橋南石崖下，其石橫臥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橫長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從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水自橋西來者渾濁如漿。蓋橋以西，水從二派來，一北來者，瀑布峽中，與悉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箐東下之流。二派共會橋西，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清派。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靜室。）於是隨北來大路上，「靈山一會」坊。二里至坊下，卽沙址西來所合者。其西南隔澗，有寺踞坡麓，爲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雞山諸刹，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後來者居上，而此刹頽矣。時余不知騎僕前後，徘徊一里，漸隨溪東崖而上。其東峯下臨，卽東第三支迴環之嶺，新構塔基於其上，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上，過報恩寺。寺爲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爲兩溪交會處，夾尖無刹可托，其上卽大小閣中臨之而已。從報恩西又北一里，有橋西跨澗上。度橋，循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歧西南盤嶺者，大士閣大道也。直北臨東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龍潭道也。問駝騎已先向龍潭，余隨之一里，又東度橋，從澗東躡峻上。其上趾相疊，然

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時四長老俱不在，惟純白出迎，乃祝駕北樓。回憶歲初去此，已半載餘矣。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雨浹日，憩悉檀。

二十四日 復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 雨仍浹日。下午，宏辨師自羅川中所諸莊回，得吳方生三月廿四日書。（乃麗江令人持余書往邀而寄來者。）宏辨設盒夜談。

二十六日 日中雨霽，晚復連綿。

二十七日 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豔，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滇中甚多，而雞山爲盛。折插御風球，時球下小截，爲駝夫肩負而損，與上截接處稍解，余姑垂之牆陰，以遂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飄颻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 霽甚。下午，體極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俱至。素餐極整，設盒夜談。

二十九日 爲宏辨師誕日，設麵甚潔白。平午，浴於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癩塊，累累叢膚理間，左耳左足，時時有蠕動狀。半月前以爲虱也，索之無有，至是知爲風而苦於無藥。茲湯池水深，但煎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風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廖機矣。下午，良一蘭宗來，體師更以所錄山中諸刹碑文相示，且謀爲余作揭轉報麗江。（諸碑乃麗江公先命之錄者。）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上午，與蘭宗良一觀菊南樓。下午，別去。

初二日 在悉檀，作記北樓。是日體極使人報麗江府。

初三日 初四日 作記北樓。

初五日 雨浹日。賣土參洗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 浹日夜雨不休。是日，體極邀坐南樓，設茶餅飯，出朱按君（泰真）謝撫臺（有仁）所書詩卷，并本山大力本無野愚所存詩跋，程二遊（名還，省人，初遊金陵，水昌王會圖誣其騙銀，錢中丞逮之獄，而盡其家。雲南守許學道康憐其才，私釋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在摩尼東三十里。）詩畫圖章，章他山陳渾之恆之詩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 雨霽，作記北樓。體極以本無隨筆詩稿示。

初九日 霽甚。晨飯，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洱海未了之興，體極來留曰：「已着使特往麗江。若去而麗江使人來，是誑之也。」余以即來辭，體極曰：「寧俟其信至而後去。」余從之。遂同和光師窮大覺來龍。從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水，過迎祥石鐘，西竺龍華，其南臨中谿，即萬壽寺也，俱不入。西北約二里，入大覺，訪遍周。遍周閒居片角莊，月終乃歸。遂出過鎖水閣。於是從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澗，從澗東躡大覺。後大脊北向上，一里餘，登其中岡，東望即蘭那寺峽，西望即水月菴，後上烟霞室峽也。又上里餘，再登一岡，其岡西臨盤峽，西北有瀑布懸崖而下，其上靜廬臨之，即旃檀林也。東突一岡，橫抱為蘭陀後脊，岡後分峽東下，即獅子林前墜之壑也。於是歧分嶺頭，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之道，東北去者，為獅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為旃檀嶺也。其西南來者，即余從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連盤三小峯南下，脊兩旁西墜者，南下為瀑布，而出鎖水閣橋，東墜者，南下合獅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即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時欲東至獅林，而忽見瀑布垂綃，乃昔登雞山所未曾見。姑先西北上，於是愈上愈峻，路愈狹，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嘴。此脊下度為大覺正脊，而東折其尾，為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東橫於大龍潭南，為悉檀前案，而盡於其下。此脊當雞山之中，其脈正而雄，望臺初湧處，連貫三珠，故其下當結大覺為一。

山首利，其垂端之石鐘，亦爲開山第一古蹟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塔基卽不得爲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實短而中縮，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實交峙於前，與西支之傳衣寺嶺鼎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岡爲中，塔基上擁之脊爲東，而此脈之中縮者不與論，利當以大覺中懸爲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爲中條附庸，而寺爲中條冠冕，此寺爲中條重，而中條不能重寺也。嚙之要有亂礫垂峽，由此北盤峽上，路出旃檀嶺之上，爲羅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爲旃檀中靜室道，而瀑布則層懸其下，反不能見焉，乃再度峽西崖，隨之南下，一里，轉東歧，得一新闢小室，問瀑布何在，其僧樸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東箐者最上而小，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塢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爲第一勝，此時最可觀，而春冬則無有。」——此所以昔時不聞也。老僧牽衣，留待淪茗，余急於觀瀑，僧乃前爲導，西下峻級，半里，越級灣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墜爲壑，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卽見壑東危崖盤聳，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噴迢遙，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嵐曳石，浮動煙雲，雖其勢小於玉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嵌於兩崖之脊，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覷倒甌，不能竟其全體，此瀑高飛於穹崖之首，觀者隔峽平揖，而自巖及趾，靡有所遺，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若不及，爲粉碎於空虛，爲貫珠於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鮫綃而丰神獨迥，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再盤西嚙，入野和靜室，門內有室三楹，甚爽，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南向，以九重崖爲龍，卽以本支旃檀嶺爲虎，其前近山皆伏，而遠者，又以賓川東山并梁山爲龍虎，中叢益開展，無前，直抵小雲南東水盤諸嶺焉。蓋雞山諸利及靜室，俱南向，以東西二支爲龍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輩亦爲虎翼，故藉之爲勝者，此視之爲崇者亦此，獨此室之向，不與衆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他處不能也。野和爲克新之徒，尙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爲詩雖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已稿請正，且具餐焉。（見曉名讀徹，一號蒼雪，去山二十年，在余鄉中峯，爲文湛持，所推許，詩翰俱清雅。）問克新

向所居精舍，尙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復從瀑布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餘，從其東脅，見一靜室，其僧爲一宗，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噴小峽中，南下涉之。又東，卽體極靜室。其上爲標月靜室。其峽中所噴小水，卽下爲蘭那東澗者，此卽其源頭也。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遙，而崖間無道，道由望臺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由此而東，半里，入白雲靜室，是爲念佛堂，白雲不在，觀其靈泉，不出於峽而出於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於穴孔而出於穴頂，其懸也似有所從來而不見，其墜也會不假灌輸而不竭，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結廬之後，何侈不中止，而獨擅諸源之先，謂之非「功德水」，可乎？較之萬佛閣巖下之瀦穴，霄壤異矣。又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是爲大靜室——談談半晌，西南下一里，飯於影空靜室，與別已半載，一見把臂，乃飯而去。從其西峽下半里，至蘭宗靜室。蓋獅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爲影空，下爲蘭宗，兩靜室，而中突一巖間之一踞巖端，一倚巖脚，兩崖俱墜，峽環之，巖峙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墜，洒空而下，照於嵌壁之外，是爲水簾，西屏之側，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煥乎層崖之上，是爲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蔕如翅，有橫臥如虬，更有側體而橫生者，衆支皆圓，而此獨扁，衆材皆奮，而此獨橫，亦一奇也。蘭宗遙從竹間望余，至卽把臂留宿。時沈莘野已東遊，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從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顧奴與俱，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奴去，蘭宗卽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旣暮，乃還其廬。是日爲重陽，晴爽旣甚，而夜月當中峯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翠玉山頭也。

初十日晨起，問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余取紙爲獅林四奇詩畀之。（水簾，翠壁，側樹，靈泉）見顧僕不至，余疑而問之。蘭宗曰：「知君卽下，何以復上？」而余心猶怏怏不釋。待沈翁不至，卽辭蘭宗下。纔下，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尙隨行，訊其何以來，則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遁矣。——再訊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別蘭宗，同僧返

下五里，過蘭那寺前，幻住菴東。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啓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宏辨，欲爲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 余心忡忡，體極恐，余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散行，藏經樓諸處。有圓通菴，僧妙行者，閱藏樓前，淪著設果，純白以象黃數珠見示。象黃者，牛黃狗寶之類，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綴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軟，以水浸之，製爲數珠，色黃白如舍利，堅剛亦如之，舉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彼處亦甚重之，惟以製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樓前池上，徵迦葉事，取藏經中與雞山相涉者，摘一二段錄之。始知經言迦葉守衣入定，有四石山來合，卽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葉亦有三，惟迦葉波名爲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小迦葉耳。是晚，鶴慶史仲口自省來。史乃公子，省試下第歸，登山自遣。

十二日 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謂華嚴有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關龕中，以未接顏色爲恨。昔余以歲首過華嚴，其徒俱出，無從物色，余時時悼月公無後，至是而知尙有人亟飯而行，和光亦從。西一里，逾東中界溪，卽爲迎祥寺，於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餘，南逾鎖水閣，下流登坡，於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餘，渡北來之溪，於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餘，西涉一峽溪，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橋，下水爲華嚴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下流之渡。橋內峽中，有池一圓，近流水而不溷，亦龍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於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華嚴寺，寺東向，踞西支大脊北，創自月潭，以其爲南京人，又稱爲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爲雞山首刹，慈聖太后賜藏貯之，後燬於火。野池復建，規模雖存，而法藏不可觀矣。野池年七十餘，歷侍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關靜閣，致

孜孜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通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聞余在，亦追隨至。余恐歸途已晚，遂別之，從別路先返，以史有輿騎也。出寺西北，由上流度橋，四里，連東北逾三澗，乃至其東界之支——卽聖峯燃燈之支垂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處，有寺中懸，是爲天竺寺。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夾聖峯之支，東盡於此。王十岳遊紀以聖峯爲中支，誤矣。由其垂度北峽小橋，於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兩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爲畦，有廬中央，是爲大覺菜圃。從其左北轉，半里，逾支脊，連橫過法華千佛靈源三菴，是皆中脊下垂處。半里，北逾鎖水閣下流，卽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里，過西竺寺前，上圓通菴，觀燈籠花樹。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開大如山茱萸，中紅而尖蒂俱綠，似燈垂垂。余從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其花也。此菴爲妙行舊居，留滯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度澗，仍去中界而入東支界。湖水而北，過龍泉菴、五華菴。五華今名小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涸爲深壑，乃小龍潭。猶匯爲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強二僧索之。五華後坡，見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躋，不見其處。二僧以日暮勸返。比還，寺門且閉矣，是夜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史君留心澗岳，談大脊自其郡西金鳳峭嶺南過海東，自五龍壩水目寺水盤鋪，過易門昆陽之南，而包省會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後人分鑿其峽，引之洱海，則此溪又一水兩分矣。果爾，則清華洞之脈，又自梁王東轉南下，而今鑿斷之者。余初謂其脊自九鼎西墜，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則前之所擬不大誤哉。目前之脈，經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講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脈，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澈。

十三日 史君爲悉檀書巨扁，蓋此君夙以臨池擅名者，而詩亦不俗。復相與劇談。旣午，與人催就道，史懇余

同遊九重崖，橫緝林旃檀而西，宿羅漢壁，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從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里餘，直躡危崖下，是爲德充靜室。德充爲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具飯於西來寺，以爲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爲九重崖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後危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於此。余仰眺叢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門彷彿，時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卽躡險以登。初雖無徑，旣得引水之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躡險以登。初亦無徑，半里，旣抵巖下，見一木俯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實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洞門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闊與深亦如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灑，貯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臨之無前，近則香木坪之嶺，已伏於上，遠則五龍壩之障，正橫於南，排沙觀音箚諸山，層層中錯，各獻其底裏，而無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聲，乃下，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卽列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納軒引之，連出三級，皆一峽，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舉巖中皆藉之矣。旣下室中，啜茶果，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納軒，延眺久之，又去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嘴，或過峽，皆亂礫垂沓，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廬，遂成莽徑。二里餘，峽中有一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轉嘴而上，過野懸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留，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極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躡坡半里，逾望臺，南突之脊，於是暝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兩過望臺，西坳之水，又一里，南盤旃檀嶺，乃西過羅漢壁，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盤嘴而上，半里，是爲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與慧心別與會澄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茗酌於月下，甚適。此地

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尙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爲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盤嘴北向躡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聞之，自其靜廬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爲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陟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矣！

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饅後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更勝於糯粉者，乳酪，椒油，薑油，梅醋，雜杏而陳，不豐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

李夢良曰：王忠紐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俱無小紀。余按公奉木麗江之命，在雞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零有雞山志，摘目三小冊，卽附載此後，而驪江紀事一段，及法王緣起一段，併附見焉。

雞山志目（附）

山名
山脈
山形
山界
開闢
鼎盛

一卷 眞形統彙（此山之綱嶺也）

峯巖洞臺石

二卷

名勝分標

(勝概本乎天，故隨其發脈，自頂而下分也。)

嶺梯谷峽管坪林泉瀑潭潤温

三卷

化字隨支

(功業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條利舍

四卷

化字隨支

東條利舍
西條利舍

五卷

化字隨支

絕頂羅城
山外利舍
附坊亭橋聚

六卷

神跡原始

傳法正宗傳
附法顯事跡
附小沈事跡

古德垂芬

名宿傳
高隱傳

七卷

宰官護法

名宦傳

鄉賢傳

附檀越信施

靈異十則

景致十則

物產

臨蒞

朝參

市集

塔墓十則

勝事紀錄

八卷藝苑集成

集詩
集文

徐子曰：志圖經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圖經之全例，不相假也。茲軼首真形，次名勝，次化宇，漸由天而人，次古德，次護法，則純乎人矣。勝事天之餘，藝苑人之餘，故又次焉。——此編次之大意也。

雞山志略一（附）

靈異十則

放光

老僧香

金雞泉

收蛇穴

石門復開

土主報鐘

經聲應耳

然身雷雨

猿猴執炊

靈泉表異

景致十則

山之有景，卽山之巒洞所標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傳之而景別。天下有四大景，圖志有八景，十景，豈天下之景，數反詘於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數也。若雞山則異於是，分言之，卽一頂而已，萃天下之四觀，合言之，雖十景，猶拘郡邑之成數也。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北雪，南雲）

觀之有四，分於張直指，而實開關以來，卽羅而致之。四之中，海內得其一，已爲奇絕，而況乎全備者耶？此不特首雞山，實首海內矣。

詩五首末錄（見補編）

華首重門

龍華浩劫，轉恨此門不關，不知使其中堂奧潛通，縱別有天地，不過一窳窳之區耳，何如雙闕高懸，一丸中塞，使仰之彌高，望之不盡乎？故方廣石梁，以爲五百應真之地，而亦旁無餘竇，其意正與華首同也。

詩一首末錄（見補編）

太子元關

瓊臺中懸，已凌灑爽；元關上透，更轉虛靈；棧壁排雲，出沒於烟霞之上；所稱羣玉峯頭，瑤池月下，彷彿在此。

詩一首末錄（見補編）

羅漢絕壁

每愛袁石公（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開雲架小廬）之句，行羅漢壁，宛然詩中之畫也。至其崩雲疊翠，人皆面壁，石可點頭，自是一幅西來景，不煩丹青落筆。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獅林靈泉

山下出泉，有停有流，皆不爲異；乃泉不出於麓而出於巒，巒不出於坳而出於脊，脊不出於外瀉而出於中垂，中垂不出於旁溢而出於頂灌。此惟獅林念佛堂見之，欲不謂之靈不得也。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放光瑞影

川澤之氣，發爲光燄；海之蜃樓，谷之光相，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環，危崖上擁，靈氣攸聚，瑞影斯彰，其與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帽五臺，其光最異；若九華普陀，亦止佛燈，未著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浮屠綰勝

三距東環，百利中峙；扁龍華於雙闕，懸象魏於九重。金掌中天，祇欠當門一棧；玉毫遍地，忽成華藏千祥。旣合此尖，永證勝果。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瀑布騰空

匡廬之瀑，不及雁宕，獨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雞山玉龍，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峽中崖石峽映，然玉龍獨掛山前，漾盪衆壑，領挈諸勝，與匡廬同，不得分大小觀也。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傳衣古松

雞山之松，以五鬣見奇，參霄蔽隴，碧蔭百里，鬚眉盡綠，然挺直而不蛆，巨潤而不古，而古者常種也，龍鱗鶴鬣，橫盤倒垂，纓絡千萬，獨峙於傳衣之前，不意衆美之外，又獨出此一老。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古洞別天

雞山巖有重門，洞無奧室，獨於山後，零闢神境。蓋山脈至此將盡，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測識。人所共瞻者，則扁之使不可幾，人所不到者，則通之示有所入。何山靈之幻乃爾！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雞山志略二（附）

諸寺原始（俱以年次爲先後）

接待寺

嘉靖間，天心和尙跪華首門，遙禮初祖迦葉爲師落髮，乃創此寺於山麓。又建聖峯寺於山半。其後有寶山禪師，得授衣鉢。現在講師和雅，住聖峯寺。

聖峯寺

寶山禪師建後嗣和雅。隆慶間，元慶和尚開山，後嗣孫雪亭重建。前題「石鼓名區」，閣題「水月」。——石鼓以左峯絕

龍華寺

頂高聳，有聲如鼓也。以樓下掘出石形如鐘，故云石鐘；又云以建寺時，側崖有石，風吹如鐘聲，皆無的據。

石鐘寺

嘉靖間，古德無窮禪師，河南人，創建護法檀越李中谿先生，無窮後嗣。有歸寶禪師，建藏經閣，閣成，

放光寺

神宗賜藏。

寂光寺

嘉靖間，古德定堂禪師創建。檀越李中谿、蘇大雲、趙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楊碧泉，皈依禪師，捐貲建造。後嗣用周禪師，大興宏敞，又建大覺寺，請無心禪師住持。後嗣野愚大師，現住靜見，現任南直中峯克心，現住持。

大覺寺

萬歷間，無心禪師奉密旨，齋華嚴寺藏經至此，用周請住此寺。後嗣遍周，現在。

幻住菴

嘉靖間，寂安禪師創建，德行具碑紀。後嗣定光，今名福寧，現在任持妙宗，天香壽九旬。

華嚴寺

嘉靖間，南京古德月堂，創建。聖母賜藏。回祿後，有法孫野池，重建，參隨張賓軒護法。

那蘭陀寺

萬歷間，古德所菴禪師創建。師尋句人，護法檀越黔國武靖公，參隨張賓軒。後嗣高僧本無，講師子宗，念休，現在。克微，現演省圓通寺；禪師大力，現在。靜主，蘭宗，幹蠱，常住良一。

悉檀寺

萬歷間，古德本無建。護法檀越麗府生白木公，後嗣法潤，宏辨，安仁，體極。

補處菴

嘉靖間，古德廣西如正禪師創建。後嗣本真，所菴禪師傳記，念誠住持。

西竺寺

萬歷間，古德飲光禪師建創。

會燈寺

嘉靖間，闍然老師先結靜室，今法嗣朗耀，創建叢林，迦葉殿法眷。

大士閣

萬歷間，直指沈建立，請古德拙愚禪師住持。師乃五華龍泉二寺法眷之主。後嗣虛宇，現在。大士閣中住持。

傳衣寺

古圓信菴。古德大機禪師創建。中谿李先生護法。後嗣映光禪師宏建。回祿後，映光後嗣法界重建，即今覺悟住持。旁建八角菴，圓通菴，慈聖菴，雷雲寺，靜雲菴，淨土菴，開化菴，九蓮寺，報恩寺，白石菴。

萬松菴

萬歷間，古德中泉禪師創建。後嗣離微禪師重修，現在。

古迦葉殿

羅漢壁靜室廣西禪師

印宗禪師 幻空禪師

獅子林靜室蘭宗禪師

大力禪師

大靜室野愚禪師

旃檀嶺靜室克心禪師

九重崖靜室本無禪師 大定禪師 開璽禪師

各刹碑記

止止菴記 賓州知州黃岡廖自伸記。萬歷三十二年。

又止止菴記 荊州知州前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郡人李元陽記。嘉靖三十八年。

傳衣寺記 長蘆運使郡人阮尙賓記。萬歷甲辰。

鼎建大士閣三摩禪寺記 知賓州廖自伸記。萬歷丙午。

重建放光寺銅碑 李元陽記。

仰高亭記 柱史周茂相記。萬歷三十五年。

寂光寺傳衣法嗣紀略 雲洱舉人孫啓祚撰。崇禎九年。

西竺寺碑記 進士陶珽撰。萬歷戊午。

寂光寺用周禪師道行碑記 御史昆明傅宗龍撰。萬歷己未。

麗江名山，牯岡、楚果，俱與獵羅相近（東北界）。胡股必烈，俱麗江北界番名。甲戌歲，先有必烈部下管鷹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竊爲害。其北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之道，皆爲其所中阻。乙亥秋，麗江出兵往討之，彼先以卑辭驕其師，又託言遠遁，麗人信之，遂乘懈返襲，麗師大敗。麗自先世雄視南服，所往必克，而忽爲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

法王緣起（附）

吐蕃國有法王人王，人王主兵革，初有四，今併一。法王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養法王，而不知有中國；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法王與二法王更相爲師弟。大法王將沒，卽先語二法王以託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卽抱奉歸養爲大法王而傳之道。其抱歸時，雖年甚幼，而前生所遺事，如探環穴中，歷歷不爽。二法王沒，亦先語於大法王，而往覓與抱歸傳教亦如之。其託生之家，各不甚遙絕，若祇借爲萌芽，而果則不易也。大與二亦祇互爲淵源，而位則不更也。

庚戌年，二法王曾至麗江，遂至雞足。

大寶法王於嘉靖間，朝京師，參五臺。

麗江北至必烈界，幾兩月程。又兩月，西北至大寶法王。

江源考（續附）（諸本作溯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岷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臨淮涉汴，而後睹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

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隸、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計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徙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犂牛石（佛經謂之殫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鉸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鉸，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鉸，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巒嶺，水陸俱莫能溯。（在鉸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鉸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殫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靖遠征麓川，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信度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滯，尙不悉其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爲源與否也。）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觴濫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審城陵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瀨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瀕江乎？不第此也。

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趨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貴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閩趨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篁嶺（閩浙界），度草坪驛（江浙界），峙爲浙嶺（徽浙界），黃山（徽寧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竟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共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陳體靜曰：此考原本已失，茲從本邑馮志中錄出，非全文前也。人謂其書數萬言，今所存者僅千有餘言而已。考內「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下注云：「俱另有說」，其說必甚長，乃一概刪去，殊爲可惜。

餘置客遊記 卷下

新式
標點
徐霞客遊記續編目次

書牘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崑崙)	一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石齋)	一
道奠霞客寓長君書(壬午四月)	黃道周	二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二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三
徐霞客墓誌銘	陳函輝(木叔)	三
徐霞客傳	錢齋牧	八
李介立先生小傳(附)		一
諸本異同考略	陳泓(龍靜)	一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一一
游桃花澗(有序)		一三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一三

哭靜開禪侶（六首有引）

二一四

靜開事略附

鷄山十景（十七首）

二一五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黃道周（石齋）

二一八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二二〇

分闢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二二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二二一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黃道周

二二三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二二五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唐 秦（大來）

二二五

留先生小坐

唐 秦

二二六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 秦

二二六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 秦

二二六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 秦

二二六

汗漫歌

唐 秦

二二六

送先生游滇外山川

唐 秦

二二七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三七
天游曲	唐 泰	三七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三七
贈先生		三八
送先生別雞山		三八
自述呈先生		三八
贈先生		三八
答先生	唐 泰	三八
賦贈徐霞客	唐 泰	三九
懷徐霞客先生	唐 泰	三九
聶先生 <small>(五絕五首)</small>	唐 泰	三九
東先生	唐 泰	三九
別先生	唐 泰	四〇
秋圃晨機賦 <small>(并序)</small>	夏樹芳 <small>(茂卿)</small>	四〇
秋圃晨機圖記	張大復 <small>(元春)</small>	四一
徐氏三可傳	王思任 <small>(季重)</small>	四二
辨志銘	吳國華	四三

舊序

徐霞客遊記 續編 目次

四

史序..... 五五

溪序..... 五六

跋..... 五八

史夏隆..... 五五

溥奚又..... 五六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續編

書牘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漢持）

隔歲多病，至秋尤劇，已絕行北之意。而都門知己，有相會者，謂功令方嚴，無五年高臥之使臣，乃扶病出山。臘月入京，又復大病，至今憊憊，殊悔此行之爲小草也。行年耳順，婚嫁都畢，卽不能如仁兄五岳之游，深山茅屋，怡神養性，儘可自老。何事馬背黃塵，逐逐不休，且半載之間，孟長病，明卿亡，彌使人心怵而神惕，無論富貴利達之想，不啻涕唾，卽功名事業之念，亦直如泡幻矣。今歲杖履遊行何地？從前涉歷已大可觀，今且彙成紀述，以導後游，以傳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世間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韻乎？如向所稱廬山頂上異人，言之猶足清我神骨。每當熱惱時，一思此景，何啻百服清涼散也……（缺）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石齋）

霞客兄翱翔以來，俛視吾輩，真雞鶩之在庖俎矣。丙子歲，弟亦堅擬不出山，既而以兵薄都城，衆志悠悠，蛙螳癡心，欲搏空中廚，旋收急流之步，而事數乖馳，語出得咎，網羅四張，雲雷疊積，雖復縱壑三年，而加矧一日。是蘇門高士所掩口而不談，漢陰丈人所班荆而飲泣也。杖下餘生，不堪語道。感念墓草，惟有銷魂。子春下堂之悲，麟士剝簾之涕，興言發慟。今雖漸能轉側，而起立頽然，欲共攜紫藤，陟峻嶺，登華嵩，豈可得乎？賢郎遠來，甚可念中。

緱翁重惠寒裘，洽以道意，既不忍辭，何以謝之？兄幸瑤攝，吾尙能來，未爲別說。重貺轉上。道周頓首。

遣奠霞客寓長君書（壬午四月）

黃道周

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知耿耿相念，如將遠別，神明相告，夢寐與通。過此十餘日，則束身北寺，雖致寒溫，不可復得。乃知逸客靈爽，洞見幽玄，雖不肖以天自信，未若尊公之契闊通神也。縉紳傾蓋白頭者多矣，要於嚼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獨有尊公。憶壬申歲，買舟空山，望履華陽，相從敵寓鵬峯之上，每以子瞻陳季常彼此相喻。今果驗矣！僕之受禍，毒於子瞻，而尊公中折，痛於季常。聖人已歿，郢匠輟斤，卽令台宕華峨，起於左右，僕杖履甚健，亦豈樂自獨從之乎？已矣！僕髀肉已消，五岳之期，遽損其半，從此無意烟霞之外。惟足下勉讀書，時訪問令伯氏千秋之業。舟中草草作二詩，皆重還不成語。又恐以絮灸爲足下累，聊遣役効其驢鳴，非微自薦，不足麾也。四月八日，道周頓首。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侯伯陽來，知先生有長歌見贈，頃從社生得之，隋珠和璧，錯落扇頭，至於片言相許，千古爲期，被斷緇以青黃，鮮混沌之眉目，俾得傳之其人，藉以不朽。則雖有百朋之錫，連城之割，豈足以逾此哉？萬卷灰劫，一身旅泊，一意拋棄世事，飯心空門，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惟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爲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真文字，萬萬不可改換竄易，失卻本來面目也。知先生自有卓識，并與子玉昆仲巨眼者商之，老眼多花，尙思見此奇寶，作點眼空青也。信筆附謝。何時更

得一握手快所欲言徒有搔首耳長至後一日某頓首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可付稿來，另寫發梓。未刻經目，并雲棲經，直乞借一看。

徐霞客墓志銘

陳函輝 木叔

墓志者，志墓中人事也。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爲人也雅善遊。一生所涉歷，手攀星岳，足躡遐荒。而今則遊道山矣。遊帝所矣。又飄飄乎乘雲氣而遊八極之表矣。所謂鳳凰已翔千仞之上，猶與言人間棲止乎？誰然，志墓古禮也。向先生作汗漫游，同志者恆恐夸父逐日車，未必能返首坵而視城郭。今且奉身全歸，寄形先壟，是先生道骨仙才，乃以正教後世，則其生平孝友大節，俠烈古心，與文章品尙之表表在人，應與遊乘並傳海宇，皆不可不爲彰明以告之來者。顧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皆先書玉樓，黃石齋師近繫非所，而先生之兄仲昭，因以志與銘下而命函輝執筆摛詞，此又鸞鳩賦希有鳥事矣。然輝與先生交最久，義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字也。石齋師爲更號霞逸，而薄海內外，以眉公所號之霞客行。其先代蓋南州高士之後，宋開封尹鋼者，扈蹕南渡，諸子姓散居荆溪雲間琴川，迨十一承事，始下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孫俱誓不仕元。入國朝，本中以人材徵使蜀，景南出粟助邊振饑，咸膺國命之榮，載在鉅公之乘。景南生一菴公頤，以六書拜中翰，與弟解元荆州守泰，並以才名耀仕籍。一菴生梓庭，公元獻。梓庭生西塢公經，父子魁南榜。西塢生雲岐公洽，官鴻臚簿。雲岐生柴石公衍芳，贈光祿丞。——此歷傳皆有家集垂世。而柴石生豫菴公有勉，則卽霞客。

之尊甫公矣。豫菴配王孺人。懷霞客彌月，以異夢誕生，生而修幹瑞眉，雙鬚峯起。綠睛炯炯，十二時不瞑，見者已目爲餐霞中人。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搦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特恐違兩尊人意，俛就鉛槧，應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嘗讀陶水監傳，輒笑曰：「爲是松風可聽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遠之有？」及觀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撫掌曰：「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或怪其誕，夷然不屑。益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與故親過從，觴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裘馬少年之習，秉心恥之。與童子鴻，不因人熱，殆相彷彿。纔逾齠齔，豫菴遇盜，阨於別墅，跣足奔救，扶持湯藥者逾年。至於大故，哀毀骨立。里人以穉孝稱。畢力喪葬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於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戀戀菽水溫清，不敢請。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卽語稱「遊必有方」，不過稽遠近計歲月，往返如期，豈令兒以「藩中雉」，「轅下駒」坐困爲？」遂爲製遠遊冠，以壯其行色。而霞客塞衞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寰，自此遂無停轍矣。記在壬申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過余小寒山中，燒燈夜話，粗敘其半生游履之概。自言「萬歷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自此歷齊魯燕冀間，上秦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弔枯桐，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僊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復遠。春初卽爲黃山白岳游，夏入武彝九曲，秋還五泄蘭亭，一觀禹陵，空石繫纜西子湖。又將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權張公諸洞。登九華而望五老，則戊午也。抵魚龍洞，試浙江潮，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則庚申也。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元三岳，俛窺瀛渤，下溯瀟湘，齊州九點燈，尙隱隱如指

掌間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慧燈禪師終南之採藥道人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在目中也。予聽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因問「先生之游倦乎？」曰「未也。吾於皇輿所及且未悉其涯涘粵西滇南尙有待焉。卽峨眉一行以奢會發難草草至秦隴而回非我志也。自此當一問閩風崑崙諸遐方矣。」仲昭因爲余言「吾弟性至孝每遊輒攜琪花瑤草碧藕雪桃歸爲阿母壽。又爲言各方風土之異靈怪窟宅之渺崔壑梯磴之所見聞有令人舌橋汗骸者母意反大愜。」霞客以母春秋高願謹受不遠遊之戒而母則曰「向固與若言吾尙善飯今以身先之。」令霞客侍遊荆溪句曲趾每先霞客咸笑謂勝具真有種也。天啓甲子母壽八十眉公先生爲壽序張荅石作秋圃晨機圖李本寧宗伯引之時三老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題詠幾遍海內霞客悉以壽之貞珉今所傳晴山堂帖是也。是年霞客復出門正遊華下青柯坪忽心動亟絆草履馳歸而母已示疾。乙丑自春徂秋視湯藥床褥間衣未嘗解帶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爲強食之迨以上壽終霞客日夜作孺子啼乞言於董宗伯陳司成諸公匍匐跟跲哀感行路其病劇時籲天願以身代與遍索名參爲餌篤孝種種不可枚舉幾貽譏於滅性矣。至服闋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許人也今不可許之山水乎？」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巖棲游行無礙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無險不拔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卽喫能與山魃野夜魅話能撲被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與雙趺不假輿騎或叢箐懸崖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卽然脂拾穗記之偶逢一人與言某州某地勝掉臂便往過數月又尋其人指點彼中未見諸祕狀予席上問霞客「君曾一造鴈山絕頂否？」霞客聽而色動次日天未曉攜雙不借叩予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語卿。」過十日而霞客來言「吾已取間道捫蘿上上龍湫三十里有岩焉鴈所家也再攀磴往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尙在。又復二十里許而立其巔罡風逼人有鹿麋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仲昭笑曰「此咫尺地何難記入燕陳明卿與言崆峒廣成子所居其上可窺塞外霞客裹

三日稷竟行，返卽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數日間已抵薊門矣。自江上走閩，訪石齋於墓次，又爲寶手東抵粵，登羅浮，攜山中梅樹歸。次年追石齋及於雲陽道上，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吾弟之信心獨往，無所顧忌，而復不輕爲然諾，皆此類也。——詳諸先生敍贊中。霞客不喜識緯術數家言，遊蹤旣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縈迴，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卽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游，因述向子平語曰：「譬如吾已死，幸無以家累相牽矣。」丙子九月，寄一行書別予江外，惟言：「問津互域，不知何時復返東土，如有奇肱之便，當以異境作報章也。」俟仲昭自閩回，執手一別，卽大笑出門，一僧一僕偕焉。僧號靜聞，焚修破寺中，聞其言而悅之者，不知十駕之難及也。發輒兩浙九江三楚，多屬舊遊。至湘江遇盜，行笈一空，靜聞被創斃，霞客僅以身免。僉謂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謂：「吾荷一錫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從鄉人相識者貸數金，負靜聞遺骸泛洞庭，躋衡岳窮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靈奧。念前者峨遊旣未暢，遂從蜀道登岷，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雅黎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牽牛微外。由金沙而南，汎瀾滄，由瀾滄而北，尋盤江，大約多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筑滇南之觀，亦幾盡。木麗江聞而出迎，禮甚恭，且先於所往，羅番執簪，蒙會負弩，不減列子饋漿。霞客都脫屐去之，不以口腹累也。沐黔國亦隆以客禮，聞其攜奇樹虬根，請觀之，欲以鎔金易。霞客笑曰：「卽非趙璧，吾自適吾意耳，豈假十五城乎？」黔國益高之。憩點蒼雞足，禮佛衣，遂望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因太史中畏爲塔銘，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據。西域志，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幟，魍魎熱風，無得免者，卽玄奘法師，受諸魔折，亦備載本傳。霞客如飛鳥行空，豈非有大因緣在耶？霞客西遊時，已幻泡此身，概在佛土，亦竟有委說意。偶簡遺籍，見有樹觀先生者，隱

居五華潛心理學。一日思飯依法王行道飢渴見一人曰「法王已南衣某色女衣著男履者是也。」言訖不見。遍覓卒無所遇因歸家。其母聞剝啄聲急拖父履而出衣色復合遂叩母作佛禮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霞客喟然曰「三教終不外五倫耶。吾先壘在澄江今其歸矣。」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書貽某宗伯併託致予書中皆言所歷涉山川諸瑰狀併言江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南中國入河水爲省凡五入江水爲省凡十一其吐納江蓋倍爲河矣。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咸發自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爰著成湖江紀源一篇余友李端木（名令哲江陰令）與余爲刻入江靖二志中以訂「桑經」之謬。霞客遊軌既畢還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於行留修雞足山志三月而志成（志凡八卷目錄詳遊記中）麗江木守爲飭輿從送歸轉側筭輿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京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事也。既歸不能肅客惟置怪石於榻前摩挲相對不問家事但語其伯子配曰「吾遊遍靈境頗有所遇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而游當更無所罣礙耳。願以不得一見諸故交爲恨。」遂遣伯子視石齋師於園扉伯子歸述近狀據牀長嘆曰「修短數也此缺陷界中復何問迷陽却曲。」其彌留數日前猶命配顧余馬渚手作書謂「寒山無忘灶下。」其篤於交情湛然不亂復如此。先生仙遊之三日仲昭寄一札報予曰「霞客竟作岱游矣。臨終以誌乘託寒山願吾子有以不朽之。」予謂霞客不以游重而千古游人從此當以霞客重。其神仙狡獪組東方攪轡芝田歸牽阿母衣其至孝誠格如曾參感嚙指而心痛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滴仙訪玄丹夢遊天姥杜拾遺經木皮嶺諸山佳者居要其急高義赴納如卓契順帶惠州書郭仲仁負坦安骨而其介性所鍾又往往在昔賢袷契之外。仲昭又言其游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卽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

棟盈箱，幾比四庫，半得之游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卽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貺卽辭，次日不告行矣。以余聞之，江上諸友人所稱述霞客，非但重其遊也。生平事父母孝，見及志傳圖贊中，事兄如父，怡怡白首，庶弟受產鼎分，不以厚薄爲治命，追念所先，誠敬更篤。與仲昭勒遺文梓遺集，復扶遺像裝潢之，時致禮先代墓碑，在風雨中，皆整而亭焉。辦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一處三黨，見義必先，卹遺孤，撫弱女，遇歲侵，每出粟以濟，翳桑修葺津梁，興復古跡，偶從君山見祭張侯宗璉於瓦礫間，因掘得楊文貞碑，卽爲鳩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義。江陰志，張侯廟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建，祠本府同知張宗璉，其功德詳少師楊士奇廟碑記。後圯廢。宏治十一年，知縣黃傳改天妃宮爲之，春秋致祭，久之復廢。天啓四年，邑人徐宏祖捐貲重造，乞宗伯董其昌書周文襄公所書楊少師碑刻於石。大學士周延儒爲之記。諸若琴瑟，再調無異情，子姓衣冠，分列無異視。三子次第成立，出異乳，無異育，與從旅舍分金還金，諸奇節，皆霞客饒爲之，不暇縷縷數矣。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於遊記。文淇持黃石齋，兩師津津贊美，而霞客自怡箚篋，雅不欲以示人，今散帙遺稿，皆載六合內外事，豈長卿封禪書乎？有仲昭爲之較訂，此吾輩他日責也。霞客生於萬曆丙戌，卒於崇禎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春三月初九日，卜葬在馬灣之新阡小寒山。陳子爲之銘，銘曰：

游龍飛鴻，追日御風，窮寰外，躡域中，歸息於化人之宮。馬灣有鬣，德小是崇。先生天游，而人曰佳壩。嗟乎！非吳下阿蒙。

徐霞客傳

錢齋牧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

家。置客生里社，奇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伽，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僕，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援上下，懸度綆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巖巖爲牀席，以漚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獯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時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擊帆爲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宕遠，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實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間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圍瓢尙在。復上二十餘里，其巔罡風逼人，有糜鹿數十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上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及石齋於雲陽，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嵋，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嵋，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於塞外，益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洲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傅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溼，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鷄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靜聞被創病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嵋，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過尋金沙江，於犂牛徼外。由金沙南泛瀾滄，由滄懸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

麗江，憩點着鷄足，瘳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鷄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河，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阿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嵋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湖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鄙註，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僭餼糧具，筍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訟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屈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既上，熁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烟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憑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記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囑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李介立先生小傳(附)

先生諱寄，字介立，霞客公嫁妾之子也。育於某氏。少長，欲旋里，族弗能收，又不忍爲他姓後，故從其母氏姓李，而自名曰寄。性穎異，博學能文。應童子試，郡守拔第一。旣而悔之，曰：「奈何文字干榮哉！」遂不復就道試。偕母隱居於邑之定山，課徒以養母。後復徙由里山之山居菴，終其身不娶。戶部張靜涵徒步請見，先生踰垣走。冬月寒甚，友人曹雲志製布袍贈之，卻不受。郡司馬牛邑令龔遊擊周先後訪之，欲望見顏色，不可得也。又其生平好游覽，每於春秋佳日，涉歷東南山水，殆遍鄉之人咸稱其有父風。嘗徒步往義興史氏，求霞公游記遺冊手輯之所著有天香閣集、輿圖集、要藝圖、存稿及古今體詩，累二百餘卷，雖未梓行，其錄本亦往往膾炙人口。嗚呼！先生生於明，長於清，生於徐氏，長於他姓，抱奇材而未試，甘焚獨以終年。語云：「達士忘情，志士勵行。」若先生者，殆兼之矣。卒年七十有二，葬於花山之陽。鎮生也，晚不及親見先生，而其軼事之雜見諸碑史者，猶可徵考。因得撮其崖略，俾後之輯志乘者，庶有所採擇焉。

諸本異同考略

季會明本(此爲最初錄本未見)

季諱夢良，會明其字也。霞客遊記，自季氏始編次成書。蓋先生庚辰六月終還家，墓志云：黃岡令爲具舟楫達江口，是庚辰夏間事。傳云：霞客歸以庚辰六月而馮志江源考小引則云：「霞客以庚辰秋歸。」故云當在六月終也。時已抱病，至仲冬而病劇。傳云：「霞客遣長子間關視石齋於獄三月而返，述石齋繫獄狀，遂浩歎不食。」石齋遺奠書云：「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則知長君當以仲冬返。遂卒。

於明年正月，知未暇脫稿也。然季氏編次時，其書已有缺失，（戊寅十一月十一日以後，共缺十九日日記，已卯九月十五日後，俱無記）而初入滇省諸遊記則全。迨乙酉之變，此書乃遭兵燹。後季氏再爲收拾，竟缺一冊。意錄本之無遊太華顏洞及盤江考者，卽季本也。

史夏隆本（不傳）

季曾明云：滇游記首冊未失時，宜興曹駿甫曾借去鈔錄，今當往求之。後三十年，先生葉子季介立先生訪得駿甫本於宜興史氏，則又經史氏塗改另錄矣。介翁重請得其底本，從日影中照出曹氏原文，與季本互校成書，而史本乃不傳，但存其序一篇而已。

季介立本（此爲諸本之祖）

自季氏編定後，傳觀者不知寶惜，鈔寫者互有刪潤，文殘簡錯，句亂字譌，而滇游首冊又全失去。介翁積年苦心，訪得曹本於宜興史氏，乃其書又僅四冊，已非全文，故缺者仍不可完。僅於改竄塗抹中，得游太華顏洞及盤江考數記，以錄入季本，兼爲訂正譌誤而已。嗣後諸人所指爲原本者，皆係季本。其稱改本者，不知又係何人所改。凝齋先生乃認爲史本誤矣。（今記中所注「下缺」皆係介翁筆。）

奚又溥本（卷首無總目）

此依季本雖稍有刪改，然較諸他本差勝，故備存其目於左——

第一本

徐霞客傳（附囑仲昭刻遊記書）

奚又溥序

遊名山記

遊天台山日記

遊天台山後記

遊雁宕山日記

遊雁宕山後記

遊白岳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黃山後記

遊武彝山日記

遊廬山日記

遊九鯉湖日記

遊嵩山日記

遊太華山日記

遊太和山日記

遊五臺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閩遊日記

閩遊後記

第二本

西南遊日記一（自崇禎九年九月初九日，至十年正月初十日。）

西南遊日記二（自十年正月十一日，至閏四月初七日。）

第三本

西南遊日記三（自閏四月初八日，至六月十一日。）

西南遊日記四（自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

西南遊日記五（自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一日。）

第四本

西南遊日記六（自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南遊日記七（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西南遊日記八（自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七日。）

遊黔日記一（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九日。有提綱。）

遊黔日記二（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

第五本（卷首有季會明曹宸采小記）

遊滇日記二（自八月初七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三（自九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第六本

遊滇日記四（自十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五（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第七本

遊滇日記六（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七（自二月初一日，至二月十四日。）

第八本

遊滇日記八（自三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九（自四月初十日，至二十九日。）

第九本

遊滇日記十（自五月初一日，至三十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十一（自六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十二（自七月初一日，至三十日。附永昌志附近騰諸彝說略。）

第十本

遊瀆日記十三（自八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瀆日記十四（自九月初一日，至十四日。有季會明小記。）

雞山志目

雞山紀略

雞山各刹碑記

麗江紀略

法王緣起

遊顏洞（原注云：「以下兩則，係遊瀆日記一中，因原本缺首冊，故附錄於此。」）

遊太華山（附瀆中花木小記。）

溯江紀源（原注云：「刻本邑馮志，靖邑陳志中有小引。」）

盤江考

隨筆二則

靖江楊天賜本

共分十二本。第一本即從名山遊記起，無總目，無傳序。第二本首載史序。第四本日記八下，即載盤江考，遊顏洞，遊太華山三篇。第十二本載霞客詩（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有黃石齋跋。題小香山梅花堂詩）。

五首有序。遊桃花澗一首有序。婁子柔慈母篇，黃石齋詩（七言古一首，有小記，及陳明卿文淇持跋。輓詩二首，缺一首）黃石齋書（獄中答書，壬午四月遣奠霞客書）文淇持書，錢傳，陳木叔墓志銘，末附楊天賜跋。此本點遊記以上，視諸本最爲缺略，而點遊記以下，視諸本稍爲完善，有足補奚本所未備者。疑亦從李本錄出，而意爲去取者也。

梧塍徐氏本

卷首亦無總目。其本數篇目，俱同奚本，但分提綱之四爲八。每本俱有「遊名山記」四字。首載錢傳，次楊凝齋前序，次楊凝齋後序（序見首冊）。

此本不知何人所定，疑亦從李本錄出，而以己意爲刪潤者。點遊記以上，視楊天賜本雖爲完善，點遊記以下，則視諸本殊多缺略。

邑中夏氏本

前後編次俱同奚本，第後又增入詩文一冊。中有哭靜聞禪侶詩六首（有引。附邑志仙釋傳內靜聞事略）黃石齋七言古詩一首，多項仲昭鄭峯陽二跋，石齋分闢十六韻（有小記）石齋七言絕句十首（有小記）石齋五言古詩四首（有小記）唐大來古今體詩共三十首，皆楊天賜本所無者。

奚氏又一本

卽從奚氏原本錄出後，復以諸刪本點竄於上，真可謂逐臭者矣。未卷所載詩文，除與楊夏二本相同外，

又有周挹齋重建君山張侯廟記，張元春秋圃晨機圖記，李本寧秋圃晨機圖引（後宅張氏本又有夏樹芳秋圃晨機圖賦）王季重徐氏三可傳，徐氏家傳，吳國華徐霞客生壙志銘。

辨僞

天台

「筋竹」諸本或作「筴竹」，非。案嶺表錄：南海岸邊沙中出「沙筴」一名「越王竹」。北戶錄：嚴州產「越王竹」，土人用爲酒籌。地志：衢州有筴竹山。又案天台圖經：筴竹出台州五縣，皆有玉簫「筴」，俗「筴」字。竹譜：筴竹，竹之多筴者。夫嚴與衢在台之西，公游台山，自寧海奉化來，在台之東，去嚴衢八百餘里，則台州之爲「筴竹」無疑。或作「金」亦非。

雁蕩

八嶼，卽慈嶼、松嶼、慢嶼、東嶼、沙嶼之類。案浙省全圖，自定海迤邐西南至樂清，凡以「嶼」名者十餘處，而字書不載「嶼」字音義。諸本或因浙東海界有竹巖，東巖竟譌作「巖」，非。

白岳

「丙辰」諸本作「丙寅」，非。

鯉湖

「石所山」諸本作「石竹」，非。案志：石竹山在福清縣，其上亦有九仙閣，化龍窩，諸勝。石所山在仙游縣，宋林光朝劉夙嘗登是山，曰天下佳山水，未有鯉湖石所山者也。據此，則與鯉湖並稱，其爲石所無疑。

雁宕後

「中裂一壘」或譌作「壘」，非。案「壘」集韻：「轄角」切，音「學」，「堅土也」。後「石壘如門從此」，「壘」集韻：「許慎」切，音「霰」，「裂也，罅也」。揚子方言：「破而未離之謂壘」。書洪範疏：「灼龜爲兆，其壘坼」。

閩後

「七月十七日啓行」下，諸本刪去「二十一日」至「如履平地」二十二字，非。

江右

十月十七日日記 「陸行五十餘里」下，諸本刪去「至草坪有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十六字。

十一月初十日記

「又五十餘里，始抵建寧云」，「建寧」或作「建昌」，非。

十一月十五日記

「從姑」，諸本作「麻姑」，非。案麻姑山在建昌南城縣西南，從姑山在縣東南，因次於麻姑，故名。不得以上有麻姑云云，竟混作一山也。

楚

正月二十二日記

「凡住寺者三日」下，諸本或脫去「初行山間」至「蓋實景也」……字。

粵西

七月六日日記

「下榿支扉」，「榿」音「件」，閉門橫木也。諸本作「捷」，非。

六月廿六日日記

「菜邕橋」一作「蔡邕」。

八月十二日日記

「劈竹舖」一作「劈刀」。

十一月十五日記

「有巖在路北」下，諸本或刪去「循之將往水巖」句，非。

十一月十七日記

「黃君復以銀燭贈予」，「銀燭」，範銀如燭者。一作「銀鐲」。

十一月十八日記

「峒槽邨」一作「峒糟」。

十二月廿二日記

「方石中橫」下，諸本無「諺號爲棺材石」句。

四月廿七日記

小註，「烏鳴關在安南衛」七字，疑後人濫增當刪。

黔二

猗蘭關，一作漪瀾。

滇二

八月十八日日記

蛇場河，一作蛇床。

八月廿四日日記

「尤而效之」句下，一作「欲索多錢，且先索而後授餐，及出餐又惡」云云。

八月廿五日日記

「勃率」，諸本作「勃卒」，非。按司馬相如子虛賦，「嬰珊瑚率上金堤」注，「勃

率匍匐行也。」

八月廿八日記

八蠟者香，「香」一作「鄉」。

九月初七日記

「與君來時相後先也」句下，一作「余於是始凜然悚，還忻然幸，深感前止宿者

之厚情。而不當以私衷億度之也。

九月十七日記

「駐朝陽者數日」句下，一有「而總持又非常住，久擾殊爲不安，雨竟日復一日，

三句。

九月廿三日記

梅桐邨，「梅」疑當作「海」。

九月廿五日記

「由其西向西南下」第二「西」字，一作「東」。

九月廿九日記

「西南涉溪，其溪似西南流者」兩「溪」字，諸本作「塢」，非。

漢四

十月十二日記

「何六安巢阿」，何曾爲六安州，故云。諸本或作「陸涼」，非。

十月十三日記

「由天女城，盤金沙山」，「山」或作「江」，非。

十月廿四日記

「亦池濱聚落之大者」下，一有「而田則不能成壑焉」八字。

十月廿六日記

譜明，一作普明。

十一月六日記

小注「勺漏」，一作「勾漏」。

十一月六日記

者坊關，「坊」音「勒」，土壁也。諸本或作「地」，或作「北」，俱非。

十二月五日記

「江驛」，按輿志作「姜驛」。

十二月七日記

「沸流懸度於上」，一作「沸流倒懸懸度於上」。

十二月七日記

「有寺當邨之中」，一作「有慈雲寺當邨之中」。

滇六

十二月廿八記

香木坪，一作木香坪。

正月十九日記

「爲鬱攸所焚。」攸，諸本作「荼」，非。按神荼鬱壘，乃守禦神名，未聞其可火

政也。

二月八日記

「每十二年逢寅，」諸本並作「十年逢寅，」疑非。

三月廿五日記

「又八里，抵西麓。」下一有「路北」二字，以「路北有寺」作一句，而以「當路

北」三字連下句讀。

三月廿七日記

「皆西轉而北出，」一作「皆北轉而西出。」

三月廿八日記

羅岷山「岷」一作「垠」。

三月廿八日記

嗟和哥甸，「哥」一作「歌」。

四月初十日記

「脊北亦中窪潞水焉。」下一無「西一里」三字。

四月廿九日記

「闊幾盈四五丈，」丈，一作「里」，一作「尺」。

四月廿九日記

馬場河，一作馬腸河。

五月初二日記

雲峯山，「峯」一作「嵐」。

五月廿四日記

「王翰撰時之文，」一作「王翰時撰，」而以「之文」二字作「之墳，」連下句

讀。

六月初十日記

「俞來就婚」下，一有「去歲冬底乘龍」六字。

六月廿五日記

「余返寓抄書」下，諸本作「下午劉以素殺四品餽，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餽，且北

鄰花紅」云云者，非。蓋既有素肴米肉，不應便摘「花紅」當「井李」也。

滇十二 八月十九日記 「俯瞰蒙城，如甌脫也。」「甌脫」諸本或作「甌粵」，非。按史記匈奴傳中有

「棄土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注：「界上屯守處爲甌脫。」源隱引服虔注云：「作十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據此，乃見比擬之切。若作「甌粵」，大謬。

八月廿三日記 「余去年臘月十八。」他本或作「廿一日」，非。

續編（墓志）

「自雞足西出石門關。」「石門」諸本並作「玉門」，非。按玉門關在西北，雞山在西南，而崑崙適在玉門關之西南，在雞足山之西北，相去各數十里，公自雞山出關，至崑崙，不須迂道玉關也。况公江源考云：「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以窮江源。」又云：「江發源於犂牛石，南流經石門關而入麗江。」據此，則爲石門信矣。

以上辨譌五十餘條，第取回來傳寫各本，摘出附辨，以見楊文定公暨陳君體靜定本之善。至兩本中互異處，亦並載入，以備考正。如某字一作某字之類，卽係兩本互異處也。時下若胥鈔，任意刪節，甚有一手錄本，而前後互異者，均不置辨，識者鑒之。

孩浦徐鎮堯附識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子兄雷門，結廬種梅于小香山。山以吳妃採香名也。千年跡冷荒邱，一旦香生翠玉，不特花香增香，亦香可謂不負此山矣。堂顏爲坡仙筆。坡仙愛梅花以名堂，子兄借坡筆以酬梅，可謂不負此花矣。堂後削石爲壁，剝石爲池，面石爲軒，中供繡大士，旁設榻几以憩客，月隱崖端，則暗香浮動，風生波面，則泛玉參差，其近景之妙也。堂前凭空攬翠，峭嶺江雲，羅列獻奇，帆影樟前，爐烟鏡裏，陰晴之態互殊，晨夕之觀莫別，其遠景之妙也。可謂不負此堂矣。子來時候雨候晴，子兄課僕移竹前村，乘月種之，中夜寒甚，各擁衾浮白而觀，鶉政鏘聲，

互相磊落，孤山詠裏，雜浮夢中，未見此豪致也。可謂不負此遊矣。予與兄同有山癖，予之汗漫無所取數，兄以一邱一壑過之，且築壙于側，與山綺生死盟，必如予兄而後爲不負此癖也。行吟之餘，忘其蕪鄙，敬列如左，以當山中蛙鼓云。

得壺字

佳跡空山漫記吳，幽人逸興寄髻蘇。種來香霧三千界，削就雲根第一株。水月遙分大士供，陰晴遞換小山圖。片時脫盡塵凡夢，鶴骨森寒對玉壺。

得橫字

幻出烟蘿傍玉京，須知片石是三生。春隨香草千年豔，人與梅花一樣清。混沌鑿開雲上下，崆峒坐倚月縱橫。峯頭且莫騎黃鶴，留遍江城鐵笛聲。

和兄韻

結廬當遙岑，愛此山境寂，展開明月光，幻作流霞壁。壁上疊梅花，壁下飛香雪。冷然小有天，洵矣衆香國。香留妃子名，花灑名賢筆。名以還山靈，筆以表山骨。幽人物外緣，古今妙脗合。造化已在手，香色俱陳迹。相對兩忘言，寒光連太乙。

醉中漫歌

吳妃當日將香採，此地遺名遂千載。香魂芳草幾悠悠，泡玉連珠爲誰在。天留名壤待名人，吾家季兄能采真。九龍萬笏掉頭過，愛此荒寂之嶙峋。冰雪長盟物外契，烟霞幻出人間世。一斧劈開混沌天，千株忽現嵯峨樹。遠屋梅花香更清，當窗竹影雲俱輕。梅香宜月竹宜雨，一時雅致誰與并。我來恰值陰晴會，曉色空濛夜明媚。雨中移竹月中栽，客與梅花同一醉。不知孰主孰爲客，不知是梅還是月。此時香色已俱空，三島十洲竟誰別。自憐從來汗漫偏，將無失却壺中天。何如向此媚幽獨，長抱月明朝紫烟。

月中種竹歌

香山仙子孤山癖，愛種梅花向明月。花香月色兩空濛，更借琅玕點幽碧。帶雨遙分前浦雲，當窗漫鑿峯頭石。移來細細記南枝，種去蕭蕭映香雪。移時雨候種時晴，透嶺披巒月重白。初照揮鋤若有神，再照清標次第出。一株新栽鸞鳳翻，兩株對舞蛟龍立。三株四株幾十株，影搖星斗天文坼。一鋤一盃月倒吸，一株一醉風生腋。當年何數竹林賢，此日真成君子宅。羅浮夢杳翠凝裳，湘水魂清玉爲骨。尙憶騎鶴控桐遊，翻恨中無此香色。撇卻手中九節筇，和雲好共此間植。他年酒醒竹成林，分向瑤池配丹闕。

遊桃花澗（有序）

澗去梅花堂一里，堂以幽澗以壯，各擅一奇，亦相爲勝：一如澗門仙子，瓊窈窕之雲；一如天際真人，標峨嵋之雪。予兄旣種梅以闢山，復買松以存澗。予兩遊俱從白下，石得之白，松得之清，于泉之觀未也。庚午（崇禎三年）春季，乘雨躡屐，九天風雨，三峽波濤，觀斯盡矣。并記之。

睡足山中雨，起探雲裏泉。重崖嵐掩映，復道水潺湲。澗是桃花舊，波搖松影鮮。層層聲搗石，矯矯勢垂天。吼虎深藏峽，狂龍倒掛川。怒疑連壁墜，宛似趁風旋。玉迸絲絲立，珠傾個個圓。石文喧舊鼓，松韻押疎絃。叱咤驚虞美，嬌啼響杜鵑。江光借飛影，海勢助雄濺。轉覺一山靜，遙分衆壑妍。我來當雨後，波去落衣邊。始信前來興，無如此際緣。銀河鶻飄渺，華表鶴蹠躑。灑雪魂俱白，披濤骨欲仙。誰施開峽斧，更賴買山錢。巧樹皆垂臂，危巖並倚肩。石牽綯作幙，松滴翠爲鈿。隔塢飛雲屐，凌空駕鐵船。不愁山欲暮，共與水爭先。何必尋三峽，還須受一廛。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秋空淨無極，兀兀片雲孤。不與風同駛，遙令雨自蘇。卷舒如有約，尺寸豈隨膚？我欲神相倚，從之逕轉無。靈幃而爲電，彌天總是雲。誰能繪霄漢，了不作氤氳。捧日開朝霽，飛霞散夕曛。此中無一繫，何處着紛紛？出岫何幽獨，悠然颺碧空。遙分秋水影，忽度夕陽風。長天不留蹟，冷月若爲容。歸宿應何在，崆峒第一峯。彩霞竟何往，蒼狗自徜徉。出沒千峯迴，夷猶一壑長。鴛飛難作伴，龍躍豈相忘。不待爲霖日，方令天漢章。卷舒有妙理，誰云倦始還。垂天寧幻態，觸石豈無關。神遠羣俱渙，情空跡自閒。始知能體物，造化掌中刪。

壬申（崇禎五年）秋，同徐振之泛舟洞庭，還宿楞伽山，即席分韻，共賦「孤雲獨往還」而振之詩先成。喜其詞意高妙，備極諸長，因錄於上，方知余作之不逮也。七月望日，弟黃道周拜識。

哭靜聞禪侶（六首有引）

靜上人與余矢志名山，來朝雞足，萬里至此，一病不痊。寄榻南壘崇善寺，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

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燈影對偏安。禪銷白骨空餘夢，瘦比黃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故鄉祇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獨看。

崎嶇千水復千山，戒染清流忍垢顏。（上人戒律精嚴，涕吐不入水。在舟遭此危疾，寧以身累受衆詆詈，誓不汚清流也。）魚腹臥舟寧衆譎，龍華榻寄轉孤潛。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還。含淚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關。

客裏仍離病裏人，別時還憶昔時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經年共此晨。發足已拚隨壑轉，到頭空說過河頻。半在瓢飲千山屐，斷送枯骸瘴海濱。

同向西南浪泊間，忍看仙侶墮飛鳶。不毛尙與名山隔，裹革難隨故國旋。黃菊淚分千里道，白茅魂斷五花烟。

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空泣杜鵑。

鶴影萍蹤總莫憑，浮生誰爲證三生？
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臨行未肯行。
（江中被劫，上人獨留刃下，冒死守經，經免焚溺。）

一番魔障一番愁，夢寐名山亦是貪。
井不及泉無論九，河難復渡尙呼三。
幻聚幻離俱幻相，好將生死夢同參。

附靜聞事略

馮志仙釋傳：靜聞，迎福寺僧，進舟法嗣也。禪誦垂二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之，雖足山。丙子（崇禎九年）同霞客西遊抵湘江，遇盜梁墜灘水，擊經于頂，獨不遺失。後竟以病削死。霞客爲函骨與經，間關五千餘里，供雞足之悉檀寺，并瘞骨焉。大史閃仲儼爲塔銘。

雞山十景（十七首）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南雲，北雪）

芙蓉萬仞削中天，搏挖乾坤面而懸。
勢壓東溟日半夜，天連北極雪千年。
晴光西洱搖金鏡，瑞色南雲列綵筵。
奇觀盡收今古勝，帝庭呼吸獨爲偏。

日觀

天門遙與海門通，夜半車輪透影紅。
不信下方猶夢寐，反疑忘打五更鐘。

雲觀

北辰咫尺玉龍眠，粉碎虛空雪萬年。
華表不驚遼海鶴，崆峒只對藐姑仙。

海觀

萬壑同歸一壑漚，銀河遙點九天秋。滄桑下界何須問，直已乘槎到斗牛。

雪觀

白雲本是山中物，南極祥光五色偏。驀地兜羅成世界，一身却在玉毫巔。

華首重門

巍崖高聳白雲端，翠壁蒼屏路幾盤。重闕春藏天地老，雙扉晝扃日星寒。金欄浩劫還依定，錦砌當空孰爲攢？何必拈花問迦葉，巖巖直作破顏看。

太子元闕

茵菖亭亭影倒摩，凌空忽透枕中符。崆峒無跡潛翻鳥，閬苑有天常在壺。影入循環雙竅迴，座通呼吸一身孤。從茲脫盡人間滓，兩腋風生骨欲蘇。

羅漢絕壁

列景標霞景色酣，莫將枯寂覩雲嵐。面來絕壁雲常定，放出重巒石共參。枝借翠微栖各一，水供香積獻分三。藏頭換骨形何幻，崖靄層層露法曇。

獅林靈泉

千綫明珠孰爲探，靈源絕頂潄靈龕。洪搖松影雪千尺，冷浸梅花月一潭。碧玉眼中丹透液，青露蓮舌上成甘。滿林不乏人天供，酒作天花潤法曇。

靜裏泉流石忽穿，峯頭明月鬪娟娟。竅通骨節涼生髓，源自頭顱玉作涎。祇道醍醐天上落，直將沆瀣掌中懸。青衣丹鳳尋常事，誰解靈源此更偏。

放光瑞影

靈區迴合轉祥輪，五色氤氳法界新。透却塵關空卽色，翻成寶相影皆真。蜃樓非海誰噓氣？王鏡中天獨攝身。轉覺一山凡草木，含暉濯影遍精神。

浮屠縮勝

阿育當年願力雄，萬山深處露神工。諸天環向尖皆合，一柱孤撐礎正中。勝壓鰲峯仙鎖鑰，光搖鷲嶺玉芙蓉。峯頭王母如相過，長劍崢嶸此又逢。誰將手影布神過，仙掌凌空結構重。震旦名山膺九錫，巽門文筆插雙峯。翠微四壁開生面，金粟三天現法容。漫向慈恩誇作賦，滇南此日壯登封。

瀑布騰空

三支東向誰爲鑰？正練中懸萬壑前。鼎足共瞻雞在後，濤頭忽見馬爭先。珠璣錯落九天影，冰雪翻成雙壁暄。我欲倒騎玉龍背，峯巔羣鶴共翩跹。

傳衣古松

碧樹千尋雲影重，凌風老幹獨蒙茸。直將秦帝登封物，常作僧伽護法龍。鱗甲半天猿臂舞，幘幡千隊鳳毛縫。餐冰飽雪千年煉，還共拈花一笑供。

古洞別天

鸞鶴空山路渺茫，重巒絕處逗雲房。何人天外能來往？有洞花間獨闕藏。瑤草瓊枝開自落，金莖玉乳滴還長。神龍百尺潭時護，不許桃花出夜郎。洞天原不在人寰，三派東邊更躋攀。直到萬峯窮極處，忽懸雙闕窈冥間。碧桃開落門常在，玄鶴縱橫路不關。東向蓬萊三萬里，片雲時去又時還。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漳浦黃道周石齋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髯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鑑瀉汗煮白石。江陰徐君杖屨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齋肩鶴體雙瞳青，汗漫相期屢不失。事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萬里看余墓下棲，擔囊脫屣驚鳥啼。入門吹燈但嘆息，五年服闋猶麻鞋。貴人驛騎不肯受，掉頭畢願還扶藜。自言早歲適雁宕，絕藤級綆窮上下。天台石梁平如兜，青霞括蒼局于掌。中年復走西鐘山，焦飯十日支霜盤。道逢採藥授雲餐，帝子欲爲歌路難。匡廬老僧亦下拜，雞足道人分沆瀣。磨頭豆覈石泉茶，夜中日出嘯滄海。聽君言下何蕭然，引入拔嶺捫青天。所探幽奇既如此，豈有人嶽當君憐。東魯仲尼去千載，西羌大禹死何在。書生抱膝空咿唔，卽化喬松安足賴。去年先輩繆西溪，起草授楊天下疑。精魂已上託烏兔，未有人識其端倪。何況操蛇窟穴底，千山爲貌隱千水。乃欲搜剔窮真靈，不畏巉巖不避死。世間兩物惟鼎劍，燒海剗山寫涼燄。少年學道須及時，簪紱累人孤書詩。當時諸公嘆唳鶴，悔不從君煨蹲鴟。卽令關門散百一，醫巫吹角愁銅狄。蒼崖黃窪不可尋，令威灑血迷墳迹。君猶跋涉從東來，兩髯不突生飛灰。城郭比人更柔脆，田春史義安在哉。男兒不仙必良將，驅龍凌波破蕩漾。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對鏡坐相向。終身潦倒爲時人，牽船引纜傷路塵。彎弓聞虎行逡巡，寂寂冥冥過冬春。何不還家酬所親，聽君霏語當采真。跣足北窗箕穎濱，而必棲棲櫻此身。

徐霞客攜小舟，追予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得陳宿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崇禎三年二月既望，漳浦石人黃道周急就之章。

霞客游之奇，無如盤山一游。予歸自宣錦，憩白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崞山，可憐。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勇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畏怖，名王不足繫也。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予題卷並在丹陽道中，長洲陳仁錫識。

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皇皇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廬、羅浮、峨嵋、峯嶺，足跡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常徒步萬里，訪石齋於墓次，石齋北上，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沉鬱激壯，遂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霞客出以相示，因題其端而識之。時予方以請告杜戶，讀「唳鶴蹲鷗」之語，令人雲臥之念彌堅矣。辛未夏五既望，竺塢山樵文震孟題於清瑤嶼。

此黃石齋先生贈江上徐霞客之作也。先生學行清古，弁冕吾暑，而挺身救華亭於舉朝結舌之日，尤人所難。先生於世殊落落，而雅善霞客，霞客遊遍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走萬里而謁之窮山，夫自世俗觀之，則幾於嗜痂之癖矣。霞客知余之樂觀先生之言也，出示此詩，余因有感焉。水心項煜識。

石齋過毘陵，爲余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卻弗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真有卓契順之風言甫畢，石齋去而霞客來。聞石齋之過也，追及之丹陽，得所爲詩而歸。余適病痰嗽榻上一舉手而已，亦欲少有結撰，以酬千里羅浮之雅，痰病殊劇，聲氣不屬，竟不能成。初，石齋謂余曰：「方臺下時，有筆墨之戒，至今耿耿，不知此逋何日能償。」故丹陽一見，卽償之。其云石人急就章，蓋已數年之約矣。遜園叟鄭鄴書。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白水笑人曠，秋深知客孤。江風催雨老，漁火報燈蘇。家計分浮梗，乾坤動剝膚。柴桑行可覓，能得隱鄰無？鄉澤無停棹，杖頭不繫雲。帆隨風意致，山與夢氤氳。古洞扃幽戶，殘崖倒暮曛。每逢巢鳥盡，蘿月想紛纒。不忽闔幽獨，因思別鑿空。閒過長喙峽，戲織打頭風。絕壁三分篆，堅匏五石容。心知無一可，更上最高峯。虛逃無所往，白醉此徜徉。古蹟有代謝，時人空短長。同心宜送遠，得句偶難忘。昨夜兼葭月，又涵霜露章。何處不仙嶠，長游已大還。猿魚新換徑，虎豹久迷關。天縱幾人逸，生扶半世閒。楞伽言語外，別寄與誰刪？

燈下依韻和徐振之孤雲獨往還之作，並書請正，不能如振之體物備妙也。弟道周再識。

孤雲獨往還石齋原舉以似霞客，此詩則石齋分韻詩既成，而又和霞客韻，蓋卽以爲贈言也。惜石齋原韻不可得見，而霞客詩乃竟以石齋手書而幸存，噫，亦異矣！按石齋贈霞客詩帖，今可見者凡四，或稱霞客，或稱振之，振之者，霞客字也。陳泓記。

分圖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徐霞客自毘陵來訪予山中，不一日輒搜奇南下，覓藍巖追之，百里乃及。相將於大峯巖次，兼訪劉完公孝廉，不值阻雨，分圖各得十六韻。

須字

鹿豕追羣天下無，四千里不停斯須。剡舟直望青天上，山靈莫笑老人愚。

懷字

豈無山鬼不開懷？雲樹仍將鴻爪埋。不信呂稽當日駕，曾分鐵杖與芒鞋。

君字

暮下松新未老雲，林疎山淺合慚君。悔不結巢黃海上，銀雞皓犬試慇懃。

林字

投杖成龍去莫尋，銜書青鳥尙遺音。此生便使無雙足，猶擬扶藎過道林。

雄字

薛蘿山長亦稱雄，未畏道人屨似風。放卻鳥身一百里，依然鶴伴未開籠。

能字

緩步先蹄我亦能，曲鉞頑石各何曾。萬事讓人騰躍去，憑誰先接手中藤。

流字

憶別華陽三洞頭，小舟夜去不勝愁。家園未透包山洞，况領銀河何處流？

窮字

井欄語鮪意未窮，錯引駛馳東海翁。里巷危樞空老大，不知人慣藉雲中。

滋字

湧霧埋霜風雨滋，炎蒸正值火雲時。清秋過此能多少？誤聽蟬聲鬧採芝。

來字

威靈未遑鬼能猜，不合銜炎冒雨來。遂使此峯成突兀，後人輕指青坪哀。（憶大滌山講堂未就）

看字

玉室金堂何處看？愁分許邁自臨安。洞霄講舍荒初業，空囑流雲寄掃壇。

蘇字

九疑兩室語糲糊，一一從君領畫圖。黃憤少年行不到，白頭風雪幾時蘇！

嵐字

上格真人不署銜，間分真氣爲開嵐。抄丹擲劍兒曹事，無數石頭不放參。（劉完公已出洞海）

搜字

積艾焚山今已勾，枕中寶字各停搜。名賢不吃明光草，海上新詩寄碧鷗。（再至此山，爲風雪所阻）

躋字

少年曾此輟攀躋，凍雪摧松十丈梯。每道名山藏拙穩，老來相迫已如泥。（山下是三十年前館所）

薇字

山南山北舊開幃，書罷柿蕉已十圍。餉炙燒猪今已矣，首陽人自進餐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前在雁宕見陳木叔送振之詩，有云「尋山如訪友，遠游如致身」，甚愛之。今振之重自漳中歸，遂用此爲韻，得十絕請政，并以爲別。

壽

土餌江魚掉尾深，驚鱗何處更追尋。餅師酒保時交語，錯對孤鴻天上音。

山

有翻應知自化山，翻空毛毳尙間關。飛魚上下青烟路，不與啼猿訴往還。

如

焚車屠馬爾何事？弄鳳嬉龍我不如。寄語蘭臺舊藏史，安期初不讀奇書。

訪

鮪龜白日自相訪，江海居然不可方。刷就落毛希有背，載誰萬里共翱翔。

友

羌魯西東何處友？椰鬚象鼻一虛舟。借華盡作婢兒事，絕倒崑崙老上頭。

遠

紅汗灑人白髮遠，燈花炙客旅思繁。五湖硯底星星暈，縮地工夫不是丹。

遊

老夫最敬鄭公業，近事休談馬少遊。閒却一身成野鶴，依然項背似沙鷗。

如

乘几籐床亦自如，涼身驚托火輪車。平看岸谷成魚齒，莫向方壺坐釣魚。

致

遠道白雲安可致？能來黃竹幸相期。遲收不死東方草，誤典商顏無盡芝。

身

絕跡依然不離地，出世何曾得避人。還君六尺盧敖杖，攜我章亥五步身。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黃道周

魯叟既以頽，王跡安可作？風雅失經緯，黼黻委冠籜。能人滯習尚，鉞冕隨俗目。不論理所在，買楮爲鬼祝。一夫食千耳，久痼無百藥。誰能洗衆胃，慨然秉吾卓。孔禰有高氣，所惜爲崖略。李杜足真性，時亦見落魄。餘子官亦長，韓蘇附道籥。聘者自爲雄，制者自爲格。噉者自爲醇，飫者自爲粕。大小既已見，誰復司其鑠？野子噉一言，要未遠古宿。削采就龍象，弛力爲虎縛。此道關聖賢，豈必泥高爵。時平無傑論，莞笑各當哭。上材愧繁露，中賦慚白鶴。徒以麟鸞心，混茲犬豹鞞。由基一失殼，猿獠遂反搏。不畏明鏡蝕，所畏白日曠。庸俗無足談，賢者何不擴。搯腕數姬孔，掩眦放鼠雀。豈有萬無當，受有千不惡。悠悠宙合間，何物等龍螭。倘逢巽心者，一爲語疇昨。

斯道莽巔際，約非目所見。作者已如林，要未審正變。治亂繫風教，文藻何足炫。幽秦重沈奧，周召尙和倩。微道貴綜至，正節得博練。羊干爲青雋，二東表奇撰。鬱鬱高堂生，千言記射燕。賈山無高談，一字發一忤。遂遂諸兒曹，尙未理騷撰。益甕開龍咳，遂欲掩雷電。心孔旣以細，危坐詫面井。皇皇玉朱徽，白晝生刀剪。疎人營周詰，下士醜皮弁。庸匏享千金，圭璧寧不賤。蚤藉爲他山，惜晚集微霰。璞琢不可還，龐衣托純緣。君子薄浮雲，未忍棄文獻。蠅翠登高臺，何所貴鷓扇。始寧倪同學，華陽周特薦。所識毋乃阿，聞道已不戰。引臂扶日繩，開心寫月串。餘眸付蟪蛄，諒不覩征禪。千春洵迂途，吾道寄一線。再磨淮西碑，重駁輟軾卷。所媿諸華人，蒼松復同傳。

三

白頭無令名，蒼生安敢計？膠目謝郎報，掩耳閒時戾。直道歸細民，高招安得勢。側柄倚萱堂，清論無所麗。鼯鼠自珍角，世事何芥蒂。寂寞還書生，胼胝問稟羿。四方日怙亂，瘠狗莫以獮。蜉蝣傍宵輝，衣雪何所稅。平臺有高蓋，西塢有金憲。司坊有俊鷹，豐豆有肥駟。野人安所知，木客還辭蒞。朝理北山琴，暮息東臬肆。行躡青谿屐，坐鼓少

海樵就水八十步，築塹可百砌。此意已云足，豈復知文藝。仁畦少螟蟻，道廩足粗糲。滿世珠玉屑，信美不納管。况彼筆硯間，毫末安所繫。石戶分民疇，義農序家世。勃然自比屋，北渚倘連袂。所少高駝人，一爲試點綴。春水生鷗鳧，夏田長雞雉。狎身久益清，頂踵亦羊裔。緬顧諸兄弟，能無中所滯。念彼作炭夫，正容爲涕歛。

四

夏日焚百草，蘭茝休相求。大海涵巨魚，波瀾排青坳。明聰識時彥，談笑分宵憂。葛侯初柄蜀，井涵皆調搜。李相在安邑，亭館勒訃籌。所值既區區，未遑敷遠猷。搏空繞中廚，騎危斷八驕。舍睇觀申韓，鬢語辭伊周。此論一以馳。玄風遂不酬。念昔古聖賢，舟楫常安流。中疢未有徵，外疾易爲瘳。吉甫懷仲山，召伯襄申侯。哲匠一已矣，袁賈難爲謀。元凱十六人，不及韓與歐。李范懾孫曹，其力倍諸劉。亶聖喜獨能，誰爲輪與軸。犀象一失勢，猛獸溺其頭。溟海適孤帆，鉞車重于鉤。賈生雖已躁，馬遷諒不浮。慙慙火宅間，負餅與吹漚。同績不同心，一縷分一籌。朋論不可回，倫輩生戈矛。遠近同舍人，相對如弓鈇。何當釀薰風，注以百斛舟。湛置名海中，次第醉羣鷗。

右四章百韻，千字，值徐振之行，潦草成篇，聊存遠證，幸爲藏拙，并以覆醬，不作燈紙也。癸酉（崇禎六年）長秋，丹霞僑次弟黃道周書。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天剪鳳翎到塞鴻，遠遊負錘爾終窮。昨傳獨往來脂習，一旦臥遊失次宗。知我未凋猶強飯，聞君臨萎遂推蓬。十洲五岳齊揮淚，屐齒無因共數峯。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滇南唐 秦大來

噫歎欷泛泛乎，蓬蓬然霞客之遊窮地復窮天。壘空秣米藐焉者，漫云策卽可指非山川。山川遊我何足侈，我

遊山川有如此。六合爲巨未離內，安知九萬之外不有許。卽茫茫九萬星，泛泛乎蓬蓬然，隻身不封一文錢，渴飲海水飢雲烟，誰爲幅兮誰爲邊？若何名勝不在籬落與門前，區區嶽嶺皆媿殺吞八九。遊九八，小跨能週猶軌軌。一遊直究洪濛先，浪作霞飛山盡拔。泛泛乎蓬蓬然，亦不佛，亦不仙，半若癡頑半若顛，攪擾天地年復年。桑田死矣，滄海枯乾！天先我老我開天。

留先生小坐

唐 秦

我曾歷遍幾間關，落得烏藤杖不閒。從此未須勞淡想，留君一坐卽名山。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 秦

朝履霜岑暮雪湖，陽春寡和影猶孤。知君足下無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 秦

日與故鄉遠，客心不可爭。幸存一片月，到處盡光明。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 秦

雲如綺繡石嵒呀，都在蒼梧一水涯。多少奇峯收拾盡，囊中猶有白丹砂。

汗漫歌

唐 秦

君不見騎弄鳳者，朝遊八極暮九野，狐兔燕雀不敢謀，飛無上兮走無下。霞客身無翅與鱗，行行不過支兩踝。前行泛泛若虛舟，奈何落落如飄瓦。險哉遮莫千萬山，畢竟不敵遊仙骨一把。又不見有時星芒足下生，有時海底頭上瀉。窮無窮兮未足多，極無極兮取猶寡。東南地盡無秋冬，西北安知有春夏。影高遺子胸藏大冶，尤寥廓。尤揮灑，願學阿翁騎龍弄鳳天地間，除是真仙慣尸解。

送先生遊滇外山川

唐 泰

山惟天際好，千古幾遊人。不用生雙翅，偏能縱一身。裹糧煮白石，照路點青燐。此去無同調，相逢莫問津。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君爲探奇得此閒，我雖無酒破愁顏。閉門不管鄉隣鬪，夜話翻來只有山。

天遊曲

唐 泰

苦遊不住鐵鞋穿，踏到崑崙又向前。已自頓超海外海，猶疑天外豈無天。不須招鶴駕長空，雲起離雲水又窮。若問脚跟如許闊，河山影在月明中。皇圖去遠界全迷，黑水窮源可在西。分野怪來多錯落，得無弔古問元書。天地隨予獨往還，枯藤到處儘消閒。無端笑殺興公懶，不以全身賣與山。對爾青山面欲開，案頭殘墨盡成苔。不須更借王維手，自有烟雲供養來。直去何愁路不通，懶從域內問西東。輿圖履盡尙嫌少，堪笑他人泣路窮。掉頭寸寸是天涯，撥破重雲去路賒。萬里底平無礙阻，更遶禹貢入流沙。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我翁之遊胡爲乎？薄薄直欲空閣扶。而今來訪滇南趣，足下安肯疎一隅？鷓鴣見妬蠻夷駭，鬼神擁替虎狼驅。滇兮滇兮外何極！外何極兮中何孤？君不見一條杖在能隨吾，笑他區區五嶽圖，笑他區區五嶽圖！

贈先生

自是閒人原不閒，何方辛苦涉閒關。生平只負雲山夢，一步能空天下山。形影無借狎老魅，語言疊轉通諸蠻。丈夫出門乃其事，兒天湫湫當破顏。

送先生別雞山

有個插天峯，常待公策杖。舉足宜最高，不許雲在上。

自述呈先生

四十云未老，行藏猶可嘲。如何空有屐，相對也如匏。

贈先生

鴻鶴翔雲中，孤飛縱高舉。浮雲皓橫絕，嚴霜脆柔羽。衣裳自清潔，素志未惰窳。弓矢豈無意？網羅奚礙阻？咫尺寡儔匹，萬里亦踽踽。

答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泰

如今出處已分明，牖下那堪置此生！一杖自憑君手授，天邊有路是前程。

賦贈徐霞客

唐泰

行子逐駛旭，早起工壯遊。所遊非坦途，裊裊淹遐陬。東北鮮其匹，西南乃所求。正值窮冬候，白日不久留。促暑烏足恃？壯顏徒縈憂。雖爲躑躅行，大塊若相讎。山川既遠杳，人事亦岫嶽。瘡矣無罷足，痛矣有平頭。卽窮黑水源，猶溯金沙流。厥後遵會遠，成功界雍州。隨刊指掌間，懋哉頌禹猷。茫茫千餘載，遷變何可由？惟爾清不績，西被無沉浮。皇圖蘇以寧，疆上恢懷柔。所志旣已樹，願言返故邱。故邱有美政，良會恰相酬。恩愛生無乖，別離釀綢繆。不爾漫如此，飄蕩焉能休？天地自靡極，一日空悠悠。

懷徐霞客先生

唐泰

窮源及交趾，邊盡更無邊。雖欲寄家書，只有日本船。

勗先生（五絕五首）

唐泰

何心欲飄零，風波未可停。要知天下事，無一不如萍。一杖還如舊，蠻烟日已非。江山與風月，欲勸主人歸。
麗江無捷徑，安能達雅州？願君尋舊路，收拾洞庭秋。游夢固已奇，目空天一涯。衆山將掉臂，君欲更何之？
外干戈滿窮荒，何所探我非情更忙，欲爾望江南。

中

柬先生

唐泰

羣足無剩山，知公應在得。只許一人知，何須天下識！

別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泰

少別猶難別，那堪又轉篷。溟池雖向北，我夢只隨東！

秋圃晨機賦（并序）

同邑夏樹芳茂卿

徐母王太君秋圃晨機圖，梁谿陳伯符寫，吳中張靈石布景。一時諸名公若李本寧、鄒彥吉、董玄宰、陳仲醇，一品題其上。仲子宏胤，挾冊自梧陞來，乞余爲賦，余喜而爲文以贈之。宏胤雅好游，海內佳山水，二十年來，足跡幾徧天下，蓋亦當世一奇男子也。因紀母氏之轍音，遂適及闕于云。

維坤元之表粹，毓女德之清芬。演仙胄於瑤池，度靈紀於西崑。婺星散彩，誕我江濱。既淑且嫵，亦和而貞。適東海之名閥，配南州之諳人。柔惠式嫻於采葛，共莊克愆於薦蘋。乃相夫君，和鳴叶唱。采三秀兮階前，護徵蘭兮天上。爰庀滌澗，聿修七鬯。佐良人以甲周，胡藁砧之頓喪。夫也淪亡，子則奈何。左右劬勩，拮据捋茶。春園不涉，秋圃治蔬。春花落兮春草枯，秋色麗兮秋光多。豆花棚下，插架編蒲。蒔語植，嚙姑樹蹲鴟。烹落蘇，碧雲臺榭，其樂婆娑。若乃秋露溥溥，涼颿颿，野外時聞乎擣素，金井忽飄乎梧葉。縵此女工，禦寒尤切。調織婦之弄梭，試田家之踏籜。晨雞乍鳴，曉鐘初歇。札札乎杼韻之動微風，軋軋乎機聲之落殘月。絡緯驚催乎洞房，候蟲趣響乎丹穴。一緯一經，若拽若曳。皎潔兮若天半之飛霜，皜白兮若傾筐之積雪。絜茲布品，精麤不齊。此則本縣縞素，爲資公孫之被，衛侯之衣，德曜之裙，少君之襦。匪擅華之纖麗，匪火浣之神奇。匪香荃之貢於西域，匪朝霞之出於屠夷。蓋白疊黃筒，初非農圃之所尙，而緯車課績，實太君之所爲。朝夕而勤劬，若曰吾以師唐風之蟋蟀，而訪魏國之沮

如。若夫子抱奇骨，遠遊奔奔，言告北堂，以俟母教。母曰：「命哉！恣爾超忽，向平之五嶽非迂，嚴君之九州斯得。或乘款段，或棹扁舟，吳越名山，几席可收。爾其擔簦以謁俊儒，躡屣而師好仇。借一雙之蠟屐，睨元覽於中州。」於是母無煩乎齒指，兒可壯乎軒輜。控金焦，登石頭，經雁蕩，涉龍湫，入三天子都，訪黃白名阪。攬泰華之高峯，疊歷嵩山之阻修。陟洞天，武夷之疊嶂，寤人世縹緲之仙游。攝庾嶺之梅花，咀雪片於羅浮。履雲夢，則吞八九烟雲之變態；上匡廬，則激三千瀑布之飛流。不借一旅，不挈朋儔，歛絕巖之駭駭，怪洞壑之闕幽。山鬼夜嘯，人跡罕投。虎豹鬪兮熊羆哮，衆懷慄兮獨夷猶。劃然長嘯，蹇起隱憂。誓刻期而將母，戒行邁之悠悠。路悠悠兮長駕，報春暉兮靡暇。拂長劍以歸來，母含笑乎機下。抱孫枝以哺飴，跡消搖乎景蔗。桂迎秋而始花，菊傲霜而未謝。敬守慈幃，母行咫跨。是母是子，洩洩油油。芙蓉江上，八十春秋。曰殺羔羊，嘉賓卷藉，吹鵝笙以酌大斗，擊鼙鼓而醉吳鉤。所謂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而求康維休者乎？

秋圃晨機圖記

曉山張大復元春

秋圃晨機圖，余友人江上徐振之奉母圖也。母性恭儉，好率婢子鳴機杼，又廣藝秋藤，架棚而引之，今緣陰滿堂，課振之之元子卯君讀。每晨先達于壁，杼聲與書聲相答響，母意大得。振之益復欣然，多營高廠地，素絢延綠，以歡母志。母心憐振之負絕特之才，不能俯仰自樊於時，其于天地之窮際，則何不至焉？乃稍稍具糗糧，令振之周覽名山大川，有以自廣。曰：「凡聖人所爲戒遠遊者，其子母之識力，不相信也。吾無汝慮，盍往乎？」振之則請受約，無不及約而返。如是者率以爲常，幾二十年，而振之之雙屐遂徧天下。其往也，或春芟始萌，勾甲方折；其返也，藤花始雪，秋實纍纍，如珠纓寶絡，飄颺連綴。莎雞札札綠雲間，母命卯君停喙，問所來往。振之爲言天地之廣大，流峙之奇險，士風之奧奮，以至仙靈之所窟宅，綠崖梯磴之所見聞，令人瞿目縮舌駭汗，母色意大愜，衷轄

烹茗爲振之賀。或戲語振之：『子汗漫九州良苦，吾故日居此碧雲菴中，看長命縷垂垂而下，知望白雲返也。』乃又得所未聞若此。其可無憾而鬚眉矣！振之謹受教。嗟乎！人生不幸失怙，子母相命，亦所時有，胡有振之其遇焉得如此哉？或謂振之：『子卽自信無憂老母，而虎狼豺狄之爪牙，瘴霧蠻烟之薰灼，其又使誰信之，而必期日往，及期返耶？』振之曰：『吾聞之，君子儉其德以遊世，故風雨弗能侵，而異類弗能害也。蓋日者聞之母氏云，當母之始登于家尊也，滌茗椀進之太翁，太翁擲二果弗御，母受核而藏之。至于今，故母年八十而神明不衰，其德儉也。秋圃晨機之樂，夫有所受之矣。』張子曰：樂吾竊有窺于振之，而知其母異人也。漢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輩，其母亦何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骨肉，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而振之歡母如不及，乃萬里征行，了無內顧，使其稍有天幸之念，必不幾矣。自有宇宙，實惟三母曰：馮母者，鬢髮剝薦，個以成子之令名者也；曰尹母者，訓子善養，不屑厚祿殊寵，以獨成其是者也；曰孟母者，不憚屢遷，以就其子之賢聖者也。母旣絕成名之訓，而又不顯稱道德，自遂其不屑之高。徒令振之展遍五嶽，無負七尺男子，而母處碧雲長命之間，儵然自遠，豈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君子儉德不可榮以祿，殆欲與吾友徐振之矣。圖凡二本，一張君靈石作，一不敍名氏——彷彿周昉貌人物，兼得情性者云。

徐氏三可傳

山陰王思任季重

江陰徐公有勉，別號豫菴，年十九，兄弟割唐，取其室之偏，而以其正者遜伯氏。儉口損腹，積贏餘稍潤，輒表所居，好木石，爲園以自隱。或諷之仕，掉頭不答也。晚年避盜墮河而甦，行必藉杖，每臨影自笑。『吾與葛跛有緣，且可汰一童扶掖。』其喜于自啗如此。梁溪秦中丞侯給諫聞其風而悅之，造見，乃深匿叢竹中，俄而扁舟入太湖，遞矣。兒子宏祖每侍之，輒謂是兒眉庭霞起，讀書好客，可以竟吾志，不願而富貴也。有如此之父而稱可者，厥配

王孺人，事豫菴如嚴賓，喜種豈，滿架蔓施，剪芸疏溉，如奉名花，場圃潔拭，不忍婢喘，綠陰雲簇，每秋至，纍纍如散子，閭吐月玉也。豈之下，緯車軋然，其織布也，與練訟價，練反輸其輕妙。豫菴生三子，胸中有嫡孽之矜，孺人益爲鋤之。見巫覡如見鬼仇，見餓人如見兒女子之啼切者，必飽之乃快。問嘗出兩丸示諸婦云：「老人視竈時，曾投龍眼茗中，以獻翁，翁不噉也，以爲田舍家無此菓，不貴難得，乃素風耳。」宏祖嘗欲爲母新舍，孺人曰：「汝又那吾身何往？汝祖父碑像，膚立剝蝕甚可虞，何不撤此新之？」宏祖有五岳之志，母爲束裝戒之曰：「第遊名勝歸，遊圖一一示我，遊未竟，我不嚼指去亡害，卯孫在，可伴也。」有如此之母而稱可者，宏祖頤而黜，揖羞官，口羞阿堵，山水可以博命，文章可以羈身，其游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酈道元之所未註，禹糧稷駿之所未歷，盧遨昌寓之所未逢，而宏祖一撲一笠，乃繞爲之。問者過余，詰之以龍湫，而宏祖且襲雁湖，至八十里，詰之以匡山三疊，而宏祖且至大月之山，坐踞黑石英者萬丈，詰之以通天箭括，而宏祖又往來飛下叔卿之博臺者數四，蓋叩之若鐘，談之若蔽，應聲輒對，鋒出而莫能窮也。宏祖又謂：「予所憾者，渾源之北嶽，桂林之千筭，未曾置足焉。」此其言不忘。夫遊亦何必如討瓜子一粒必盡也？宏祖出遊，不飲酒，不食肉，旣得名勝，歸值母病疽，以孝感得愈。享年八十餘。予殮宏祖時，適薦豈，宏祖淚下，至不能勝杖。望其人，身體髮膚，笑談舉止，皆冷雲飄氣，濯靈充秀者，絕無纖塵，辱及大人遺體，以傷二老借隱之心。多少顯親揚名，鬚眉拔盡，以至愧死，有如此之子而稱可者。

王思任曰：子邂逅徐仲子，一接談而神與陸吾俱逸矣。及觀其所挾冊，玄宰眉公兩先生極心力以章之，至孫聞斯文，湛持素元，傑不苟狗，亦樂以筆札借人，是孝子之所得者深矣。

壙誌銘

吳國華

江上徐霞客，余襟亞也。生有奇癖，一舉輿而徧華藏，不可說不可說之世界。其橫足所指，橫手所出，臆實憑虛，

西方懷其好音矣，胡復東也？其東也，蓋以傷足尋息壤云。霞客之言曰：『向之天遊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可了藏舟委蛻之緣，今之天則此身，仍父母之身也，可完體受全歸之義。』乃自營壙于瓊溪之左，若將終焉。伯子配入都，攜書與余，索生壙志。余惟霞客之家世，自南渡來，梧廕至我國朝，旌義門，直史館，舉制科，官典客，鴻文懿行，表著江南，人能言之矣。霞客之生平，磊落英奇，目空萬卷，少應試不得志，卽肆志元覽，盡發先世藏書，并鬻未見書，縑緗充棟，叩如探囊，稱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恤孤矜寡，極溺救飢，葺祖墓碑亭，復君山張侯廟，諸如山堂有記，秋圃晨機有圖有詠，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恤孤矜寡，極溺救飢，葺祖墓碑亭，復君山張侯廟，諸如赴知己急難，不以生死患難易心，人能言之矣。獨其遊，人能言之，而人不盡能言之。蓋人所能言者，非據見聞所及，則按之圖經，參之志籍。霞客嘗謂山川面目，多爲圖經志籍所蒙，故窮九州內外，探奇測幽，至廢寢食，窮下上，高而爲鳥，險而爲猿，下而爲魚，不憚以身命殉。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往來雞足山中，單裝徒步，行十萬餘里，因得探江河發源，尋三大龍脈，此又臺僉所未經，桑鄙所未疏，直挾鴻濛窳來未鑿之非，有勝情勝具能之乎？然霞客之遊，非僅有勝情勝具也，實有至性。先以母在堂，定方而往，如期而還，如遊東白元三岳，齋戒爲母祈年，至九鯉湖永夢，爲母卜算，每得仙芝異果，必獻爲母壽。母以八十餘大歸，始放志戴遠遊冠，而過名山福地，必涕泣博頽，爲父母求冥福。卽今日從海外歸父母之邦，猶曰：『以身還父母也。』可以遠游目之耶？霞客名宏祖，字振之，西遊歸，在崇禎庚辰之六月，而請余壙志，在歸之十月。時其年五十有五。余習其素履，因志其大都，并係以銘。

銘曰：御風萬里，上下川岑，歸途遙指，仍在梧陰。析骨折肉，不忘本心。遽廬天地，且暮古今。達者之言，大半欺人。如處甕甍，仰燭呻吟。司空營壙，漫託遐襟。何似南州道氣，可欽兼葭不遠，白石空林。茫茫嶽瀆，同此高深。我預題銘，附爾知音。

史序

霞客徐子，畸人也。某宗伯爲之立傳，傳其人，因傳其事，而人與事之畸皆在遊記一書。曷言乎一書之畸也？凡經傳所稱畸人，或一事之畸，成一言之特，而徐子之畸在游。游之畸未可一事一言盡也。馳騫數萬里，躑躅三十年，遇名勝，必披奇抉奧，遇山川，必尋源探脈，身無曠晷，路有確程，以至沿革方隅，土宜物異，一一詳誌記中。讀其記，如見其人，如歷其地，如年譜，如職方圖，如十洲記，如水經註，如肘後祕書，如皇華考，如繪如談。畸矣，而未已也。其濟勝似有天授，危巒絕壑，險道長途，如猿升，如鶴舉，如駿足，有兼程無倦色，加以寒暑不侵，飢渴無害，而霞客之游畸于天矣。更值王途坦蕩，邊徼晏寧，一囊一僕，徜徉瀟灑于人跡不到之境，聲教難通之域，耳不聞金革，目不睹荒殘，而霞客更畸於時與世矣。聞其隨笈屬稿，載述甚多。今所存遊記四冊，同里曹生學遊購爲枕祕，余累索不得。至丙午而得之，方快披閱，而草塗蕪元，殊難爲觀，須經抄訂，方可成書。卽錄其四之一。揭爾擱筆，忽忽二十年，每一檢書，心爲快悵。計圖完繕而眼愈昏，手愈懶，年愈邁。今且七十二矣。偶友人談及未見書，因出記以示友人，雅興，願代抄之，余心動，展閱終難託，兩手遂鼓腕拭目，日限一篇，凡九閱月而告竣。更念霞客一生心血，走筆成書，五十年後，予爲脫稿人置之，則廢紙也。家存之，則世珍也。適兒輩赴試澄江，命訪其子若孫而畀之，奈淪亡凋落，不可問。余方浩嘆，一片苦心，未完勝果，忽吳子天玉以善青囊術遊四方，歸而過我，問案頭何抄。余示以書，且告書故。吳子躍然曰：「今日之來，正爲此書。」霞客尙有子也。幼遇亂出亡，冒李姓，有父風，素與相善。方遇江干，囑往曹室訪此書。曹已亡，曹家兒惘然不知所答。今過先生而得其書，是天假先生以成霞客之畸也。遂于甲子年清和月，率其子拜授原書，傳其書，以傳其人，而霞客真畸人矣。瀟濱七十三老人史夏隆題。

奚序

霞客徐先生記游十卷，蓋古今一大奇著作也。其筆意似子厚，其敘事類龍門，故其狀山也峯巒起伏，隱躍臺端；其狀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巖，則奇蹤勝跡，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人之讀之，雖越數千里之遠，而知夫山之所以高，川之所以大，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暢暑之所侵，騰淫霖狂飈之所播，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野泊郵竊，倉父山鬼之所擲，擲而激觸，凡自吳而楚，而兩越，而黔，而滇，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豁然于耳目間也。不誠自古及今未有之奇書也哉？是非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游之奇，而非先生之游之奇，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夫司馬柳州以游爲文者也，然子厚州記永游諸作，不過借一邱一壑，以自寫其胸中塊壘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觀也。子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游亦壯矣，要以助發其精神，鼓盪其奇氣，不爲文章用，故史記一書，軼宕雄邁，獨絕千古，而記游之文，顧闕焉。先生之游，過於子長，先生之才，之氣，直與補子長罅，而卽發之于記游，則其得山川風雨之助者，固與應子長之史記並垂不朽，豈僅桑經經註註之所未備也耶？惜先生歸未幾，卽捐館舍，是書未經臚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見而奇之，恐原稿久而失傳，爲之分其卷次，訂其前後，手錄成帙，遂郁然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幾有玉毀珠沉之慨，而先生姪妾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遺文缺殘，訪得於義興之故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翁從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錄之。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旣沉之珠，又還合浦，得以一顯其奇者，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子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奇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臥游焉。壬午冬，從先生之曾孫觀霞所

乃得縱觀其書。袖歸手錄，五越月始告竣。嗟乎！記之失而復得，缺而復全，不至終歸湮沒者，殆如金之鍛煉於冶，而愈耀其精神，松柏之摧折於霜雪，而虬結盤鬱，益奇以固也。蓋有天焉，不可強矣。以先生之人之書之奇，固非窮愁著書者比也。而析奇闡祕，爲天地間鴻寶，設不爲久遠計，能保無鼠蟲狼藉而終歸散軼耶？世有同志，見而愛之，願弗以自私，壽之梨棗，非惟不沒季李二翁搜訂苦心，而先生大奇之著作，亦如青萍結綠，一吐光芒，得與史記諸君相傳弗替。予將拭目望之。康熙癸未四月，同里後學奚又溥拜撰。